海上述林

下卷

HAISHANGSHULIN

译者：瞿秋白　　编者：鲁　迅

四　川　人　民　出　版　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海上述林

下卷：藻林



19 · 诸夏怀霜社校印 · 36



序　言

这一卷所收的，都是文学的作品：诗，剧本，小说。也都是翻译。

编辑时作为根据的，除“克里慕·萨慕京的生活”的残稿外，大抵是印本。只有“没工夫唾骂”曾据译者自己校过的印本改正几个错字。高尔基的早年创作也因为得到原稿校对，补入了几条注释。所可惜的是力图保存的“第十三篇关于列尔孟托夫的小说”的原稿终被遗失，印本上虽有可疑之处，也无从质证，而且连小引也恐怕和初稿未必完全一样了。

译者采择翻译的底本，似乎并无条理。看起来，大约一是先要能够得到，二是看得可以发表，这才开手来翻译。而且有时也许还因了插画的引动，如雷赫台莱夫（B.A Lekhterev）和巴尔多（R.Barto）的绘画，都曾为译者所爱玩，观最末一篇小说之前的小引，即可知。所以这里就不顾体例和上卷不同，凡原本所有的图画，也全数插入，——这，自然想藉以增加读者的兴趣，但也有些所谓“悬剑空垅”的意思的。至于关于辞句的辨法，却和上卷悉同，兹不赘。

一九三六年四月末

编　者。



总　　目

讽 喻 诗 二 篇

马克西谟·高尔基：

市　　侩　　颂

不要追求，不要议论，
寻找的是疯狂，讲理的是蠢笨。
晚上的梦好医治白天的伤痕，
而明天要来的，让它来就成。

活着——就得会过活：
惊慌，悲哀和快乐。
愿意些什么？后悔些什么？
活过了一天——阿弥陀佛！

一九〇五年，“新生活报”，“关于市侩”。
1933，12，2，译。

季谟央·别德讷衣：

没 工 夫 唾 骂

台 尼（DENI）插 画

现在，要我来讲托洛茨基，

那仿佛是要我嚼一只死老鼠，

这家伙可不是什么有味的东西，

简直是糟糕透了。

可是不行哪，尽把老鼠往你嘴里塞。

一刻儿安静功夫也不给你。

是有那样的阴谋家，

惯写匿名信的文学家，

他们真叫我讨厌了，

乱七八糟的写了许多信：

——“你这是怎么闹的，季谟央！

一月四日你在‘Pravda’上写的小文章[1]，

你自己都已经忘掉了罢；

你那个蠢蹄子，把托洛茨基踢了一下，

还夸口呢：——孩子们，我从维亚特伽回来[2]，

一定要给托洛茨基来一个大捣乱哪！——

嘿，忽然间你也这样没有能耐啊：

夸了一阵子口——就往树林子里躲！

难道盒子炮走了火？

两个月——功夫不算少呢——已经过去了，

而你关于托洛茨基还一个字都没有写！

不是你那么大吹大擂的吗——蓬，蓬！……
还用棍子指着托洛茨基？
干吗不做声哪？还是你牙齿咬不动哪？
还是这家伙，你干不了啦？
还是你的天良发现了——就算你没有整个儿的良心，
也许还有这么一点儿良心的残余罢？
或者，你现在可在干什么别的事情，
所以你没有办法做完这个功课了，啊？”

读着这种荒唐的信，
简直看得见那副尴尬面孔，
恶狠狠的药剂师或是新闻记者的面孔，
气愤得很的托洛茨基主义者，
又气愤，又凶狠，
算是伤着了他的心了：
他简直是受不了！
为什么关于他的“不断领袖”〔3〕，
随便什么地方一句话也没有？
季谟央说是要来破坏这个一般的沉默了。
就算是这样罢：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不敬重，就让他不敬重也罢！
然而……含着满口的水〔4〕！……
那可混蛋极了！！


Daily Express

那么，怎么办呢？都得我包办吗？
“你自己说的话，就要做得出呀！”
嘿，我话是随便说的。
这可叫我气得要死了。
翻过了一遍“Mein Leben”〔5〕
托洛茨基的那本书，他自己的 Automoleben〔6〕，
说得对些，还是他的自称自赞。
这本书多么俏皮！
样样都要吹牛皮！
称赞着他自己的“这样奇妙的命运”〔7〕，
托洛茨基对着自己点起了香炉来祷告：
——“喜欢罢，最光荣的光荣！
喜欢罢，文学家的战士！
喜欢罢，十月的神圣创造家〔8〕！
喜欢罢，‘并世无双’的天才！
喜欢罢，列宁都给比下去了！
喜欢罢，孟塞维克的升官图上的成就！
喜欢罢，自己觉得到自己的伟大！
喜欢…欢…欢…欢…罢”——
　　甜蜜得很！
好得很！
神圣得很！
可是，我是个大逆不道
到了不可救药的人，

看见了这种自我恋爱的圣人，
看见了他那么样的得劲，
看见了他那样涎皮赖脸的吹牛皮，
自然就想给这个新出现的神圣
来这么一个够他受用的打击，
写这么一篇不恭敬的小文章，
说几句清醒的严厉的话，
讲讲自然的公律和道路，——
从托洛茨基的神像上，
剥下他的“道袍”，勾消他的“神光”〔9〕。

然而……维亚特伽耽搁了我的功夫。
维亚特伽请我去作客。
“维亚特伽等着呢，盼望着呢……”
——好罢，我想，干那个托洛茨基总来得及的！——
我就到了维亚特伽的安静的工场里，
那正是真正正教〔10〕的神圣的夜里。
维亚特伽的人都在街上逛着，
雄纠纠的马拖着冰橇来往的跑着。
牧师点着一星星的香火请人家去，
那些人请牧师喝的自然也不是白开水。
教堂里的钟很得劲的响着，
维亚特伽喝着啦！
——“唔，好啦！”

我和几个荒唐鬼谈了一下，
听听当地的几个人的新闻，
真觉得老远的“史赤德林的时代”〔11〕
还在泛起一阵阵的渣滓来。
看了看那里的景象，
我就从维亚特伽回来了。
心上正没好劲。
管不到什么托洛茨基
我很消沉的提起笔来
写那一次的旅行。
匆匆忙忙的写了一个题目：
“清醒白醒的做恶梦”，
写了一章又一章，叫做：
“维亚特伽的历史”哪。
看一看，居然也是一本书，
不过很没有劲罢啦。
我从维亚特伽回来，
没有了那股得劲的文气。
可见得又是去的地方不凑巧，
没有了劲儿总是太糟糕！
这里，我的朋友沃林帮了我：
——“到我们尼日城〔12〕来罢，那可以包你满意！
只要到处用心一点儿瞧一瞧，
就知道你身边有的是多么奇妙！”

在尼日城住了三天，
这可真叫我复活了！
那儿我没有跑到！
什么奇妙的东西没有看到！
首先叫我立刻复活的就是我到了 Nigres[13]，
Nigres 是个奇妙的电气庙，
照新名词说，真是干净活泼良善的电流，
从这里经过流动的沙泥，
经过朦胧的树林，
往东往西，往北往南的飞，
在湖里，在森林里，在河流里响动着，
转动着那些伟大的大工厂，
供给那么多的区域：尼日城区，
康纳文区，索尔莫夫区，腊斯庆平区，
谟洛谟区，白郭洛德区[14]，
压迫那几百年来的落后！
这是文化上的大活动！空前的进步！
我还是写了什么好呢？写Nigres？
还是写那个可怜的叽哩咕噜的
争风吃醋的托洛茨基呢？
后来，又到了巴腊赫纳[15]，这才是真奇妙哪！
我在那里简直是不用喝酒就醉哪！
那真是奇妙得象神话似的地方：
巴腊赫纳！

巴腊赫纳用自己的力量建筑了一个新纸厂，
这是我们的光荣！
巴腊赫纳！
巴腊赫纳！
在巴腊赫纳走一步要称赞一句！
它是多么叫人感动——这个奇妙的变化，
森林里的木材就这么变成都市里的纸张！
这么一张新鲜的纸——
它是多么处女似的纯洁！
这是新的文化建设
——热烈的建设所需要的！——
这么一张好纸，要给我糟蹋了。
现在这样的情形，纸张是不够用，
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什么几千吨，
而是几百万！几百万吨——
而这张纸，却要我用来
写一篇恶毒的小文章，
谈谈托洛茨基！？
要我去嚼嚼那只死老鼠？
不行，多谢了罢！！

试呢，我倒试了一试。实在难受得很。
在 Mein Leben 里面，什么都是奇怪的。
这本书真是下流的创作，

写的尽是些下流的英雄底下流。
读着这种自己给自己吹牛皮的东西，
无耻的造谣和不要脸的骄傲，
有时候简直是受不了：
——“我是英雄！
我是——英雄！
我从小就是英雄，
在娘肚子里就是英雄，
我记得怎么样吸我妈的奶子！
怎么样撒了一泡……一大泡的尿！”
这位英雄自己给我们描写了这一泡尿，
他真是象煞有介事的大丈夫！

“最记得的却是这么一件事情：

我同了母亲到一家人家去，那家里有一个两三岁的女孩子……我们孩子们就在厅堂里玩……后来，女孩子不见了，而男的小孩一个人站在柜子旁边，仿佛在做梦似的呆住了。母亲同着那家的女主人走进来。母亲看看这个小孩子，再看看他旁边的一大泡尿，后来又看看那小孩子，很不好意思的摇着头说：

——‘你怎么不怕羞的’……

——‘不要紧，不要紧，——女主人就说，——孩子们玩得出神了。’



那小孩子一点儿也不觉得害羞和后悔。”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十八页。

英雄丢了脸了？
不，他是“玩得出神了！”
他一点儿也不害羞，也不后悔。
简直和现在这个年头一样：
撒了这么一大泡的肮脏的臭尿！
——“算了罢，”人家叫醒他，“不要玩那么可耻的政策了！”
而他满不在乎！一点儿也不害羞！
仿佛只是雁鹅喷了一些水[16]！
仿佛不是一大泡，而只是这么一两滴，
总算英雄已经出了力。
难道他的榜样是赫尔枯莱斯[17]？
那位英雄在摇篮里就用小手抓死了毒蛇。
而托洛茨基呢——撒了一泡尿。还要再撒一泡尿！
真是英雄模样和伟大的功绩，没有话可说！

“我甚至于想用第三人称来写。”
“我的生活”十八页。

“托洛茨基旅行啦。”
“托洛茨基庆祝啦。”
“托洛茨基是俄罗斯帝国的掘坟的人哪。”

吹牛皮吹得多么得劲！
多么得劲的吹牛皮！
简直是一位凯撒[18]！
凯撒！有什么说的！
托洛茨基也有他自己的“De bello civili”[19]
嘿，得瞧一瞧我们这位英雄是个什么样的：
甚至于对于古代的英雄
他也要竞争的！
他真是个“不断英雄”。

“我那时候，大概是四岁光景，不知道是谁，把我抱了放在一匹灰色的大牝马的背上……那匹马慢慢的走着，把我带到了一棵梨树旁边……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一来，就沿着马屁股滑了下来，跌倒在草地上。痛是没有痛，可是这真是办不到的。”（二〇页）

他直到现在还是这么样的。
不是从牝马上跌下来，却是从战马上摔了下来，
“不知道怎么一来”，
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么造谣谩骂，
长篇大论的写着，其实只为着一件事
——“痛是没有痛，然而……
这是办不到的！”
（自然哪，承认自己的坍台总有些不舒服的！）

“我的生日和十月革命纪念日是同一天……我生的那一年正是第一次对于俄皇政府攻击得最厉害的一年。”

（十六页，二十一页。）

原来伊洛淮斯基[20]还有这样的用处！

唔，刚刚凑巧，不多不少：

“——亚历山大·马其顿的出世，

正在赫洛斯德腊德[21]烧掉

爱泛斯的帝安庙那一天。”

这个譬喻实在来得稀奇？

是有那种白痴

会相信这是无产阶级的文体！？

秋天（1887年）我考进了圣保罗实科学校的一年级，圣保罗教堂里有一个孤儿院。我们学校的院子就分了一角给它……

我在这院子里逛了七年，而那些孤儿的名字——我却一个也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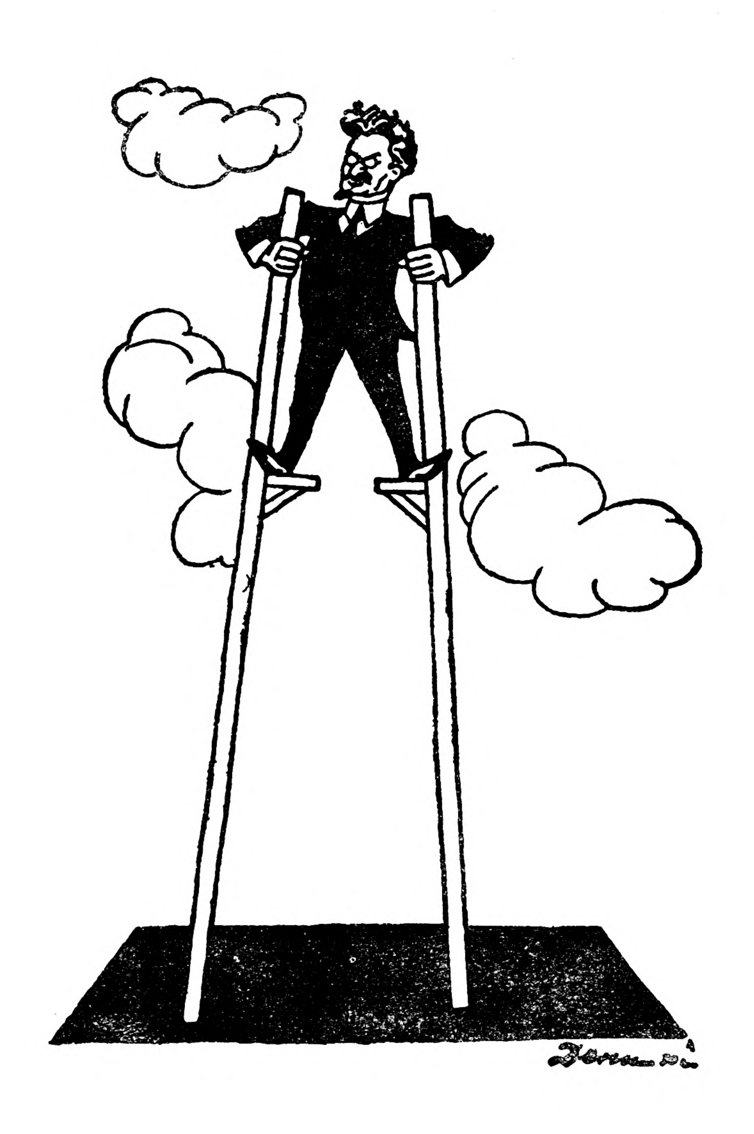
我很少过那种街道上的旷场上的生活……我认为街道上的小孩子打架吵闹是可耻的事情……（七十二页。）

哼，我们瞧一瞧，这是多么高傲。

真正的公子哥儿。干净人家。白手掌。

躲开了孤儿，

还有“街道上的”野孩儿。
这很象后来的托洛茨基的行迳，
难道他会象那种穿短衫的“小伙计”吗？
那些“伙计”倒是直心直肠的。
难道他有这么一丝儿直爽的脾气吗？
难道他不是永久高高在上的对付人的吗？
高高在上呢，倒能算得高高在上的了，
可惜只是踩着高蹻罢了。
而托洛茨基主义的子弹，
只是发臭的臭蛋。
小孩子的脾气也是一种预言哪。
这里有的是好颜料，
要多少，有多少。
艺术给托洛茨基开了玩笑。
他想做个艺术家，描写描写自己的儿童时代。
可是，你们瞧，颜料和笔画——未免太狡猾了：
一笔一笔的画下去，
一笔一笔的画下去，
这是骄傲的吹牛皮的嘴巴，
那是阴毒的闪烁的眼梢，
这是唱戏似的姿势，
那又是无聊的腔调，
看了一看，居然是个整个儿的自画肖像，
什么都描写给我们看了，得意洋洋的，



自称自赞的，可是有些地方写得那么详细，
结果是出于他意料之外的滑稽：
一丝儿罪恶也掩饰不了！
我发现的秘密：
托洛茨基的真正的肖像，
不在他的辩论的文章，
不在他讲的什么“怎样站在政权上，
后来又怎样丧失了他个人的权力”。
（我给你们说，这只是些走江湖的滥调！）
不是的，他的真正的肖像，
出于他的意料之外，
恰好是他描写的儿童时代，
他想法子修饰了他爸爸的真相，
（英雄的爸爸正是这么一个土豪！）
他爸爸的凶狠的脚爪
抓紧了贫农和雇农的喉咙，
就这么拚命的压榨，
弄得那些不敢做声的奴隶，
眼睛都翻上了额角皮！
什么样的眼睛？
已经瞎了的眼睛！
我们这位历史上的英雄，
却有这么“聪明的爸爸”，可怕的家主，
他给雇工吃那么没有油水的稀粥，

（这是在他父亲的家里！不是强盗的山洞吗？）
结果，他们都害了“鸡盲病”〔22〕哪：

> 一到黄昏，他们只能够伸出了两只手，摸摸索索的走着。母亲的一个侄儿，到我们乡下来做客的，把这种情形写了一封通信，寄到绅董会议里去，那边就派了调查员来。父亲和母亲……为着这封信很生气……那调查员说，这病是由于吃的东西没有脂肪质，并且说全省都有这种病，因为到处都给他们吃一样的东西，而有些地方吃得还要坏。”（四十三页）。

“有些地方吃得还要坏！”
爸爸是凶狠的貓，
而儿子是个好律师
（他而且还是“无产阶级的领袖”呢！？）
他把爸爸的穷凶极恶的形状修饰一番！
可是这种证据是掩藏不了的！——于是加上一句——
“唔，这又怎么样？有些地方吃得还要坏呢！”
再讲下去，关于他的有才德的爸爸的
有才德的行为，没有半个字的批评，
居然平心静气的讲着；还要说：
就在这个时候，那些饥饿的人，
晚上眼睛是看不见的了，
带着“鸡盲病”的眼光

象影子似的摸来摸去，
而他自己正在暑假里面，
想着自己的天才十分得意，
该着仁爱的父亲非常骄傲，
就很得劲的玩着木球，
赌着钱，骑着小马儿闲逛：

> “在乡下我玩着打木球和打地球的游戏，赌钱做输赢，和姑娘们开玩笑……不但这样，在乡下我独自一个人驾驭一匹纯良的小马。”（七十七页）。

然而有这么一件事，可不是笑话，
的的确确有点儿象征的意义。
我们这位英雄，
穿得很漂亮的青年，
制服上绣着金丝带，
帽子上戴着徽章——金黄的一朵菱花，
上学校去，大踏步的走着，
只看见周围的恶人
都在惊奇，都在羡慕：

> “我觉得，走过去的人都很惊奇的看着我，有些也许看着我的漂亮的制服非常羡慕呢……可是，出于意料之外的，一个十三岁光景的又高又瘦的小孩子，大概是

从工场里出来的，因为他手里拿着一个什么洋铁罐头；他在我这个漂亮的实科学生前面站住了，他离开我大概有两步路的时候，就回过头来，很响的咳了一声嗽，吐了一大口的口沫在我的新制服的肩膀上，很轻蔑的看了我一眼，一句话也没有说，就走过去了。”（六十五页）

瞧罢，这是多么好的预兆：
工场里的小孩子
很轻蔑的唾了一口口沫
在那时候就自以为了不得的家伙的身上，
（那么漂亮的阔少爷实在讨厌得叫人难受！）
唾骂也不值得，吐了一口口沫，就走过去了！
一句话也没有说，就走过去了：
这里，马上又出了第二件事情。
原来，他枉然穿了那么漂亮的制服，
虽然穿着有那么好看：
可惜他还不是那一班的学生！
他原来并没有什么了不得：
一年级也没有够上，还只是预科生：

“预科生是禁止制服的，而且很严厉……校监给我讲，说应当把徽章摘下来，把金丝带拆掉，金丝箍也要去掉，有鹰头的纽扣也不能够用，要换上平常的骨头纽扣。这样我又第二次倒霉。”（六十六页）





第二次倒霉。那时候，年纪还轻呢。
到了成年的时候，又来了个第三次倒霉：
为什么——他到现在还没有懂得！——
为什么我们对他这样的冷淡？
因为：他穿的一年级的制服
又是冒充的！这种腐化的骗子，
自称自赞的升官主义的孟塞维克，
——要想偷进“列宁年级”是冒险的！
托洛茨基自己的书现在证明了
他的根本的灾难，就是：
他不是什么第一级的领袖，而只是个预科生，
他永久是这么样的，“不断的”是这么样的！

我写着托洛茨基真不高兴。
还有别的工作等着我呢。
也不高兴重复别人说过的话。
我又不是第一个人——
大家都笑骂过这个“领袖”，
骂他的腐化的见解，
骂他的恶劣的脾气：
总是离开真正的动力
躲避着创造的群众。
他生来就是这样的！
他的阶级本来就是这样的！

他还要很得劲的发议论，——
列宁主义的功绩居然要打倒一切困难，而且完成这个事业的，
偏偏是些“徒子徒孙”，
这真要气死他了！
“徒子徒孙”！这个绰号没有意思得很。
我们这里，受教育的人太少了！
“徒子徒孙”！难道这就是凶徒恶棍？
托洛茨基自己垫高了台脚，
唱起希腊的古典戏剧。
他是英雄——戏台上的英雄，
哼，而且还是历史上的英雄，
每一次都要找些古典做注解。
怎么能够不这样办呢？
他需要那些古典主义的装点。
“徒子徒孙”！……这又是什么预兆，
也是他自己引的古代希腊的古典？
我们把这位英雄去比什么样的榜样呢？
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
大家都承认：那个谨慎的足智多谋的
贤德的裴利克莱斯[23]，的确是个历史上的人物，
的确是有天才的，的确是很实际的。
但是，领袖的出现常常总是一大串的，
裴利克莱斯时代，也有这么一大串的领袖。
其中有这么一个榜样，也是雅典的，

当然也是很著名的，可是真的不伟大，
不配和裴利克莱斯并称的，——
这就是亚尔启毗亚德[24]。
谁要是知道一些雅典的历史，
他对于这一类的人物是不会有好感想的：
亚尔启毗亚德的撒娇，真是不要脸；
他“自己爱上了自己”的那副神气，实在叫人恶心，
卑鄙的武断的论调，真正是岂有此理；
造谣，诬蔑，无耻的胡闹；
对于军事上的投机，他却有些“英雄的”心理；
他的得意的把戏——干得也不见得高明，
——可是，都是破坏裴利克莱斯的事业的。
他，什么狡猾的鬼把戏都会干，
逃避了审判，躲到斯巴达克和波斯去了，
为的是要来破坏雅典；
还要自己夸奖自己这种豬猡式的功绩：
——“我要叫雅典的专制魔王知道，
我，亚尔启毗亚德，还活着呢！”
不错，他真是个长命乌龟，“还活着呢”，
雅典人还赦了他的罪过；
可是，他又干了三次出卖雅典的把戏。
大吹大擂，招摇撞骗是他的拿手好戏，
装腔做势，花言巧语是他的本领，
卑鄙的妥协，疯狂的冒险，

他对于雅典，比什么都危险，
最可怕的霍乱病，还比不上他这个害人精，
战争，崩溃，
破产，耻辱，
政治上的，心理上的地狱，
完全的坍台和最后的倒霉，
这就是——亚尔启毗亚德！

然而我们这些“徒子徒孙”
并不是什么不成材的蠢货，
难道对付不了亚尔启毗亚德？
我们大家锻炼成了无产阶级的队伍，
我们是群众——不是什么简单的一个个的个人，
　　不是什么吹牛皮的“英雄”，
我们不是书房里的蛀虫，
　　不是“领袖”，不是“预言家”，
　　不是“神圣”的直觉派，
　　不是吹大了的猪尿泡。
我们的说话不是什么“文章”，——
一切都是很简单的很微小的，
我们却是列宁学校的职工，
　　不是什么鬼鬼祟祟的“徒子徒孙”，
　　不是什么造谣诬赖的恶棍，
　　不是什么花花绿绿的阔相公，


МЕЙН ЛЕБЕН
МУСОРНЫЙ ЯЩИК

我们是伟大的事业的继承者，

　　直接的正当的继承者，

　　绝不调和的战斗员，

　　不是什么古代的英雄，

　　而是实际的活泼的群众，

　　不是装腔做势的吹牛家，

　　而是列宁的坚定的忠实的信徒！

无论是一直的向前，还是转几个弯，

无论是这么样，还是那么样，

我们可清清楚楚的知道：

往什么地方走，同着什么人走！

我们在荒僻的树林里开辟出道路来，

我们在肮脏的河流里扫除掉水草，

我们在野蛮的田地里开起耕田汽车来，

我们锻炼出无产阶级的钢铁一样的意志来！

什么危险都阻挡不住我们，

一切敌人，什么踩高蹻的等等，

近不得我们的身！

我们锤炼我们的能力，

准备着那个不可避免的

全世界的斗争！

现在不是那种时候——

可以离开了我们的事业，

去管那种乱咬的疯狗。

我们对这个疯狗唾一口口沫，
就很快的走过去罢。
我们努力的不断的工作着：
我们有德尼泊尔建筑，〔25〕奥托建筑〔26〕，——
到处是建筑〔27〕！
我们唾一口！……让那个铅做的英雄
自己去擦擦干净，说一声“这是办…不…到…的！”
他是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事情，都办不到的了。
他要不断的扯野鸭子〔28〕，
扯得大家都厌烦了，他又生气了：——
人家不和他争论了，简直不睬他了，
就算重重的唾骂一口也好，
现在也许故意连唾骂也不了！——
一点儿也不是故意的，
正经事情多得很：
没有功夫唾骂！就是这么样！！

一九三〇年三月十四日，“真实”报所载。（1932，8，译。）

注　解

〔1〕一九三〇年一月四日，“Pravda”上登了一篇季谟央·别德讷衣的小诗，题目叫做：“新的蒙赫豪任男爵”（蒙赫豪任是吹牛皮大家的称呼）。在这篇小诗里，他提起了托洛茨基的“我的生活”（托洛茨基的自传），他说：

　　“Mein Leben！”好家伙，真是个家伙！
　　我可要离开莫斯科，暂时有点儿事情。
　　可是很快就回来的。
　　（维亚特伽又不是什么远地方！）
　　我很快就回来，那时候我来把这鬼家伙，
　　“托洛茨基的生活”，捣它一个干干净净……

季谟央·别德讷衣就到维亚特伽去了，可是他回到莫斯科之后又有事情到尼日郭洛德去了一趟。所以预先想做的这首长诗，就搁了两个多月。

〔2〕维亚特伽（Viatka）是一个城市，在莫斯科和列宁城之间。

〔3〕托洛茨基的著名的理论叫做“不断革命”，所以他自己应当是“不断领袖”了。

〔4〕“含着满口的水”是俄国的一句俗话，就是不做声，不理睬的意思。

〔5〕“Mein L eben”——德文，意思是“我的生活”，托洛茨基那本书的题目（最先出版的是德文的）。

〔6〕“Automoleben”是开玩笑地造出来的新字眼——可以译做“自动生活”。

〔7〕这是普希金的一句诗，原文是“敌人都要妒忌这样奇妙的命运”。

〔8〕托洛茨基在他的自传里说：十月革命是他的创造呢。

〔9〕希腊正教的神像上，也象佛菩萨一样，总在基督，圣母等等的头上画一个圆圈，算是“神光”。

〔10〕俄国人把自己的宗教“希腊教”叫做“真正正教”；季谟央·别德讷衣到维亚特伽的时候正是一月里，有些当地的落后的民众，还在照着俄

国旧历过耶稣圣诞节呢。

〔11〕史赤德林是有名的俄国文学家，他的真姓是萨勒特珂夫（Shtchedrin.Saltykov）生于1826，死于1889年。他在1848年被放逐到维亚特伽，在那里住了大概有七年光景：他是著名的讽刺作家，他的“外省通信”，主要的是讽刺维亚特伽的市侩和小官僚的。

〔12〕尼日城（Nizhniy）是尼日·诺夫郭洛德（Nizhne-Novgorod）的简称——沃勒伽河边上的一个有名的城市。

〔13〕Nigres（读做尼格莱斯）是尼日城区立电气站的简称。

〔14〕这些区域都在尼日城附近，外国文的拚法是：——Kanawinsky，Sormovsky，Rastiapinsky，Muromsky，Bogorodsky，

〔15〕巴腊赫纳——Balakhna，是尼日城附近的一个城市。

〔16〕“雁鹅喷水”是平常得很的意思。

〔17〕赫尔枯莱斯（Hercules）是希腊神话里的英雄。神话里说他在八个月的时候，狡猾的女神赫腊（Hera）把两条毒蛇放在他的摇篮里，想要咬死他。可是，赫尔枯莱斯已经表现他的武士的神力，居然把两条蛇抓死了。

〔18〕凯撒大帝（Julius Caesar）纪元前一百年到四十四年，古代罗马的名将。

〔19〕“De dello civili”（拉丁文）——“关于国内战争”，是凯撒的一部著作。

〔20〕伊洛淮斯基（Ilowaisky）是俄皇时代一个历史教科书的编辑者（生于1832年死于1920年）。他的教科书很通行，可是，尽是些无聊的传说，譬如说：亚历山大·马其顿大帝的出生，正在希腊爱泛斯地方的帝安庙被人家放火烧掉的那一天。亚历山大·马其顿生于纪元前四世纪。

〔21〕赫洛斯德腊德就是那个放火人，他为着要出名，所以故意把这个建筑得非常美丽的神庙烧掉。

〔22〕害“鸡盲病”的人白天里一样可以看得见，一到黄昏他们差不多什么看不清楚的了，晚上简直是瞎子。这是由于吃的东西之中缺乏一种必需的营养料。普通的鸡晚上也是看不见的，所以叫做“鸡盲病”。

〔23〕裴利克莱斯（Pericles）——纪元前五世纪希腊雅典的著名的政治家，民权派的领袖。在他领导的时候，雅典国最兴盛，——文化，艺术和势力都大大的发展。

〔24〕亚尔启毗亚德（Alcibiades）——纪元前五世纪雅典的政治家和将军。他非常的爱虚荣，非常的自以为了不得。好几次惹起了雅典和旁的国家的战争，专门干一些投机的冒险的把戏。后来背叛了雅典，投降了敌人，引

导敌人的军队来打雅典。过了几时，他又投降雅典。最后，始终被雅典人驱逐出境。他从小就是那么卑劣的脾气，总想件件事情都由他来坐“天下第一把的交椅”。——有一次，他和别人比试拳术。别人快要打胜他了。他为着要不跌倒下去，就把那个人的手往自己的嘴边拉，几乎把那个人咬了一口。那个人放了他，就说：“亚尔启毗亚德，你这个家伙，怎么象臭婆娘似的，会咬人的！”他说：“正相反——我只象狮子。”

〔25〕德尼泊尔建筑（Dnieprostroy）是德尼泊尔河上的水电站的名称。

〔26〕奥托建筑（Autostroy）是汽车工厂，不过“奥托”（auto）是说的一切汽车式的发动机，所以只能译音——这是一个极大的发动机建筑的工厂系统。

〔27〕建筑是“Stroy”的译意，这本来是个俄国白话里普通字眼。

〔28〕“扯野鸭子”就是胡说乱道，仿佛北方人说：“闲扯蛋”。

A.V. 卢那察尔斯基:

解放了的董·吉诃德

I.I. 毕斯凯莱夫木刻饰画

供献给我的亲爱的知己——

安娜·亚列山大洛夫娜·卢那察尔斯嘉。

人　物：

国公		
公夫人		
伯爵谟尔却·魏斯孔新	简称	谟尔却
巴玻的帕波，国公的侍医	简称	帕波
董娜·米拉贝拉，国公的侄女。	简称	米拉贝拉
董娜·马理亚·斯德拉，国公的侄女。	简称	斯德拉
董·吉诃德，拉曼伽的，巡行的武士。	简称	吉诃德
山嘉·班沙，吉诃德的侍从。	简称	山嘉
董·巴勒塔萨，革命党。	简称	巴勒塔萨
德里戈·帕支，革命党。	简称	德里戈
斯德洛·魏尔米龙，革命党。	简称	魏尔米龙

兵官

第一兵士

第二兵士

第三兵士

第四兵士

国公的秘书

祭司

肥胖的黑人

金发的侍者
黑发的侍者
狱卒蒲巴
报信的
瓦斯珂
亚菲利坚

拿火把的，拿旗的，吹喇叭的，敲锣鼓的；公府的淑女，绅士等等。

地方：
西 班 牙

时候：
十七世纪末



第　一　场

青色的天空。左边是松林，它的黑影落在草地和小路上。右边是往下斜的山坡。后面的背景是乱石嶒崚的火烧似的红褐色的山景。

静场。四个兵士拿着斧钺看守着三个犯人。远远的坐着一个官兵。

犯人：董·巴勒塔萨，萨拉曼伽的学生，二十六岁，瘦瘦的，很饿的样子，穿着狭长的黑衣服，衣服弄得很绉，有几处破绽；他的头发很长，很脏，笔直的披在肩膀上；脸是苍白的美丽的：很大的两只眼睛，高高的额角，坚决的嘴唇。铁匠德里戈·帕支，滞重的，阴郁的，穿得破破烂烂的男子汉，他低着头斜着眼光的看着，蓬蓬松松的眉毛；他的胸膛差不多全露了出来，生着一层浓浓的毛。流浪的强盗斯德洛·魏尔米龙，穿着稀奇古怪的服装，脸皮象红种人似的。

兵官：太热了。这几个月西班牙简直是地狱，上帝保佑罢。

第一兵士：没有东西喝哪，中尉老爷。

兵官：这是顶要紧的……自然，我要是骑了马去，不上一个钟头，就可以跑到最近的酒店，可是，有这些乱党绊住了脚……（少停）我想出来了：我骑着马先走一步罢。这会出什么乱

〔注〕西班牙的“董”是一种贵族的尊称，对于女人，就称“董娜”。这里仿照英文的“密斯忒”，用音译的办法，而不当做专有名词用，下同。

子呢？随便他们是什么样的大匪徒，三个捆了起来的东西，有你们这样四个武装的好汉看守着，想来总是逃不掉的罢。

第一兵士：请你放心好了，中尉老爷。

兵官（站起来）：那么，一忽儿再见罢，弟兄们。我在路上的最近一爿酒店里等你们。你们还可以在这里休息这么个把钟头。我吃着鸡喝着酒，和漂亮的姑娘谈谈心，倒还能够忍耐的。

第一兵士：忍耐是伟大的道德呀，中尉先生。

（兵官从左边走进后台。）

第一兵士：我们在这里喝风罢。

第二兵士：世界上最倒霉的人就是看犯人的解差。犯人过什么样的生活，看犯人的小兵也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可是，犯人倒还可以自己安慰一下：他是犯了法，该受罪。解差的小兵儿可……

第三兵士：我现在真是气得很，时时刻刻想打破这几个坏蛋的一个脑袋。

第四兵士：和平和安静！可怜的乱党反正逃不了绳子。

第三兵士：也就只因为这个原故，我才熬着哩。

第一兵士：喂，你这个流浪鬼，听着。你这个红皮脸。你就是那个强盗魏尔米龙罢？你的匪党围攻亚卡库安侯爵的堡垒，给赫曼达德神圣军打散了，你就逃了的罢。中尉给我说的。

魏尔米龙：中尉老爷是个圣人，他还通晓天文哩。中尉老爷知道的比我自己还清楚。我自己呢，照我看起来，我知道我自己不过是个普通的贩马商人。大家叫我鲁德·白拉·摩腊。可是，人家要把我绞死了。有什么办法呢。我也不是审判错误

的第一个牺牲。

第三兵士：但愿也不是末一个。就算你不是魏尔米龙，你也一定是个坏蛋。你这家伙自然人家不会让你思想那么长久，等你去猜到为什么鬼使神差的请你上绞架。审判官会错，可是，上帝的意思永久不会错的。没有上帝的意思，人头上的一根头发也不会掉下来的。

（兵士一个个的脱了盔帽，画十字。魏尔米龙也一样的画十字。）

魏尔米龙：可是我请你们相信，兵士老爷，我是个和平的老实商人。

第一兵士：老实商人！（哈哈的笑着。）你要是真是个强盗，我也许还相信你的老实，这倒是会有的事；可是，老实的商人……

（四个兵士都笑着。）

魏尔米龙：你们不要以为个个商人都该绞死罢。

第一兵士：我的意思差不多是这样，圣母娘娘会饶恕我的。

第二兵士：倒霉的是总得有人来做卖买。

第三兵士：说得对。把个个商人都绞死，又会有别人来做卖买的。我们把毛尔人[1]赶掉了，难道现在"自己人"刮削小百姓比他们少些吗：乡下人恨死了审判官，教士，兵士……"卞朗巴"！人可以换几个，秩序可仍旧是那个样子：现在又说乱党要暴动了，可是我知道这些家伙的把戏：他们要把上司推翻了，自己来做上司。乡下人永久也不会好过些。随便什么时候，总有人来剪羊子身上的毛的。你看，它们讨厌

---

〔1〕毛尔（Maurs）是一种民族。

那看羊子的狗。好罢，狼来了就更好了。

第一兵士：小百姓苦呀。他们总在翻来倒去，象病人躺在床上似的，虽则他们也知道两边都是一样睡得痛，还是要一忽儿翻过来，一忽儿翻过去。小百姓苦呀，所以到处都骚扰起来了。

第二兵士：现在的新公爷，同着他的董谟尔却，实在太贪心，太浪费了。而且他的荒淫无道，真象卡普清地方的人说花姑娘的话一样，叫做臭气冲天。

第一兵士：谁好些？他的父亲是个假圣人，一天到晚不离教士的，又吃斋又做苦行。这一个是个玩相公的，是个醉鬼。可是，小百姓一样的苦。我们兵士倒好过些。兵士会寻快乐，公爷还喜欢呢。

第三兵士：我们赶掉了市镇联盟的军队，进了瓦里亚陀林城，军官去请示兵队驻扎的兵营和粮饷。公爷说："瓦里亚陀林的人以前很可疑的；要是兵士自己去想办法，我和你们大家都看着快乐。"我们就这么自己想办法了。我们越是醉得凶，越要尝着了那个滋味，城里的百姓越是来得少了。后来，女人和姑娘们也不敢躲藏，不敢抵抗了。做丈夫的，做兄弟的，做父亲的，一点儿也不反对了。他们的脸都是灰白的，走来走去，乖乖的替咱们做事，咱们个个兵士任性胡闹，他们都得听话。咱们可喝得红红的脸，吃得肚子都要胀破，嚷着，打着。咱们还要强迫这些小鬼头说笑，唱歌，跳舞。个个兵士肚子里都是只野兽，自己都怕得发抖，可是，个个兵士都让这个野兽自由，让它去压制别人，这才觉得甜

蜜呢。这样过了两天两夜的节。第三天有命令要开出去。要服从命令真有点儿困难。在空场上绞死了六十六个兵，我们这才开了出去。

魏尔米龙：如果人家硬派我是那个魏尔米龙，是强盗，那么，公爷殿下就是……

第三兵士：说出来，说出来，坏蛋！你还没有懂得，统治的大人老爷什么都可以干，仍旧是合于道德法律和宗教的。他们不是抢劫，他们是打仗。他们不是杀人，他们是正法。他们不是强奸，他们是宠幸。他们不是偷，他们是没收。他们不是撒谎，他们是表示外交的天才。他们不是刮削，他们是收税……是呀……没有一个政府不是上帝派定的。

第四兵士：阿们！

巴勒塔萨：都对。可是，谁说政府是上帝派定的？

第三兵士：谁？教堂，——要是你愿意知道。

巴勒塔萨：政府得着的权力和财富，教堂也有份。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假定，教堂是在撒谎呢？

第一兵士：说这样的话——要下油锅。

巴勒塔萨：我反正是要上绞架的了。为什么我还不谈谈哲学？

第一兵士：你是什么人？

巴勒塔萨：我是萨拉曼伽地方的人，巴勒塔萨。哲学和神学的大学生。

第一兵士：为着什么，人家要把你解到公爷那里去？

巴勒塔萨：我是暴动家。我在全国宣传：要为着上帝和正义暴动起来。

第二兵士：可见你只是胡说了一顿，不然，上帝不会叫你落到你的敌人手里的。神学家呢！滚到鬼那儿去罢。你要是个大学生，你回答我一个问题：上帝是不是万能的？

巴勒塔萨（站起来，跪下去；第四兵士也是这个样子）：唔？

第四兵士：你给人问住了。如果他是万能的，那么，世界上一切事情都是照着他的意旨做的。政权既然在公爷手里，那就用不着神甫来说什么，——这政权自然是照着上帝的意旨给他的，不会有什么别的原故。

巴勒塔萨：这倒有趣。我们来开始辩论。兵士老爷，请你给我讲，世界上究竟有没有犯罪的事情？

第四兵士：假使我说——是的？

巴勒塔萨：那么，犯罪也和世界上的一切事情一样，也是照着上帝的意旨的。可是，谁要是照着上帝的意旨做事，那就不能说他是犯人，ERGO（因此）——世界上没有犯罪这件事。

第四兵士：假使我同意——说没有？

巴勒塔萨：假使没有犯罪这件事，那么，王上，审判官，刽子手，兵士，他们惩办的是好人。可是，惩办好人是犯罪的；ERGO（因此）——又有了犯罪这件事。

第四兵士：狡猾……

巴勒塔萨：有一个问题：世界上一切都是好的么？

第四兵士：我有点儿不相信。

巴勒塔萨：那么，上帝既然是万能的，他大概愿意世界上不好。

第四兵士：我常常想上帝也不这么善心。

巴勒塔萨：可怕的想头呀。有这种想头——要下油锅，兵士老爷。如果上帝自己不是善心的，那么，生活就是地狱。一切生活都是糟蹋人啦。

第四兵士：有点儿象，我的学生老爷——要上绞架的学生老爷。

巴勒塔萨：不对。既然要做个异端，那就不是这个样子。假使上帝自己是恶的，那么，我们心里的善意从什么地方来的呢？为什么我们大家喜欢善呢？为什么人人想起世界永久是恶的就要害怕呢，为什么无论是谁，只要给他说：你不懂得罢了，其实世界上一切都很好，因为伟大的温和的天父照顾着世界呢，——他的心就要快乐得发抖呢？（巴勒塔萨跳了起来。）人的心里从那儿来的爱呢。后悔罢。你们之中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爱，虽然生活的外表是发硬了，发锈了。O！诸位，人不会比上帝更好些；可是，我给你们讲，也给你讲，好朋友德里戈，也给你讲，流浪鬼，也给你们——天，树林，太阳，乱石嶒崚的谢腊山讲：上帝是善的，上帝是善的。

德里戈：你安静些罢，董巴勒塔萨，不要做声了。

第四兵士：没有脑袋的哲学家。如果上帝是善的，那里来的恶呢？

巴勒塔萨：我已经给你讲过了，戴着盔帽的哲学家，我挑选的异端是另外一种的。咱们把你刚才的那种想头来怀疑一下罢。

第四兵士：怎么样呢？

巴勒塔萨：假定：至善的并不万能。那 就 一 切都明 白 的 了。

（严肃的稍歇。）他是善的。从黑暗里面慢慢的竖立起秩序和幸福来呢。从物质的冷酷的空虚之中，他创造着温暖，光明，生命，精神，以及世界上至高无上的东西——爱。然而，黑暗和冷酷是厉害得很呢。黑暗和冷酷摧残着他所想好了的事业。而我们是他的火焰里的火星，我们是他的帮手，我们是“爱”的武士。所以我在大小道路上用博爱的名义 宣 传 暴动——暴动起来反对压迫者。我是对的。我做得很少。然而我做了我应当做的事情。绞架万岁；死我是不怕的；我怕的是做光明的叛徒，做“爱”的胆小而不忠实的臣仆。

（稍歇。）

第一兵士：蝉在叫哩……

（稍歇。）

魏尔米龙：这样静悄悄的。好象有个大怪物在这里呼吸着呢。

第二兵士：看，你们看，山坡上两个骑马的人向这里走来呢。

（大家站起来，很好奇的往山坡底下看。）

第二兵士：哪，骑马的。那骑在白马上的瘦子瘦得那么样，简直是“默示录”上说的瘟神。

魏尔米龙：那一个骑着驴子的胖得 那 么 圆滚滚的。 把 我绞 死了。我还要哈哈大笑呢。

第一兵士：他们总算爬了上来了。

第二兵士：那个奇妙的武士在拴马了。

第三兵士：那个胖子揩汗了。

第一兵士：他们走到这里来了。

第二兵士：我们应不应当让他们来？

第一兵士：为什么不呢？咱们看看那些古怪打扮的人儿是些什么家伙，也是好玩的。

（董吉诃德和山嘉·班沙出现。）

吉诃德（很有礼貌的鞠躬）：诸位，这样热，这样沉寂的荒野里，我有光荣会见的是谁呢？

第一兵士：老爷，我们是兵士，解送这三个犯人到城里去。公爷大概要把他们绞死呢。

吉诃德（坐到草地上，从他那流着汗的头上脱下"芒白棱盔帽"——其实是个理发匠用的钵头；扇着刚才摘下的一张很大的牛蒡草的叶子）：这倒很有意思。也许，这是武士的三个俘虏，要捉去弄死，可是，他们的寿命没有完，死得勉强罢；他们可愿意给我讲讲自己一生的历史呢。我呢，我是著名的拉曼伽的董吉诃德，慈悲相的武士。那一个也是全世界知名的，我的侍从山嘉·班沙。

巴勒塔萨：我听见过伟大的董吉诃德，被压迫者的保护人。

吉诃德：我尽我自己的力量，惩罚恶的，创造善的。

山嘉：我们是大傻瓜。我们是出色的家伙。

吉诃德：山嘉，不要你做声，别做声，好朋友。我觉得，我们今天听见的是奇妙的事情

山嘉：我和我的灰色驴子一样，竖起着耳朵在听。

吉诃德：这样，曾经听见过我们的这位老爷，你的运气为什么对你这样残忍？你为了什么触犯了你们的王上，叫他这样生气呢？或者，这是冤枉你的？

巴勒塔萨：一点儿也不冤枉，我敢用耶稣圣母的神位来罚咒。

我想了一切情形，我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这个国家里的一切痛苦的来源正是公爷自己，以及他的公室，他的各省总督，贵族，审判厅等等。全国在他们的所谓合法的抢掠之下叫苦呢。这是些野兽，残杀羊群的野兽。可敬的武士，我的思想是人民早就应当自己来管理自己，象以前古代的制度。我象德腊西布尔和白鲁德一样[1]，是个共和主义者。现在，人民的敌人，为着我宣传这个主义，以及类似的思想，要把我绞死呢。这是当然的事情。战争就是战争，我对他们宣战。

吉诃德（思索着，卷着胡子，看着空洞的地方）：你的思想是勇敢的。我不能够赞成。王位是神圣的。对于凶恶的王上，应当用好话去劝他，说服他。无政府比任何坏的政府还要坏。人是生来就只要自由的。无论怎么样，总要先改造人的天性。否则，他们要互相杀戮起来，诸如此类的胡闹。虽然如此，我说的这一切，也许是错误的。（看着巴勒塔萨，很慈善的，慈善得无以复加的笑。）谁是对的——我可不知道。无论什么意见，都可以拥护。老实的人对于自己，总是对的；而博爱的人对于人类和自然界，也总是对的。可是两个老实的博爱的人却可以互相痛恨——呜呼！这一个人的真理，对于另外一个人，可以是殊堪痛恨的谎话。怎样才能够联合那对于别人的信仰的容忍和对于自己的信仰的热烈宣传呢？这两件事都是必需的，都是高尚的。怎样才能够做自己的口号的号召者，同时，不

---

[1] 德腊西布尔（Thrasybulus），纪元前390年死的，希腊人；白鲁德（Brutus）生于纪元前八十五年，死于四十二年，杀死凯撒的，罗马人。

要伤害别种口号的战士？这是很难的。知识是很薄弱的，它不能够回答这种问题。心的权力是黑暗的……我们是些可怜的人。然而，我们要直接的做好事，不管别的。兵士们！我请你们释放这三个好人，让他们自由。

第一兵士：先生，你胡涂了罢。这几个人是交给了我们的。要是我们不把他们照着命令解到那里去，我们自己要被绞死哩。

吉诃德：这样……（想了一下。）这样。你们不能够自动的放他们。既然如此，我来攻打你们，夺下俘虏。你们可以向国公说这是董吉诃德的新的"功绩"。我取消我自己以前的绝不再进宫廷的决定，马上就来见你们公爷：我亲自和国公谈判这件事好了。

第一兵士：我们四个人总不能够投降你一个人。

吉诃德：我——董吉诃德是巡行的武士。许多好汉听见我喝一声就逃跑呢。只要给你们公爷说，攻打你们的是董吉诃德，他自然就明白的。

第四兵士：喂，武士，我想你简直是痴子。

山嘉：唉，要是这么简单倒好了！

吉诃德：这样，我要骑上马了。无论怎么样，可怜的乱党是要释放的。（他站起来。）诸位，我劝你们还是不要交手的好。我很不愿意你们吃苦。（把山嘉引到旁边，低低的向他说。）我在这里和他们打，你去把捆着俘虏的绳子割断，等他们的最后一个都逃进了树林，你吹一声哨子好了。

山嘉：着，着，老爷，不过……我们要挨打的呀。

吉诃德：别做声，又是一次"功绩"。

山嘉：要是只不过打得鼻青眼肿，肋骨 总 算……那 就 算 好 的了。

吉诃德：你要保持你的身分！

山嘉：要是肋骨不打断，那就算好的。哈哈哈。我班沙还是坐在家里无花果树底下好些哩。

吉诃德：这样，你记住了我的训令了。（往右边走下去；兵士们很 慌乱的商量着。）

巴勒塔萨（对德里戈说）：好朋友，你想这个呆子不会出于意外的救了我们么？

德里戈：很少希望罢。

巴勒塔萨：嘿，国公的宝座都全靠这一段笑话呢！如果我晚上能够逃到山洞里，明天就要在各村庄里吹起号筒来，整个的卡司谛利亚要哄动起来。

德里戈：明天乌鸦要来啄我们的眼睛了。

（董吉诃德全副武装，骑着罗息南德马再上。）

吉诃德：诸位。拉曼伽的董吉诃德，慈悲相的武士，现 在 对 你们讲和平友爱的话。我用慈善的最高原则的名义，命令你们释放这些人。我答应：由我来对上帝对官厅负责。他们被人家宽宏大量的赦了死罪，自然要更加聪慧，更加慈善的。我的良心对我说，我的心愿是对的，以后一切都要依照至高无上的力量的意旨。武装的同人，我请你们自动的释放他们，不要强迫我，使得我除出说服之外还要用我的枪头。然而，假使你们不听忠告，那么，天上的安琪儿要帮助我 打 胜 你们，而不流你们的血。

第一兵士：我们不能够放他们。我们自己的性命要紧。你这个说废话的家伙，我们是不怕的。

吉诃德：这样，我进攻了，你们防御罢。

第二兵士：揍他。

（兵士们立刻把武士从罗息南德马上打下来，把他掼在地上，用斧钺的木柄拚命的打他。这时候，山嘉把俘虏解开了；俘虏逃到树林里去。魏尔米龙沿着山坡往下走。）

第三兵士：我打断你全身的骨头，你这倒运的家伙，戳穿你这鬼家伙的盔甲。

第四兵士：轻些，轻些。够了！别把这个痴子打死了。看，他似乎没有气了罢。

（山嘉吹哨子。）

吉诃德：山嘉，山嘉，来帮一帮。

第三兵士：嘿，还活着呢。咱们来揍这个跟班的。

山嘉（往后退）：你们怎么啦！怎么啦，你们，好个基督教徒！还是去看着你们的犯人罢，我看他们已经逃走了。

第一兵士：混蛋！圣母娘娘呀！他把犯人放走了。

（打山嘉，用斧钺的木柄拚命的打他的胸膛，山嘉跌倒来，高高的举起两只脚在空气里划来划去。）

第三兵士：他还送给他们自己的驴子哩。

山嘉（立刻跳起来）：谁把驴子给了他们？

第二兵士：自然是那红皮脸骑着驴子跑了。看，他还在山脚下。现在已经追不到了。

山嘉：他把我的驴子拿去了，我的灰色驴，我的好朋友，我的好兄弟！他这个天杀的混蛋，天杀的，天杀的，一百个天杀

的。这样，以后再做所谓好事罢。再做乱七八糟的功绩罢。圣母娘娘呀！我没有了灰色驴，怎么办呢！

（象小孩子似的大声的哭。）

第一兵士：不要慢了。要把逃犯追回来。

第四兵士：空话。现在追不上他们了。咱们不如把这个武士，和他这个皮球似的跟班，逮捕起来罢。也许公爷可以把他们俩绞死，还会饶恕我们呢。

第三兵士：是个办法。

吉诃德（慢慢的爬起来）：我站得住吗？站得住……山嘉。

山嘉：老爷，我可打坏了，我的驴子给赶走了；现在要捉我们去见公爷呢，公爷不见得会摸摸咱们的头皮呀。

吉诃德：犯人自由了么？

山嘉：他们豁开腿就跑了，还把我的灰色驴子也带走了。天杀的吊死鬼！

吉诃德：山嘉，山嘉，给我抱一抱你。

山嘉：你高兴些什么，武士老爷？

吉诃德：胜利，山嘉，胜利了呀。

（幕　下）



第 二 场

国公的书房。国公坐在椅子上，靠近一张大桌子。他的对面坐着很漂亮的象女人的美男子谟尔却伯爵和医生巴玻的帕波。

国公：无味的事情完了。（很舒畅的伸着懒腰。）谟尔却，你有什么好玩的把戏叫我快活快活？

谟尔却：来源都用尽的了。（剔着手指甲。）

国公：你这迷人的罪过，你是用不尽的。

谟尔却（只管自己剔着指甲，不看国公）：太恭维了……

国公：不要装腔了，安廷瑙，来一个快乐的提议。

谟尔却：我今天只想着残忍的思想。

国公：残忍的思想很容易快乐的。猫要着老鼠才快乐呢。

谟尔却（皱着眉头的笑着）：我们总算不是老鼠，想起来多么侥倖。

国公：我是老虎大王。你是调皮的小猫儿，我的迷人的谟尔却。今天晚上我再叫你穿上女人的衣服。

谟尔却（生气似的）：多么无味。倒不如叫帕波老爷穿上女人的衣服罢。

国公（哈哈的笑着）：他，他那个大胡子，毛茸茸的脸儿？！

帕波（很谄媚的笑着）：为什么不呢？德莱齐被上帝暂时变成了女人，据纳松说，这是要他经验一下：男女之间在“爱情的行动”里面，究竟是那一方面更加快活些。

国公：O！关于这一点，我的谟尔却知道得最清楚了。

谟尔却（恶很很的）：够了，老家伙，你太粗鲁了。

国公：我发抖了。帕波，我怕他。他要着我。我怕他，比怕公夫人还厉害。在这世界上我只怕他们俩个儿。我觉得，我总有时候要把他们这两颗漂亮的脑袋砍下来。

谟尔却：那你自己就要烦闷死呢，对于死的害怕也要叫你死呢。

国公：是呀。还……还有死，我也怕的。可是，不要讲死罢。咱们还是讲活罢。谟尔却，你的提议呢？

（秘书上，很低的鞠了几个躬。）

秘书：殿下，惊动你……极，极端重要，极，极端不幸的事情。

国公：说出来。

秘书：一位中尉将军同着解差到了，他们本来是从河边的乡村里解送了乱党来的。董吉诃德，那个自称巡行的武士，拉曼伽地方的一个小地主的贵族，攻打了解差，使乱党得到了逃走的可能。可是，犯罪的武士和他的跟班已经被兵士捉住，解送到了此地。

国公：谁，谁？董吉诃德！这是个发痴的巡行的贵族。谟尔却，恭喜，恭喜，野兽自己投到网里来了。我为着他可以出一千金镑的赏格。你还记得罢：我们听着美桂尔·沙维德腊讲他的故事，是多么发笑？叫他上来，请到此地来。咱们恭恭敬敬的，堂而皇之的迎接他。咱们有的笑呢，咱们有的笑呢！

（秘书下。）

帕波：哪还用说。要把这个武士来请全宫的贵人享用。

谟尔却：还要加点儿好汤儿。这可叫我快乐了。老家伙，给我亲个嘴罢。（亲嘴）。

秘书（又走上来）：董吉诃德，拉曼伽的慈悲相的武士，他请殿下原谅他穿着旅行的军装。

（董吉诃德走进来，很神气的跪下一只腿。）

国公：英雄，请了。

吉诃德：请赦罪，殿下！

国公：我赦免你的一切罪过。

吉诃德：不是我的，请赦免兵士们的罪。

国公：一切都赦。谁能够抵敌得住你的手呢。

吉诃德（站起来）：我罚咒：从此之后我的手不是我的了，是你的了。我感激你，国王的宽宏大量。你的仇敌在那里？他们就是我董吉诃德的仇敌。

国公：让他们发抖罢。可是关于仇敌，以后再讲；先讲朋友。他们在这里：这迷人的美少年是我的宠儿，谟尔却·魏斯孔新伯爵。而这个可敬的大丈夫，是我的医生，巴玻的帕波博士老爷，佛罗稜萨人之中的最博学的。

（大家鞠躬。）

吉诃德：恭喜大量贤德的王上的朋友。

国公：咱们坐下来，谈这么半点钟。然后我放你去休息，勇敢的武士，之后再请你随随便便的去见见公夫人。

（大家坐下。）

帕波：最光荣的董吉诃德，你知道么，我是一个医生，知道很多种学问……公开的说，我研究学问完全是想很幸运的找着

磁气的道路，就可以经过对于鬼神的权力而得到对于人，对于畜生，对于东西的权力……总而言之，我幻想着得到创造神奇的法术。四十年来的工作叫我得到了很不足以安慰的结论：世界上没有神奇，一切都不过照着各种东西各种力量的相对关系而变动着罢了，无论怎样也看不见天神意旨的干涉，不管这天神的意旨是善的还是恶的。这样，我相信了鲁克莱谛[1]的学说。可是我知道古代的巡行的武士，譬如说罢，你比古化学大师和天文学大师都更加围绕着许多神奇的奇迹，简直不能够比较呢，我很想知道知道你的经验，无上光荣的董吉诃德。军士小说里说得那么有趣的神奇的事迹，你经验过了没有呢？或者实际生活对于你，也和对于我们这些会死的普通人一样，仍旧是这样灰色的呢？

吉诃德：我懂了你的问题，博学先生。如果公爷应许，我可以回答你。

国公：可以，可以，我很心急的等着你的回答。

吉诃德：诸位大人，我可以开始就说：世界上一切都是神奇的。可是，对着这样文明的听众，我说这句话难道还新鲜吗：要我来讲这种普通的思想？神奇是什么？——一切不可了解的东西。可是，什么东西是可以了解的呢，老爷们？我们不过不去问那些习惯的东西，并且用这些东西来解释不习惯的东西罢了。可是，习惯的难道就可以叫我们了解什么吗？或者，没有原因的才算做神奇的？可是一切事情的原因在那里呢？谁看见了或是看得见最初的原因？或者，把异乎

[1] 鲁克莱谛（Lueretius）罗马诗人，生于纪元前九十五年到五十二年。

寻常的少见的算做神奇的？世界上的新的东西是异乎寻常的，然而一切发生的事情都只发生一次。或者，奇妙的或是奇怪的都算是神奇的？还有什么比白天和太阳更神奇的呢？还有什么比晚上和星更奇怪的呢？还有什么比思想和幻想更神奇的呢？还有什么比爱更奇怪的呢？

帕波：是的，是的，可是武士懂得……

吉诃德：我懂得你的问题。你实际上是问：巡行的武士是不是能够碰见别人所碰不见的实际生活的某些方面？

帕波：是的，大意是这样。

吉诃德：然而，假使有人把大家都不知道的东西发见了出来，并且说出这种秘密，——人家不要叫这个人是疯子么？这个秘密——也许是个玉球，象新约圣经说的：人家不用脚去踏它，它自己会转过身来，不会叫你们昏迷的。譬如：有一次我在圣耶哥地方走进了一座庙。我在这个庙里，很静穆很凉爽的思量着。山嘉走来对我说，这城里的许多讨饭的在庙门口等着我的赈济，我身边什么也没有。庙里很暗，可是，从那很高的窗子里，透进一条斜柱子似的鲜明光线。我心上想要有许多金子来安慰安慰那些苦人。我跑到那光线底下。——谁知道立刻就出了神奇的事情：我整个儿的被金子包围了起来，金链子挂满了我的肩头，我的手，我的手指头；金碟儿，金条儿，金环子，金锁链，金腰带，金帽子，金碗盏，——一切都发着光，闪烁着，鲜明得象太阳光似的，我抬起头来看那个窗子，就看见瀑布似的叮呤当郎的金子直泻下来，真叫人头昏眼花……我要想抓住它也不能够：它一直

往我的脚底下泻下来，一大堆闪烁着的亮光，越来越多。我就叫起来：“山嘉，你叫那些，叫那些讨饭的穷人到这里来。金子，金子。”他把他们叫了来。先进来的是瞎子，他们用棒试着，用发抖的手摸索着。后进来的是没有腿的残废的，他们说没有见金子，瞎子们还很久很久的不相信他们呢。这班有眼睛的人其实真是瞎子，呜呼！只有我一个人看得见金子。唉，他们这些可怜的人儿，竟非常的不高兴。他们饿得生气，他们听见了金子立刻兴奋得不得了，随后这个希望又是空的，他们自然更加生气。如果我没有记错，那么，当时他们还把我和我的好跟班的打了一顿。老爷们瞧着罢，这是一个神奇的现象呀。我再也忘记不了那金子的洪流，那金子多得简直是神话。假定，那窗子里流下来的是真正的金子，那倒不过是一半的神奇。很普通的金子，算得什么没有见过的东西呢！……那不过是一种分量很重的物质，滴粒搭拉的会发响的一种金属，乒乓乒乓的掉在地板上来罢了。大家都看得见它，大家都摸得着它，你抢我夺的瓜分了它，吃吃用用，用完了它罢了。这也要算神奇，那可太无聊了；那一个安琪儿，那一个仙女，愿意创造这种无聊的神奇呢？这不过是世界上普通的金子大王的事情……我那一次是；金子放着光，抖动着，它的光线象在笑，象在烧，它似乎是在响，好象是音乐，好象是歌唱……我现在还听得见它的叮叮哨哨。它流动着，真来得亲热；它的各种各式的形状，真来得迷人；它很温暖很温柔的碰着我的手，和我的手亲嘴……这金子只给我一个人，只给我一个人。这，我才叫做神奇。

国公：就过着这种样子的神奇，所以那些贱货叫你疯子呢。

帕波：干吗你问那些贱货？

吉诃德：老爷们！普通小百姓比有学问的贵人更加接近些神奇哩。圣保罗没有说错的。有一天，我曾在树林里看见了一位奇怪的武士。他也是全身放着金子的光彩。他骑着一匹强壮的红马。整个儿的他，都是金光灿烂的，很沉重，很漂亮，血红的羽毛插在放着火焰的盔帽上。我还看见他的金光的绸缎似的头发，蓬蓬松松的披在他的开阔的肩膀上。多么威武！他一只手戴着金手套，插在金腰带里。他在我前面走着；虽然我几次很恭敬的叫他，他可没有回过头来。很可惜，忽然间我看不见他了。就在附近，我看见一个穷苦的女人同着一个小孩子——一个很小的女孩子。她们在拣着野果子。我问她们看见了没有那个神奇的骑着马的金人儿，那个母亲问我："他是个什么样子？"我详详细细的讲了。那个女孩子可高兴得不得了，拍着手的叫："我看见了，看见了，他还向我笑了一笑……嗳，嗳，——她叫着，——我还给了他野果子呢。是呀，他在我的篮子里抓了一大把野果子。"那母亲可只笑了笑，只有一半儿相信我们的话——我们，就是我这个可怜的武士，可怜的战士，和她那个可爱的小孩子……（不做声的一忽儿，听的人大家互相挤眉弄眼的笑着。）而且，我的老爷们，有好些声音，有在心里的，有在耳朵里的，这些声音讲着许多深奥的话，常常这样深奥；甚至于我都不懂了。有些字眼，我听不懂。这些声音是在歌唱着……此外，还有魔鬼……狡猾的，很凶恶的……可怜的，愚蠢的，然而又是骄傲的，倔强的……唉，这班

家伙是劝不信的。他们瞧不起人地笑着来听你。你给他们宣传罢，他们会用许多龌龊的混话回答你，象些无聊的小学生在课堂里作弄好先生。谟尔却伯爵饶恕我……这是很奇怪的，可是，伯爵的美丽的脸蛋儿上面有点儿这样的神气，叫我记起一些儿魔鬼，这些魔鬼是我认得的，他们是我的可怜的仇敌呵。

国公：一点儿也不奇怪。谟尔却本来是小鬼头。

谟尔却：董吉诃德，看你把我们的乱党放掉这件事，可见你不但是个痴子，痴子是只会说痴话，活见鬼；你而且是个呆子，呆子要想在这世界上来干什么所谓“渴求正义”的把戏。

吉诃德：呜呼！我在这些问题里是多么糊涂呵。人世间的不公道是这么多。应当要改造社会，改造天地。读到黄金时代的时候——请上天的力量呀，就算我们进了棺材，就算在阴间，就算再过一千年，总要请你老天爷给我们没有野兽没有牺牲的世界：凉爽的小树林儿，满开着花的地毯，溪水的潺湲，小鸟的飞鸣。请给我们没有痛苦的生活，而现在的世界上，最寂静的穷乡僻壤也充满着痛苦。给我们看见这么一对爱人儿，爱得不会妒忌，不会荒淫。我们现在的世界，也算得是那么美满的生活的一点儿影子呢。小孩子……青年……女人……花……亲嘴……可能是多么大！可是，为什么一切都要蒙着一层罪恶的露水，跟着还有眼泪，还有血？为什么弟兄们要互相仇视，为什么要有强暴，要有奴隶？——要有愚蠢穷苦和没有良心？为什么要有病，要有老，要有死？幸福放着光，天说着博爱和仁慈。理想是这么清楚。可是我们是这样的没有力量！也许这个生活不过是个严厉的准备学校？咱

们呼吸着，咱们就得努力。小小的好事，咱们一件一件的做去罢。咱们有多少痛苦，就受多少；能够怎么爱，就怎么爱罢！

谟尔却：武士，你的人生观不是大丈夫的。

吉诃德：怎么呢？

谟尔却：你难道以为除出牛羊式的平等幸福之外，就没有一种野兽的幸福吗；这种野兽的幸福，你大概是把它从你的蠢牛的天堂里一笔勾消了罢？我懂得，一只小羊子，要是它想着会有和平的同狮子在一块儿吃草的前途，它心上自然很快乐。但是，狮子呢？……O！董吉诃德，你不知道我们野兽。粗暴的野兽，咬着小鹿儿的脑袋，啃断它的喉咙，慢慢的喝它的热血，感觉到自己爪牙底下它的小腿儿在抖动，渐渐的死下去，——那真正是非常之甜蜜。然而人是细腻的野兽。统治着，过着奢华的生活。强迫人家对着你祷告，对着你恐惧而鞠躬，而卑躬屈节。幸福就在于感觉到几百万人的力量都集中到你的手里，都无条件的交给了你，他们象奴隶，而你象上帝。世界上最幸福最舒服的人就是罗马皇帝。我们的国公能够象复活的尼罗一样，至少也要和赫里沃哈巴尔一样。可是，我们的宫庭很小，离这个还远哩，毁坏上帝和人的一切法律，照着自己的意旨的法律，替别人打出新的锁链出来！权力！这个字眼里面包含一切：这是个神妙的使人沉醉的字眼。生活要用权力的程度来量它。谁没有权力，他就是个死尸。

帕波（笑着）：伯爵，你把老实的好武士吓坏了。

谟尔却：我对天罚咒，这是出于我的真心的意见。董吉诃德，人家叫你疯子。可是，你不过是个一无成就的诗人，吃草的幻想家。我们，也许才是疯子呢，我们是金光灿烂的。我相信：你在树林里看见的那个红武士正是我们一种的人。如果他回头过来看见了你，你这副吃长斋的脸，够他哈哈大笑的了。

国公：谟尔却是在讲笑话呢。武士，我看见你的慈悲的样子，是表示着深刻的惶恐。谟尔却是开玩笑的家伙。可是，他自己的确是这么样的：是个有脾气的残忍的小猫儿，他是我心窝里的毛茸茸的最危险的小野兽，抱在手里的小野兽，可是是个危险的……

吉诃德：公开的说，我很可惜。伯爵，这种精神对于我是受不了的。无论什么人都有他的天性，他的感觉跟着自己的天性的。我不说野兽不好。可是，和平的牛羊的牧童要打死那些野兽的时候，我是不奇怪的。

谟尔却（骄傲的卷着披着的鬓发，闪烁着眼睛，吹着鼻孔）：原来这样！这可说得厉害。这地方的牧童，听见没有？公爷，我希望，他说的这地方的牛羊的牧童，这是你呀……哈哈哈！……而我这个肉食的小鹰儿在这些牛羊之上盘旋着？

吉诃德：而牧童没有了保护牛羊的栅栏的地方，牛羊自己要竭力的防御呢。

谟尔却：嗳哈！我知道了，董吉诃德，拉曼伽的，要来给乱党辩护了，他自作主张的把那些乱党放掉的。O！董吉诃德，慈悲相的武士，并没有象传说里说得那么蠢，也没有象那些笨

人所想象的那么笨。

国公（笑着）：小孩子，干什么你无缘无故的生气。难道我们大家这么样的好人会齐了，不是来开开玩笑的么？

谟尔却：开玩笑的时候也就要来的，这些玩笑要叫那个人不这么好受哩。可是，现在还有一个正经问题。董吉诃德，你跑进来的时候很郑重的声明了："国公，你的仇敌就是我的仇敌。"哪！国公的仇敌就是那些乱党。刽子手现在失望了，你是不是担任重新捉住你所放掉的那些昏蛋，拿来送给他们的刽子手，你是不是担负这个功绩？

吉诃德：我相信殿下的宽宏大量。造反来反对仁爱的王上，这是罪恶。然而王上的仁爱是不惩罚乱党的。他用他的仁爱镇压他们。你讲的话要受到公爷的严厉的批驳，因为照你所讲的那些主义的行为，真正要使每一个正直人的心里，都把造反变成了责任。

（国公，帕波，谟尔却都勉强的笑着。）

国公：英雄，已经给你预备了安息的地方，你可以找到你要休息，要打扮的一切需要的东西，你现在不要去休息一下吗？公夫人吃饭的时间快到了。

吉诃德（站起来，很有礼貌的鞠躬）：我能够在公夫人殿下之前屈膝，那就不胜荣幸之至了。殿下，老爷们，我现在告辞了。

（直着腰，矫揉做作的，很担心似的走下。）

国公：要想出一大套的把戏来，和这个呆子开开玩笑。

谟尔却：蹧跶他一下，这倒可以有点儿兴趣的。至于要老鼠——呸！要一下这个道学家，这个傻瓜的圣人，可真是个好玩意

儿。

帕波：咱们定一个计划出来……知道吗，咱们把公夫人，米拉贝拉小姐，马里亚·斯德拉小姐都请来。

谟尔却：可不要请马里亚·斯德拉。她恶得不够程度哩。

（三个人走拢来。）

（幕　下）



第 三 场

国公宫廷里的大厅。

山嘉摇摇摆摆的走进来。他后面紧跟着两个小侍者：一个金头发，一个黑头发的。

山嘉：这才叫做吃饭。喂，小孩子，难道公爷天天这样子吃的么？

金侍者：有时候还要好些哩。

黑侍者：你很喜欢今天的饭，董山嘉？

山嘉：那还用说！

金侍者：难道拉曼伽的英雄不请你吃山珍海味么？

山嘉：我不说我们难得和神仙好汉一块儿吃饭。可是，你们得知道，神仙吃的东西只有空想才会吃得饱。有时候，坐在什么拖着长胡子的道士的桌子上，眼睛前面只有一块紵麻的臭布：仿佛是在吃，仿佛是在喝，其实肚皮里空洞洞的越来越大。简直要请那个老家伙，和神仙的饭菜，一箍脑儿的滚蛋。

金侍者：好汉呢？

山嘉：好汉？我倒想看看！你在好汉那里怎么吃饭呢，好汉会把你赶到牛那里去，给你说：哪，这是肉。因为他自己抓住了牛的两支角就吃起来。从牛尾巴那里咬起。

金侍者：就这么活的吃？

山嘉：那还有什么别的吃法？难道好汉还给它客气么？你去跟他吃罢。

黑侍者：你平常吃什么过活的呢，董山嘉？

山嘉：牛油糕，面包和水。董吉诃德，我的仁爱的老爷，上帝保护他胜利和成功！他说的：水代表自然界，面包代表植物界，牛油糕代表动物界。吃了这三种东西，我们就贯通了看得见的世界。只要再做点儿好事，就可以贯通天堂的世界。这样。真来得妙。妙得很。一片“植物界”，薄薄的一层“动物界”，“自然界”却爱吃多少有多少。公爷的筵席上，这三界可代表得特别丰富。你们笑什么？不要骄傲。象你们这样的饭菜，吃得叫人家的灵魂都滞钝起来呢。譬如，我现在就很想睡觉了。

黑侍者：跟我们来，董山嘉，我们给你去睡。

（搀了他的手，拉着他下去。从别一扇门里面，嘻嘻哈哈的米拉贝拉和发愁的马理亚·斯德拉走出来。）

米拉贝拉：O！真是少见少有。这个傻家伙，竟不知道人家是在开他的玩笑。天下的蠢笨，还有限度吗？在这样没有完结的郑重的宴会上，给大家玩笑了这么大半天，他还会保存着他那郑重的傻相，一点儿也不生气！

斯德拉：我真受不了的难过。今天这样的粗鲁，向来没有见过，我很生气。唉，我真想回到法国去，回到我那个白寺院里去。

米拉贝拉：你还是嫁给董吉诃德好了。两个傻圣人。难道不是一对？

斯德拉：可怜的米拉贝拉，可怜的妹妹，人家怎么把你弄到这个样子的呢？

米拉贝拉：O，你这个圣人。可是，你也看谟尔却呢。他是我们

贵人们大家的中心，他叫公爷都给他比下去了。我们大家都脸红了！大家爱上了谟尔却：公爷，公夫人，太太们，公子们，侍者们，我，你，大家。他真是个迷人的妖精，蛮横不怕丑，没 有 心 肝，风流，美丽，又可怕，又引人的。

斯德拉：我可怜伯爵，和可怜你一样。如果说句真话，他倒是你们大家玩的小丑，可不是那位刚来的武士。今天整天的蹧跶人家，我可一次也没有为着那位客人红脸。他对付那些狡猾到极端的把戏，始终要算对付过了，可是，我倒替你和魏斯孔新伯爵[1]害羞呢。

米拉贝拉：嘘……等一等……我听见有人说话……这是公夫人和谟尔却。O，多么有趣：咱们躲到窗帘后面去。

斯德拉：你这算什么？放我！

米拉贝拉：走，走。（把她拉到窗帘后面。公夫人和谟尔却走上。）

谟尔却：公夫人，你不要说：我的火焰似的眼睛——你并没有猜着是为的什么。

公夫人：你的蛮横，真使我奇怪。

谟尔却：蛮横是我最喜欢的道德。只有蛮横的人配活在世界上。为什么不呢，公夫人？为什么咱们不尝尝这么样配合的滋味呢？殿下给我“要好”的时候，讲了你的；我整个儿只想闻闻你的身体的香气，那又有什么奇怪呢？你不会忠实的爱公爷的。我有充分的理由断定你对于他的爱不是绝对的……是的，是的，你不要来回驳我。咱们只有两个人在这里；还要什么假面具，那岂不可笑。也许，他表现出来的那种真实的

---

〔1〕魏斯孔新伯爵就是谟尔却。

爱的艺术，吸引了你。可是，在这方面他不过是我的学生，而且只是刚刚开始学习，不见得怎样能干。咱们宫廷里，如果我们两个人直接发生了关系，那还有更有趣更得劲的事么！即使公爷知道了，他起初自然要发火，可是跟着就要大笑的。

公夫人：你心里藏着的简直是魔鬼，谟尔却！

谟尔却：魔鬼的名字叫……你，你看：我们的超等滑稽名角董吉诃德，呆呆的出神，走到这里来呢。这倒来得凑巧。你请坐着。你马上可以看一幕蛮横的滑稽戏，可以给你散散心。

公夫人：你又想出了什么把戏了，小鬼头？

谟尔却：你不要做声，你不要捣乱，求求你，不要捣乱我的把戏，这把戏做开来才有味呢。

（董吉诃德走上来，很出神的头垂在胸口。）

谟尔却（站在他的面前）：真正仁慈的武士！天叫你到我们这里来了。我和公夫人殿下正在争论一件事，这是关于我们这里的一位太太的地位的。我能不能够给你讲这一件事情的经过，听听你圣贤的意见？这个问题真叫我和我们的夫人苦死了。

吉诃德：我能够替夫人殿下尽力，那就高兴极了。

谟尔却：这样。刚才所说的那位太太的丈夫，是个极可敬重的人；那位太太真正象女儿似的敬重他，爱他。可是，她用另外一种爱情爱着一个青年的军官，那军官也爱得她不得了。刚刚是昨天晚上，这个军官和那位太太说：没有她的亲热他是活不了的了。她看他那种发疯的眼睛，知道他说的悲剧的

确是真话。然而，责任……武士，你说罢：能不能够为着责任而和一个自己不爱的人同住，其实这也是欺骗他？——拒绝满足自己的厉害到极点的情欲，拒绝自己所爱的并且也是爱自己的人的爱情，同时又拒绝另外一个人的爱情。这是要害死一个人，等于做凶手，而且是做自己所爱的人的凶手？——做这个人自杀的原因，就是叫他的罪过的心灵永久的受苦……其实是有一个出路的：让自己和那一个人极快乐的享受，叫自己的丈夫仍旧象现在一样的有一个安慰的幻想。他其实并不因此就有什么损失……

吉诃德（皱着眉头）：我对于这类的事情，知道得太少了。

谟尔却：可是，始终是……

吉诃德：我永久是赞成诚实的。叫那位太太和丈夫公开的说出来，请求他的宽恕。

谟尔却：那可没有疑问的；丈夫一定把那个军官绞死，把那位太太关到尼姑庵里去。

吉诃德（思索着）：生活是复杂的，伯爵……上帝保佑，让他自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我对于别人的事情是不会判断的。

谟尔却：董吉诃德，你要知道——你这几句话是送掉一个人，也许是两个人的命。

吉诃德（吓了一跳）：怎么呢？

谟尔却：不要装假，不要说笑话罢。心对着心。咱们拿出心肝来。咱们这里是三个正直的人。这是我爱着公夫人，她也爱着我。

公夫人：O！

谟尔却：求求你……你判决我的死刑，并且叫她永久的忏悔罢。或者，你说出我等着你说的话。你说罢：青年有了享福的权利，谁又吃了亏了？我们欺侮了谁？我们对于公爷的身分和权利，十分小心的保护着。他自己，以及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永久不会知道这个秘密。董吉诃德，你为着什么，为着什么样的理想，敢于来杀死这个幸福呢，也许，这就是杀死我们这位青年的美丽的花朵儿似的夫人呢？O！公夫人，你说罢。难道我没有猜到是的，我知道，我觉得，你已经决定跟着我死的了。说罢，公夫人，你说罢！

公夫人（竭力装着正经的样子）：是的。

谟尔却：你看罢。残酷的道德家的武士，你为着迂腐的神圣，要杀死人呢。

吉诃德（非常激动的）：命运不要使我这样罢。咱们三个人都到公爷那里去跪下来。

谟尔却：好稚气的武士！这仍旧是个死……也许是三个人的死。

吉诃德：如果我同你们一块儿死，你们会觉得有点儿安慰，那么，咱们就去死罢。咱们的死不是枉然的。咱们给大家看：爱情比死还有力量。而且，对于正义的渴望，甚至于比对于爱情的渴望，还要有力量。功绩万岁！咱们去罢，到公爷那边去跪在他脚底下。或者，他饶恕你们，放你们到远远的海岛上去享你们的幸福；或者，叫咱们三个人死，——死得象殉难的人一样。我们的棺材上要生出灵感的嘉禾，要听得见教训世界上的人的歌曲：歌颂永久的爱，永久的正义，咒骂强暴和成见。

谟尔却：董吉诃德，董吉诃德！公夫人还会做出一件事情来：这就是叫她所敬重的丈夫和王上不幸福。她给他说：我不爱你——这就是用一把尖刀戳进他的心。咱们三个人就算为着正义死了。而她怎么能够杀死她自己敬重得象父亲似的人呢？

吉诃德：又是一个复杂的情形。O！青年们。那么，为着爱公爷起见，你们抛弃自己的情爱罢！自己牺牲罢，自己受苦罢，自己忍耐罢。还是一切都照旧罢。

谟尔却：O！董吉诃德，我看你不知道什么叫做情欲！对于我只有一种抛弃情爱的方法——我时时刻刻都立刻可以办到的——这就是死。可是，我很害怕的预料到：我的死，命里注定要引起公夫人的死；出路只有一个，伟大的英雄，出路只有一个。幸福的，温柔的，秘密的爱。这里，谎话是神圣的。要使公夫人达到这个谎话的神圣的甜蜜境界。所以我请你，神圣的武士，替我们的欺骗来祷告。

吉诃德（思索着）：生活是多么可怕的东西！这是多么纠缠的事情——德里斯丹小说〔1〕都没有这样复杂。良心，良心，给我个决定罢！（深沉的思索着。谟尔却向公夫人眨着眼睛，公夫人稍微向他笑了一笑。）孩子们，到我这里来，低着头。（他们两个人低下头去。）为着反对死——死太时常的蹧跶了青春，还为着可怜和敬重，我痛心的替你们的秘密恋爱祷告。你们，祷告着，忏悔着，甜甜蜜蜜的深切的追求自己的苦痛，——走上你们的秘密道路罢，自己保重，保重那第三个亲爱的心。（谟尔却，公夫人，

---

〔1〕德里斯丹（Tristan）是中古时代一种极流行的小说里的主人翁。德里斯丹小说就成了一切艳情武士小说的通称。

在吉诃德替他们祷告的时候，互相看着笑，做眉眼。）我在这一忽儿，真觉得害怕！我是谁的牧师？难道不是魔鬼的牧师？可是，我在苍天之下号召永久的力量；永久的力量呀，现在做着的事情，它的一切结果，我都是负责任的，我的心灵负起这个责任。如果我的头脑把他们引到了迷途上去，我这个糊涂的头脑是要负责任的。我替他们在末日审判的时候去回答；我的胸膛替他们去挡那公平直道的箭，因为他们是可怜的，可怜的孩子。

（用手掩着脸，很快的走下。公夫人和谟尔却大笑。）

公夫人：伯爵，你这个人真是谁都学不象的。

谟尔却：我难道没有答应你吗？美人儿，咱们什么时候会面呢？你知道——这里马上就要照我的计划来这么一个玩笑，比我刚才的表演，要来得粗暴些。可是，也很神妙的。我们的会面……

公夫人：半夜里，花园里那个波莫纳亭附近，简单的谈几句罢。

谟尔却：十万万个谢谢！

公夫人：现在咱们走开罢。

谟尔却：我一定在花园里，迷人的殿下！我要有意外的成功。我很幸福。

（两个人走开。马理亚·斯德拉和米拉贝拉上。）

米拉贝拉：你那儿去，傻瓜？你这么整个身子的抖着，流着眼泪。

斯德拉：别管我。我看见了极端的卑鄙，人家的精神可也是真正高尚。

米拉贝拉：高明得很。不要走。你看：一大堆人到这里来了，公爷已经看见了我们。

（国公同着一大群宫廷的太太和公子走上。）

国公：米拉贝拉和马理亚，我们到处找你们，你们可已经在这里了，这里是蒲复董吉诃德武士[1]要来做主人翁的大滑稽戏的戏台。都准备好了吗？

祭司：什么都已经准备好了，殿下。

国公：大家都知道了自己要扮的脚色了吗？

大家：大家，大家，殿下。

国公（坐在椅子上去）：米拉贝拉，你坐在我的左手。公夫人坐在右手……公夫人在那里？

公夫人（走近去）：我在这里，董亚龙若[2]。（在他旁边坐下。）

国公：你在这里，帕波？谟尔却呢？

公夫人：我来的时候，看见他在图书馆里。他和我们的可笑的客人在谈话呢。

国公：好极了……现在去找他的跟班的来。

（大家坐下来。笑着，谈着话。两个小侍者扶着山嘉的手走上。）

国公：我的好朋友山嘉！你休息了，看你的头发就看得出来……你睡得好吗，我的好朋友？

山嘉：不好，殿下：这两个顽皮的家伙，他们服侍了我舒舒服服的睡下，可是，后来两个人不断的问我做了什么梦，一忽儿这一个问，一忽儿那一个问，弄得我一分钟也没有睡着。我

---

〔1〕这是吉诃德的整个儿的姓名。

〔2〕亚龙若是国公的名字。

已经想打他们几下。可是，他们太可爱了。（侍者笑着。）

国公：唔，不要紧，好朋友山嘉，要休息有的是功夫；现在可不是做梦的时候。我们的国家现在非常的危险，只有你的老爷能够救他。快一点儿去找他。他仿佛同着魏斯孔新伯爵在图书馆里面。你给他讲：我请他立刻到这里来，我对慈悲相的武士有重要的恭敬的请求。

山嘉：我在风的翅膀上飞过去，我的老爷要在狂风的翅膀上冲过来……说得好。我听得多了，说话跟念书差不多了……我慌哪……（走下。）

斯德拉：殿下，请你允许我走开……

国公：为什么呢，难道你不要玩笑玩笑。可爱的马理亚·斯德拉？

斯德拉：殿下，请你饶恕我；你们的玩笑，我看，比罗马马戏院里的把戏还要残酷……我不能够来笑一个高尚的人，虽然他是有点儿奇怪。董吉诃德使我感动。

国公：O！这是法国寺院里的细腻的教育！马理亚·斯德拉，人家把你的生活里的直接的快乐都弄掉了，消灭了。有人说，你甚至于不吃肉不喝酒？！（大家笑着。）

斯德拉：肉和酒，我都不喜欢。

国公：这倒有趣……马理亚·斯德拉，你真可以和我们的朋友董吉诃德配对。我命令你留在这里……是的……我禁止你批评我们，批评我们的玩意和趣味。马理亚·斯德拉，你会惯的，很快的你就要笑你自己这种小孩子的脾气。坐罢。

（斯德拉鞠躬，坐下，眼光是暗淡的。谟尔却，吉诃德和山嘉走上。）

谟尔却（警告吉诃德）：我们是慌慌忙忙走来的。这里出了什么大乱子了？他来了——我的伟大的朋友董吉诃德。他在我们这里——就是个保障：无论什么危险对于我们都是不怕的了。

（吉诃德鞠躬。）

国公：希望是这样，拉曼伽的英雄，注意的听我的话。你看坐在我左手的董娜米拉贝拉——她是我的亲戚，是我的禁卫军副官长的夫人，董沃斯的第埃果夫人，他已经上了天堂了，她现在是个寡妇。我们想起来很悲伤的：我们的那位副官长，真使人忘记不了，他很爱吃，吃得太多的野鸭子和鱼儿。就这么抛弃了人世，上帝把他叫了去，这实在太早了。他给我们的遗嘱说，要好好的保护他的年轻的夫人的平安。他这位夫人米拉贝拉是我们心上的爱宠，她不管一切，总是很快乐的。O！她甚至于在这个郑重的屈辱的时候，还是赶不掉自己的“桃腮”上的迷人的笑涡。我们的国家难道能够不保护这样的美人儿？而且还是我的朋友的夫人，而且她已经有个儿子，虽然这个儿子，因为天文上的原因，在他丈夫——善良的第埃果死了之后十三个月才生出来的。可是，我们担任了保护美人的责任，我们就知道自己要受着什么样的灾祸。因为很早就有个大汉亚菲利坚，他那种畜牲似的爱情要想用到迷人的米拉贝拉身上来；——这个人不是什么别人，他正是威胁西班牙人和萨腊清人的异端魔道。这个人就是那个黑种的大汉，他天天早晨用拳头打象的额角，就这么一只一只的打，每天要打死十二只象来玩呢；而且，他是菲洲内地的黑种，黄黑种，绿黑种人的首领，他还带着黑种女人的鸵

鸟队，这些女人骑鸵鸟的本领实在大，真是个危险的军队。我们早就料到，早晚一定要为着可怜的米拉贝拉，和这个敌人冲突起来。现在，果不其然！他这个一丈半的大汉的公使，刚才咬牙切齿的走出去。在这里的人，差不多大家都听见他最后说的几句话："你们既然不愿意好好的把米拉贝拉交出来——这个昏蛋的异端叫着——那就听我们主子的命令：叫一个西班牙人出来和我决斗。让剑来决定——是我空手回到沙漠里去，还是你们把我所要的那个女人交出来，再拿出你们的三分之一的领土来做她的嫁装？"这个昏蛋的异端，竟没有想到我们可以拒绝他的挑战。他也知道，西班牙的光荣不许我们这么办的。如果我们的伟大的客人不在我们宫里，那我们只好自己穿起祖宗的盔甲来，我们的基督教的剑要和那个没有信仰的异教徒的刀交锋了。但是，董吉诃德是被压迫者的保护人，他所在的地方，自然要委托他来保护董娜米拉贝拉的贞节，保护西班牙国家的完整和光荣，同样也就保护基督教堂的尊严。吉诃德武士，你同意不同意担任这一个功绩呢！

吉诃德：伟大的主上！在这个可怕的时候，我心上非常的气愤，我请你估量估量：你的臣子之中有没有比我更高明的人？我是谁？我只有一个决心罢了。命运和良心叫我去为着慈善而斗争的时候，——我是去的。我怕的是逃避这种命运的命令，这对于我比死还可怕，怕得没有限度呢。我的全副本领不过这样罢了。对于良心的声音，绝对的服从！如果冒险的只是我的衰老的身体，那有什么可怕。然而，我的失败要连

带到一位夫人的幸福，要连带到主上的声名，要使国家受着极大的损失，要使教堂受到侮辱，这可不同了。只有我相信实在没有人可以代替我的时候，我才能够承认：我的良心的确叫我去冒这样大的险。你们，武士们，有着钢铁似的筋肉和宽阔的胸膛，你们，青年们，有着敏捷的眼光和闪电似的动作，——你们去罢，去和那个蛮横的怪物亚菲利坚打仗罢。

国公：谁敢以为自己比慈悲相的武士董吉诃德还高明呢？

（沉默。）

我们，上帝，声名，良心，都在叫你呢，董吉诃德。

吉诃德：国公，请你允许我祷告。（极端郑重的跪下去。大家在他背后做着眉眼，熬着不笑。）

吉诃德（站起来）：为着全宇宙的全部幸福，我决定了。我不相信：上天的力量会使我这一次的斗争成为最后的一次，因为我的牺牲的决心是纯洁的。我愿意牺牲的，不但是这个泡影似的痛苦的人间的生命，而且是那个永久的心灵的生命。然而，我一定要胜利的，这个胜利对于慈善和光明是需要的，对于爱是需要的。

（一个胖黑人，头上扎着包头布戴着一个奇怪的别针，走上。）

国公：这是谁？

祭司：你是谁，很蛮横的走进来的人？

黑人：最伟大的黑人马赫谟德·赛赫·亚菲利坚的公使。发抖罢，他来了。

（而吹喇叭的拿着喇叭；两个打鼓的；一个穿著得稀奇古怪的掌旗

的，拿着一面花花绿绿的旗子；最后是一个高大的黑人，穿着 金色的盔甲，他那卷头发的头上戴着一顶锯齿状的王冕。）

国公：呵！你在这里，可恨的吃人的亚菲利坚？你在这里碰着了第一个克服你的人了。

吉诃德：山嘉，把我的盔甲和武器给我。

（山嘉慌忙的走下。）

这就是他，这个克服不了的黑人。O！如果只靠体力就可以打胜仗，那他是很容易打碎我这个衰老的没有力量 的 身 体的。然而，慈善的——表面上总是很衰弱的，慈善拚命的要争得自己的胜利的。发抖罢，亚菲利坚，难道你不看见我背后的安琪儿。

（亚菲利坚很快乐的很蠢笨的笑着，露出雪白的牙齿。）

吉诃德：你笑罢，异教徒；我在祷告。

（山嘉拿着武器走上。他帮助吉诃德穿上铠甲。）

吉诃德：我的可怜的护胸甲，你要比金刚石还硬才好；精神上的坚定和信仰叫你巩固呢。英雄的盔帽，被野蛮人的手变成了剃发师父的洋铁盆，可是，在上天选定的为着正义而斗争的战士的头上，你发光罢。我的慈善的老剑，爱的力量指挥着你……唔……我来了。

胖黑人：最强的亚菲利坚，天神的赛赫，超等的武士。

（开始打起来。吉诃德方面是很认真的。黑人方面显然 是 故 意 开顽笑的。到处都是勉强熬住着的笑声。吉诃德累得受不住了。黑人把他的剑打掉。）

胖黑人：把剑拣起来，武士。低下头去。拣起来。伟大的亚菲利

坚准许你的。

（大家大笑。）

吉诃德：上天的力量！难道我心上还有个人的高傲：我低下头，拣起来。死或是胜利？

（黑人立刻又把他的剑打掉。）

（大笑。）

胖黑人：低下头去，拣起来罢，武士。

吉诃德：这是怎么一回事？——干到底好了。为着什么命运这样惩罚那位夫人，主上，西班牙和教堂？——不要是为着我这个区区小人罢！

（黑人第三次把他的剑打掉。）

吉诃德：完了完了……打死我罢！

（黑人用刀平着打他的头，很用劲的一下，打得吉诃德倒在地上，象给雷打的似的，失了知觉。大家哈哈大笑。可是这个大笑中间忽然听见斯德拉的抽搐的哭声，她逃了下去。黑人都走下。）

国公：山嘉：用水泼泼你老爷的头，叫他醒过来。他打败了。他把我们大家都害死了，山嘉，可耻呀，可耻呀！

山嘉：仁慈的大人老爷们，我看你们故意蹧蹋我的好老爷呀。

国公：这样吗？把这个昏蛋带下去。

（有人抓住山嘉，把他拖下。）

帕波，把这个吃饱了的老驴子弄醒过来。现在我想最有趣的把戏要来了……

（帕波走到吉诃德身边，给他闻一种什么药，用什么东西替他擦着太阳穴。）

帕波：这个样子。我的可怜的帕拉廷〔1〕。你的眼睛张开了。坐起来罢。不要不要，暂时不要站起来。你还太衰弱呢，要跌倒的。

吉诃德：给我死罢。

帕波：干吗？你的死是没有用处的。你的活自然也是同样的没有用处。输是已经输定了。

吉诃德（用手遮着脸）：可耻！如果我的心是彻底纯洁的，上天的力量不会不管我的！

帕波：上天的力量，上天的力量。这都是无聊的，你这个可怜的人，你自己身体的力量早就不管你了，你根本就不应当去和那个大汉打仗的。

吉诃德（勉强的站起来）：那打胜的人那里去了？

帕波：他已经走了，可是，他要来把他所要求的拿去的。

吉诃德（对米拉贝拉说）：美丽的夫人，你还在这里？我只请求一件事：那个恶汉再回来的时候，叫他跨过我的尸首才能够碰着你。

国公：这都是多余的了，董吉诃德：你已经打败了，我们自然都跟着你败了。我们太信仰了你。

吉诃德：安琪儿，安琪儿，你们为什么不管我了呢？

米拉贝拉：我不反对：准许董吉诃德到那个亭子那边去勇敢的看守一夜，——我是要躲在亭子里的。我可怜这位英雄，让他再保护我一次而死罢。

---

〔1〕帕拉廷是希腊雅典的一种神像，是一般的“保护神”的代名词，因为有一种神话的传说，说Troy地方没有失陷，全靠这种神的保佑。

吉诃德：O！慈善得神奇呵！给我舐一舐你的衣服的边沿罢。

国公：一切都完了，甚至于我们的声名。武士，不要走近我罢。

你还是走开些好了。你要懂得：我看着你，心上是多么难过呵。

吉诃德（摇摆着，很胆小的对着走回来的山嘉说）：山嘉……你的肩头。

（他们两个人走下。）

（哈哈大笑。）

公夫人：这些眉眼，真是学都学不象的。

谟尔却：这真要笑得人出眼泪。可怜得人肚子痛。

（哈哈哈。）

（幕　下）



第 四 场

国公的花园，右边是雕刻的很精致的房屋：波莫纳亭；左边是几堆草树。舞台深处是池子和秋天的浓密的树林。董吉诃德在月光底下看守着。

吉诃德：我想已经是半夜了。谁也没有来过。只有两个影子闪了过去，一下子就过去了……我觉得这就是白天里我联合了的那两位。正当吗？谁知道……我想着：上天就是为着这件事所以罚我失败的。让它去罢——幸福是他们两个儿的，责任由我来负。我自己愿意的。然而我的胜败所牵连到的人呢？谁知道。命运是真奇怪。我有许多次这样的经验了。也许，今天那个恶汉就要自己摔坏自己的骨头，变成个残废的人。那就大家都得救了，自然要除出我，我是该受羞辱的。（稍停。）真的，我为着我自己再也不找一丝一毫的幸福。所以我很容易说：命运，拿我这条命去罢，赎赎我的罪罢……这条命，我还要它干吗，这又算什么功绩？象伯爵和公夫人那样花朵儿似的，放着光彩的青年，要是能够为着别人的罪过牺牲自己，——唉！这才真正神奇；我相信：命运一定很慈善的接受这种牺牲。然而，让他们享福罢。谁能够享福，让谁享福好了……而我们……我们是谦让的。我想自己始终还是想得太多。（稍停。）世界上一切都是神秘的，这在月亮底下是很清楚的。神悟……这对于人是死灭了的。我嘴里讲出这样的话来，虽然太激烈，然而我不大相信圣经了。可是，我相信上天的力量。有时候我简直觉得这些力量在我的旁边。我爱它们。固然，它们一次也没有给我什么类似于幸福的东西……

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人，甚至于一切有知觉的生物，——结构得真正奇妙，这也是对的。可是，我时常觉得很清楚的是：我们是在经过痛苦的试验。这又有什么结果呢。上帝，或者天神；饶恕我罢，——然而我有时候觉着，我经过了这些试验，始终证明我是纯洁的：这种时候，我对于新的生活的某种极高尚的幸福，就有了深刻的信仰，我就觉得到沸腾起来的快乐。（稍停。）在月亮底下我常常一个人自己给自己说话。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往往对着月亮念诗。诗思象泉水似的涌出来，简直是禁止不住的。我自己被我自己的灵感吓住了，差不多要以为有一个神仙在那里给我的心说出这些字句和调头。（稍停。）我还记得起几段……我十六岁的时候，我的姊姊嫁给董西尔阀。董西尔阀已经老了。她哭着。我尽我的力量安慰她。可是，自己心上难受。那天有月亮的夜里，她走了，我很久很久的在大门口看着街上……那时候我忽然间说出诗来了……我现在还记得几句：

好姊姊，月亮底下我们的路是清楚的，
这条路上笼罩着的是悲哀，
和远远的烟雾混合了起来：
看罢，一点儿休息的地方也找不出的，
好姊姊，我们要走上无穷的道路，
这条道路一直的往下斜，要是
再过去，就靠紧了倒挂的岩石，
一直到那个急遽的河流的去处。

左边是石头，赤裸裸的峭壁，
右边是大海，深得看不见底……
谁要是走到了这个尽头，
他就没有路了；这种时候
我们就摔下去也是当然的，
咱们俩，整个儿的要摔得粉碎；
没有用的，争斗是要丢脸的，
你还是高傲的熬住你的眼泪。

我记得，我念到这个地方就哭了。也象现在一样，我看着月亮。后来，突然唱出了这首诗的末尾一段：

我们摔下去，可是，好姊姊，听着罢
为什么我这样突然间的快乐哪？
那认不得的朋友，低低的给我说了什么，
那看不见的鸟儿，唱来唱去唱了些什么？
“你摔下去”——鸟儿唱着：——
“我们用翅膀来挡着，
把你和你姊姊伊纳济利亚
抬起来就往天堂里飞去呀，
天堂的大门给你们敞开：
荣华正从悲哀的路上来。”
这样，好姊姊，尽头快来了，
准备着，咱们要飞起来了。

（稍停。）我一直要把这首诗告诉我姊姊，可是，我后来就永久没有看见她。我现在真正快到尽头了，老实说，虽然我的身体已经打坏了，我还是决心要飞的……我是有决心的。（思索着。）

米拉贝拉（在亭子的窗子里）：嘶嘶。武士吉诃德，这是你？

吉诃德：我在服侍董娜米拉贝拉。

米拉贝拉：你一个人在保护我？

吉诃德：我没有看见别人。

米拉贝拉：这些胆小鬼！

吉诃德：不是的，他们是受着条约的束缚，他们没有权利来保护你，我失败了的那一次的决斗是有这么样的条件的。然而我在这里，准备着死。

米拉贝拉：那个大汉怎么倒不来。

吉诃德：天亮还早呢。而且他白天里也会来的。

米拉贝拉：董吉诃德！

吉诃德：沃斯的董娜！

米拉贝拉：你就算是打败了，你始终是伟大的英雄。

吉诃德：我是区区小武士。然而，如果你的清白的心灵饶恕了我，上天也一定饶恕我的。

米拉贝拉：完全，完全饶恕。给我的手亲个嘴罢。

吉诃德：窗子太高了。

米拉贝拉：你站到小台阶上来。把你的剑丢掉，把武器拿开。这个样子。站上小台阶来。哈哈。他要摔下去。你抓紧了那个小柱子，唔，给我的手亲个嘴罢。这样。把你的手给我。

好，伸到这边来。

吉诃德：你要干什么？

米拉贝拉：给恩人的手亲个嘴，这只手为着我打了仗，并且还要打呢。

吉诃德：我不能够允许……

米拉贝拉：我要求。我请求。

吉诃德：亲爱的姑娘，我真想要有这样的一个女儿。哪，这是我的手，可怜的发绉的很瘦的手，这只手还没有做到它所要做的十万分之一的好事。

（米拉贝拉抓住他的手，用一根橡皮条把它扣住，捆在窗环子上。很放纵的哈哈大笑。）

吉诃德：这是干吗？为什么你把我捆住了，米拉贝拉。（很害怕的。）沃斯的董娜！她走掉了……她把我的手捆住了……这是干吗？我很不方便……又痛……痛死了……脚要滑下去了……立刻要吊起来了……O！刑罚，刑罚，身体上的心灵上的刑罚……可笑的刑罚……痛……忍耐罢，董吉诃德，忍耐着你的滑稽的刑罚罢。（稍停。他熬着痛，随后又哼起来。）O！我痛……血管要爆开了……苦呀……上天的力量，给我忍耐的精神——或是失掉知觉，或是死罢。

（稍停，斯德拉很快的走上。）

斯德拉：董吉诃德，你在这里干什么？你那个样子算什么，你在窗子里找什么？

（吉诃德不做声。）

斯德拉（看）：阿！上帝。你苦死了……他被人家捆住了……武士，我马上来给你解开。

（跑进亭子，过一忽儿在窗子里出现，解开那个结，吉诃德跌倒。）

斯德拉：跌倒了。——你摔着了？董吉诃德，你活着？

吉诃德：我活着，好孩子。

斯德拉：谢谢圣母马丽！

吉诃德：我还活着，可是我被人家消灭了。

斯德拉：她很混账的开你的玩笑。残忍，卑鄙……你懂得吗？

吉诃德：好孩子，我宁可不懂罢。

斯德拉：走罢，快些走罢。我因为听见她的凶恶的快乐的笑声，所以跑来的，并且听见宫里都在哈哈大笑，听见伯爵的激烈的声音……我知道他们又想出什么恶主意来对付你了，所以我来了……谢谢圣母娘娘，我居然来救了你的痛苦。快些走罢。

吉诃德：他们想出了……（还站着不动。）我不走，马理亚·斯德拉。

斯德拉：求求你……

吉诃德：我看见一大堆火把的光头。他们来了。我们给他们谈谈好了。

斯德拉：可怜的武士，又要受苦了。

（火把。国公，公夫人，帕波，谟尔却，公子们，夫人们，几个仆人一同走上。）

国公：等一等。谁把他解开了，把我们的玩笑弄坏了一半。唔，反正一样……（走近吉诃德。）基督教的叛徒！（一分钟的沉默。）你挣脱了橡皮带，你就想躲避吗！你这只狗，竟敢看相我的侄女。不要脸的给她说那些鬼话？爬到她的窗子里去。

吉诃德：够了！

国公：什么？

吉诃德：殿下，够了。我懂得了。你们一直是在蹧跶我。你们因为我把你们当正经人，把你们的话当正经话，你们就蹧跶我。好的，过去的不必再谈了。我的罪过比你们还大。然而，从此之后，我禁止你们和我开玩笑，就算你们是皇帝和教皇。

国公：这是什么话？他这样淫贱，这样卑鄙，还要威吓。

吉诃德：这样的滑稽戏的腔调，一句都不用说。我要把这个变成悲剧，你侮辱了武士，公爷。你侮辱了巡行武士的尊严。你，或者谁愿意代替你的，——我提议给他来一个拚命的决斗。哪，这是我的手套。（他把一只手套丢在地下〔1〕。大家大笑。）

国公（笑得摇摇摆摆的）：这……这就是他的所谓悲剧。唔，好的，好的，老家伙。拿你的铁叉子罢。我公爷给你面子。喂，大家听着，我要打掉他的剑，我用我自己的剑打他，象打小学生一样。

吉诃德：殿下，准备着。

（打起来，吉诃德用极大的力量把公爷的剑打成两段。）

国公：喂，谁在那边，把这个混蛋抓住！抓住这个疯子，他竟敢抬起手来打自己的主上！

吉诃德（安心下来）：你的王位是偶然得来的。O，小丑的宫廷，统治着这个倒运的国家！哪，我丢掉我的剑。不要怕我这个老吉诃德。我甚至于没有武装了。在只有那一忽儿可怕，因为

---

〔1〕中古世纪决斗的规矩：丢一只手套是决斗之前的挑战，谁拣起这个手套就是接受挑战。

愤怒的安琪儿同着我。

国公（尖厉的叫着）：把他带到监狱里去。锁起来！

（差役抓住吉诃德，往下拖。）

吉诃德：小姐，马理亚·斯德拉，我恭敬的给你鞠躬，愿意你有幸福，我的亲爱的孩子。

斯德拉：我要跑，要赶紧……我不准他们。（她从窗子里走开。）

（吉诃德被人家拖了下去。国公和他的侍从走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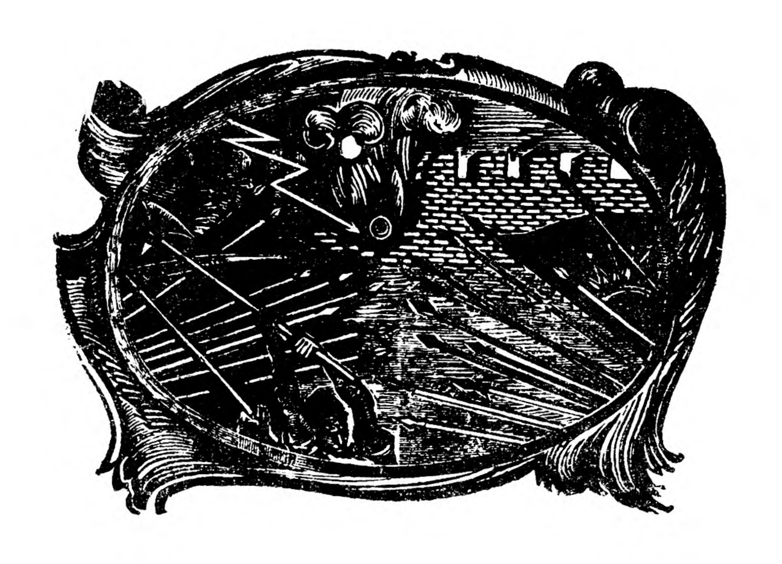
斯德拉（跑上，只碰着一个谟尔却）：你。你。O……O……O……我怎么说得出我对于你的极端的轻视……吃人的小丑（走下。）

（稍停。）

谟尔却：多么美的美人儿！……她这一忽儿是多么体面。愤怒的安琪儿也同着……她是怎么轻视我。我要怎么报她的仇！谟尔却！谟尔却！难道你不轻视你自己！吃人的——小丑。还要坏些，还要坏些……纯洁的姑娘是不知道的……谟尔却，谟尔却，你是多么脏，多么卑鄙，多么讨厌……

（伏在凳子上哭。）

（幕　下）



第五场

监狱里的一间屋子，董吉诃德躺在板床上。从窗子里面透进一些暗淡的黄昏时候的光线。山嘉和狱卒低低的谈着话。

山嘉：是的……很，很慈善的武士。世界上最热心最慈爱的人哪。可是，总是要闯祸……不是坐牢，就是挨打。我给他说："武士老爷，你错了：现在真正的世界，不是你心上想的世界。"他的回答是：这是世界错了。我给他说："反对世界是不行的"。他说：——反对良心也是不行的。

狱卒：良心！没有良心也不好，因为三心两意的——什么事都要干，那就容易受罪呢。可是，有了良心也不好，因为良心不肯安分守已的和大家一样的想法。没有良心要犯罪，良心太多了也要犯罪。

山嘉：我讲的也就是这个：要聪明一点儿的过活——就不要什么良心。要知道人家要你干的是什么；你就干自己的事情，别给人家去捣乱。要做羊子，不要做狼，也不要做看家狗。自然，做羊子也要做聪明的羊子，不然人家又要干你。

狱卒：也要会露出些牙齿给人家看看，要是用得着的话。不过，牙齿只好露给最没有用的人看：对小家伙挺胸凸肚，对大人物卑躬屈膝，——那就一定长命百岁的了。

山嘉：我和你真是知己。我就是这么样，以前在自己的无花果树底下就是这么过活的。我的孩子和老婆也和我一样，都是安分守已的。现在……唉，典狱老爷，这个生活多么苦啊。

狱卒：山嘉，为什么你不丢着他走呢？难道他给你这样多的钱吗？

山嘉：他什么也不给我，不过答应派我做一个海岛上的省长呢。

（狱卒笑着。）

我自己也知道，省长是做不成的了！假使我现在还跟着他，那倒也不是为着什么海岛，而是为着可怜他。他的人真是太好了。

狱卒：山嘉，那些打你们的人的确打得不错。做人要做个实际的人。你既然跟着这个呆子，还说是为着什么感情，——那你自己也是个痴子。

山嘉（糊涂到万分样子）：是呀，是呀。

狱卒：我是讲实际的。可以做好人的时候，就做做好人；应该要干点儿卑鄙的把戏的时候，我也就干：这就是讲实际。这才是真正的聪明。

山嘉：不错，的确不错。现在我们坐牢也坐了两个礼拜了，我的老爷一天天的坏下来了。给我们谈得起劲。他起身就要问："我做了个什么梦呀？"就这么谈起来了，谈那许多希奇古怪的事情。他叫我听得这么许多，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学我那匹灰色驴子爬在地上叫呢，还是喝得个大醉去做小鬼？

狱卒：他睡得那么多。

山嘉：典狱老爷，他是为着要做梦呢。他说：——监狱算什么，我在梦里还是自由的，甚至于还飞呢。

狱卒（看看吉诃德，笑着）：他也许现在就在飞哪。

山嘉：有什么好处……等一忽儿又要做许多诗了。我以前倒没有见过他这个样子。现在，他差不多时时刻刻都在押着韵的说

话了。有时候我求他：武士老爷，我崇拜的好老爷，至高无上的董吉诃德，你不要说“诗话”罢，可怜可怜你的苦跟班的罢！一点儿也没有用处。（思索着。）我已经觉得我自己也在做诗起来了。

狱卒：有点儿不妙罢。

山嘉：譬如——

O，上帝，上帝呀，我的上帝，

我要擦靴子，可没有东西；

或者——

以前，我也吃的，可是象一只野鸟；

现在，关在监狱里面，吃葱和面包！

狱卒：你倒做得不错。

山嘉（有一点儿不好意思）：我还做了一首诗，是说你的呢。

狱卒：怎么样的？

山嘉（朗诵）：

要是监狱胀破啦，

那才乱七八糟哪。

这里要突然跑一个空。

当心些，典狱的老公公：

要胀破的呀！马也摔得下来，

闻一闻试试看，来，来，臭得来！

狱卒：很好。内容有意思，形式也漂亮。我尤其喜欢你那末了一句——“来，来……来。”

山嘉（很得意的）：“闻一闻试试看，来，来，臭得来。”

狱卒：你听见吗？

山嘉：这是牧童在吹“画角”呢。

（窗子外面很凄惨的吹着牧童的“画角”。）

狱卒：他吹得无聊得很。要寻死哪。

山嘉：是啊……可怜。

（两个人都听着。）

山嘉：我在无花果树底下……也有过多么快乐的日子呵。（叹气。）

狱卒：我从来也没有过自己的屋子，自己的无花果树。

（吉诃德抬起头来。）

山嘉：他醒了。典狱老爷，你去罢。

（狱卒向吉诃德那边看了一看，走上。吉诃德在床上坐起来，向四边看。）

吉诃德：山嘉！我早就张着眼睛躺在这里听了，那牧童吹得多么好，啊！我心上是那么复杂那么细腻的情感。我想这样来说……

山嘉：慈悲的大老爷，你又要说“诗话”了？

吉诃德：是啊，这种“诗的话”是叫人和安琪儿亲近的话哪。

山嘉！安琪儿说的话是诗吗？

吉诃德：正是；而且他们还唱呢。

山嘉：这倒有趣得很，可是，后来……也许要厌烦的罢。如果世界上大家都要唱诗，那我宁可搬到月亮上去了，人家说月亮上一切都是不做声的。

吉诃德：你现在还在世界上，请你自己别做声罢，听着：

O！你唱的是普通的可怜罢？
你心里可有的是忧愁和慈爱，
你给我说：可怜些苦人罢。
让心窝里生长那慈爱的悲哀，
象花一样的生长——
没有罪过的喷香；
要知道：在这个震荡变幻的人世间，
人是多么可怜，多么可怜，多么可怜！

山嘉（思索着）：这一次我有点儿懂得了。平常，你说“诗话”的时候，我什么也不懂。

吉诃德：可是，你用“心”去感觉呀。

山嘉：用“心”……还是用的鼻子罢……你抬起了头这么叫喊的时候，你的灵感特别得劲的时候，——我的鼻孔里面就要发痒起来，我赶紧要摸摸鼻头，叫它不要打喷嚏。

吉诃德：可怜的山嘉。有一个问题叫我为难：你的灵魂也是不死的吗？

山嘉：啊哈！

吉诃德：我们死了之后，你不能够再做我的跟班的了。山嘉，你是要落后的……你想想看：假使我们死了……

山嘉：上帝保佑！

吉诃德：我的灵魂，我是知道的，它一定要飞的。也许它的翅膀不这么结实，象小鸟儿似的。可是，天上的朋友，有原谅我的，会来帮忙，我的灵魂始终会飞的。而你的灵魂呢？你的灵魂，我怕，还是一条毛虫，可不是蝴蝶儿哪。

山嘉：我无论如何不离开你的，无论如何，无论如何！自然，我的灰色驴子赶得上你的罗息南德马，大概是因为你的马是诺亚的“柜子船”上的马种〔1〕。可是，我自己也会想点儿法子的。我的灵魂，无论怎么样，也要向着你的灵魂去的地方爬过去的。你总有休息的歇脚的时候，我的灵魂总有追上你的希望。我的灵魂是要一直爬，爬，一刻儿也不休息。

吉诃德：好山嘉。安琪儿会把你载在他们的大翅膀上，一块儿飞去的。

山嘉：阿们！现在我去看一看，蒲巴太太〔2〕给什么东西吃。

吉诃德：去罢，山嘉。

（剩得吉诃德一个人。）

我做着神奇的梦，有预兆的梦。刚才我梦见末日审判……我在很高的白云堆里，站在一个什么人的面前，他脸上放着那么亮的光，看都不能够看他。他给我讲得很严厉，很威严。他说我的慈爱……我的慈爱……可是我不懂得为什么说我的慈爱不好。打雷的声音震动了天地，另外有一个人用淡红的云彩很温柔的包围了我，他请求审判官不要罚我的正直：“不要，不要，你不要罚他的……他的……他的正直。”他说了什么样的正直，可是我不记得了……奇怪的梦，厉害的梦。监狱里的生活比世界上更加丰富，在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打扰着我的心灵。（稍停。）我要是想起什么熟人来，我要是

---

〔1〕诺亚（Noah）的“柜子船”——是圣经上的一种传说，说诺亚一家人在大洪水的时候，躲在柜子里流荡着而得救的。这里是说那匹马特别走得慢，所以说它是“柜子船”上的种。

〔2〕蒲巴是狱卒的名字。

想他们也在这监狱里，他们的神气就忽然活龙活现的出现在我的面前，简直象活人一样。（闭着眼睛。）譬如马理亚·斯德拉——她那种皮色多么迷人，可爱的额角，悲哀的樱桃似的嘴唇，那个眼睛，碧蓝的象两颗星！多么神奇的象安琪儿似的姑娘！

（监狱的门轻轻的开开，斯德拉提着一只篮走进来。）

吉诃德（闭着眼睛）：О，可爱的马理亚·斯德拉，愿意你有幸福罢。我要你有时候想起这么一忽儿……不要，不要，这一定是痛苦的一忽儿。你已经吃着许多苦头，可爱的，没有人保护的心肝……

斯德拉：董吉诃德！

吉诃德（睁开眼睛）：这是做梦！

斯德拉：是我自己。

（稍停。）

我给你拿了些果子，软面包，一点儿野味，一点儿酒。我不能够得到公爷的准许，他不许我来见你。他一听见你的名字就叫喊起来。我这是买通了典狱官来的。这当然是不好的，可是圣人说的。为着好的目的可以用坏的手段。

吉诃德：什么？О，姑娘！这种可怕的话再也不要上你的干净的嘴。你能够讲什么目的呢。目的是在命运的手里。做好事，说直话，其余的事总凭上天去安排。

斯德拉：你是个直心直肚肠的人。

吉诃德：可是，我谢谢你，公主，谢谢你来看我。你的欺骗是可以饶恕的，不过不是因为目的好，而是因为动机好。你是因

为可怜我而来的。

斯德拉：不是，不是，董吉诃德，不是可怜。自从看见了你那一次的可怕的样子，象上帝震怒的大安琪儿的神气，我对于你就不是可怜，而是无限的敬重和崇拜。

吉诃德：圣母娘娘！你在我这种黑暗的地底里，送给了我多么宝贵的精神！

斯德拉：董吉诃德，把你的手给我，我要和它们亲嘴，请你准许我滚进你的心窝。我没有父亲，O，董吉诃德！我的周围，我看不见一个好人。我是这样希望有父亲的慈爱。

吉诃德（很小心的抱她）：到我这里来，我的可爱的宝贝的女儿。（他坐到凳上去，她坐着他的腿上去。）我在自己的膝盖上觉着有个孩子坐上来，也是很甜蜜的。

斯德拉：董吉诃德，你不要太相信人。如果我是你的女儿，跟着你到处去，人家就不会那样欺骗你了。你的人可那么好，那么聪明，那么有力量，大家马上就不再当你是傻瓜了。笑你的人是多么卑鄙。你的声名是多么容易得到尊贵的光荣呵。

吉诃德：我知道人家当我是痴子。

斯德拉（靠紧他的身体）：这是因为你那么好，那么光明，象天神似的尊贵，慈悲相的武士！（和他亲嘴。）

吉诃德：公主，太亲热了，心上都痛呢。

斯德拉：我是多么孤独！你的亲爱是多么甜蜜！董吉诃德。你已经上了年纪了，你是个游行的武士，有着可笑的声名，我可愿意整个身体都交给你……一切……一切都……我们俩都是孤独的，都是和大家合不来的。

吉诃德（突然间站起来）：请你走开罢，公主，我是不配的，我是有罪过的。（走到壁角里去，两只手遮着脸。）

斯德拉：出了什么事情了？

吉诃德：我请求你，我哀求你，现在就去罢，现在就去。你也不用再来了，永久不要再来了。

斯德拉：我的上帝！我怎么得罪了你？

吉诃德：安琪儿，我求求你。你碰着了龌龊的，什么也不配的人……走罢。

斯德拉：可是，亲爱的武士，亲爱的武士……

吉诃德：O，你走罢。不要叫我受罪了！

斯德拉（走到门口，回转身去，向着吉诃德做着激动的手势。）

吉诃德（往后退。她走下。）

吉诃德（大踏步的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站住，用手抓着头）：不得了！糟糕，糟糕！真古怪！向谁去忏悔呢？你们，监狱的墙壁呀，你们看见了我的受苦；你们，鬼神呀，你们是到处都在的；你们看见了我这样的老年人，在膝盖上抱着一个姑娘，自己说要做她的父亲，可是感觉到了……到了……兽欲的冲动……你们要说什么……O，不得了……

山嘉（学着猫叫，走进来）：蒲巴太太脸上的笑涡儿，味道真不错。好老爷，恭喜恭喜你的跟班罢，我刚才把蒲巴太太的两边的嘴巴都亲了个嘴。我似乎给你散了心了罢！

吉诃德：别做声，混蛋！不要忘记对着天忏悔你这种罪过。

山嘉：好老爷！如果你说话的意思是叫我懂得蒲巴太太不是我自己的老婆，这固然不错。可是，典狱老爷该着这位太太，简

直是不喝酒的人该着酒窖，好老爷，你得知道。如果你以为和女人亲嘴都是罪过，那可要……请天老爷想个办法，把我们改变一下。

吉诃德：许多事情多会诱惑你。可是，天老爷把我们生得这样会犯罪，正要叫我们克服罪过，建立功绩。

山嘉：既然这样，我敢说——我十分敬重十分坚决的说：——罪过是比功绩好些。你还是不敢管什么功绩好了。无论天神是怎么给你说的，人的第一等的功绩，就是他把天生的一切本领都拿出来。

（稍停。）

今天怎么特别这样吵闹，叫喊，甚至于听得见枪声：典狱老爷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有人说是公爷在打猎。有人说是荒野里忽然来了大批的土匪凶犯，他们在抢掠圣安东尼寺院。

（稍停。）

董吉诃德！你从没有爱过女人？

（稍停。）

你以前也常常给我说起讬波沙的美人，杜尔清妮，她……

吉诃德：别做声！不要你做声，因为你讲的都是混话，你的说话凑在一起，也有点儿的鬼聪明，——也许真是魔鬼的聪明。

山嘉（赶紧在嘴上划了个十字）：这样吵闹！你听见枪声吗？一定在附近闹了什么乱子。

狱卒（跑进来）：把咱们这监狱围了起来了。好些人拿着武器，包围着监狱。卫兵都逃走了。阿呀，这是我的责任呀，我宁可

死，——没有通行证是谁也不让进来，谁也不让出去的。

山嘉：忽然间真的要你的命呢？

狱卒：我想还是开门罢。

山嘉：这叫做讲实际。

狱卒：正是……（很快的走下。）

吉诃德：这是些什么人？

山嘉：我们不用怕。皇帝也不能够来抢我们的东西，因为咱们这里什么也没有，皇帝的权力就都取消了。还用说普通的强盗吗？打死我们也就犯不着。他们自己是逃犯，一定是来放我们出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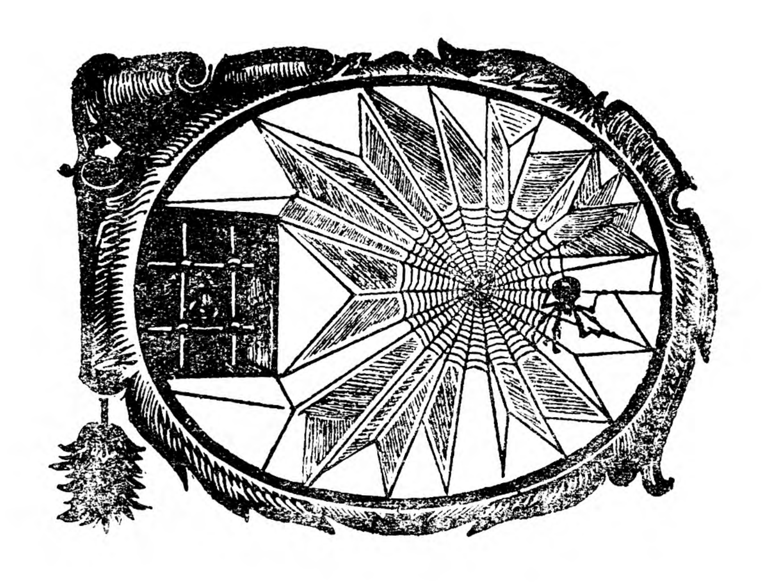
（门大开，武装的巴勒塔萨走进来，跟着他还有两个武装的人。）

巴勒塔萨：董吉诃德，好人，尊贵的人；你放了我们，我们是感谢的！武士，你现在自由了！

吉诃德：老爷们，你们用了强暴的力量了罢？如果你们是为着正义而行动的，那么，你们不要忘记了仁爱？

巴勒塔萨（大笑）：傻瓜！现在我们在这城里到处开枪杀头呢。

（幕　下）



第 六 场

很大的一间屋子。到处堆着许多武器，稍微有点儿十七世纪式的火器。中间放着一张桌子，巴勒塔萨坐在桌子边，用一枝鹅毛笔写字。德里戈·帕支穿着护胸甲，披着红大氅，毛茸茸的，很忧郁的，走来走去，象一阵乌云。他念着，叫巴勒塔萨写。

德里戈：乡村的村长，守卫或者地保之中，谁要是不立刻执行平民行政会的这条命令，他就是平民的敌人，一有可能，立刻要象狗一样的绞死。

巴勒塔萨：我简单的写："立刻要绞死"。

德里戈："象狗一样"，这样好些。唔，这样

（报信的走上。）

报信的：我是英菲诺的黄恩派来的。他请你们赶紧送马去给他。一定要猛烈的进攻莫伦纳公爵的军队，叫他们不能够转身，叫另外的反革命军队不敢起来。

德里戈：昨天送了五百匹马去。难道你没有碰见它们？

报信的：没有。

德里戈：你走的那一条路？

报信的：山路。

德里戈（走近他，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肩膀上）：听着，同志，你下次再这样避开危险而绕这么远的远路，我可要从最近的近路上送你去见你的老祖宗！

报信的：听着，军长。黄恩看见有马去，要高兴的不得了了。

德里戈：走罢。（在屋子里不做声的走了几步。）巴勒塔萨！要想法子

叫医生到军队里去服务。我们的病人很多哪。

巴勒塔萨：你下个命令。

德里戈：下命令是不够的。该死的地方！要在这地方锻炼出力量来保障平民的自由，必须要有纪律。不威吓他们一下，这些混蛋只想躲在树林里去，或者自己去掳掠。乱七八糟！我相信：不绞死几个临阵脱逃的家伙，大家不会懂得自己的公民的责任。

巴勒塔萨：等一等，帕支[1]。我有一个主意！（叫喊。）喂，外面有人吗？（一个兵走上。）把地窖里的巴玻的帕波医生快一点带上来。

兵士：立刻（走下。）

德里戈：唔，干罢；我要和咱们的魏尔米龙谈一谈，（走近另外一扇门。）军长老爷，请进来。

（魏尔米龙走上，穿着草鞋；他满脸发着光，满身丁呤当郎的，盔帽上插着一根很大的红羽毛）。

魏尔米龙：军长老爷，等你的指示。

德里戈：董斯德洛[2]，恭喜你打下了六个寺院，四个堡垒，两个城市。

魏尔米龙：我尽我的力量，替革命服务，军长老爷。我魏尔米龙的头可以砍下来，可是我们的尊贵的子孙……

德里戈（大声的）：混蛋！

魏尔米龙：这算什么？

---

〔1〕德里戈的姓。

〔2〕魏尔米龙的名字，

德里戈：混蛋！你乱抢了一顿。你和你的一班家伙酗酒胡闹。你强奸妇女。你欺侮农民和牧童。你以为革命准许你把尼姑脱光了从寺院里扔出来的吗？你这个畜牲得意了？阿！你在这乱七八糟的时候，把金子都积聚在你那个鬼祖母那里。

魏尔米龙：我没有……这又何必呢。

德里戈：别做声！我相信：穷苦的平民一定要胜利。你现在污辱了平民革命军的名誉。假使不看你是有过功劳的……简直要把你绞死，挂在军营里的旗杆上。现在，我"红铁匠"给你一句最后的话：假使你和你那一班流氓敢再来这么一件混蛋的把戏，我一定严厉的办你。

魏尔米龙：可是，我拿我那一班混蛋又有什么办法？我是从许多凶犯的监狱里去招来的，在许多流氓的窝里去拖来的。咱们自伙儿里面讲，——他们只顾着自己发财，那儿管什么革命不革命。

德里戈：听着，斯德洛！平民是慈善的，虽然没 有 知 识。头几天的自由只表示些痛恨和报仇的心理，——奴隶虽然被解放了，可还有几天仍旧是奴隶。平民行政会现在实行铁一般的法令，这是为着平民的幸福。市民和农民为着我们创造了新的政权，所以感激我们。谁在现在来抢劫，他就是革命的最可恨的罪人。我们这种半野蛮的国家里，只有最严厉的办法能够创造出秩序来。这是我德里戈·帕支对你讲的话。我德里戈或者把我自己的灵魂送给鬼去吃，或者能够在西班牙造出个共和国来。不管这对于我和别人要出多么大的代价。我代表的是平民。平民要正义和幸福，愿意牺牲一切来达到这

个目的。谁敢来妨碍这件事，——就请他滚出这个地球。懂了没有？

魏尔米龙：懂了，军长。我尽我的力量，叫你用不着请我滚出地球好了。要是办不到，那又有什么办法——你请我滚就是了。

德里戈：还有你的军队，军长。你们不要来试我的……

魏尔米龙：那还用说？你是有力量的人，帕支。西班牙渐渐的在你的指挥底下跳舞呢。

德里戈：因为我的音乐是穷苦平民的调子。现在请你去罢！

（魏尔米龙走下。）

兵士（走上）：帕波医生等了好久了。

巴勒塔萨：放他进来。

（帕波医生走上，痿靡的瘦削的；低低的鞠躬。）

巴勒塔萨：最博学的医生，我们现在给你自由。对不起，因为有许多事情，所以把你忘掉了。

帕波：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我倒没有烦闷，我想了许多问题。

巴勒塔萨：有这许多新思想，世界都更加丰富了。医生老爷，你现在就去招集京城里的一切民族一切宗教的医生。请你给他们讲：我们要在他们之中挑选出四分之三的人到军队里去，军队里的病人多着呢。至于谁能够去，由他们自己报名好了。

帕波：O！这是些偷懒的人呀，亲爱的领袖！这些都是富贵人的朋友，那些富贵的人已经给你们杀掉了，赶掉了。医生对

于你们只会有害处。至少，他们也要逃散的。

巴勒塔萨：帕 波 老 爷，我想召集一个会议，我来 说 服 他们，——医生的责任是要帮助为着平民的自由而斗争的战士。我想，有许多人是不会反对的。并不是所有的医生都是些贪财的家伙和贵族的奴才。可是，你是他们的首领，我们叫你负责。故意临阵脱逃，妨害我们的事业的人，将要受着极严厉的惩罚。请你努力，要有劳动的保证，要有严格的检查，叫他们每一个人都要实行“仁爱”的责任。

帕波：关于 我 自 己，我倒是一个特别赞成自由的人。我在现在的公爷的父亲的时候——换句话说，已经不是现在的公爷，而是不久以前的公爷，或者，最后的公爷的父亲的时候——我常常讲些这类的话，甚至于使老公爷，打我这个学者的嘴巴。我也算是红党呢。因为这个缘故，新公爷生 出 来 的时候，不是我招呼的，是 耶 古 达·朋·乔伯招呼的。我是赞成你们的。可是，我怎么能够保证呢，我问你？会 出 事 情的，譬如……

巴勒塔萨：医生总是个好医生。要记着：大多数的医生是犹太人和毛尔人，而我们首先给了他们完全的自由和安全。

帕波：O！犹太人！你们知道他们是多么狡猾的人？

德里戈：还用说么！把他们解除了武装，抢掠了他们，蹧跶了他们。你们剩给他们的，除出狡猾还有什么？他们只好用狡猾来保护自己的老婆和孩子了。

帕波：饶恕我。我不知道勇敢的军长是个伊斯兰尔德派〔1〕。

〔1〕中世纪的一种学派，主张保护犹太教的。

德里戈：巴勒塔萨，你看，谁要替犹太人说句好话，人家马上就说他自己也是犹太人。不是的。我是老老实实的卡塔龙派〔1〕，可是，我是个正直的铁匠，我主张要给大家都能够呼吸。

巴勒塔萨：我和医生们去谈一谈。可是帕波医生。你记着：和平的说服没有用的时候，就要用强迫的办法的。我们需要胜利……

帕波：……我一定尽力赞助这个胜利，恭贺这个胜利。你们尽管用严厉的办法好了，你们是人类幸福的伟大的铁匠！目的伟大，什么手段都可以用的。

吉诃德（走上，在门口站住）：一走进来我就听着这种不道德的学说。

巴勒塔萨：医生，我们不留你了，你的事情很忙呢。

（帕波走下。）

唔，可爱的董吉诃德，我们的事情不错哪。伟大的德里戈（手指着德里戈）编好了很大的军队，比国王的军队还利害。秩序，新的秩序，到处都在恢复起来。一片荒凉的火烧场，到处血腥气的土地上，现在将要有从来没有见过的好收成了。帕支，你真好极了。你是平民出身的人，象上帝的雷电一样。

德里戈：别做声，你这个学生子！

吉诃德：你们早就答应听我说一番话。现在轮着我的一点钟……我要说了。

德里戈：对不起，不是一点钟，是一刻钟，我们给你约好了

〔1〕也是中世纪一种学派。

的。

吉诃德（坐到椅子上去。）

（稍停。）

我预先要申明，我想了好久好久，现在又想不起来了。你们并不是杀人的凶犯，并不是天生的恶人。我想，你们的犯罪，是因为自己有一种特别的慈善。这是可以使人敬重的。而且对于这种蒙着一层错误信仰的心，——真理的宣传反而难于透得进去。

德里戈：我预先申明：我是忙得很，只因为巴勒塔萨竭力的主张，才答应你枉化一刻钟来听这种没有用处的废话。

吉诃德：那对于你更坏，帕支，如果我的话是没有用处的废话。我诚恳的对你们说：我站在你们跟前，并不是简单的拉曼伽的董吉诃德，而是真理的公使。

巴勒塔萨（笑着）……我们一定很注意的听你这个真理的公使。我们很爱你，董吉诃德；我们知道，你是赞成我们的。

吉诃德：我赞成你们，也反对你们。我是不是拥护国公和他的专制呢？我是不是认为富人的统治是老天爷决定的，是不能够动摇的呢？假使这种坏的秩序，值得肃清一下，象我们这样的地球，也的确要肃清一下，因此要推翻这种秩序，那么，我自然只会高兴；可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这种秩序不要推翻到了地狱里去，而要把它的地位让给天堂。我和你们讲话，我是要很清醒的，很理智的。我们大家是什么？在我们面前不断的只是些穷困，凶恶，昏乱的景象。难道我说这是你们不好吗？你们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好了。可是，为什么

你们拿着不中用的材料就动手工作呢？现在这样的人，还不能够造成尊贵的人类。

巴勒塔萨：O！是的，这一次董吉诃德总算是清醒的，理智的了。怎么人家叫你痴子，会叫出了名的呢？这难道是你吗？从拉曼伽地方出来，为着要做些功绩，帮助慈善，无论怎么样，为着这个目的居然还用剑和枪武装了起来，——这难道就是你吗？董吉诃德！假使你的话是对的，假使我们很亲密的开始这种工作是用的没有成熟的材料，那你可要知道：将来大家要叫我们什么？将来人家要很滑稽的表示着尊敬，叫我们是董吉诃德了。

吉诃德：哼……是的……你的刻薄话是要骂我；可是，我不过要纠正些个别的不公平的事情；你们可动手来改造一切了。所以我要来阻挡我的这些发疯的徒弟，如果你们都已经是……董吉诃德。

德里戈：我们并不是董吉诃德。平民的忍耐已经到了极度，他们暴动了起来。我们尽自己的力量，用自己的武器，替平民服务。难道让贵族回来，让他们的马蹄来践踏，让平民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之下灭亡；难道这样让平民灭亡！就更好些吗？

吉诃德：不是；可是，事情既然开始了，就要把它好好的办。你们应当用新世界的慈爱，去对抗旧世界的强暴。现在你们的监狱可装满了为着政见而被监禁的人。你们的那些人，自在流着自己的和别人的血。你们有的是死刑和正法。所以，我这个老武士不能够不出来反对你们，因为现在你们，你

们，你们是强暴的人，而他们是被压迫者了。

德里戈（跳起来）：我没有功夫听这些废话。为着最伟大的幸福的战争正在进行着。要胜利，要镇压敌人，不然，敌人就要打倒我们和我们的希望。一切都为着胜利！意志薄弱的人，请他们去见鬼好了……或者……去见上帝好了。贵族和平民不能够互相饶恕的。不是水就是火。不是我们，就是他们……够了！

巴勒塔萨：董吉诃德，你说的话是对的。你，零零碎碎的做些好事，甚至于会不怕强暴的，可是，一看见广阔的天空，你就头晕了。你是个近视眼，武士！

吉诃德（也站起来）：我请求你们想一想。就算你们的目的是高尚的，可是你们一定达不到这个目的。你们要想领导着平民过黑海，你们一定要沉在黑海里面。

巴勒塔萨：董吉诃德，你的信仰这样薄弱。你是"太理智"了。也许，这是因为你自己始终是个贵族，你是贵族的公馆，贵族的传统思想和传奇小说所教育出来的。

吉诃德：我预先告诉你们：我只要看见有被压迫者，就算是被你们所压迫的，就算是用一种新的正义的名目来压迫的，——其实这种新的正义也不过是旧的正义的同胞姊妹，——那我就一定要帮助他们，象以前帮助过你们一样。

德里戈：我们也要和国公一样，把你关在监狱里去。

吉诃德：这是你们自己要和专制魔王一样，不是我来说你们的。

德里戈：是的，我们是专制魔王，我们是专政的。你看这把剑

——看见罢？——它和贵族的剑一样，杀起人来是很准的；不过他们的剑是为着奴隶制度去杀人，我们的剑是为着自由去杀人。你的老脑袋要改变是很难的了。你是个好人；好人总喜欢帮助被压迫者。现在，我们在这个短期间是压迫者。你和我们来斗争罢。我们也一定要和你斗争，因为我们的压迫，是为着要叫这个世界上很快就没有人能够压迫。

吉诃德：现在就把我送到监狱里去好了。你们枉然的把我请了来。

巴勒塔萨：董吉诃德，平心静气些。

吉诃德：监狱里去，董吉诃德到监狱里去！或者，到断头台上去！因为我是你们的敌人！目的是空洞的；可是凡是有强暴的地方，我总要反对。

德里戈：你这个老昏蛋！

吉诃德：你这个穿着红大氅的残忍的专制魔王。

巴勒塔萨：算了罢。（笑。）我给你讲：我们是一个营垒里的人。董吉诃德，你等一等。

吉诃德：不行！不是监狱，就是自由。对于我，自由就是反对你们的斗争。

德里戈：同着贵族的匪徒一块儿来反对我们？

吉诃德：我就算只有一个人，可是，一定反对一切强暴。把我董吉诃德关到监狱里去罢，到监狱去罢！

德里戈：唉，够了！（很坚决的走到门那边去。）

巴勒塔萨（抓住他的衣服）：帕支，帕支！你生气了。董吉诃德，你走罢，你爱怎么干就怎么干罢。我们懂得你，敬重你：你可

不能够懂得我们；然而我知道，你的心会感觉到你那快要瞎的眼睛所看不见的东西。……

吉诃德：我走了，你们没有接受真理的呼声。你们是要失败的。

巴勒塔萨：这也说不定。可是我宁可同着我们的可怕的真理失败，不愿意同着你的小……

吉诃德：我的真理是最伟大的。它是超越一切时间和空间的，它说：不要做凶恶的事情。

德里戈：我们的真理是有空间有时间的；它说——现在在西班牙是革命。你是革命的兵士，你就应当把一切牺牲给革命。一切为着胜利！只有这样才能够铲除凶恶……就算要经过许多许多的战斗……

吉诃德：你们真是疯子……

巴勒塔萨：哈哈哈！这是疯子和好人谈话。大家都是一家人。

德里戈：说什么鬼话，你这个学生子！他那种琐琐屑屑的慈善，在这种时候可是毒药。而我们为着大家而表现的深刻的痛恨，——这才是神圣的牺牲精神。

吉诃德：帕支，你们是在牺牲别人。

德里戈：老头儿，你要懂得，你要懂得，你看看我的狼一样的眼睛，你就懂得：杀别人比自己受苦的牺牲更加大。或者，你已经是个鬼，你已经不能够感觉到我们的道路是痛苦的荆棘的道路，我们自己的每一件强暴的事情，都象针一样戳着我们的太阳穴……空话讲够了！同这个老傻瓜在一块，自己也要变成感情主义者了。（墙外吹号筒。）吹号筒了！要去巡夜

班了。（走到门口去。）

巴勒塔萨：帕支，你什么也没有吃哪。到了那边去又走不脱身的。

德里戈：别做声，学生子！（走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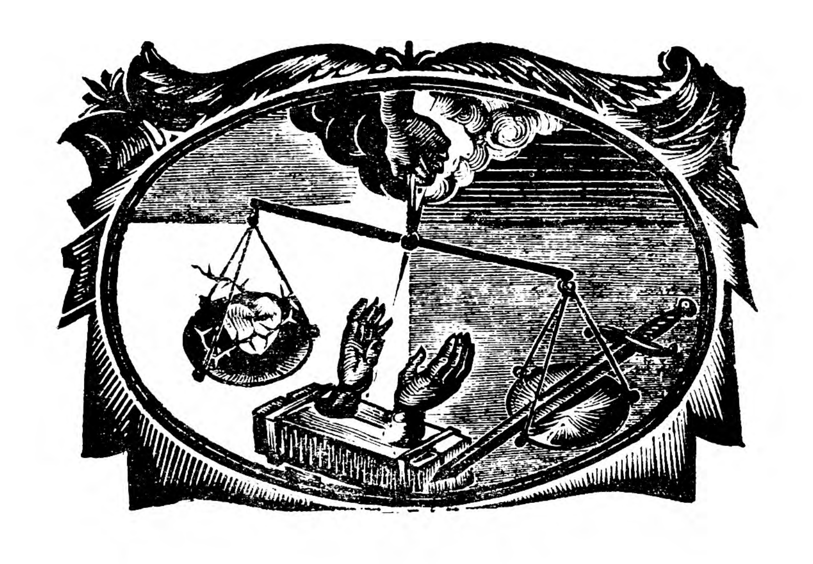
吉诃德：他象铁一样的粗鲁。

巴勒塔萨：我爱你，董吉诃德，我爱你。可是我老实对你说，你的心比起他的来，不过象一枝小蜡烛去比大火把。

吉诃德（思索着）：我的良心讲什么？良心动摇了？不！它说：反对他们罢，因为他们不人道。巴勒塔萨，我是你的敌人。

巴勒塔萨：董吉诃德，你这样倔强，——我可是你的朋友！

（幕　下）



第 七 场

董吉诃德的一间很大的房间。一张大椅子，许多书，这是各方面送来给他的，一堆一堆，一幢一幢，乱七八糟的堆着。一张床，还有其他的东西。山嘉跪在地上，翻着书。他在笑。

山嘉：奇怪。我真不懂。可是，随便什么书，随便那一页上总有些字眼是可以懂得的。你看，这本书多么大。这样沉重的家伙（他用手掂掂书的份量），要是装在头脑里面，该有多么粗的脖子才载得起它？这里是诗。（他用手指头指着书上。）哪……哪……哪……啊，还有……这么长得吓人。押着韵讲了这么许多话！该是个多么空闲的人，有那么许多空闲的功夫！（四周围看了一看。）哼，送了这么多的宝贝来。（从地上站起来。）可是，真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虽然城里面有点儿饥荒，我们昨天可还吃了老母鸡；说不定，今天还有肉有酒送来呢。（坐到椅子上去，架起了一条腿。）我坚决的赞成革命！现在，正是叫我去做省长的时候了。不然，那里去请新的省长呢！假使不委任我山嘉去做省长，那还有谁呢！我是平民出身的人，在上流社会里面也弄惯了。唉，做省长是多么好啊！假使叫我做了省长，我要多么出力拥护革命！不过……该学一学文章。那也没有什么要紧！可以用一个秘书，或者……用一个漂亮的女秘书。

（董吉诃德很兴奋的走进来。山嘉从椅子上跳起来。）

山嘉：请……

吉诃德：等一等。（走到舞台前面，出神的想着。）我站在红云里

面，见一个大丈夫，脸上放着眩眼的光彩，对着我很严厉的讲话，甚至于发怒似的。山嘉，他给我讲了什么？我做梦有人给我讲了很重要的事情……而今天帕支的话使我心里的梦又惊醒了……

山嘉：打死我，我也不记得。吓，这才奇怪呢！醒着，我差不多一刻也不离开你的；可是做梦，咱们是各做各的。不过有的时候，我也梦见你，也许你也梦见我。可是，这有什么意思呢？就算你的梦里有我，而那个“我”看见的东西，这个“我”可并没有看见。唉，上帝造出来的世界真是奥妙，真是糊涂……

吉诃德：别多嘴……

（稍停）

是呀，他讲了战争。他也生气了，因为我……我……没有担负时代的责任。是呀，是呀。山嘉，我的好朋友……我记起来了。他给我讲：你是个正直的好人，——不过太不行了，因为你不担负你的时代的责任，（走来走去。）山嘉，我是他们的仇敌。

山嘉：仙人和好汉的仇敌？

吉诃德：我是革命政权的仇敌。

山嘉：何必呢。

吉诃德（站在他面前）：你以为这样吗？我的心乱了，简直象海里的风浪。他们的人是很好的。

山嘉：很好。他们天天送那样好的饭来，待你也……

吉诃德：别做声，你这个无意识的东西！天天有死刑。死刑是

什么？——这是最卑鄙的杀人的办法。这是杀不能够抵抗的人。

山嘉：可是，这是很简单的事情，我的好老爷。他们怕的是：假使在他们胜利的时候不打倒他们的敌人，那么，他们的敌人一定会来打倒他们，只要西班牙别的地方或者法兰西国王的救兵来到这里。

吉诃德：吓，甚至于这个山嘉也会来磨难我。如果这个半吊子的人的理性，也会提出一些问题来中伤我的良心，那么，我的良心是不是保护得太不周到呢？（坐在椅子上去，很深沉的思索着。稍停。过一忽儿，有人来敲门。）

山嘉（走到门跟前去，嘁嘁喳喳的一忽儿，又回转来）：我的好老爷，这是马理亚·斯德拉小姐，请你……

吉诃德（很快的站起来，走到门跟前，同着马理亚·斯德拉进来）：我的小孩子，可怜的小孩子，没有爹娘的小孩子！（他使马理亚·斯德拉坐在椅子里，自己站在她的旁边。）你没有危险吗，马理亚？

斯德拉（表示否认的摇摇头。）

吉诃德：你哭你的亲人？

斯德拉（含着眼泪）：董吉诃德，我可怜国公和公夫人，他们那样的荣华富贵享受过的，现在关在黑洞里，给下流人作践；然而，我哭的不是他们。

吉诃德：什么事情叫你这样受苦呢？

斯德拉：这里有一封信。（她拿出来。）唉，神圣的武士，请准我读给你听罢。

吉诃德：我注意的听着。

斯德拉（读信）：“马理亚！我在黑洞里。我的日子是有限的了；你不要以为我怕死；可是我要生活，因为我还没有活过呢。我的少年时代是糟蹋掉了，那时候只知道荒淫。我竭力要求的不是幸福，不是胜利。不是的！我要的是德行，德行是我所要求的东西。马理亚，救救我的灵魂！给我几年忏悔的功夫，甚至于是神圣的几年。极大的对于功绩的渴望，极大的痛苦，充满着我的心灵。救救我！”

吉诃德：这是谁写的？董谟尔却？

斯德拉（点点头）。

山嘉（用拳头揩着眼泪）：这真是革命的成绩。这样的家伙会变成了圣人。

斯德拉：他请你帮助。

吉诃德：我怎样能够呢？

斯德拉：每一天他都会被杀的。他为的要拖延几天的功夫，故意供出些消息，可是这都是假口供。那些暴徒很快就会发见他的狡猾，那时候他就完了。

吉诃德：然而我怎么能够呢……上帝看见，我是愿意干的。

斯德拉：他请你和医生巴玻的帕波谈一谈，他也已经给医生写了信。

山嘉：这都是那个靠得住的人经手的，他假装了狱卒。

吉诃德：我和医生去谈一谈好了。

斯德拉：有没有侦探跟着你？

吉诃德：可能的。

斯德拉：不怀疑吗？

吉诃德：我给他们说了，我是他们的仇敌。

斯德拉：你总是这样直爽的。

山嘉：不实际的。

斯德拉：还迟延些什么呢？要赶紧进行！每一分钟都是贵重的！我已经同了医生到这里来。我们可以说，他来是因为你不舒服。他们对于我是宽容的，因为我以前对于下流人是心肠很好的，那时候下流人还在人家的鞭子底下过活呢。可恨的这些怪物。他们现在把我们都关在肮脏的监狱里。

山嘉（在吉诃德跟前跪下）：董吉诃德，慈悲相的武士，拉曼伽的英雄，西班牙的英雄，天下大英雄！我对着上帝罚咒，我对着你武士的靴子祷告，我用我可怜的脑袋请求，——随便什么都可以！求求你，不要参与阴谋。人家要叫你加入阴谋呀。

吉诃德：滚出去，闭起你的鸟嘴。

山嘉（站起来）：唔，现在革命了；我的好老爷，我，……所谓，……不是你的所谓奴才，因为所谓……因为老爷已经没有了，……所谓……我还是你的，所谓同志呢。所以请你别这么样叫喊。我劝你，因为我的肩膀上的脑袋不这么样笨，而且它也不愿意搬家，还得好好的装在这个肩膀上。是呀。（沉默。）这，所谓……

吉诃德：你怎么啦，暴动起来了。

（站起。）

山嘉：不，我不过站起罢了。难道我抢了你什么？一点儿也没有。难道我不肯做你的年轻的同志吗？也没有这么一回事。

可是，我们得有宪法。

吉诃德（重重的打他一个巴掌）：哪，给你这个宪法！

斯德拉：山嘉，害臊罢！

山嘉：你打人。很好。是，是，好得很。我到巴勒塔萨老爷那儿去，把我在这里听见的话，都告诉他。

吉诃德：混蛋！你说过，你还敢说你爱我。你把这个“爱”字都糟跶了，要你那样的厚嘴唇来说这个字，——你那两片厚嘴唇，已经会说出刚才在这儿说的一篇话！马理亚·斯德拉，你看，我是多么孤独。要知道这个驴子，总算是唯一的一个人，他恋着我，我也恋着他。要知道，我真的爱他，象爱兄弟一样，虽然他是那么蠢，那么贪，那么胆小，那么爱多嘴等等等等。我爱他。我没有一次忘记替他祷告的。当他生病的时候，发热，说梦话，——我整天整夜的陪着他。

山嘉（哭着跪下来）：饶了我罢，噢咿，饶了我罢，只要你能够！自然……我这样恋着你……这样……象只狗拴在走江湖的绳子上。噢咿，饶了我罢，好老爷。

吉诃德：好了好了，山嘉，好好的。（把他从地上搀起来，在他的额角上亲嘴。）自然，你是我的同志，你是我的兄弟。这样，你不要来管你懂不了的事情。唉，可怜的家伙，出去罢，去洗一洗脸，去看看厨房里烧些什么菜，总要听我的命令。

山嘉（喘着气，象个刚刚哭过的小孩子）：是，是，我的好老爷。

斯德拉：你请医生进来，他在门外边等着呢。

（山嘉走下去。）

斯德拉：我知道你能够救他。

吉诃德：我的责任是很明显的。

（医生进来，鞠躬。）

帕波：伟大的英雄。我没有披上雨衣，也没有盖上帽子，为的是不要引起人家的怀疑。我到你这里来是简单的，因为你有些不舒服。

斯德拉：医生老爷，董谟尔却的请求是什么？

帕波：要解放他。他这个人读了不少书，而且是个浪漫主义家，他发明了一个方法，值得写冒险小说的作家称赞的。

斯德拉：怎么一回事？

帕波：可敬的董吉诃德要求和谟尔却会见，最好是要求和国公家族以及谟尔却一块儿会见。

吉诃德：可是他们不准我的。

帕波：为什么呢？你可以说真话，就是你因为仁爱起见，要去安慰安慰他们，仿佛……牧师似的。

吉诃德：要是昨天，我只要要求，巴勒塔萨是会答应我的。可是，医生，今天我已经公开的和他们宣战了。

帕波：原来这样。哼……哼……这很好，也很不好。可敬的武士这很好，因为你赞成我们，你也反对野蛮人，反对流氓，反对绞犯，反对出卖基督的犹太，反对荒唐的家伙，淫荡的家伙，我给他们……（咳嗽。）噢咿，我恨得要死。我恨这些恶魔，这些混蛋，简直要气死。呸……嘿……呸咿……

吉诃德：你不喜欢他们？

帕波：嘿，要是他们落到了我手里，可敬的武士，那我才不枉做一辈子医生呢。我要想出一切方法，叫他们的身体多受些痛

苦。

斯德拉：医生，你真可怕，你是个恶人……我们……和董吉诃德……是好人。

帕波：对得很……嘻嘻嘻……对不起，对不起。我太兴奋了。虽然我的兴奋原是出于真心的。这样，这样，这样……我们讲到了什么地方？是了，就这样罢。这是非常之开心的。单是这一件事：你已经公开的和他们斗争。我们是弱者，他们是有力量的。那儿会有什么公开的战争呢？应当说谎话。

吉诃德：只管目的，不管手段？是吗？

帕波：唔，自然哪。你要不要救董谟尔却？

吉诃德：全心全意。

帕波：不说诳话，不设骗局——就不行。

吉诃德：即使为着最神圣的事业而应当说诳，或者应当用另外的方法去杀人，不象公开的战斗一样，那么，我也只有让开，这是我的原则。

帕波：这好极了。我戴上帽子就回家去。明天或者后天，我们的谟尔却就要吃暴徒的斧头。怎么样！完了！再见罢，关于有德行的生活的幻想！（向门那边去。）

斯德拉：董吉诃德。发发善心罢。发发善心罢。（抓着他的手。医生一只手扶着门环，站住了。）

吉诃德：可是，你们要记得，他们本来也是要给人类造幸福的；我所以成了这些理想家的敌人，就只因为我是要求干净的手段的人。我已经给你们说过了，这是我的原则。背叛自己的原则的人，甚至于不配进地狱，而要完完全全的死灭。

帕波：可是，我们都只配完完全全的死灭，不管有没有原则。

斯德拉：董吉诃德！发发善心罢！发发善心罢！（跪下来，含着眼泪望着他。）

帕波：要知道值不值得干这件事，至少你要听完我的话。

吉诃德（搀起斯德拉）：我听你，可是我……

帕波：这样，你拿着谟尔却的信去见巴勒塔萨，不要去见那个大脑帕支——他是石头做的，要见就去见那个空洞的巴勒塔萨——他是泥做的。你给他说，谟尔却忏悔了。也许你还可以说，国公家属的心灵也改好了。你要求去见他们。你怎么会有害处呢？你和革命的敌人并没有关系。卫兵只管可以多添几个。你甚至于可以给他们……搜查一下……进去的时候和出来的时候……这样……难道巴勒塔萨不会软下来吗？不肯宽容一些吗？他可以给你办这么一件事，你是他的朋友，武士，你是他所感激的人，他想你们两个人的友谊可以恢复，他动摇着……啊？（很狡猾的挤着眼睛。）

斯德拉：说下去，说下去。

帕波：之后呢。我给你一个小纸包，只有小核桃那么大，只有豌豆那么大。你可以把它放在嘴里，夹在牙齿和巴掌里面。你把这纸包给谟尔却。在监狱里随便你说句什么话，就走好了。哼。（举起一个指头向着天。）这是毒药。

斯德拉：这是毒药！

帕波：这是毒药。谟尔却吃了它就要死的。

斯德拉：啊！

帕波：可是没有完全死。他要死三天。自然大家当他是死尸，要

把他葬起来。他们会准他葬在自己的家墓里。为什么不呢？到第三天，说得清楚些，到第三天晚上，我们这些阴谋家到他的坟上去……你们懂得了罢？自然，要准备几匹好马。（举起一个指头，向着天。）这对于谁也没有害处，因为谟尔却复活起来，要过的是正当的生活，要干神圣的事业。

斯德拉：谟尔却以前荒唐的时候，你记得罢？他为着爱上了公夫人来麻烦你，那时候我因为你说的话那么好，所以爱你。你记得罢？那时候，你也担任了欺骗的罪恶，也违背了自己的原则。董吉诃德，你是伟大的人物。现在呢？唔，自然，你要离开自己的原则，你要说谎话，可是你是良善的，你甚至于把自己的心灵都委托给别人。

吉诃德：唉，没有罪过的嘴里，讲出这样的诡辩！唉，青天白日的理由！唉，每天的悲伤压在我的心上！（坐在一堆书上，很深沉的思索着。）

帕波：而纸包是小得很，真正是小把戏，你看？这就是。这里面就包含着三天的死和复活。嘻嘻嘻！差不多是整个的基督教教义。

斯德拉：董吉诃德，你看看我的眼睛。我差不多还是小孩子。我的心是小孩子的心。上帝说的："汝其有赤子之心"。你相信我：如果你说不，那我就离开你，当你是假圣人，或者……如果你说是，那我就给你辩护。我愿意用世界上的幸福替你洗刷罪过，我用我的头发替你揩干净〔1〕。董吉诃德，你记得吗：是礼拜六为着人的，不是人为着礼拜六的。

〔1〕是天主教忏悔的风俗。

帕波（向着旁边说）：或者……不是人为着原则。随便什么也比不上
天真烂漫的狡猾。

吉诃德（很深沉的叹了一口气）：我同意了。

斯德拉：Gloria Mariae Virgini！（圣母马丽万岁！〔1〕）

帕波：这是胜利。

吉诃德：谁的？

斯德拉：噢咿，仁爱的胜利。

（幕　下）

---

〔1〕直译是——“处女马丽（耶稣的妈妈）的光荣”，等于中国人说“阿弥陀佛”的意思。



第　八　场

谟尔却（跪着。祷告了一忽儿。站起来，发恨的踏着脚。）：唔，我有什么办法呢？烦闷……我没有那样的天才……我愿意给许多钱，只要能够使我变成神秘家。（稍停。）魏斯孔新伯爵，咱们还是玩一下弹子球罢。（从枕头底下摸出弹子球来。）这样。先来的是好谟尔却，他只要想做个好小子。第二个来的是恶谟尔却，他要想……噢咿，他的想头多得很呢。来罢，安琪儿的谟尔却，福音的谟尔却……一……二…… 丢了！不，这不算。我重新再来。一，二，三，四。丢了！没有办法。现在，恶魔的谟尔却，地狱里的谟尔却，你来罢。一，二，三，四，五，六，等等。（继续打着弹子球。）

（门开开了。狱卒走进来。他站在门口，嘻着嘴笑。）

狱卒：伯爵操练呢：

谟尔却：这是你，是呀，我在这里玩。还有什么别的好干呢？

狱卒：你马上就要有不少消遣的事情哪。我不知道怎么样，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有命令，叫我把以前的国公和夫人带到你这儿来这么一点钟。

谟尔却：唔？当真的吗？

狱卒：我怎么敢……？

谟尔却：要是他们来我这里，我赏你一个“赤欣”〔1〕。

狱卒：噢，他们很快就要来的。

谟尔却：给我记上数目……（又打球。）一，二，三，（继续低声的数着。）

---

〔1〕西班牙古代的一种货币，约值五块中国钱。

狱卒：仿佛有个客人应当来看你们大家。

谟尔却：啊呀，丢了！客人？这一定那个长子——董吉诃德。（拍拍狱卒的肩膀。）什么都好起来了。基督给强盗说的，叫他在自己的天堂里记着基督。

狱卒：对不起，你说错了：这是强盗请求基督的……

谟尔却：你不是强盗，你甚至于和他是相反的，你是狱卒哪，可是你始终是个痞子。这样，（很滑稽的高兴着。）你快要跟我一块儿喝酒吃鸡哪。

狱卒：多谢多谢。你看：国公和夫人来了，他们那么响的争论着。

（国公很暴躁的走进来；国公夫人跟在后面，也很兴奋。狱卒走下。）

国公：这是干什么，是不是叫我们来大家见一见，就要永诀了，

谟尔却（滑稽的悲伤着）：永诀了，国公。

国公：你知道他们要干什么？

谟尔却：他们要把你绞死。

国公：绞死？这算什么样子！这不行！他们不敢的！至多呢，他们也应当杀我的头！

谟尔却：还不是一样么？

国公：不。我要抗议。夫人，不要你说话！我们倒运了，你就变了这么一个蠢女人。放荡鬼。我们现在的政策只有一个：保全性命，以后再看。就是这样。唔，谟尔却，请你听我的计划，我已经详详细细的想好了；固然，我要承认，用这样一个不稳定的脑袋来想，实在有点儿困难。夫人，不要你说

话！我完全确定的承认：我实在怕死。我怕，我怕！把人关在监狱里，叫他知道要处死刑了，——这实在是难受。我抗议！就是这样！（把手放在额角上。）我现在是满头冷汗。谟尔却，他们给酒吗？我，他们是给的，你叫他们拿些酒来。

（谟尔却走到门跟前，敲了几下，狱卒立刻就出现了。）

谟尔却：畜生，你在这里偷听？（狱卒不做声。谟尔却对国公说。）这个人是世界上最混蛋的两面三刀的家伙。他，什么人都服侍。（对狱卒说。）拿一杯黑莲丝酒来给殿下！

狱卒：立刻就有。（鞠躬，走下。）

谟尔却：假使你有计划，低低的给我讲。

国公：这是那么好的计划，就使站在屋顶上叫也不要紧的。

谟尔却（很滑稽的）：唔？

公夫人：羞得很，羞得很。

国公：不要你说话。这个女人听了我的最精细的自卫的方法，她还不佩服。她只在破坏这个计划。你知道，她想在监狱里来表演一套武侠小说。

（狱卒拿了酒上来。国公很口渴似的喝着；狱卒用茶盘托着酒杯走下。）

国公：这样。我念着，你用心听好了，谟尔却。我不写，而只是宣读一个文件，在这个文件里，我讲我自己的所谓罪恶，说出一切可以说的事情。我要骂君主政体，骂教堂，骂我自己的父亲。我要向那些混蛋提议，请他们也在这个宣言上签名，如果他们能够放我。哪？他们能够把这种宣言印出来吗？呵？难道这不是他们的利益吗？呵？

谟尔却：他们会懂得的，你以后要否认这个宣言，要说这原是他们自己写的，而你不过是在死刑的威迫之下签名的。固然，这也可以在精神上破坏你的信用。可是，殿下的精神上的信用早就破产了。

公夫人：不的，他们的办法还不是这样的。他们把你宣读的文件公布出去，并且说这是你要想赎命，所以把这种无耻的文件出卖给他们的。

国公：人家不会相信他们的……

公夫人：会相信的！

谟尔却：会相信的。

国公：那我还有什么方法赎命呢？

谟尔却：要是慢慢的继续的暴露你的统治的秘密，再加上西班牙和欧洲的其他君主的秘密，——还可以自己杜造出一些故事来，——其实，就使没有什么搀杂的东西，也就够得上一千零一夜的了，甚至于还不止呢。你去做他们的希赫莱萨达[1]罢。哈哈哈。

国公：你笑吗？你想出了什么法子，好宝贝？你听我的话：如果谁要是从这里逃走了，那其余的人都要立刻绞死罢？呵？（揩揩额角。）我们大家约好了，不要互相牵累呀。

---

[1] 希赫莱萨达是"天方夜谈"——"一千零一夜"的小说里的一个姑娘，她给阿拉伯皇帝讲的故事。就是这部连续不断的小说；阿拉伯皇帝的上谕是每一个姑娘，给他睡过一夜就要杀头，独有这位姑娘能够讲故事，越讲越多，因为皇帝要留着她到"明天"讲故事，所以不杀他，这样一夜一夜的过去，到了第一千零一夜，就饶了她的命，取消了以前的上谕。这里是谟尔却借此讥笑国公要想赎命的意思。

谟尔却：我是要逃的。我自己不知道：能不能够娶马理亚·斯德拉做老婆，我醒着也在梦见她。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够住到普洛望斯地方去，在海边的橄榄树底下，渐渐修成圣人，平心静气的过日子。或者，我再来冒一次险：暴动起来反对暴动的平民，烧掉乡村，斫杀乡下人，戳死革命党，渐渐的打到帕支那里去。

公夫人：谟尔却，如果你逃得脱，你一定要打死他们。他们就完了。

国公：谟尔却，你逃不掉的……你不要打仗呀……你还没有打到他们身上，我早就被绞死了，——我又正是你要救的人，为着救我，你才要打仗呢……，

谟尔却：为着救你？呸。国公，你知道吗：你要是死了，我才快乐呢。

国公（退后几步）：什么？

谟尔却：我才快乐呢。你是恶人，荒唐鬼，又可怜又蠢笨。你有什么用处？只有美丽的公夫人，我倒替她可惜。第一，因为她美丽，第二因为她勇敢。（向国公说。）你似乎要坐一坐罢，殿下？你不舒服？坐在床下罢，不要客气。（向公夫人说。）可是，美人儿的太太，应当挑选一下：如果我逃掉了就隐居起来，你的头也许可以保全；如果我要和他们打仗，我在第一天就要准备替你开追悼会。

公夫人：我痛恨他们，恨得自己都受不了。简直要气死。假使我死的时候能够知道：我已经抓住了革命的衣服——我的死能够拖着革命一同进坟墓，那么，我死也快乐的。

谟尔却：女英雄。（向国公说。）你要不要和我玩一会儿弹子球？

国公：弹子球？

谟尔却：是的。你看。（拿出球来。）要不要赌个东道？你赢了，我就隐居；我赢了，——我就去打仗。来罢。一，二，三，四，五，糟糕，丢了！你要来吗，殿下？

国公（跳起来）：滚你的蛋，见鬼。你这个没有心肝的，杂种，不中用的东西。

谟尔却：哈哈哈！你说我是这样的人，——我倒以为你是这样呢。公夫人的光荣的伟大，比我们稍微高尚一点。可是，要是我知道一切人都是这样龌龊，卑鄙，我可要说我们这些人只配……究竟配干什么。有一个正直的人——马理亚·斯德拉。要教会她情爱的罪过，同着她一块儿去犯罪，所谓心灵暗淡的罪，——那才甜蜜呢。（打球。）一，二，……（继续打球，低低的数着。）

狱卒（走进来）：董吉诃德，拉曼伽的武士。

（门跟前立刻出现了吉诃德，和向来一样，直挺挺的。）

谟尔却（丢下了弹子球，跑到他跟前，郑重的鞠躬，在他的手背上亲嘴）：噢咿，武士，噢咿，我的光明的英雄……（哭着。）

（国公和夫人很奇怪的看着这一套把戏。）

吉诃德（很感动的）：安心罢，谟尔却，安心罢，我的孩子。

谟尔却：孩子，孩子，孩子……

吉诃德：请坐罢……公爷公夫人，伯爵。平民行政会的代表巴勒塔萨，人是正直的，心是软的，他虽然有许多迷误，可是准我到这里来，安慰安慰你们。

国公：他们准备绞死我吗？

吉诃德：我的安慰和这方面并没有关系，可是我也可以回答你。董帕支说的：如果我们自己的情形不好，那我们就结果他。如果保存了他，附近各国的君主就不来干涉我们，那么，他还可以有活命。

公夫人：你看？

国公：我看见的……这很聪明……这样，好武士，请你和他们说，我愿意写信给附近各国的君王，叫他们不要……

公夫人（把两只手遮着脸。）

吉诃德：我不是这类事情的中间人。我不是政治家。我再说一遍：我的安慰和这一方面的事情是没有关系的。今天，在这样侮辱的地方，这里的三个人，都是上帝委任的高等的公侯，可是上帝的手段又把他们推倒下来，他们差不多已经接近死灭的道路，——我想在这样的三个人的跟前，最好是谈一谈心灵的不死。

国公：滚蛋，见鬼！我不愿意。也许我已经活不了几天了！与其听这样无聊的话，还不如向着天花板吃几口口沫！谟尔却，你还是劝董吉诃德来玩一下弹子球罢。（回转身去。）

吉诃德：这样，甚至于在这种时候，也许你们在这里说笑话，而……国公（很兴奋的跳起来）：你敢讲这个！（指着额角。）

吉诃德：你，以前正是宗教的正式保护人……

国公：无论什么时候，无论是以前，是现在，是将来，我统没有相信不相信，也不要相信什么“不死”。我要活，要吃，要喝，要爱，要打猎。我们的祖宗早就以为这些事情到阴间也

是要做的，而僧侣——只是没有肉体的心灵。我看没有什么必要……

谟尔却（向吉诃德说）：忏悔的，罪过的人，在天堂里会不会给个安琪儿他做老婆呢？譬如人家把赫巴给了赫腊克里德[1]，把一千个“古丽”给了沃斯曼[2]？

吉诃德：安琪儿？做老婆？

谟尔却：饶恕我的不适当的问题！为着要安琪儿做老婆，可以去干最伟大的功绩。照古代的神话说起来，许多英雄和神女仙女做夫妻，可是这都不算。圣经上说安琪儿也做人的女儿，可是，这也不算。可是，爱上一个真正的基督教的安琪儿，最神圣的，最光明的，最清净的，没有肉欲的；而把这个差不多熄灭了罪恶的火灰，竭力去吹着来，煽动那清白的心胸……

吉诃德（受着侮辱似的）：青年！你爱上了马理亚·斯德拉？

谟尔却：是的。她才是我的救星。我的这个救星，能不能够引导我脱离罪恶，而走上英雄的正直的道路，接近高尚的生活呢？

吉诃德：（长久的思索之后）：她能够引导你的。为着爱和仁慈，为着改过的诚心。噢咿，还要为着牺牲……还要……请你接受我的这一颗豌豆。这是……

谟尔却（象猫一样的从他的手里把“豌豆”抢了过去。）豌豆！幸福！胜利！

---

[1]——赫巴是希腊神话里的仙女，是裘斯的女儿，替诸神斟长生仙露的；赫腊克里德是希腊的哲学家。

[2]——“古丽”是回教仙女的意思；沃斯曼是回教的圣人。

（很久的跳舞。）（唱。）

豌豆，豌豆，

好豆，好豆，

不管上帝还是鬼，

送来的是救命豆。

滴粒搭拉，滴粒搭拉。

（坐在床沿上，喘着气。）现在我怎么办呢？死？之后呢？我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懂了？滚，滚，滚出我的签押房。大家都走罢，孔雀，天鹅和鹭鸶。嘶！让我一个人死罢。走罢。我的脚已经僵了。滚！

国公：我真不懂是怎么一回事。（赶紧的走出去。）

公夫人（向谟尔却那边走过去）：谟尔却。

谟尔却：滚！（她走下。）

吉诃德（很认真的很威严的）：伯爵！

吉诃德（张开着两只手，走下。）

谟尔却：我僵了。呜，呜，这样冷。牙牙牙齿对牙牙牙齿都都碰不不上了。白儿儿儿。格儿儿儿。（躺在床上，盖起毯子）。呜，呜，呜。脚没有了。

（狱卒走上。）

谟尔却：滚！

狱卒：不行，你应当知道。那个小丸药是医生帕波做的。

谟尔却：我知道。

狱卒：可是他都给平民行政会说出来了，所以换了真正的毒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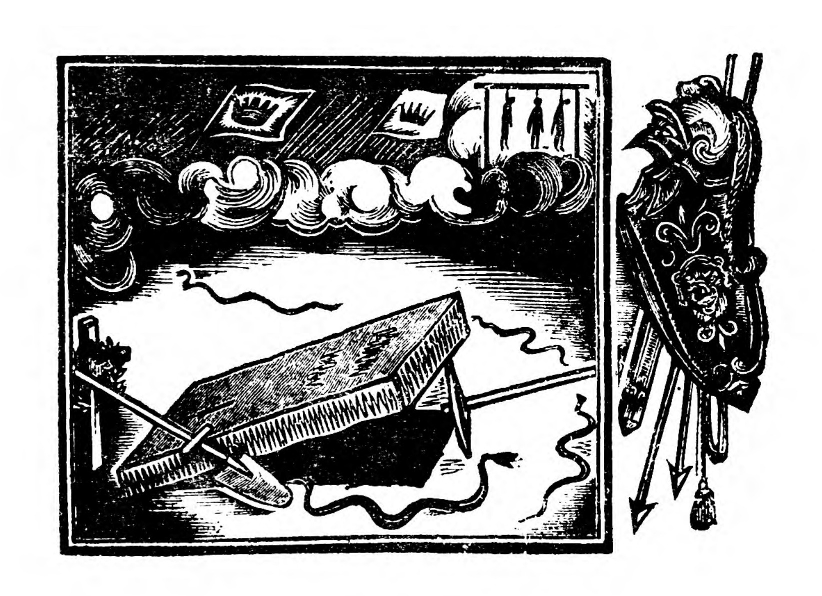
谟尔却（象闪电似的极快的坐起来）：什么？

狱卒：你是死定的了。

谟尔却：什么，什么？（倒下去。）

狱卒（低下身子去看他。）：死了。我以为他还要受一忽儿苦呢？这是我特为开开玩笑的。我也想笑笑这个……荒唐鬼儿。

（幕　下）



第 九 场

坟山。杉树，玫瑰花，大理石的墓碑。新近做好的谟尔却的坟，上面竖着木头的十字架，一个白色的花圈。月亮照着。远远的听见小琵琶和孟达玲的声音。董吉诃德和山嘉穿着雨衣走上。

山嘉：夜里逛坟山——我实在有点儿不愿意。我想，总得逛惯才行。

吉诃德：啊嘿！山嘉！（深深的叹了一口气，坐在坟山上的一块石头上去。）这里的世界，只闻得玫瑰香。你看见吗：谁在那里开心呢，给他的爱人唱歌呢。

山嘉：那多么好。只有我们才象僵尸似的坐在坟山里。请你不要这样看我：你那双眼睛象玻璃似的；你那么瘦的脖子和干枯的脸！——简直是个阴灵。

吉诃德：想起来世界上一切都是阴灵，那是多么安心。可是，山嘉，并不是一切都是这个样子呵，唉，不是呀。痛苦始终还是痛苦。山嘉，也许忽然向我做了空前的新的痛苦的原因呢。

山嘉：我已经给你说过，叫你不要参加阴谋……

吉诃德：我已经脱离了。我不参预他们的阴谋。甚至于不管马理亚·斯德拉。

山嘉：那我们为什么又到这里来呢？难道就是来唉声叹气的吗？

吉诃德（不做声。稍停之后）：唉，山嘉，我要知道，也许还可以纠正呢？

山嘉（把帽子扔在地上）：唉，你的心灵受罪啦，你是个多么不幸的

人，班沙呀。你同谁混在一起过日子呢？

（沉默。）

我们怎么办呢？或者你自己决定变成谟尔却伯爵坟上的墓碑吗？

吉诃德：唉，要是这样就好了！我想要变成很沉重的石像，压住了他——叫他不要爬起来，因为我怕！他复活起来，大半还是个恶魔，不会是安琪儿的。

山嘉：是呀，自然哪。（和他并排的坐下。）唔，你说罢：他没有真正死罢？啊？我已经猜到了，其实关于这个秘密已经说了不少冤枉话，就是我的那匹驴子也已经懂得是怎么一回事了，我想。谟尔却还活着。是这样罢？这才可怕呢。不行，叫我是再也不干这样的事情，——醒过来是在棺材里，盖着面纱。

吉诃德：是呀，这真可怕。可是，今天夜里就要这个样子。也许，他已经在这个坟里张开了眼睛了。山嘉，你听一听地底下，听得见什么声音吗？

山嘉：不行，我怕听得，地是湿的。

吉诃德(躺到谟尔却的坟上去，用耳朵贴着地)：不做声，湿的地不做声。

山嘉：好老爷！有人打着一盏暗暗的灯笼来了。光线一直射到我眼睛里来了。也许这是平民行政会的警官呢。

吉诃德：这一定是巴玻的帕波。

（马理亚·斯德拉拿着一把铲子，披着雨衣，打着灯笼走上。）

斯德拉：谁在这里？这是你，武士？你始终来了？这多么好！医生不知道为什么还不来。我好容易弄着了一把铲子，自己先

来了。唉，上帝，我是多么苦呀！我觉得立刻就要死了。

吉诃德：把铲子给我。就要掘起来。早些掘，总比迟了好些。

斯德拉（把铲子给了他。他就掘起来，而她提着灯笼照着。）

吉诃德：我现在记起了我的一个非常之奇怪的伟大的梦。

斯德拉：你不听见坟里面有什么响动么？

吉诃德：不。可是泥土爆裂着太响了。

斯德拉：什么下作东西在那里弹着“西赫第里亚”的曲子。

吉诃德：我那次做梦，仿佛我在红云堆里，站在一个光华耀眼的审判官眼前。雷声轰隆轰隆的响着。那人的威严的声音给我讲着：“你敢自己以为是正直的吗？你没有了解你的时代责任。你那种腐败的正直——他正是这样说的，——你那种腐败的正直，只会产生死灭——正是当代伟大的幸福的创造者的死灭”。我全身都发抖了。我觉得我立刻要掉下去，而我的掉下去是没有穷尽的，没有尽头的……那时候，一个很温柔的……

斯德拉：掘呀，掘呀，董吉诃德。

吉诃德（不做声的掘着。）

斯德拉：这坟有多么深？

吉诃德（满脚膝都是泥土了）：我没有看见怎么样埋葬他的。

斯德拉：你不听见什么吗？

吉诃德：不。马理亚·斯德拉，我给你说，你同坟墓……

斯德拉：多么可怕。

吉诃德：你在上面，而我在坟墓里。（他的全身照在月亮的光线里，他看着她。）

斯德拉：掘呀，掘呀，董吉诃德。

山嘉：还是给我来掘罢。你简直在喘气。你的声音都哑了，好象罗息南德[1]生了流涎病似的。嗳唷！（卷着袖子。）把铲子给我，从坟里爬出来罢。

吉诃德（走出来。山嘉走下去。）

山嘉：唔，这是我干的事情吗，掘死尸，也许还要更坏呢？（起劲的掘着。）

吉诃德（走到马理亚·斯德拉跟前）：是呀，当时我正觉得非常之不幸，觉得受了人家的咒骂，受了人家的判决，这时候来了一个温柔的……

山嘉（从坟里面跳出来，仿佛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似的）：他在敲着！我的妈呀，他在敲着。多么怕人呀！

吉诃德（抓住了他的铲子，跳进坟里去，竭力的掘。停止了，低下身子去）：董谟尔却！董谟尔却！你听得见我的声音吗？（又很快的掘着。）哪，已经是棺材盖了。弄干净它。这样，这样。山嘉，来帮我把棺材抬出来。

山嘉：不行，不行。我无论怎么样也不干了。我还是赶紧跑路的好。

吉诃德：山嘉！

山嘉：我们两个人也抬不起这具棺材。

吉诃德（低下身子去）：这棺材只是马马虎虎的钉着。这里有没有开螺丝钉的家伙？什么？你讲什么？

斯德拉：他讲话吗？我的上帝，他讲些什么，他说什么？

---

〔1〕罗息南德是吉诃德的马的名字。

吉诃德（立直起来）：他在骂人……很下作的话。你有没有开螺丝钉的家伙？

斯德拉：我没有。

吉诃德（又低下身子去）：棺材盖上有四只螺丝钉钉着。大概故意没有用大钉钉牢；可是我枉然用指头在这里旋，一点儿没有用处，要用旋螺丝钉的家伙。

山嘉：我这把刀有用吗？（吉诃德接了他的刀。）打这把刀的好铁匠，做梦也不曾想到这把刀有这样的用处。

吉诃德：这把刀有用处。这样，这样。一个！（把一个螺丝钉扔出来。）

斯德拉：上帝呀，我的心这样的跳！

山嘉：我也是这样，公主。

（他们两个人都低下身子去，看着坟坑里面。）

吉诃德（又扔出一只螺丝钉）：又是一个！

山嘉：他在棺材里面吵闹呢；死人，其实要说是活鬼？啊？

吉诃德：啊呀，刀断了。

山嘉：断了？唉，多倒霉！这把刀，我用了它十一年了。

吉诃德：怎么办呢？

山嘉：我还是在拉曼伽的市场上买的，真是一把好极的基督教的刀。我用它切了多少面包和牛油糕呵！

吉诃德：怎么办呢？

山嘉：你至少也得说一说——刀是怎么样断的呢。

吉诃德：难就难在不是断成两段的，不然，还可以用半段头的刀来旋呢，——刀身脱出了刀柄，刀柄破了。

山嘉：这还好。

吉诃德：这真不好，没有办法旋了。

山嘉：这还好，我给你说；我再去配一个刀柄。快些把刀身给我罢。

吉诃德：可是谟尔却呢？

山嘉：那关我什么事？（很快的把刀放到袋里去。）

（一阵爆裂的声音。吉诃德从坟里面跳出来。
山嘉很快的往旁边逃，躲在杉树背后去。）

斯德拉：怎么一回事？

吉诃德：他把棺材盖掀起了！（跳在坟那边去。）是呀，是呀，他把棺材盖弄破了。他走出来了。

谟尔却（披着面纱从坟里走出来，就坐在坟沿上。月亮的光线照着他。他不做声，皱着眉头。）

（稍停。）

斯德拉：谟尔却？

谟尔却：我总算是没有死。

斯德拉：你活着么，伯爵？

谟尔却（咳嗽，吐口沫）：要喝！

吉诃德：我们这里什么也没有。把面纱撕下了罢，我们到城里去。

谟尔却：混蛋，酒也没有带一瓶，就算水也是好的！（坐着，弯着身体。）我累得很。我老了一百年了。我的头发没有发白吗？

斯德拉：没有，伯爵。

谟尔却：不会的！你走近些。怕么？走近些，好好的看一看，给

我讲真话。

斯德拉（走近去抚摸着谟尔却的头）：我的可怜的伯爵。你有了好些灰白的头发。

谟尔却：我就说的。可是，总有人要用他的脑袋，来赔偿我的每一根发了白的头发，要受着地狱里似的痛苦而叫喊起来，来赔偿我在棺材里过的每一分钟。

吉诃德：伯爵。我对于你做了两件好事：我给你带了丸药，我……几乎是违背着我的良心把你掘了出来，因为医生没有来。我要是没有来到这儿，你也许已经闷死在棺材里了。我有理由要求你听一听我的话。

谟尔却：没有什么理由！不要你做声，讨厌的光棍，发了痴的无聊的家伙！

山嘉（从树背后跳出来）：你知道吗：为什么他这个好汉这样骂你？因为他知道，你的气量太大了，不会去告诉守卫的兵的。我可要去告发了。我受够了！这一次，这个好汉要多躺一忽儿了。（逃去。）

吉诃德：山嘉，山嘉，你干什么？山嘉，回来，山山嘉！

谟尔却：你那么哑着的声音，别叫了。马呢？

斯德拉：马还没有呢。

谟尔却：这可糟了。董吉诃德到什么地方，就一定要做蠢事，一定要糟糕。怎么办呢？

斯德拉：他们已经来了。

谟尔却：我没有气力，逃不了了。给我一把大刀，或者随便什么，——得回到棺材里去。自己不好。没有立刻戴上假面

具。我谟尔却·魏斯孔新伯爵是怎样的人；蛇的头，我都拗得断，这一次可断送在班沙那样的小子手里。

斯德拉：他们骑着马呢。

（巴玻的帕波走上。）

帕波：这是怎么一回事？已经都弄好了！我的可爱的董吉诃德，你是多么好呵。大家赶快些。上马罢！马刚刚够骑，很好的马，飞也似的，我们就走罢。我这里通行证也都有：我自己是医生领袖的通行证，还有两张医生的，一张看护妇的，一张当差的。我们刚好是这几个人。

谟尔却：可见得世界上是有鬼的，至少恶魔是有的。马理亚·斯德拉，你同我走罢。

吉诃德：我不去。

谟尔却：我也不要你去，医生帕波请你去逛逛，本来是说得玩的。

吉诃德：马里亚！

谟尔却：嘶。哈哈哈！（搀着马里亚·斯德拉的手。）

斯德拉：我要谢谢他，至少。

谟尔却：有什么谢不谢。这个老货一个钱也不值。（走下。）

帕波：老货？啊哈？这是他骂你的。我给你鞠躬，不胜荣幸之至，董吉诃德。（讥笑的神气，鞠躬，走下。）

吉诃德（坐在坟边，听着）：马跑着呢。这样。他们已经在教堂那边转弯了。这样……已经听不见了。什么也听不见了。地上已经没有声音了……小琵琶也不做声了……我的心灵也不做声了。

（稍停。等一忽儿，吵闹的声音又来了。山嘉，武装兵士，火把。）

山嘉：捉，捉，一起都捉去，别管什么；都拖到德里戈老爷那儿去，他会审问的。

（大家用火把到处照着。）

第一兵士：这里什么人也没有，只有慈悲相的武士。

山嘉：啊呀，这么样！唉，处罚罢！（把帽子扔在地上。）

第二兵士：现在怎么办呢？

第一兵士：只有把留在这儿的人抓去，见德里戈老爷去。

（幕　　下）

尾　　声

（Epilogue。）



布景和第七场相同。董吉诃德坐在椅子上，很愁闷的，很懊丧的神气。山嘉站在舞台深处的门跟前。

吉诃德：这一个梦在我的眼前这么长久，象个威严的预言家。现在应了这个预言，我想起来，总算是个预先的安慰，因为那威严的云彩在我的脚底下散开的时候，我觉得我要掉下去了，这一掉要掉好几年，要掉好几年，掉到深坑里去，忽然一个很温柔的人用轻松的云雾围住了我，我就听见非常之妙的声音——在地上向来没有听见过的声音说着："审判官，噢咿，他完完全全值得我用怜惜的爱情去爱他。"

（稍停。）

山嘉：干什么把你叫到这里来？（沉默。）不要对我们有什么不好罢？第一次审问的时候，我们都说了，之后……

吉诃德：你说的。

山嘉：我一定要讲"我们"说的……可是，我本来要说，叫他们不要管我们好了，仿佛我们什么坏事也没有做。

吉诃德：怎么不管我们？唔，自然，他们并没有把我们关在黑洞里去，可是他们是怎么样对待我的？简直象对付有传染病的人似的。

山嘉：你最近的那次"功绩"之后，自然人家不会来和你亲嘴。可是为什么叫我们到这里来呢？

（巴勒塔萨开了旁边的一扇门，看了一看，然后走进来。）

巴勒塔萨：董吉诃德，你在这里？好的。我要你听一听一个报

告。（向着门那边说。）瓦斯珂，进来罢。

（报信人进来。巴勒塔萨坐到椅子里去。）

巴勒塔萨：你讲罢。

瓦斯珂：魏斯孔新伯爵的军队，说老实话，真是一帮匪徒，占领了齐河之后，往东进兵，简直象潮水似的涌过来。一些苦得要命的穷得精光的难民，拚命的逃。而他们占领了村庄就到处放火；捉住的男子，都强迫加入军队，稍微有一点儿反抗，就要绞死。小孩子没有人管，几千几千的死掉。而女人和姑娘，给武士和匪徒当玩物。要是抓住一个有革命党嫌疑的人，那就带到大本营里的伯爵那儿去，当着他严刑敲打，简直是异想天开的 Auto da fe'——活炮烙。我总算是见识不少的了，可是听了人家讲的情形，真要恶心，真难受，还是不要详细的讲罢。可是，有一点我要说明的，就是伯爵夫人——马里亚·斯德拉公主也必须参观这种刑罚。她每一次，一开始就是这样子，都是要晕过去的。又把她弄醒过来，再叫她看这样的活地狱。人家说，有一次她哭叫了起来，她的哭声把犯人的叫喊都盖住了，她倒在地下，哀求那个魔王饶恕。这位公主的心里，有什么黑暗的秘密隐藏着，——我可不知道。然而我想，她也快要死了。魏斯孔新伯爵的白旗上，绣着几个字，叫做“恐怖的胜利”。

巴勒塔萨：够了，瓦斯珂。你去休息一下罢；而关于魏斯孔新军队的布置，你是不是要去告诉应当知道的人？

瓦斯珂：那自然。

巴勒塔萨：你去罢。（瓦斯珂走下。）董吉诃德，我们的事情不好。

德里戈·帕支，我的好朋友，今天一清早，自己亲自去打仗了。现在在我们旗帜之下的人，比魏斯孔新那里的要少两倍。自然，我们用不着他那种恐怖的手段，也不肯用；然而我们应当肃清后方。我难道能够稍微抗议这么一下吗？固然，董吉诃德，我们这儿也流着血。我们不肃清后方的阴谋，就要弄到我们的军队完全灭亡。唉，董吉诃德！我并不要加重你的罪过，但是，你在这里起了很坏的作用。我不能不直说。严厉的德里戈为着要教训一般软心肠的人，——这种人的慈善只会来捣乱严重的复杂的要十分负责的实际生活，——所以他想要把你交给严厉的审判委员会。

吉诃德：我总是准备着的。

巴勒塔萨：谁又怀疑你没有这样的决心呢？谁需要你这种决心？我劝德里戈不必这样办，可是，董吉诃德，你不能够同我们在一块了。谁知道你，不要又起了什么最慈善的最仁爱的念头？……

吉诃德：驱逐出境？

巴勒塔萨：是了……唉，董吉诃德，你不能够做饥荒的流血的共和国的国民；这种共和国的领导者，要求民众的怒潮无论怎么样也要得到胜利，他们要领导着民众，经过赤尔谟海，经过大沙漠，经过残酷的战斗，达到自己的目的地。可是，等到我们到了目的地，我们就要脱掉染着血腥的盔甲，那时候，我们来叫你，可怜的董吉诃德，那时候我们给你说：走进我们争得的篷帐里来罢，来帮助我们的建设。那时候，你的胸口呼吸起来要多么舒畅；四周围的情形，叫你看起来，

又是多么自然呵。噢咿，那时候，你才是真正解放的董吉诃德。可是，那时候，你想必还要绉着眉头，记起经过的事情，记起许多恐怖的事实，虽则这种事实，你是没有经过的。唉，你不能够了解我们是在出着代价——不出这种代价是不能够跑进那样世界的，而只有那样的世界里面，真正解放了的董吉诃德才可以找着和谐和光明。

吉诃德：是了，董巴勒塔萨，我有什么话可以给你说呢。我是这样想的：他们跑进了伟大的事业的海洋里去游泳了。那是很容易迷路的，很容易使自己和别人都在痛苦里面沉醉着，因为我知道：就是做着好事，最直接的好事，人也会种下极大的恶的种子。你们的信仰——和我的是不同。可是，我们人本来又能够做什么呢？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我真正成了瞎子了。

（稍停。）

巴勒塔萨：你到什么地方去呢？

吉诃德：不知道。

巴勒塔萨：唉，又是晒得滚热的马车，在熔化的黄金似的暑天底下；又是骑着马，一个长子，一个胖子，同着两个影子，不知道往什么地方去。（稍停。）我可怜你，董吉诃德。也许，我来冒险担保你罢。

吉诃德：不要，我走好了。我不能够答应你说：我明天就一定不把你们的牺牲品藏在我的床底下。而我又怎么能够知道，这不是第二个谟尔却呢？

山嘉（跑进来）：伟大的武士。我已经把行李都准备好了。芒白棱

的盔帽，我早就用白粉擦干净了，它放着光呢，叫人看着眼睛都要发痛。罗息南德照旧有点跷脚，它那样子，看……看起来真可怜。你的甲胄，我也常常擦着，可以说是亮到极点了。上路罢，我的好老爷。再去干新的冒险事业，趁现在——上帝老爷还没有请我们俩个离开这个世界。

巴勒塔萨：再见罢，好山嘉。

山嘉：唉，董巴勒塔萨，我昨天晚上想了很久。我……眼睛都没有闭。甚至于我跑去看我的灰色驴子，想同它商量商量，可是它是只驴子，拿它有什么办法？我不是军人，可是我想不再跟董吉诃德了，今天一早就可以同军队一起出发，去到西方战线，跟着董德里戈·帕支的脚蹬，跟着我们老百姓的军长，跟着这个红铁匠去。可是不行。我把董吉诃德丢在什么地方呢？

巴勒塔萨（给山嘉亲嘴）：你有幸福罢，好心肠。

吉诃德：我也给你亲个嘴，董巴勒塔萨。（亲嘴。）要我给你们辩护，我是不能够的；要我骂你们，我也不能够，我不能够替你们祷告。我只能够和你亲个嘴，表示我们一般人都应当承认自己的弱点，表示我们的亲爱。

巴勒塔萨：现在，或者经过一个时期，我们一定达到我们人能够支配命运的权力。我们达得到这个目的，只有我们能够达到这个目的。不管是胜利还是失败，最后的胜利者总是我们。

吉诃德：高傲的说话。唔，又怎么啦。将来人家要叫你们是痴子。你们的道路上有过许多错误，将来还要有错误。可是，你们有你们的美丽的杜尔清妮，——象我的武士道里的奇怪

的同伴。噢咿，我的佳人要低微得多……可是……可是……我始终没有得到她。是时候了。啊呀，山嘉，这次的大冒险叫我累死了，我觉得我的胸口有一个心灵上的致命伤。上帝要是还顾到亚当的子孙，他总要来救你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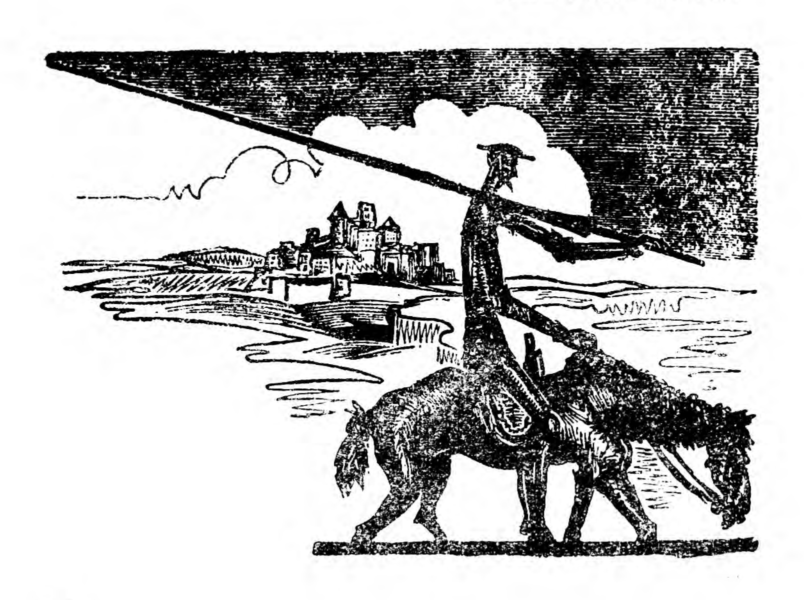
（走下。）

山嘉：老头儿不好过。他本来有点儿疯，而你们又是一阵旋风，把他的疯病都给旋进旋风里去了。唔，有什么就算什么。你们打死那个该杀的谟尔却罢。假使你们真正达到了目的地，不要忘记叫我做卡信闹谟岛的省长呀。（鞠躬，走下。）

（稍停。）

（幕）

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译完。



M. 高尔基：

早年创作二篇

B. A. 雷赫台莱夫插画

二十六个和一个

（诗篇）

我们二十六个人——二十六部活机器，锁在潮湿的地窖里，从早到晚调着面胚，做着薄[1]饼和干[2]饼。我们这地窖的窗子开在一个洞里，这洞是在窗子前面掘下来的，四周围砌着砖石，潮湿得发绿的了；从外面装上了极密的铁栅栏，太阳光不能够透过那盖着一层模糊的灰尘的玻璃而射到我们这里来。我们的老板在窗子上装起铁栅栏，是为的要使我们不能够把他的面包屑给叫化子或者我们的一些同伴，没有工作饿着肚子的同伴，——我们老板说我们是骗子，而他给我们开饭的时候，不给肉吃，只给些腐烂的肠子……

我们很闷气，很拥挤，住在这石头匣子里，低矮的沉重的屋顶，上面盖着一层煤烟和蜘蛛网。我们很难受，要恶心，在这厚厚的墙壁里面，墙壁上满是花花绿绿的龌龊和霉菌的斑点……我们早上五点钟起身，总是睡不够的，大家昏昏沉沉，什么也不关心，到六点钟，就已经要坐到桌子旁边去做薄饼，湿面胚子预先准备好了，这是我们还睡着的时候另外一些伙计做的。整天的，从清早直到晚上十点钟，我们之中有些人坐在桌子旁边，用手搓

---

〔1〕薄饼是一种B字形的小面包，或是圆环形的。

〔2〕干饼是一种很小很脆的面包。这两种都是吃点心喝茶时候的食品。

着弹性的面胚，摇簸着，不使它发僵，而另外一些人在这时候用水调着面粉。整天的，滚水在锅子里愁闷的沉思的咕噜着，锅子里煮着薄饼；烘面司务的铲子凶狠的很快的在炉子底下响动着，把煮好的滑腻的面块扔到滚烫的砖头上去。从早到晚，炉子的一面烧着木柴，而这工场的墙壁上闪动着通红的火苗，仿佛是在不做声的笑我们。极大的炉子象一个神话里的怪物的畸形的脑袋——它从地底下伸出来，张开着一张大嘴，充满着明亮的火，对我们喷着热气，而炉头上的通气洞，那两个乌黑的窟窿，看着我们的没有尽头的工作。这两个深的窟窿，正象眼睛——那个怪物的狠心的凶猛的眼睛；它们总是用那么乌黑的眼光看着，仿佛看这些奴隶已经看累了，再也不等待他们有什么人性发现，而只用智慧的冷酷的轻蔑来看着他们。

一天一天的，在这模糊的灰尘，龌龊，——我们自己的脚从院子里带进来的，——在这浓厚的薰人的气味里面，我们搓着面胚子，做着薄饼，用我们的汗润湿它们；我们恨死了我们自己的工作，我们永久没有吃过自己手里做出来的东西，我们不吃薄饼，宁可吃黑面包。面对面的坐在一张桌子的两边，——九个对九个，——我们在继续的许多钟点里面，机械的运动着手和手指，我们这样做惯了自己的工作，甚至于有时候不留心自己的动作了。我们这样互相的看惯了，以致于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同伴脸上的一切皱纹。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谈的，我们就这么惯了，总是沉默着，除非是骂几句——要知道一个人总有什么该骂的事情，尤其是同伴。然而我们连骂都难得骂的——一个人有什么错处呢，如果他是半死的，如果他象一个木偶，如果他的一切

情感都给劳动的烦重压住了？然而，只有对于一切都已经说完了，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人，沉默才是可怕的，痛苦的；对于还没有开始自己的说话的人呢——对于他们，沉默是简单的，轻松的……有时候，我们也唱歌，我们的歌总是这样开始的：工作中间，突然的一个人沉重的叹了一口气，象疲倦了的马似的，他轻轻的唱起一支拖长着声音的歌来，那些歌的可怜而又亲爱的音调，永久可以使得唱的人的心上的重压减轻些。我们之中的一个人唱了，我们起初只是沉默的听着他的孤独的歌声；这歌声在地窖的沉重的屋顶底下，熄灭了，闷住了，象潮湿的秋天晚上，旷野里的柴堆的小火光似的。当那灰色的天仿佛白铅的屋盖，盖在这地上的时候，之后，第二个人跟着那唱的人唱起来，于是，已经有了两个人的声音，轻轻的愁闷的在我们这挤紧了的闷气的洞里浮动着。突然的，一下子几个人的声音接住了那歌声，——它象波浪似的汹涌起来，来得更有力了，更响亮了，似乎是在推开我们这石头牢狱的潮湿的沉重的墙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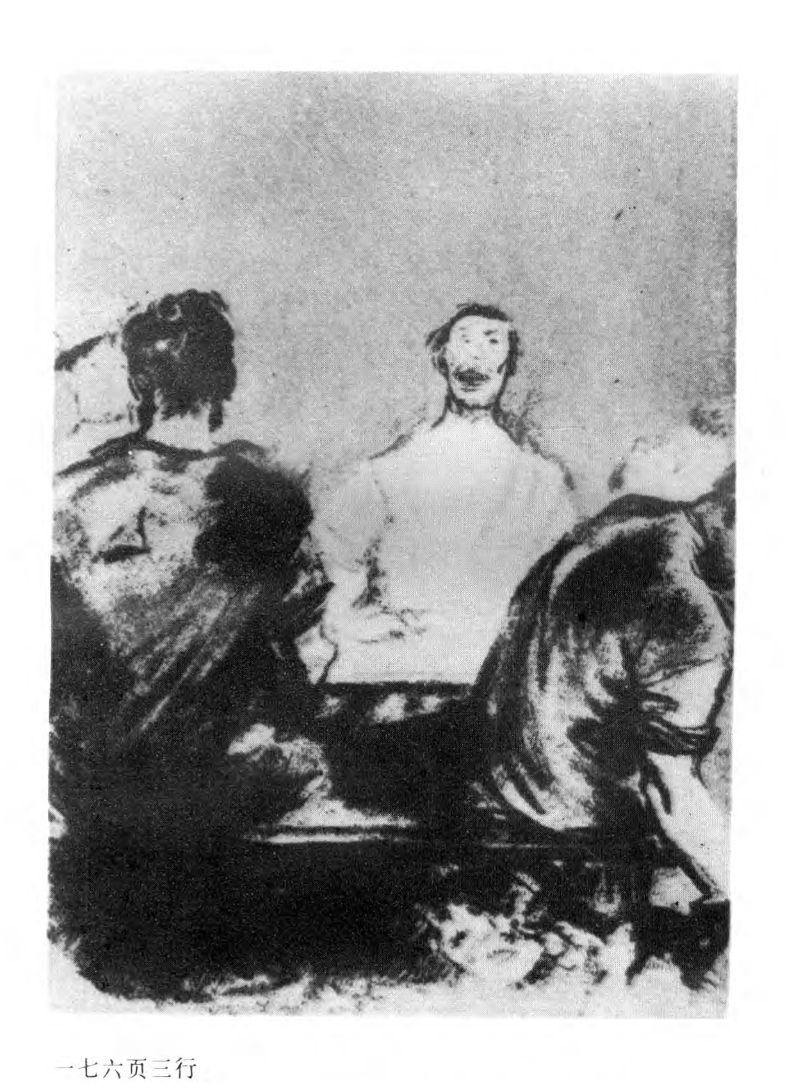
二十六个人都唱起来了；响亮的早就合唱惯了的声音充满了工场；歌声在这工场里是太挤了：它撞到墙壁的石头上去，哼着，哭着，轻轻的刺痛激动着心，抓着心上的旧的伤痕，惊醒着那个愁闷……唱的人深沉的沉重的透着气；有人还突然的打断了自己的歌声而长久的听着同伴们唱，又重新把自己的声音搀和在总的波涛里来。有人，愁闷的喊了一声：eh！——闭着眼睛的唱，也许，这浓厚的广阔的声浪，对于他，仿佛是一条道路，走到远远的地方去的道路，光明的太阳照耀着这宽阔的道路，而他看见自己在这条路上走着……

炉子里的火尽在抖动着，烘面司务的铲子尽在砖头上响动着，水在锅子里咕噜着，墙壁上的火光还是那么闪铄着，不做声的笑着……而我们，用别人的字句唱着自己的滞钝的痛苦，唱着失掉了太阳的活人的愁闷，奴隶的愁闷。这样生活着，我们这二十六个人。在这所大的石头房屋的地窖里，我们的重压是那么厉害，简直觉得这整整的三层楼的房屋，是直接建筑在我们的肩膀上的……

然而除开唱歌之外，我们还有这么一个好的，我们所爱的东西，也许，对于我们，这是代替太阳的。在我们这房屋的二层楼上，有一个金绣作坊，那里面，在许多青年姑娘的女工之中，有一个十六岁的丫头塔涅。每天早晨，我们工场的草扎的门上所挖的玻璃窗洞里面，总出现一个小小的粉红色的脸，碧蓝的快乐的眼睛，而响亮的，亲爱的声音就向我们叫了：

——囚徒们呀！给薄饼儿！

听见这清朗的声音，我们大家都回转身去，很高兴的，很天真的看着那纯洁的处女的脸，而她向我们慈善的笑着，我们很舒服的看见那贴紧在玻璃上的鼻子，笑得嘻开了的玫瑰色的嘴唇里，露着细小的雪白的发亮的牙齿。我们赶紧跑去给她开门，互相的磕碰着，于是她——这样快乐的美丽的她——走到我们这里来了，掀起了自己的衣兜，站在我们跟前，稍微偏着自己的头，站着，尽是笑，长长的挺粗的一条辫子，栗色的头发，搭在肩膀前面，挂在她的胸口。我们，龌龊的，黑暗的，畸形的人，从下面往上的看着她，——门坎比地板高出四级楼梯，——我们仰起了头看着她，问她早安，给她讲些特殊的说话，——我们这些话



一七六页三行

“而我们，用别人的字句，唱着失掉了太阳的人的愁闷，奴隶的愁闷。”



一七六页十九行

“于是她，走到我们这里来了，……尽是笑。”

句，是只对她说的。我们和她谈话起来，声音都要温和些，笑话也要轻松些。我们对她——什么都是特殊的。烘面司务从炉子里抽出一铲子烘得最好的通红的薄饼，很敏捷的扔在塔涅的衣兜里。

——当心，不要给老板捉住了！——我们警告她。她很狡猾的笑着，快乐的向我们叫：

——再见，囚徒们！——很快的不见了，象只小老鼠似的。

不过……然而她走了之后很久，我们还互相很舒畅的谈着她——总是那一些话，昨天，以前，已经说过的，因为她，我们，以及我们周围的一切，都仍旧是那么一个样子，象昨天，以前一样……这是非常之难受，非常之痛苦的，如果人活着，而他的周围一点儿变动也没有；假使这样不把他的心完全弄死，那么，他越活得长久，他周围的死板越使得他痛苦……我们平常说起女人来，总是这样的，有时候连自己听着我们那些粗俗无耻的话句，都觉得很难受；这也是当然的，因为我们所知道的那些女人，也许，也不值得用别种话句去说她们。然而关于塔涅，我们从来没有讲过坏话；不但我们之中谁也从来没有敢用手去碰到她，而且她甚至于从来没有听见我们说过一句放纵的笑话。也许，这是因为她没有同我们长久呆在一块儿，所以会这样：在我们眼前一闪，仿佛天上落下来的一颗星，就不见了；也许是因为她很小，很美丽，而一切美丽的，甚至对于粗鲁的人，也会引起敬重。此外——虽然囚徒似的我们的劳动使我们变成了滞钝的牛，然而我们始终还是人，而凡是人，活着，就不能够不崇拜着什么，无论是什么罢。比她再好些的人，在我们附近一个也没有，除开她，谁也不注意我们这些住在地窖里的人；谁也没有了，虽然这所房

屋里还住着几十个人。最后，这是一定的，最主要的，——我们大家认为她是我们自己的什么，仿佛她是只靠着我们的薄饼生存的：我们把给她滚烫的薄饼当做自己的责任，这成了我们每天供养偶像的牺牲，这差不多成了神圣的仪式，一天天的使我们越发和她密切相关了。除开薄饼之外，我们给塔涅许多劝告——穿得温暖些，在楼梯上不要跑得太快，不要搬运沉重的柴捆。她笑着听我们的劝告，用哈哈的大笑回答我们，从来也不听我们的话，然而我们并不因此生她的气：我们只要表示我们对于她的关心。

她对我们时常有各种各样的请求，譬如请求我们替她开开酒窖的沉重的门，替她劈柴，——我们很高兴，甚至于以为很光荣的替她做这样的事，以及她所要的其他的一切。

然而我们之中有一个请她替他补一补他的唯一的一件衬衫，她就轻蔑的哼着，说：

——还有这一套。怎么啦！我来……

我们大笑了那个傻子一顿，从没有再请求她什么过。我们爱她，——这就什么都说明白了。人永久总要把自己的爱情放在一个什么人身上，虽然这个爱情有时候压迫着他，有时候玷污了他，他可以用自己的爱情毒死亲人的生命，因为爱着，就不会敬重所爱的人。我们应当爱塔涅，因为再也没有什么人给我们来爱了。

有时候，我们之中有人忽然间，不知道为什么，发起这样的议论来：

——干吗我们这样宠这个女孩子？她又怎么样？A？我们太给她那么的了！

敢于说这样话的人，我们很快的很粗鲁的给他打回去，——

我们需要有什么可以爱的；我们找到了这个，爱了；而我们二十六个人所爱的，对于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应当是不可摇动的，象神圣一样，谁要是反对我们这一点——就是我们的仇敌。也许，我们所爱的并不是真正好的；然而我们——二十六个人，所以，我们要把对于我们是贵重的，看做对于别人也是神圣的。

我们的爱情，并不比我们的憎恶轻松些……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有些骄傲的人说，我们的憎恶比爱情要光荣些……然而为什么他们不离开我们呢，假使是这样？

除开这薄饼间之外，我们老板还有面包间；面包间也在这一所房屋里，和我们这个地洞只隔一堵墙；然而面包司务——他们总共四个人——总是离得我们远远的，认为自己的工作比我们的干净些，因此，以为自己比我们要好些，他们是不到我们这工场里来的，在院子里碰到我们的时候，还要轻蔑的讥笑我们；我们也不到他们那里去，老板禁止我们，怕我们去偷了他的乳酪制的面包。我们不喜欢那些面包司务，因为妒忌他们：他们的工作比我们容易，他们的工钱比我们大，他们吃的也比较好，他们那间工场很宽畅很光亮的，他们大家都那么强壮，干净——我们见着就难受。我们呢，大家都是这么发黄的，灰色的；我们之中，三个人是生杨梅疮的，有几个生着疥疮，有一个疯瘫病的，身体已经完全弯曲了。他们在过节的日子，穿着西装上衣，发着响声的靴子，他们之中有两个人该着手拉风琴，他们大家都到城市公园里去逛，——我们呢，穿着些龌龊的破布，脚上是破靴或是草鞋，警察不准我们进公园。——我们会喜欢那些面包司务吗？

有一天，我们知道了他们那边的烘面司务喝醉了酒，老板开销了他，已经雇了另外一个，并且知道这另外一个——是一个兵，穿着天鹅绒的背心，挂着表，还拖着一根金练条。我们好奇的要想看一看这个漂亮家伙，于是希望能够看见他，我们就一个跟着一个的跑到院子里去。

然而他自己跑到我们工场里来了。一脚踢开了门，让那门开着，他站到门坎上，笑着，向我们说：

——上帝保佑！好呀，孩子们！

冰冻的空气，浓厚的烟雾似的冲进门来，在他的脚底下盘旋着；他呢，站在门坎上，从上面往下看着我们，而从他的金黄的卷得很巧妙的胡须底下，粗大的黄牙齿发着光亮。他那件背心的确有点儿特别——蓝色的，绣着花，整个的放着光，而上面的纽扣是一种什么红石头做的。练条也的确有的……

他很漂亮，这个兵，这么一个高个子，强壮的，通红的巴掌，他的明亮的大眼睛很好的看着——亲爱的，清朗的。他头上戴着一顶白的箍得紧紧的便帽，而底下，没有一点儿斑点的干净的衣兜下面，露着尖尖的靴头，靴子是时式的，擦得发亮的。

我们的烘面司务恭敬的请他把门关上；他不慌不忙的关了门，就开始问我们老板的情形。我们互相的打岔着给他说，我们的老板是坏蛋，骗子，恶鬼，剥皮——一切可以而且应当形容老板的话，不过这里不能够写出来。那个兵听着，胡须动了几动，而用温和的明亮的眼光看着我们。

——你们这里姑娘们很多……他忽然说了。

我们之中有几个恭敬的笑了起来，另外几个就皱起了甜蜜蜜

的面孔，不知道是谁给那个兵解释了，说这里有九个姑娘。

——你们享用罢？——兵问了，眨着一只眼睛。

我们又笑了起来，笑声不很高，难为情似的……我们之中有许多人也想叫那个兵知道自己是同他一样的成功的好汉，但是，谁也不会干这个事，一个都不能够。不知道是谁承认了这个，轻轻的说：

——哪里，我们还……

——嗯，你们是不容易的！——那个兵很自信的说了，钉住着的看我们。——你们怎么……不是那么回事……你们禁不起……没有象样的神气……态度，就是了！而女人总爱人的态度！她要这人的身体是真正的……要什么都整齐！而且她是敬重力量的……手，看罢，要这个样的！

兵从口袋里拿出右手来，袖子是卷上的，一直露到手臂弯，伸出来给我们看……手是白的，有力的，长着发亮的金黄的毫毛。

——脚，胸脯，什么都要坚硬……再则呢，人要穿得等样……所谓漂亮，这东西是要的……我罢，婆娘们都爱。我不找她们，不诱她们，她们自己挂在颈项上来，接二连三的……

他在一个面粉袋上坐了下来，很长久的给我们讲着婆娘们怎么爱他，他怎么勇敢的对付她们。后来他就走了，等到那门咭哩一下在他的后面关上了，我们就长久的沉默着，想着他，和他的谈话，这样一个简单的可爱的家伙——来了，坐了，说了。我们这里，是谁也不来的；谁也不和我们这样谈天，这样亲热的……我们大家尽是谈着他，谈着他将来在金绣女工那里的成功，那些女工在院子里碰见我们的时候，或者，很生气的瘪着嘴唇，

避开我们，或者，向我们直冲，仿佛在她们的道路上简直就没有我们。我们永久只是看着她们好玩儿，在院子里是这样，她们走过我们的窗口的时候也是这样，她们——冬天戴着些特别的帽子，穿着皮袄，而夏天，戴着有花的草帽，手里拿着五颜六色的洋伞。可是，我们互相之间这样谈论这些姑娘们，要是她们听见了，简直要气得发疯，羞得发疯。

——可是，他不要把塔纽史卡[1]……也弄坏了！——烘面司务忽然间很担心的说了。

我们大家沉默了，被这句话惊吓了。我们不知道怎么的忘记了塔涅：那个兵的宽阔的漂亮的形象似乎把她遮住了。后来，开始了热闹的争论：一些人说塔涅不肯干这类的事的，另外一些人说她斗不过那个兵的，最后，还有些人说，要是那个兵去纠缠塔涅，那就打断他的肋骨。最后，决定留心着那个兵和塔涅，警告那个小姑娘，叫她当心他……这样结束了争论。

过了一个月；那个兵烘着面包，同金绣女工逛着，时常跑到我们这工场来；然而关于他在姑娘们身上的胜利并没有谈起。而只是时常卷着他的胡须，很润湿的舐着舌头。

塔涅天天早晨跑到我们这里来要"薄饼儿"，象向来一样的快乐，可爱，对我们很亲热。我们尝试着和她谈起那个兵，她叫他是"瞪着眼的小牛儿"，还有些别的可笑的绰号，这使得我们安心了。我们骄傲着我们的小姑娘，看着那些金绣女工涌到那个兵那边去；塔涅对于他的态度，似乎把我们大家的地位都抬高

[1] 塔纽史卡就是塔涅。

了，我们，仿佛跟着她的态度，自己也轻蔑的对待那个兵起来了。而她，我们是更爱她了，每天早晨更高兴的，更慈善的欢迎她。

然而有一天那个兵稍微喝了些酒，跑到我们这里来了，坐了下来就笑，我们问他笑什么。他解释了：

——两个女的为着我打起架来了……李弟卡和葛鲁史卡……她们怎么样把自己抓得那个样，A？哈哈！一个抓别一个的头发，捺倒在茅草间的地上，骑在她身上……哈哈哈！脸都抓破了……扯断了……拚命！为什么婆娘们不能够好好的打架？为什么她们总要抓！A？

他坐在凳子上，强健的，这么干净的，高兴的，坐着，尽是哈哈的笑。我们沉默着。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觉 得 他 讨厌。

——嗯，不行，我在婆娘们身上的运气这么好，A？拚命！眼睛眨一眨，就行！见鬼！

他的雪白的手，盖着发亮的毫毛的，举了起来，又落在脚膝上，很响的在脚膝上拍着。他那种惊奇得舒畅的眼光看着我们，仿佛他自己的确诚意的诧异着。为什么他在女人身上这样侥倖。他的胖胖的通红的脸很自满的很幸福的放着光彩，他尽在润湿的舐着嘴唇。

我们的烘面司务很用力的很生气的用铲子敲着炉腔，忽然间讥笑的说了：

——拗断棵把小杉树不算什么大气力，你拗断一棵大松树看……

——这是，你这是给我说的？——那个兵问。

——给你……

——什么？

——没有什么……去了！

——不行，你等一等！怎么一回事？什么松树？

我们的烘面司务不回答，很快的用铲子在炉子里工作着：把煮好的薄饼塞进去，拨着已经烘好的，把它们很响的甩在地上，给那些用麻绳在穿着它们的小孩子。他仿佛忘记了那个兵，忘记了和那兵的谈话。然而那兵忽然间不安宁起来了。他站了起来，跑到炉子那边去，不顾自己的胸口会碰在铲柄上的危险，当时铲子正在空气里忙乱的挥动着。

——不行，你说出来，哪一个女的？你欺侮我……我？无论哪一个女的也逃不过我的手掌，不行！而你给我讲这种欺侮人的话……

他的确象个真正受了欺侮的样子。他大概除开弄女人的本领以外，再也没有可以敬重自己的理由了；也许，除开这种能力之外，他也再没有什么活泼的生命，只有这种能力使他觉得自己是个活人。

有这么一种人，对于他们，生活里面最有价值的最好的东西，是他们心上或者身体上的一种什么病症。他们永久带着这种病症，只靠这种病症过活，吃着这种病症的苦头，而用这种病症营养自己，他们向别人埋怨着这种病症，这种使得亲人注意他们。这样博得别人对于自己的同情，除开这个之外——他们是什么也没有了。假使夺掉他们这种病症，把他们医治好，那他们就要不幸福了，因为他们丧失了唯一的生活资料，——他们那时候

就成了空虚的了。有时候，人的生活是那么贫乏，以致于不由自主的，他不能够不宝贵自己的罪过，而靠这种罪过来生活；可以说，人的罪过时常是由于烦闷。

那个兵受了欺侮了，冲到我们的烘面司务身上去，叫着：

——不行，你说：是谁？

——说？——烘面司务突然回转身来，向着他。

——唔？

——塔涅，你知道她罢？

——唔？

——就是了！试试看……

——我？

——你！

——她？这在我：呸！

——我们看罢！

——你看得见！吓哈！

——她把你……

——一个月的时期！

——你这个吹牛的丘八！

——两个礼拜！我给你看！谁？塔尼卡[1]呸！……

——唔，走开些……你打扰我！

——两个礼拜，就行！ah，你……

——走开，我叫你！

---

〔1〕塔尼卡也就是塔涅。

我们的烘面司务忽然间发怒了，挥着铲子。那个兵惊奇的从他那边倒退了过来，看看我们，沉默了，轻轻的，恶狠狠的说："好罢！"——就从我们这里走出去了。

在争论的时候，我们大家沉默着，很注意的听着他们争论。然而等到那个兵走了之后，我们之间开始了热闹的高声的谈论和吵闹。

不知道是谁，向烘面司务叫着：

——你闹了乱子了，帕威尔！

——做你的事情，知道就够了！——烘面司务发怒的回答。

我们觉得，那个兵给人家伤了他的心，而塔涅危险了。我们觉得这个，而同时，我们大家都被热烈的，对于我们很舒畅的好奇心占领了——究竟怎么样？塔涅斗得过那个兵吗？差不多大家都深信的说：

——塔尼卡？她抵抗得住的！空手是抓不住她的！

我们非常之想要试一试我们"上帝"的坚固；我们紧张的互相证明着，说我们的"上帝"是坚固的"上帝"，在这个冲突里一定会胜利的。最后，我们还觉得我们反激那个兵似乎太少了，他会忘记这个争论，我们还应当好好的激动一下他的好胜心。从这一天起，我们仿佛过着一种特别的神经紧张的生活，——那从来没有这样生活过。我们整天的互相争论着，仿佛大家都更加聪明了，话说得更好，更多了。我们觉得，我们是在同什么鬼赌东道，我们所下的注——就是塔涅。当我们从面包工人那里知道了那个兵开始"吊我们的塔尼卡"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难过得好受；生活得那么有趣，甚至于没有注意到老板利用我们的兴奋，

给我们每天添了十四铺德[1]面胚子的工作。我们不知道怎么的，做工也不觉得累了。整天的，塔涅的名字不离我们的嘴。每天早晨，我们特别忍耐不住的等着她。有时候我们设想着她这么一走进来——已经不是从前的塔涅了，而是另外一个人了。

可是，我们一点儿也没有向她说起那个争论。丝毫也没有问她，仍旧对她很好，很和爱。然而在我们的态度里面，已经有了什么新的，同我们以前对塔涅的情感不相干的东西，——这新的东西就是尖锐的好奇心，尖锐的而又冷酷的，象一把钢刀……

——弟兄们！今天到期了！——有一天早晨烘面司务在上工的时候就这么说。

他就是不提起，我们也知道得很清楚，然而始终慌乱起来了。

——看看她……立刻就要来了！——烘面司务提议。有一个人表示可惜似的喊着：

——难道眼睛看得出什么吗！

我们之间又开始了热烈的吵闹的争论。今天，我们总算要知道这宝贝有多么干净，多么不受龌龊，在这宝贝里面装着我们的最好的东西。在这一天早晨，我们不知怎么的一下子，象是第一次觉到了：我们的确在玩着一个大把戏，我们这“上帝”的清洁的试验，可以结果是在我们眼光里消灭了这“上帝”的。所有这些天，我们听见那个兵努力的不断的在追着塔涅，然而不知为什么，我们之中谁也没问她：她对于他是怎样的态度？而她，每天早晨继续的按时按刻的跑来要薄饼，仍旧是向来的样子。

---

〔1〕一“铺德”等于中国三十斤。

在这一天，我们也很快就听见了她的声音：

——囚徒们！我来了……

我们慌忙放她进来，等她进来之后，同往常大不相同，迎接她的是沉默。大家的眼睛都看住了她，我们不知道要同她谈什么，要问她什么。我们这一堆黑暗的沉默的群众，站在她跟前。她大概也惊奇着这不习惯的迎接她的态度，——突然间，我们看见她脸色发白了，她心上是在不安起来了，仿佛在这地方慌乱起来了，而用压住了的声音问：

——你们这是什么……这样子？

——你呢？——烘面司务忧郁的向她说，眼睛尽看着她，一动也不动。

——我，怎么？

——没，没有什么……

——唔，快点儿给我薄饼……

她向来总不催我们的……

——来得及的！——烘面司务说，他身体不动，眼睛不离开她的脸。

那时候，她就突然的回转身去，走出了门外。

烘面司务拿起了铲子，镇静的沉默着，回到炉子那边去：

——这就完了！……喷，这丘八！……下流东西！……

我们象一群羊子似的，互相磕碰着，跑到桌子那边去，沉默的坐下来，萎靡的做起工来。很快的，有一个人说：

——也许，还……

——唔唔！说罢！——烘面司务叫着。



一八〇页二行

“是一个兵，……一脚踢开了门……他站到门坎上，笑着……”



一九〇页二三行

“她一直向我们走来，……仿佛在她跟前就没有我们这些人……”

我们大家知道，他是个聪明人，比我们都聪明些。我们懂得了他的叫喊，这是深信那个兵的胜利……我们忧愁，不安……

十二点钟，——吃中饭的时候，——那个兵来了。他象向来一样，干净而漂亮，也象向来一样的笔直的看着我们的眼睛。而我们不好意思看他。

——唔，规矩的先生们，你们要我给你们看看丘八的胜利罢？——他说，很骄傲的笑着。——那就到那个茅草间去，在罅缝里看……懂了？

我们走出去，互相的冲撞着，涌到茅草间板壁罅缝那边，对着那个院子的。我们没有等很久。一忽儿，很急忙的脚步，担着心事的脸。那塔涅走过了院子，跳过一些溶化的雪和着污泥的水洼。她跑进了酒窖的门，不见了。之后，不慌不忙的，吹着口哨，那个兵也到那边去了。他的手插在口袋里，而胡须动着……

下着雨，我们看见雨点落在水洼里，水洼给雨点打着，发皱了。潮湿的天气，灰色的——很烦闷的一天。屋顶上还堆着雪，而在地上已经发现了乌黑的污泥的斑点。而屋顶上的雪上面，也盖着一些灰黄的龌里龌龊的污点。雨下得慢慢的，声音很沉闷，我们等着，又冷又不舒服……

那个兵先从酒窖里出来；他慢慢的走过院子，动着胡须，手插在口袋里——和向来一样。

之后，塔涅出来了。她的眼睛……她的眼睛放着高兴的幸福的光彩，嘴唇在笑着，她走着，象在梦里似的，摇摇幌幌的，不稳定的脚步……

我们不能够镇静的忍受这个。大家一下子奔到门那边，跳到

院子里，——凶恶的，高声的，野蛮的向她嘘着，叫喊着。

她一看见我们，抖擞了一下，象生了根似的，站住了，脚底下就是污泥，我们围住了她，幸灾乐祸的，一刻也不停，用粗俗的字句骂她，向她说些无耻的话。

我们并不高声的骂，也不慌忙，看着她反正跑不到什么地方去，她给我们围住了，我们可以糟蹋她，要多少是多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没有打她。她站在我们中间，头旋来旋去，这边那边的，听着我们的辱骂。而我们——越来越凶的，越来越多的，把我们话句里的龌龊和毒恨向她扔过去。

她脸上的红晕退下去了。她的碧蓝的眼睛，一分钟以前还是很幸福的，睁得很开了，胸口沉重的呼吸着，嘴唇抖擞着。

而我们，围住了她，向她复仇，因为她掠夺了我们。她是属于我们的，我们把自己的最好的东西都化费在她身上，虽然我们这点儿最好的东西——是叫化子的几个小钱，然而，我们二十六个，而她是一个，我以我们给她的痛苦，再也抵偿不了她的罪恶！我们是怎样的侮辱了她呵！……她一直沉默着，一直用那种野兽似的眼睛看着我们，她整个身体在发抖。

我们笑着，叫着，喊着……还有些什么人也跑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们之中一个人扯了一下塔涅的袖子……

突然的，她的眼睛发着光；她不慌不忙的举起手来整理一下头发，高声的，但是镇静的直对着我们的脸说：

——ah，你们这些倒霉的囚徒！……

她一直向我们走来，这样简单的走上来，仿佛在她跟前就没有我们这些人，仿佛我们并不拦着她的道路。所以，我们之中的

确谁也没有在她的路上。

走出了我们包围，她，并不向我们这边回过身来，仍旧是那么高声的，骄傲的，轻蔑的说：

——ah，你们这些昏嗯蛋……贱嗯胎……

就这么去了，笔直的，漂亮的，骄傲的她。

我们呢，留在这院子中间，在污泥里，在雨里面，在这没有太阳的灰色的天的下面……

后来，我们也沉默的走进自己的那个潮湿的石头洞里。象以前一样，太阳永久不照到我们窗子里来，而塔涅再也没有来过了！……

马 尔 华

海——在笑着。

在热风的轻轻的吹动之下，它在抖动，一层细密的皱纹，耀眼的反映着太阳的光彩，盖住了它，而几千个眼光灿烂的笑窝向着蔚蓝的天微笑。在海与天之间的蔚蓝的空间，动荡着欢乐的波浪声，那些波浪一个跟着一个的跑上倾斜的沙岸。这个声音，和太阳的光彩，千波万折地反映在海里的，和谐地混合在一起，形成不断的运动，充满着活泼的愉快。太阳是幸福的，因为它放射着光明；海呢——因为它反映着太阳的欢乐的光明。

风亲爱地抚摸着海的绸缎似的胸膛，太阳用自已的热烈的光线温暖着它，而海，在这些爱抚的温柔力量之下睡梦似的喘息着，使得沸热的空气充塞了蒸发的盐味。淡绿的波浪跑到黄沙上来，抛掷着雪白的泡沫，它就在这滚烫的沙砾上轻轻的响着消散下去，润湿着沙土。

狭长的沙岸，象是一座巨大的宝塔从岸上摔倒在海里。这条沙岸，一头象尖锐的螺丝钉似的戳在无穷的玩耍着太阳的空旷的水面里，在远处迷失了它的根源，那边的暑热的雾气盖住了地面。从那边，跟着风，飞来了一阵重浊的气味，在这里，在清洁的海中，在蔚蓝明亮的天幕底下，这是不可解的，侮辱的。

沙岸的沙土上散布着鱼鳞，还插着几根木棒，上面挂着渔

网，它们的蜘蛛网似的影子落在地上。几只大船和一只小船排列在沙地上，跑上岸来的波浪仿佛在招呼它们到自己那边去。排木，桨，筐子和木桶，乱七八糟的横在沙岸上，这些东西之间有一座高高的草屋，是柳树，菩提树和草席的枝条编成的。这草屋的门口，在满是节疤的木棍子上，放着一双呢靴，靴底朝着天。而在这些混杂的东西上面，竖起了一根很高的旗竿，旗竿尖上一块红布在风里飘动着。

在一只船的影子里，躺着华西里·列哥斯铁夫，这是沙岸上的看守人，这里是革列奔施赤柯夫鱼行的前线岗位。他伏着胸口躺在那里，两只手掌撑着头，望着海的远处，很注意的看那几乎看不见的岸边。那边，在水上，闪动着一个小小的黑点，华西里很高兴的看着那黑点越来越大的走近他。

他眯着眼睛——那波浪上的太阳光线象针似的刺着——满意的微笑了：这是马尔华来了。她来到了，就要哈哈的笑着，她的胸脯要诱惑地起伏着，用和软的手拥抱他，给他亲嘴，而很响的，惊吓着海鸥，讲起那边岸上的新闻。他同她就要煮起很好的牛耳朵，喝着烧酒，躺在沙上，谈着话，亲热的玩耍着，之后，等天黑了，就要用茶壶烧茶，过着很有味的羊肉喝起茶来，然后躺下去睡觉……每逢礼拜天总是这样，这是每礼拜的节日。而一清早，他沿着还在睡梦之中的海，在黎明之前的清新的昏暗中，载她到岸上去。她打着瞌睡坐在船尾上；而他划着船，向她看着。这种时候，她时常是很可笑的，很可笑又很可爱，象一只吃得饱饱的猫儿似的。也许，她从船板上滑到了船底里去，就在那里蜷做一堆的睡着了。她时常是这样的……

这一天，甚至于海鸥都热得倦极了。它们并排着坐在沙上，张开着嘴，垂着翅膀，或是嬾嬾的浮在波浪上，不叫喊，也不象平常那么野兽似的活跃。

华西里觉得船上不止马尔华一个人。难道谢略施卡又缠住了她吗？华西里在沙上沉重的翻了个身，坐了起来，用手掌遮在眼睛上面，心上很惊慌的看那边来的还有一个什么人？马尔华坐在船尾上掌着舵。划桨的——不是谢略施卡，不大会划，要是谢略施卡，马尔华可以不用掌舵的。

——Ei！——华西里忍不住的叫了一声。

沙上的海鸥抖动了一下，小心的防备着。

——Ei—ei……——从船上传来了马尔华的响亮的声音。

——你同着谁呀？

回答的是一片笑声。

——见鬼！——华西里不高声的骂了，吐了一口口沫。

他很想要知道那来的是什么人；他卷着烟卷，钉住着划桨的那个人的后脑和背看。桨打着的水的响亮的声音散布在空气里；看守人的赤着的脚底下的沙在嘶嘶的响着。

——你这是同着谁？——他叫了，那时候他已经看得出马尔华的美丽的脸上现着他所不认识的笑容。

——等一忽儿，你就知道了！——她笑着回答了。

划桨的回过脸来对着岸上也笑着看了看华西里。

看守人皱着眉头，回想着——这是谁，似乎是他认得的小伙子？

——起劲点儿划！——马尔华在指挥着。

那船使劲的一冲，差不多半只船都同着浪头爬上了沙岸，往侧面一歪就停住了；而浪头往后退下去，退到海里去了。划桨的跳到岸上，就说：

——你好，爸爸！

——雅柯夫！——华西里沉闷的叫了一声，他倒是惊奇比快乐多些。

他们拥抱着，在嘴唇上和巴掌上亲了三次嘴；在华西里脸上奇怪同快乐和忸怩混在一起。

我原来看着……怎么一回事……心上痒痒的……ah，你，怎么这是你？看着罢！我看这是谢略施卡吧？不是，看来不是谢略施卡！an，这是你！

华西里一只手摸着胡子，另外一只手在空气里挥着。他要想看一看马尔华，然而儿子的两只微笑的眼睛钉住在他的脸上，那眼睛里的光彩使得他不好意思。他觉得有这么一个强壮漂亮的儿子，心上很满意，可是姘头在旁边又使得他忸怩，这两种情感在心里交战着。他一只脚换着别一只脚的站在儿子面前，一个个的问题问着儿子，也不等待儿子的回答。他头脑里的一切，象是都混乱了，他尤其觉得不舒服的，是马尔华的讥笑的话飞了出来：

——不要装腔了……你那么快活！把他同到草屋子里去，请他吃点东西吧……

他回过身来对着她。她嘴唇上一种嘲笑的神气，这是他没有见过的，而她整个儿——那么圆滚滚的，温软和新鲜的，象向来一样，同时又是那么变了样的，新的。她那淡绿的眼睛从父亲身上滚到儿子身上，用雪白的细密的牙齿在啃着西瓜子。雅柯夫也

带着微笑看着他们两个，有几秒钟三个人都不做声，这使得华西里很不舒服。

——我马上！——华西里突然忙乱起来，向草屋那边走去，——你们不要站在太阳里，我拿点水，就去……我们煮耳朵吃！我，雅柯夫，给你那么好的耳朵吃！你们在这里……随意吧，我立刻……

他在草屋那边的地上拿起锅子来，很快的跑到渔网那里，钻进了那些渔网的灰色的褶裥里，不见了。

马尔华同着他的儿子也跑到草屋那边来。

——哦，好汉子，我把你同到了父亲这里了，——马尔华说，斜着眼睛看那雅柯夫的矮矮的身段。

他回过脸来对着她，脸上生着暗褐色的小胡须，眼光闪烁着的说：

——是了，到了……这里多么好，那样的海！

——宽畅的海……唔，怎么，父亲老得多吗？

——不，没有什么。我以为他已经花白得多呢，而他的花白头发倒很少……还强健。

——你们有多少时候没有见过了，你说？

五年光景，啊……他从乡下出来的时候，我才十七岁……

他们走进了草屋，里面很闷气，而草席上一股咸鱼的气味；他们坐下了：雅柯夫坐在一个树桩上，马尔华坐在一堆麻袋上。他们中间有一个拦腰截断的木桶，桶底朝上，当桌子用的。他们坐着，不做声，互相注目的看着。

——这么，你要在这里做工了？——马尔华问。

——那……我还不知道呢……要是找得着什么工作，我是做的。

——我们这里是找得着的！——马尔华很自信的答应着，她那一双淡绿的猜疑似是眯细着的眼睛直看着他。

他没有看她，用衬衫的袖子擦着脸上的汗。

突然间她笑了。

——你母亲有什么吩咐和问好，叫你带来给父亲的吧？

——自然哩……怎么样？

——没有什么！

雅柯夫不喜欢她的笑——这似乎在刺着他。这小伙子回过去背着那女人，记起母亲的吩咐了。

母亲送他走出围墙的门的时候，靠在木板上，时常闪动着乾枯的眼睛，很快的说了：

——你给他说，雅沙[1]……为着基督，你给父亲说，那个！……母亲只一个人，在那边……五年过去了，她还只一个人！老了，那个！……你给他说，雅柯吴施卡[1]，为着上帝。母亲很快就要做老太婆了……一个人，总是一个人！总在做着。为着基督，你给他说吧……

她不做声的哭了，把脸藏在衣兜里。

那时候，雅柯夫没有可怜她，而现在觉得可怜了……他看了看马尔华，严肃的抬了一下眉毛。

---

〔1〕雅沙，雅柯吴施卡都是雅柯夫的小名，在俄文里，人名可以变做许多种形式，有些是缩小的意思，例如“雅沙”或“雅施卡”就是“小雅柯夫儿”的意思；有些又可以表示放大，亲爱，憎嫌的意思。

——唔，我也来了，——华西里叫了一声，一只手拿着鱼，另外一只拿着刀，跑进草屋来。

他已经克服了自己的忸怩，把它深深的藏进自己的心里，现在他已经很安定的看着他们，不过在他的动作里发现了他向来所没有的忙乱。

——我马上烧起柴火堆来……就来的……我们来 谈 谈 吧。Ah，雅柯夫，啊？

他又从草屋里出去了。

马尔华不断的在啃着瓜子，很无礼的看着那雅柯夫，而他竭力的不看她，虽然他很想要看。

后来，因为沉默压迫着，他就说了：

——我一个口袋忘记在船上了，要去拿来！

不慌不忙的站起来，他走了出去；代替他似的，华西里走进了草屋，低下身子来向马尔华慌忙的，生气的说：

——唔，你干吗同了他一起来？我给他说什么好？你是我的什么人？

——来了，就完了！马尔华很简单的说。

——Eh，你……没有心计的婆娘！我现在怎么办呢？这 样，当着他的面，就那么……一下子？我家里还有老婆，他的母亲……你应当想到的！

——我很用得着想呢！我怕他，还是怎么呢？还是怕你？——她问，轻蔑地眯着自己的绿眼睛。——你刚才在他跟前那么旋转着！我真好笑！

——你倒好笑呢，我怎么办？

——你以前早些想着这个就好了！

——那，我会知道他这么突然从海里钻出来吗？

雅柯夫脚底下的沙嘶嘶的响了，他们就打断了自己的谈话。雅柯夫拿来了一个轻轻的口袋，把它扔在角落里，斜着眼睛恶意似的看了看那女人。

她很起劲的吃着瓜子，而华西里坐在树桩上，用手擦擦膝盖，微笑着说了：

——这样你就这么来了……你是怎么想起来的呢？

——这个样子……我们写了信给你……

——什么时候？我什么信也没有接到！……

——唔？我们可写了……

——大概信是失掉了，——华西里发愁的说，——你看，真见鬼……啊？要的时候，偏偏失掉了……

——那末，你不知道我们的事情？——雅柯夫问，不信任地看着父亲。

——那里知道？我没有接到信！

于是雅柯夫就说他们的马死了，在二月初面包就吃完了；做工呢，又没有地方做。草料也不够，牛都几乎饿死。总算勉强糊弄到四月间，后来就决定了：耕过田之后雅柯夫到父亲这里来，找点工作，住这么三个月光景。他们都写信告诉了他，后来卖掉了三只羊子，买了面包和草料，于是雅柯夫就来了。

——原来这样！——华西里叫了起来——这个样……而……你们怎么的……我寄了钱给你们……

——那钱有好多呢？修理了屋子……嫁掉了马里亚……我买

了一个犁……要知道五年的功夫呢！

——是了！不够用，啊？这样的事情……啊呀，我那边的牛耳朵要焦了！他站了起来，走出去了。

华西里蹲在柴火堆前面思索着，那柴火堆上面挂着一只锅子，沸滚的泡沫在溅到火里去。儿子给他所讲的一切并不这么感动他，然而他发生了一种不满意老婆和雅柯夫的情感。五年来无论他寄多少钱给他们，他们家里的经济始终弄不好。如果不是马尔华在这里，他对雅柯夫还要说些什么呢。自作主张的，也没有得到父亲的允许，就从乡下出来了，——这点聪明倒有的，——而经济却弄不好！家里的经济，华西里直到今天过着快活的轻松的生活，是难得记起的；现在，突然的想起来了，这仿佛是个无底洞，五年以来他尽把钱往那里面扔，这在他的生活里，简直象是多余的东西，用不着的东西。他用羹匙翻动着耳朵，叹了口气。

在太阳的光线底下，柴火堆的小小的淡黄的火苗是可怜的，暗淡的。青隐隐的透明的一股股的烟，从柴火堆飞到海边去，迎着浪花。华西里看着那些烟，心上在想着现在他的生活要坏了，没有先前那么自由了。一定的，雅柯夫已经猜着了马尔华是谁……

而她坐在草屋子里，那一只顽皮的挑战的眼睛使得那小伙子不好意思；她的眼睛里，一直不消灭的在耍着微笑。

——喂，看罢，你把未婚妻丢在乡下了吧？——她看着雅柯夫的脸，突然的说了。

——也许，丢在那里了，——那一个不大愿意的回答。

——漂亮吧，怎么样？——她不经心的问。

雅柯夫不做声。

——干吗不做声？……比我好些，还是不？

他不由自主的看了看她的脸。她的巴掌黑黑的，很胖，润湿的嘴唇——顽皮的微笑着，半开半阖的——在抖动着，粉红的布衫，不知怎的特别合式的披在她的身上，显露着圆滚滚的肩膀和高高的弹性的胸脯。然而他不喜欢她那狡猾的眯着的绿眼睛，还在笑呢。

——你干吗这样说？——他叹了口气，哀求着的说了，虽然想要说得很严厉。

——那要怎么说呢？——她笑了。

——还要笑……笑什么？

——笑你……

——唔，我给了你什么？——他受着气似的问，又在她的眼光之下低倒了眼睛。

她没有回答。

雅柯夫猜到了她是父亲的什么人，这妨碍着他自由的同她说话。这个猜想并没有使得他惊奇：他听见过在外乡的工作地方大家都放纵得很，而且懂得，象他父亲那样强壮的人，没有女人也就很难过过这么许多时间。然而在父亲跟前，在她跟前，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后来，他记起了自己的母亲——那么一个女人，疲乏的，多话的，在那边乡下，一刻不放手的工作着。……

——耳朵儿好了！——华西里跑进草屋来，说了，——拿羹匙来，马尔华！

雅柯夫看了看父亲，想了：

——可见她时常到他这里来的，连羹匙在什么地方都知道呢！

她拿了羹匙，就说要去洗一洗，并且她还有烧酒留在船尾上呢。

父亲和儿子看着她的后影，只剩着两个人，面对面的不做声。

——你怎么碰见她的？——华西里问。

——我在鱼行里问起你，她正在那里……她就说：干吗在沙滩上走过去呢，咱们坐船去吧，我也要到他那里去。就这么来了。

——是呀……我有时候这么想着：现在雅柯夫怎么样了？

儿子对着父亲的脸好意的笑了；这一笑给了华西里一点勇气。

——A……老太婆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雅柯夫不确定的说了，眨了眨眼睛。

——随便什么鬼也没有办法，我的好兄弟！——华西里挥着手叫了，——起先我忍耐了，不成！习惯……我是有老婆的人。再则，她还可以补补衣服，这样那样…总之……ehma！女人，象死一样，再也免不了的！——他诚恳的结束了自己的解释。

——我又怎么样？——雅柯夫说，——这是你的事情，我又不是审判官。

而他心上想着：

——那样的人还肯替你补裤子呢……

再则，我还不过四十五岁……她身上化不了多少，也算不了我

的老婆……——华西里说。

——自然，——雅柯夫同意了而想着：——可是口袋总有点儿瘪吧！

马尔华手里拿着烧酒和一串小面包来了；大家坐下来吃耳朵。不做声的吃着，很响的吮着骨头，从嘴里吐到门口的沙地上。雅柯夫吃得很多，很贪心的；马尔华大概看着很喜欢——她亲爱的微笑了，看着他那晒黑了的巴掌怎样在鼓动着，很快的转动着那润湿的大嘴唇。华西里吃得不多，然而竭力的装出一副神气来，似乎很用心的在吃着，——这是因为他要没有失错的，不给儿子和马尔华看出来，细细的想一想自己对于他们的态度。

海鸥的凶恶的叫喊打断了亲爱的波浪的音乐。暑气比较得不那么烫人了，已经有时候有一股凉爽的空气，充满着海的气味，飞进草屋子里来。

吃过了有味的耳朵和烧酒，雅柯夫的眼睛朦胧了。他开始傻里傻气的笑，打呃，打呵欠，而那么样看着马尔华，以致于华西里认为必须向他说：

——你在这里睡一忽儿吧，雅舒特卡[1]，等喝茶的时候……我们叫醒你吧。

——这可以的……——雅柯夫表示同意，就倒在那堆麻堆上去，——A……你们到那里去？哈哈！

华西里被他笑得不好意思起来，慌慌忙忙的走了出去，而马尔华瘪了瘪嘴唇，抬起着眉毛，回答雅柯夫：

——我们到那里去，这不关你的事！你怎么啦？你还得给我

〔1〕雅舒特卡也是雅柯夫的小名。

们的上帝……fia！这是你得做的事情，小伙子！

——我？好吧！——雅柯夫在她后面叫着，——等着吧。我给你点颜色看！原来，你是这样的……

他还翻了几个身，就睡着了，发红的脸上带着醉醺醺的吃饱了的微笑。

华西里把三根排木插在沙地里，上面捆在一起，用草席盖了起来，这样搭好了一个荫棚，就睡在影子底下，用两只手垫着头，看天。马尔华在他身旁坐下来，他就回过脸去对着她，而她在他脸上看见了受气和不满意的神气。

——怎么，见着了儿子不快活吗？——她笑着问了。

——哪，他……在笑我呢……为着你！——华西里忧郁的说。

唔？为着我？——她狡猾的表示惊奇。

——还为着什么呢？

Ah，你这个可怜虫！现在怎么办呢？不到你这里来，还是怎么？a？唔，我不来了……

——看罢，你这个妖精！——华西里刺她，——Eh，你们这些人！他在笑，你也……而你们是我的最亲近的人！有什么可笑的！鬼！——他转身过去，背朝着她，不做声了。

马尔华，两只手抱着膝盖，轻轻的摇着身体，她那绿眼睛看着光彩的快乐的海，微笑了，——那是懂得自己的美丽力量的女人所很多的凯旋的微笑。

一只帆船在水面上滑过去，象是只很大的，灰色翅膀的，不整齐的鸟。它离岸很远，而向着更远的地方走，向着那边，海和

天混合在碧青的无穷的去处。

——干吗不做声？——华西里问。

——我在想着，——马尔华说。

——想什么？

——就这么想，——她动了动眉毛，沉默了一忽儿，又添了一句：

——你的儿子倒是个好汉，小伙子……

——那你又怎么样？——华西里妒忌的叫了。

——又怎么样呢……

——你瞧着！——他的严厉的眼光，充满着猜疑，看了看她，——你不要捣乱！我虽然和气，可是，你不要来惹我，是了！

他咬着牙齿，握紧着拳头，接着又说：

——你今天一来就要着什么似的……我还不懂得这个……唔，瞧着罢，要是给我知道了，没有你好过的！你那么笑着……一切那么样的……我也会对付你们这班娘儿们的……

——华西亚[1]，你不要来吓我……——她很不关心的，也不向他看，就这么说了，

——那是！你不要开玩笑……

——你也不要恐吓吧……

——我给点苦头你吃，要是你放肆起来……——华西里恨毒起来，威吓着。

——你要打人吗？——她回过身来对着他，好奇的看他那激

---

〔1〕华西亚是华西里的小名。

动的脸。

——你是什么伯爵夫人？我也打得的……

——我是你的什么人，老婆，还是什么？——马尔华理直气壮的，很镇静的问，不等到回答就接着说：——你打惯了老婆，无缘无故的打，也想这样来对付我吗？唔，不行。我自己是太太，谁也不怕。你倒自己在怕儿子呢：刚才在他面前那么旋着，可耻！还要来威吓我呢！

她轻蔑的摇摇头，不做声了。她的轻视的冷话压住了华西里的恨毒。他从来没有见过她这样美丽。

——你放纵了，开了话箱了……——他说，又在恨着，又在鉴赏着她。

——我还得给你说：你对谢略施卡夸口，说我没有了你，象没有面包似的，活也活不成了！你这是枉然……也许，我并不是爱你，也不是来看你，我是爱这个地方……——她伸出手来在周围画了一个大圈子，——也许，我喜欢的是这里这么空旷，海和天，一个卑鄙的人也没有。至于你也在这里，这对我没有什么关系……这仿佛是这地方的价钱……要是谢略施卡在这里，我也会到他这里来，你儿子要是在这里，我也要来……你们给我哭坏了！我有我这样的漂亮，只要我高兴，随便什么时候挑选得着我所要的男人……

——原来这样？！——华西里发疯似的吼着，突然抓住了她的喉咙，——这样呀，啊？

他使劲的摇着她，然而她并不逃避，虽然脸发红了，眼睛充满着血，她简单的把自己的手放在他那压紧着她喉咙的手上，钉

住着看他的脸。

——你原来是这样的东西？——华西里吼着，越来越疯狂的，——而没有做过声，狗皮……而抱我……而同我亲热……我给你！

他把她按在地上，很舒畅的在她颈子上打了一下，两下，沉重的握得紧紧的拳头。他觉得舒服，当他的拳头一下子落在她的有弹性的颈子上的时候。

——哪……什么，蛇？——他得意洋洋的问她，就把她推开了。

她也没有叫一声，沉默的，镇静的，倒在地上，背着了地，被蹂躏了的，通红的，可是始终很美丽的。她那双绿眼睛，从眼睫毛底下，带着冷酷的憎恶看着他。然而他，赶开着自己的兴奋，舒服地满意着出了一口恶气，没有看见她的眼光；等他得意洋洋的看了看她的时候——她微笑了，她的饱满的嘴唇抖动了一下，眼睛里闪烁着光彩，巴掌肉上显出了笑涡。华西里惊奇的看着她。

——怎么，你这个鬼！——他叫了，粗鲁的扯了扯她的手。

——华西卡[1]！……这是你打了我？——她悄悄的声音问。

——唔，还有谁？——他丝毫也不懂得的看着她，不知怎么办才好？再打她一下吧？然而他已经没有恨毒了，他的手已经不会抬起来打她的了。

——可见你在爱我？——她又问，听着她那悄悄的声音，他觉得热起来了。

〔1〕华西卡也是华西里的小名。

——好吧，——他忧郁的说，——你，就得这样！

——我倒想着，你已经不爱我了……我想：现在他儿子来了……他要把我赶走了……

她笑了，奇怪的太高声的笑声。

——傻瓜！——华西里说，也不由自主的笑了，——儿子，他是我的什么同伴呢？

他觉得对她不好意思，可怜她，然而记起了她的话，他又严厉的说：

——这不关儿子的事……我打了你，这是你自己不好，干吗你来惹我？

——那我是故意的，试试你的……——她的肩膀靠到他身上去。

——试试的！试什么？这可试着了。

——不要紧！——马尔华眯着眼睛，很自信的说，——我不生气，这是爱着我所以打的？我还要为着这个报答你呢……她钉住着看他，放低了声音又说：

——Oh，怎么报答呵！

华西里在这句话里听出了对他很舒服的预约，心里甜蜜蜜的激动着；他微笑着问：

——怎么样呢？唔？！

——以后就知道了，——马尔华镇静的说，然而她的嘴唇抖动了一下。

——Eh，你，我的心肝！——华西里叫了，他那情人的手紧紧的捏着她，——你知道，我打了你，你对我更宝贵了！真

的！更亲近了……是不是？

海鸥在他们上面飞过去。海上来的亲热的风把浪花差不多一直送到他们的脚边；而不停的海的笑声尽在响着。

——Eh，我们的事情！——华西里自由自在的吐了口气，沉思地爱抚着滚在他怀里的女人，——这世界上一切都是怎么样的：罪过的都是甜蜜的。你是什么也不懂……而我有时候想起生活，甚至于可怕呢！尤其是夜里……睡不着的时候……看着，你前面是海，你上面是天，周围那么黑暗，难受……而你在这里只一个人！那时候，自己觉得自己是那么小，小……你底下的地在摇动了，而在地上，除开你，谁也没有。那样的时候，要是你在这里，始终还有两个人呢……

马尔华闭着眼睛，躺在他的膝盖上，不做声。华西里的粗鲁的，可是很和善的脸，风吹日晒得棕色的脸低倒在她的身上，他那一部褪色的大胡须刺着她的巴掌。女人不动，只有她的胸膛在很平均的高高的起落着。华西里的眼睛一忽儿看着海，一忽儿又落在这个和他很亲近的胸膛上。他在她的嘴唇上亲嘴，不慌不忙的，亲得那么响，仿佛在喝着滚烫的放着浓浓的油汁的稀粥似的。

他们这样过了三个钟头；太阳开始落到海里去的时候，华西里的沉闷的声音说：

——唔，我去烧茶……客人快要醒了！

马尔华象一只温柔的猫儿似的，懒洋洋地翻身过去；他不愿意似的站起来，走到草屋子里去。那女人稍微抬起了一点眼睫毛，看了看他的后影。叹了口气，好象那些放下使他们疲乏的重

担的人似的。

之后，他们三个坐在柴火堆的周围喝茶。

太阳把海染上了夕阳时刻的活泼的颜色，淡绿的波浪放射着红宝石和珍珠的光彩。

华西里用一只白色的瓦杯在喝着茶，问着儿子乡下的情形，自己也在提起。马尔华不打扰他们，只在听着他们的慢慢的谈话。

——这样，乡下人还在过活？

——过活呢，无论怎么样……雅柯夫回答。

——我们弟兄们，难道要许多么？一间屋子，面包够吃，过节的时候一杯烧酒……可是，连这一点也没有。要是在家里养得活，难道我会到这里来吗？在乡下，我自己是主人家，同大家一样的人，而在这里，是当差的……

——可是这里吃得饱些，工作也轻松些……

——唔，你这也不要说！有时候，全身的骨头都要叫喊呢。而且在这里是给别人做，那边却是给自己做。

——而你做着的钱可要多些，——雅柯夫镇静的回答。

华西里心上同意儿子的理由：——在乡下，生活和工作都比这里苦些；然而不知怎的他不愿意雅柯夫知道。他严厉的说？

——你倒算过了这里的工钱没有？乡下，兄弟……

——象洞里似的，又黑暗，又拥挤，——马尔华笑着说，——尤其是女人的生活，那简直只有眼泪。

——女人的生活到处是一样的……光线也到处一样的，太阳只有一个！——华西里皱着眉头，看了看她。

——唔，你这是胡说！——她活泼起来的叫了，——我要是在乡下，不管愿意不愿意，总得嫁人。嫁了的女人，永久是个奴隶：割麦子，纺纱，看管牲口，生小孩子……她自己还有什么？只有挨丈夫的打骂。

——也不尽是打，——华西里打断她的话。

——而在这里，我不是谁的，——她不听他，只管自己说，——象海鸥似的，要飞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谁也不能够挡住我的路……谁也不来碰我！……

——要是碰了呢？——华西里笑着，提醒她的口气似的问。

——唔，那我就要哭哩！——她悄悄的说了，她那燃烧着的眼睛熄灭了。

华西里原谅他似的笑了。

——Eh，你那么倔强，原来也是没用，讲些 女人 的话。在乡下，女的是个生活里有用的人……而这里，她的生活只是放浪……——他沉默了一忽儿，又加上一句：——为着罪孽。

雅柯夫，等他们的谈话打断了，就沉思地叹了口气说：

——这海象是没有边的了……

三个人都不做声的看了看前面的空旷的去处。

——要是这里都是田地！——雅柯夫用手画了一个大圈子，叫了，——都是黑土吧[1]！正好耕种呢！

——那才是！——华西里好意的笑了，赞成似的向儿子的脸看了一看，而儿子的脸甚至于因为表示希望的力量而发红了。他很舒服的听见儿子的话里那么爱着土地；而他想，也许这种爱好

〔1〕俄国人的所谓“黑土”就是最肥沃的田地。

很快就会有力的把雅柯夫叫回乡村里去，不致于受着雇工的自由生活的诱惑。而他，可以同马尔华留在这里，一切都照旧……

——雅柯夫，你这说得好！农民就得这么样。农民就靠田地才强壮：在田地上他总是活的，离开了它，那就糟了！农民没有田地，象是树没有了根：做家具是行的，而长久活下去就不行的了，要烂掉的！而树林的好处也没有了；四周围都啃光了，鉋光了，什么也不见了！……雅柯夫，你这话说得好。

海在自己的怀抱里迎着太阳，波浪的声音奏着庆祝的音乐，而太阳的告别的光线，把波浪宣染成奇妙的，色度丰富的颜色。创造生活的，神圣的，光明的源泉，用自己的色调的美妙的和谐在同海告别，为的要在离得这里望着它的三个人很远的地方，再用清晨的光线的欢乐的光彩，去惊醒睡梦中的大地。

看着太阳这么落山，我的心都在化开来呢，真的，华西里给马尔华说。

她沉默着。雅柯夫的蔚蓝的眼睛微笑了，望着海的远处。三个人很久的沉思地看着那边——白天的最后几分钟的熄灭的地方。他们前面的柴火堆里的柴片烧化着。后面，夜已经在天上展开了自己的影子。黄的沙砾发黑了，海鸥不见了，——四周围的一切都沉寂了，幻想地亲爱着……甚至于不断的噜苏着的波浪。跑上堤岸的沙地来，也没有白天里那么快乐吵闹的声响了。

——我坐在这里干吗？——马尔华说，——要去了。

华西里扭了一阵，看了看儿子。

——赶忙到那里去？——他不满意的咕噜着，——等一等，月亮要上来了……

——月亮又怎么样？就这样我也不怕，又不是第一次夜里从这里回去！

雅柯夫看了看父亲，眯着眼睛，藏过了笑容，又看看马尔华，而她也在看他，这使得他很不好意思。

——唔，怎么啦！走吧！——华西里答应了，很不满意的，烦闷的。

她站了起来，告别了，就慢慢的沿着堤岸走了；波浪滚到她的脚底下，仿佛在同她玩耍。天上闪动着爆发了一伙伙的星——是它的金花。华西里和他儿子的眼睛在送着马尔华，她的鲜明的短衫离开着他们，在昏暗中隐没下去了。

——我的爱人……快一点来！

Da—ah！　贴紧我的胸怀！

——马尔华的很高的尖利的声音唱起来了。

华西里觉得她似乎站住了，在等着。他使劲的吐了一口口沫，想着：——她这是故意在挑拨我，妖精！

——你瞧！唱呢！——雅柯夫笑了一笑。

她在他们眼睛里，只剩了昏暗中的一个灰色的斑点了。

——不要可怜我的胸怀，

两个雪白的鹅儿，嗳！

——她的声音在海面上散开去。

——你瞧，怎么啊！——雅柯夫叫了一声，整个身体都象在往那边牵过去了，那里飞来了这诱惑的字句。

——这样，你在那边经济也弄不好啊？——华西里的严厉的声音问了。

雅柯夫莫名其妙的，看了看他，又重新恢复了以前的姿势。

沉没在波浪的声音里，那顽皮的歌曲的零碎的个别字句，还传到他们的耳朵里来：

——……ah……这样的夜里

……我一个人……怎么能睡！

——热得很！——华西里愁闷的叫了，在沙地上翻着身，——已经夜里了……还是热！这讨厌的地方！

——这是沙在白天里晒热了……——雅柯夫转过身去，仿佛踌躇着的说：

——你怎么？笑吗？——父亲很严厉的问他。

——我？——雅柯夫傻头傻脑的问，——笑什么？

——那正是，啊，没有什么可……

而透过着波浪的声响，也不知是叹气，还是悄悄的亲爱的叫喊，在传到他们这里来。

过了两个礼拜，又到了礼拜天了，华西里·列哥斯铁夫又躺在自己草屋附近的沙地上看着海，等着马尔华。空旷的海笑着，耍着反映的太阳光，一层层的波浪在生长出来，跑上沙地，把自己头顶上泡沫扔在沙上，又滚到海里去，融化在海中心。一切仍旧是十四天以前的样子。不过华西里，以前很镇静而自信的等着自己的姘头，而今天却很性急的等待着。上一个礼拜天她没有来——今天应当来的了！他不怀疑她会不来，然而他想要很快就看见她。雅柯夫今天不会来打扰：前天他同了几个工人来拿渔网，说礼拜天一早上城去买衬衫呢。他在渔场上找着了工作，十五卢

布一个月，已经去捉了几次鱼，现在神气很强壮，快乐，他身上，象一切工人一样，有一股咸鱼气味，也象他们一样的肮脏，破烂。华西里想起了儿子，就叹了一口气。

——他不要在这里生根了吧……放浪惯了……那时候，恐怕不肯回到乡下去了……我得自己……

海里除开海鸥什么也没有。那边，海和天之间有一条狭狭的沙岸隔开着的地方，有时候发现些小小的黑点，在沙岸上移动着，又不见了。而船呢，始终没有，虽然太阳光已经差不多垂直的落到海里了。平常，在这个时候马尔华早就在这里了。

两只海鸥在空中互相抓紧了，打起来，打得羽毛都飞下来。凶狠的叫喊冲破着波浪的欢乐的歌曲，这歌曲是那么经常的，和谐的同明亮的天的凯旋的寂静混合着，仿佛是太阳光在海面上愉快地玩耍的声音。海鸥落到了水里，互相的打着，忿怒和疼痛的狂叫，重新又飞到空中，互相的追赶着……而它们的朋友——一大群海鸥——似乎没有看见这个斗争，只在贪心地捉着鱼，钻在那淡绿的透明的玩耍着的水里去。

海——空旷的。那边，远远的岸边，并不发现那熟悉的黑点。

——你不来吗？——华西里自言自语的说，——唔，算了吧！你以为怎么样？……

海在笑着。

华西里站了起来，跑到草屋子里去，想要自己烧中饭吃，然而又觉得不想吃，于是重新回到原地方，躺下来了。

——要是谢略施卡来了也好！——他心上这样叫了，强迫自己想那谢略施卡，——这是个恶毒的小伙子。随便什么人，他都

要笑；对随便什么人，他都要挥拳头。强壮的，识字的，见过世面的……可是个醉鬼。同他在一起很快活……娘儿们见不得他，虽然他来得不久，一些娘儿们已经都跟着他跑了。只有一个马尔华离得他远远的……她可还不来。这个该死的女人！也许她生气了，因为上次打了她？可是，这在她难道是什么新鲜事情吗？别人……是怎么打的！现在他还得给她……

这样，想着儿子，又想着谢略施卡，尤其想着马尔华，华西里在沙地上翻来翻去，尽在等着。不安的情绪不知不觉地在他心里产生着阴暗的猜疑的思想；然而他不愿意想起这样的念头。他自己对自己隐藏着这种猜疑，一忽儿站起来，在沙地上走着，一忽儿又躺下去，这样一直到晚上。海面已经暗下来了，而他还要在望着远处，等着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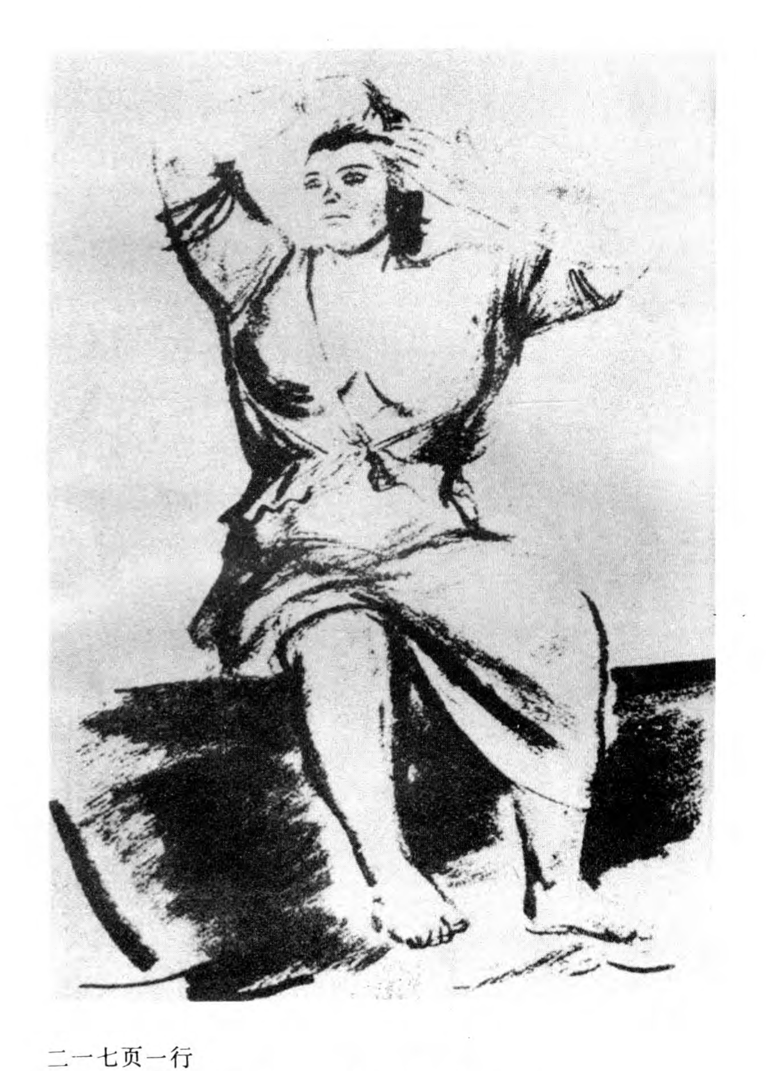
这一天马尔华没有来。

躺下去睡觉的时候，华西里愁闷的骂着自己的职务，使得他不能够到岸上去；他睡着去的时候，还时常跳起来——在睡梦里他时常听见，似乎远远的不知什么地方桨在响呢。那时候，他总把一只手遮在眼睛上面，而望着乌黑的模糊的海面。在对岸，在渔行那边，亮着两堆柴火堆，而在海里什么人也没有。

——好吧，妖精！——他威吓着。后来就很沉着的睡熟了。

而在渔行那边，这一天原来出了这么一件事情。

雅柯夫一清早就起身了，那时候太阳还没有那么热的晒着，而海上吹着一阵勇敢的新鲜的空气。他从木栅里走到海边去洗脸，跑到岸边，看见了马尔华。她坐在一只拖船的船尾上——那拖船是扣在岸边的——她那赤着的脚挂在船边，在梳着湿的头发。



二一七页一行

“雅柯夫站住了，用好奇的眼光看着她。”



二一一页十八行

“三个人都不做声的看着前面的空旷的去处。”

雅柯夫站住了，用好奇的眼光看着她。

一件布衫，胸口没有扣好，从一个肩膀上褪了下来，肩膀是那么白，很有味的。

波浪打着船尾。马尔华一忽儿抬起头来望着海面，一忽儿又低倒身子，她的赤着的脚差不多要碰着水了。

——洗了澡，还是怎么？——雅柯夫叫了。

她的脸回过来向着他，眼睛一闪的看了看他，重新又梳着头发，回答了：

——洗了澡……你这么早就起身了吗？

——你比我还早……

——我算什么榜样呢？

雅柯夫不做声了。

——照我这样子过活，你的脑袋很难禁得起哩！——她说。

——O？瞧你多么可怕！——雅柯夫笑了，就蹲下来洗脸。

他用手掌掏着水拨在自己脸上，咕噜着，觉得清爽。之后，用短衫的边缘擦着，他问马尔华：

——你干吗尽来吓我？

——而你干吗向我瞪着眼睛？

雅柯夫记得，他并没有比看渔场上的别的女人多看了她，然而现在突然的向她说：

——如果你……是那么牛奶似的！

——你父亲要知道了你这样淘气，他得给你的头颈 牛 奶 吃呢！

她狡猾的玩皮的看着他的脸。

雅柯夫笑了，就爬到拖船上。他也没有懂得她说的是他的什么“淘气”，然而她既然这么说，可见得他很使劲的看了她。他觉得很舒服，很快乐。

——父亲又怎么样？——他说着，沿着船边向她走去，——你是他买了的，还是什么？

同她并排坐了，他钉住了看她的赤着的肩膀，半露着的胸口，她的整个身影——那么新鲜茁壮，发散着一股海水气味的。

——哪，你这么雪白的！——他赞赏着的叫了起来，仔细的看了她。

——不是给你的，——她短短的申明了，也不看他，也不整理好自己的敞开的衣服。

雅柯夫叹了一口气。

在他们前面，展开着早晨的太阳光线里的无穷的海。小小的玩耍着的波浪，风的亲爱的呼吸所产生的，悄悄的撞着船边。远远的在海里，象是它的绸缎似的胸膛上的一条瘢痕，看得见那边的沙岸。沙岸上，在蔚蓝的天的背景上，插着一根旗竿，只看得见那细小的一点——那块布在风里飘荡着。

——是了，小伙子！——马尔华并不看着雅柯夫的说，——我很有味的，可不是给你的……谁也没有买了我，也不受你父亲的管束。我自己这么过活……可是，你不要来惹我，因为我不愿意站在你和华西里的中间……我不要吵架，纠纷……懂得了？

——我又怎么样了？——雅柯夫奇怪了，——我又没有碰你……

——你也不敢来碰我！——马尔华说。

她那么说着，那么轻蔑雅柯夫的口气，使得他，一个男人，一个普通的人，受着了侮辱。一种倔强的，几乎是恶毒的感觉抓住了他，眼睛里都冒火了。

——O？我不敢？——他叫了起来，向她那边移过去。

——不敢！

——唔？我要怎么碰一下呢？

——碰碰看！

——那又怎么样呢？

——我给你后脑子上一下，你得钻在水底里去。

——A，唔，来吧！

——碰碰看！A！

他的热烈的眼光绕了她一周，突然，很有力的手掌从旁边把她抱住，压紧了她的胸口和背部，碰着了她的热烈而茁壮的身体，他整个人都烧起来了，喉咙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压紧着。

——哪！唔……打吧！唔……怎么？

——放手，雅施卡！——她很镇静的说，想从他的发抖的手臂里脱出去。

——而想给我后脑子上来一下呢？

——放手！瞧着，不是好玩的！

——唔……你不要吓我！Eh，你……好莓子！

他贴紧在她身上，厚厚的嘴唇亲着她的红晕的巴掌。

她玩皮的笑了，紧紧的抓住了雅柯夫的手，突然，全身很用力的一动，往前撞了过去。他们互相抱着，沉重的一堆落到了水里去了，沉没在泡沫和浪花里。之后，在波动的水面上露出了雅

柯夫的浸湿的头，吓坏了的脸色，旁边，马尔华也钻了出来。雅柯夫拚命的挥着手，打开周围的水，吼着，叫着，而马尔华高声大笑着在他的周围游着；用手掌掬着盐水泼他的脸，钻到水里去，避开他的乱挥的手。

——见鬼！——雅柯夫叫着，擤着鼻子，——我要淹死了！好了！……真的……要淹死了！水……那么苦的……Ah，你……淹死了！

然而她已经放了他，而象男人似的用手划着，向岸边游。到了那边，很敏捷的跳上了拖船，站在船尾上笑着，看雅柯夫很慌忙的向她游过来。浸湿的衣服贴在她的身体上，画出了她的从肩膀直到膝盖的身影；雅柯夫游到了船边，一只手抓住了她，贪心的眼光钉住了这个差不多是裸体的女人，而她很快乐的在他上面笑着。

——唔，爬出来，海狗儿！——她笑着说，跪了下去，伸出一只手给他，而另外一只撑在船边上。

雅柯夫抓住了她的手，兴奋的叫着：

——唔……现在站好吧！我给你洗……个澡！……

他站在水里，水齐着他的肩膀；把她往自己身边一拉；波浪跳过他的头，撞在船上，溅了马尔华一脸的水。她皱了皱眉头，笑着，突然叫了一声，往水里一跳，她的沉重的身体撞倒了雅柯夫。

他们又玩耍起来，象两条大鱼似的，在淡绿的水里互相溅着水，叫喊着，擤着鼻孔，钻到水里去。

太阳笑着，望着他们，而渔行房屋的玻璃窗，反映着太阳

光，也在笑着。他们的强壮的手打着水浪，水在喧闹着，海鸥被人的吵闹惊吓了，尖利的叫喊着在他们头上盘旋，而从海的远处跑来的波浪时常淹没着他们的头……

最后，他们累了，喝饱了许多水，爬到了岸上，坐在太阳底下休息。

——呸！——雅柯夫皱着眉头吐了一口，——唔，这水也坏透了。还有那么许多！

——世界上坏透了的东西多得很，比如小伙子，老头子，就有多少！——马尔华笑着，挤着自已头发里的水……

她的头发是暗色的，虽然不长，但是很浓的，蜷曲的。

——你所以爱上了老头子啊，——雅柯夫狡猾的笑了，用手臂弯推推她的肋骨。

——有的老头子比年轻人好。

——要是父亲那么好，可见儿子是更好……

——瞧你！那里学来的，这么会夸口？

——乡下姑娘们时常给我说，我这小伙子很不坏。

——姑娘们懂得什么？你倒来问问我看……

——你是什么人？还不是姑娘？

她钉住了他看了一眼，而他不怀好意的笑了。于是她突然正经起来了，很生气的对他说：

——以前是的，可是生过了一次孩子了！

——碰得巧，可是不见得好，——雅柯夫说了，哈哈大笑起来。

——傻子！——马尔华很激烈的对他说了，就转过身去背着

他。

雅柯夫胆怯了，沉默着，瘪着嘴唇。

他们两个人不做声了半个钟头，在太阳底下转动着，使得他们的浸湿的衣服快一点晒干。

在木棚里——这是些狭长的龌龊的屋子，屋顶是往一边斜的，——工人们醒过来了。远远的，他们似乎大家都是相象的——都是那么赤着脚，褴褛的，破破烂烂的……他们的发哑的声音传到了海边，不知是谁在槌着一只空木桶的底，沉闷的打击声飞散开来，仿佛在敲着一面大鼓。两个女人咭咭刮刮的相骂，狗在叫着。

——醒过来了，——雅柯夫说，——我今天想早一点上城的……倒同你鬼混了一阵……

——同我在一起是没有好处的，——她又象是开玩笑，又象是正经的说。

——干吗你总是这么吓我？——雅柯夫很惊奇的笑了。

——你瞧罢，父亲要给你……

这一次提起父亲，突然使得他生气了。

——父亲又怎么样？唔？——他很粗鲁的叫了——父亲！我自己也不是小孩子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这里不是那种规矩……我不是瞎子，看得见的……他自己就不是圣人……他在这里也不那么客气……唔，也就不要管我。

她嘲笑的看了看他的脸，好奇的问了：

——不要管你？你打算干什么？

——我？——他鼓起着嘴巴，挺着胸膛，仿佛在搬起什么沉

重的东西，——我吗？我能干的事多着呢！新鲜的空气把我吹够了，我身上的乡下灰尘都吹掉了。……

——这么快？——马尔华嘲笑的叫了起来。

——还怎么样？我就要把你从父亲那里夺过来。

——唔？真的？

——还怕吗？

——Da。唔？

——你那么的，——雅柯夫激动的起劲的说，——你不要来挑拨我！我……瞧着罢！

——什么？——她镇静的问。

——没有什么！

他转过身去背着她，不做声了，象个有作为的自信的小伙子的神气。

——你这个顽皮家伙！那个伙计有一只小黑狗儿，看见过了？你就象那小狗儿一样。远远的就在叫着，仿佛要咬人，走近去，它可夹着尾巴就跑！

——唔，好吧！——雅柯夫发狠的叫了，——你等着吧！你会看见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会看见的！

而她对着他的脸笑了。

一个高高的，青筋满脸的，紫铜色的人，披着一头乱糟糟的火焰似的深黄的头发，慢慢的步伐，摇摆着身子，向他们走来。他那一件绵纱短衫，背上破了一个大洞，差不多一直破到领头边，不结腰带；为的要袖管不致于落下来，他把它们卷到肩膀上。裤子象是各种各式的破洞拚凑起来的，脚是赤着的。脸上满是密密的

酒刺，两只深蓝的大眼睛放着光彩，很傲慢的；鼻子很宽向上翘着，使得他的整个身影带着那种写意的野腔野调的神气。走到了他们跟前，他站住了，他的身体从那无数破洞的衣服里露出来，在太阳底下闪烁着，高声的擤着鼻孔，两只眼睛疑问似的看着他们，装出一付可笑的面孔。

——昨天我谢略施卡稍微喝了点酒儿，今天谢略施卡的口袋象只没有底儿的筐子……借两角钱来！我反正是不还的……

雅柯夫听了他这样勇气勃勃的话哈哈的笑了，而马尔华看着他那破破烂烂的样子，笑了一笑。

——给吧，鬼东西！给我两角钱，我替你们行结婚礼，好吧？

——ah，你这个小丑！难道你是牧师，——雅柯夫笑了。

——傻瓜！我在乌革里赤的牧师那边当过看院子的……给两角钱……

——我不要行结婚礼！——雅柯夫拒绝他。

——不管怎样，给吧！我不去告诉你父亲，说你在偷他的美人儿，——谢略施卡坚持着自己的要求，用舌头舐着干燥，裂开的嘴唇。

——造谣去吧。他就会信你的……

——我要造谎起来，他一定得信！——谢略施卡说，——那他要怎样干你，ah！

——我不怕！——雅柯夫笑了一笑。

——唔，那我自己来干！——谢略施卡镇静的申明了，挤着眼睛。

雅柯夫可惜那两角钱，但是，已经有人警告过他：不要同这个谢略施卡纠缠，宁可满足他的要求。他也不会要多，可是，如果不给他，他会在工作的时候给你捣一个什么乱子，或是无缘无故的打你一顿。雅柯夫记起了这些话，吐了口气，伸手到口袋里去。

——这样才好！——谢略施卡奖励着他，就在他们旁边的沙地上坐下，——永久听我的话，你就聪明了。而你——他向马尔华说，——快要嫁给我吧？快一点儿吧，我是不肯长久等着的。

——破烂货，你……先把破洞补补好，再来说话，——马尔华回答。

谢略施卡批判地看了看自己的破洞，摇摇头。

——你最好把自己的裙子给我一条。

——这样！——马尔华说着就笑了。

——真的！给我，有什么旧的吗？

——你自己买条裤子去吧，——马尔华劝他，

——唔，我还是喝完这几个钱好些……

——好些！——雅柯夫笑了，手里拿着四个五分铜元。

——还怎么样呢？牧师给我说的，人应当关心的不是自己的皮肉，而是心灵。我的心灵要烧酒喝。可不要裤子。把钱给我！唔，好了，现在有酒喝了……而你的事情，我还是要给你父亲讲的。

——讲吧！——雅柯夫挥了挥手，很骄傲的眨着眼睛，推推她的肩膀。

谢略施卡看出这种神气，吐了一口口沫，又说：

——要干你，我也不会忘记的……等我一有空闲的功夫，就给你这么一顿！

——为什么？——雅柯夫惊慌的问。

——那我也不知道……唔，你快要嫁给我吧？——谢略施卡又对马尔华说。

——你倒给我说说看，我们怎么办，怎么过活，那时候我再想想吧，——她很正经的说。

谢略施卡看了看海，眯着眼睛，舔舔嘴唇，说了：

——什么也不干，我们要逛呢！

——那儿来饭吃呢？

——唔，——谢略施卡挥了挥手，——你和我妈妈一样的想头。什么，怎么样？我那儿知道，什么，怎么样呢？喝酒去了……

他站了起来，离开了他们，马尔华的奇怪的笑容和小伙子的不痛快的眼光送着他。

——瞧罢，是个什么样的司令官！——雅柯夫说，这时候谢略施卡离他们已经远了，——要是在我们乡下，这样的打哈哈的家伙，早就干了他……给他一顿好好的教训，就完了……而这里怕他呢……

马尔华看了看他，透过牙齿的说：

——Ah，你这个小猪仔！你懂得他的价钱！

——什么懂得不懂得！这样的家伙五分铜元一大把，而一把就有百来个呢。

——也算了！——马尔华嘲笑的叫了，——这是你 的 价 钱

……而他……到处都去过，地心里都钻过，谁也不怕的……

——我又怕了谁？——雅柯夫勇敢的问。

她没有回答他，沉思地看着跑上岸来的波浪的玩要，正在摇荡着那沉重的拖船。桅杆左右的晃着，船尾一起一落的拍着水。响声是那么大，那么可恨——仿佛拖船要想离开海岸，跑到那广阔的自由的海里去，而它恨着那扣住了它的练条。

——哦，你干吗不走？——马尔华问雅柯夫。

——我要上那儿去？——他回答。

——你要上城……

——不去了！

——唔，到父亲那里去吧。

——你呢？

——什么？

——你也去吗？

——不……

——哦，我也不。

——你整天要在我跟前转着吗？——马尔华镇静的问。

——我也不那么希罕你……——雅柯夫回答了，受着侮辱的感觉，站起来，离开了她。

然而他说不希罕她，这是说错了的。没有她，就烦闷得很。同她谈话之后，他发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一种模糊的反对父亲的抗议，深沉的不满意他。昨天没有这样，今天在同马尔华碰见之前也还没有这样……而现在觉得父亲在妨碍着他，虽然父亲是在那边，很远的海那边，在那眼睛勉强看得见的一条沙岸上……

后来，他又觉得马尔华怕父亲。要是她不怕的话，那他同她的事情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了。

他在渔行一带走着，看着那些人。那木棚的影子底下，谢略施卡坐在一只木桶上，弹着三弦琴，装着鬼脸，在唱：

——警察先生！

待我客气点儿吧……

领我到局里去，

省得我跌到烂泥里吧……

二十来个人，也都是那么破破烂烂的，在围着他，所有的人——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放散着一股咸鱼的气味，硝石的气味。四个女人，丑陋的，龌龊的，坐在沙地上喝茶，把茶从一把洋铁大茶壶里倒出来。而一个工人，虽然还是早晨，可是已经喝醉了，在沙地上滚着，要想站起来，又倒下去。不知什么地方，有个女人在叫喊着，哭着；坏了的手风琴的声音传过来；到处闪铄着鱼鳞。

正午的时候，雅柯夫在一堆空木桶中间找着一个有阴影的地方；他就在那边一直睡到将近晚上，醒过来之后，又在渔行一带踱来踱去，感觉着一种模糊的要到什么地方去的欲望。

走了两个钟头左右，他在离得渔场很远的地方，在一丛小白杨树底下，找着了马尔华。她侧着身子躺在那里，手里拿着一本很破烂的什么书，看见他来就微笑了。

——瞧，你在这里！——他说了，坐在她的旁边。

——你找了我很久了吗？——她很自信的问。

——难道我找了你?!——雅柯夫叫了起来，突然他明白了，这

正是这么一回事：他是找了她。这小伙子心上觉得奇异，就摇摇头。

——你认得字吗？——她问他。

——认得……不过不大行，都已经忘掉了……

——我也不大行……你在学校里学了吗？

——在乡村小学。

——我可是自己学会的……

——唔？

——真的……我在亚斯特辣罕一个律师家里当过厨娘；他的儿子教我读书的。

——可见也不是自己……——雅柯夫解释了。

她看了看他，又问：

——你想不想读书？

——我？不……那有什么？……

——我可喜欢，你瞧，我这是向那伙计老婆讨来的一本书，在读着呢……

——讲什么的？……

——讲一个圣人亚列克赛。

马尔华沉思地给他讲了：一个青年，富贵人家的儿子，他丢了他的父母，丢了自己的幸福走了，后来又回到父母家里，但是简直是个叫化子了，破破烂烂的，就住在父母的院子里，同狗睡在一起，一直到死没有说出他自己是什么人，她讲完了，悄悄的问雅柯夫：

——他这是干吗？

——谁知道他？——雅柯夫不关心的回答。

一堆堆的沙，风和浪所扫来的，围住了他们。远远的传来一阵沉闷的，黑暗的吵闹声——这是渔行那边在吵闹。太阳在落下去，沙地上反映着它的光线的淡红色的反光。可怜的白杨树，受着海上吹来的轻微的风，稍稍摇摆着自己的稀少的树叶。马尔华沉默着，象在倾听着什么。

——你今天怎么没有到那边……沙岸上去？

——你问它干吗？

雅柯夫斜着身子，很贪心的眼光看那女人，心上想着怎么对她说他所要说的话。

——我这么一个人，静悄悄的……只想要 哭……或 是 唱曲子。不过，好的曲子我不知道，哭呢，又难为情……

他听见她的声音，那么静悄悄的，亲热的；然而她说的话没有感动他的什么，只不过使得他的欲望更加强烈起来。

——你，那么吧，——他沉着的说，向她那边移过去，但是并没有看她，——你听着吧，我给你说，……我是 个 年 轻小伙子……

——蠢笨的，蠢笨……的！——马尔华深信似的拖长着声音说，摇摇头。

——唔，就算蠢笨的，——雅柯夫发恨的叫了，——难道这也要聪明吗？蠢笨，也好！我给你说，你愿意同我……

——不愿意！……

——什么？

——没有什么？

——你不要捣乱……——他小心的抓住她的肩膀，——你想一想……

——滚开，雅施卡！——她严厉的说，推开了他的手，——滚！

他站了起来，向周围看了一看。

——唔……要是你这样，我才不希罕呢！你们这样的人在这里多得很……你以为你比别人好些吗？

——你这小狗仔，——她镇静的说，站了起来，掸着衣服上的沙。

他们并排着向渔行那边走去。走得很慢，因为脚时常陷到沙里去。

雅柯夫粗鲁的劝她满足他的欲望，而她很镇静的笑他，回敬他一些带着刺的话。

突然的，他们已经走近渔行的木棚的时候，他站住了，一把抓住了她的肩膀。

——你这是故意挑动我？！你这是干吗？我 给 你…… 瞧着罢！

——放手，我给你说！——她脱出了他的手，走了过去；而迎着她，谢略施卡从木棚角落里钻了出来，摇摆着自己的火焰似的蓬蓬松松的头，很凶恶的说了：

——逛过了？好的！

——你们都去见鬼吧！——马尔华恶很很的叫了。

而雅柯夫在谢略施卡跟前站住了，很忧郁的看着他。他们之间离着十步路光景。

谢略施卡看着雅柯夫的眼睛。这样站了一分钟，象两只羊子想要撞一撞额角似的，可是他们沉默的走开了，各 自 走 各自的路。

海是静悄悄的，给夕阳晒得通红；渔行一带，一片很沉闷的吵闹声，这中间，很清楚的听得出一个喝醉了的女人的声音，歇斯替里地在叫着些无聊的字眼：

——……Ta—agarga，matagara，

我的马塔尼茨卡！

醉呀醉了的呀，打了的，

打呀，打烂了的呀——a！

这些字眼，丑恶的，象地皮虫似的，在渔行一带爬开去，这里充满着硝石和烂鱼的臭味，——就这么爬着，侮辱那波浪的音乐。

朝霞的温柔的光彩里，海的远处安静的沉睡着，反映着那珍珠似的云影。沙岸上，一些渔夫半睡半醒地在来往着，把渔网放进船里去。

一大堆灰色的渔网从沙地上爬进船里，堆在船底里。

谢略施卡象向来一样，不戴帽子，半裸体的，站在船尾上，用发哑的喝醉了的声音在催促着渔夫。风在耍着他的破烂的短衫和深黄的头发。

——华西里！那几根绿桨在那里？——不知是谁这么叫着。华西里皱着眉头，脸上象十月里的天色似的，正在把网装进船里去；而谢略施卡看着他的弯着的背，舐舐嘴唇，这是他想喝酒的神气。

——你有烧酒吗？——他问。

——有，——华西里沉着的说。

——唔，那我就不去了……留在“干舱”〔1〕里吧。

——好了！——沙岸上有人叫着。

——开船，来！——谢略施卡指挥着，从船上跑了下来，——你们去吧……我留在这里。瞧着，网撒得大些，不要缠住了！放得平稳些，不要打了结！……

船推下了水，渔夫从船边上跳进了船舱，拣起了桨，举了起来，准备打下水去。

——一！

许多桨很齐的打在波浪上，船冲到前面去了，冲进了那映着朝霞的水的广阔的平原里去了。

——二！——掌舵的指挥着，许多桨象一只大乌龟的脚爪似的，一齐在船沿上举了起来……——一！……二！……

岸上，在渔网的“干舱”这边，剩了五个人：谢略施卡，华西里，还有三个人。其中一个在沙地上坐下来，说：

——再睡一忽儿……

那两个也学了他样，于是沙地上就蜷着三个身体，披着龌龊的破烂衣服的。

——礼拜天你为什么没有来？华西里问谢略施卡，同着他步到草屋子里去。

——不行……

——喝醉了？

〔1〕“干舱”就是岸上的意思，——专指捉鱼时候在岸上拖网的地方说的。

——没有。我看守了你的儿子和他的干妈，——谢略施卡镇静的说了。

——这也算是工作！——华西里斜着嘴巴笑了笑，——他们是小孩子，还是怎的？

——还要坏些呢……一个是傻瓜，那一个是发了疯……

——马尔华发了疯吗？——华西里问，他眼睛里冒着凶恶的火星，——她多早晚是这样的？

——她妈，好兄弟，心同身子不相称哩……

——她这个坏心肠。

——坏的！Eh，你们……这些吃泥土的蠢嘴畜生！什么也不懂得……你们只要婆娘的奶子大，她的脾气儿就不要的……而人的精华都在脾气里……没有脾气的婆娘，好象没有盐的面包。没有弦子的三弦琴，你会得到它的什么趣味吧？狗崽仔！……

——瞧你，昨天喝出了那么些大道理来了！……——华西里刺他。

他很想问一问谢略施卡昨天在什么地方，怎么看见雅柯夫和马尔华的，可是又不好意思。

走进了草屋子，他给谢略施卡倒了一杯烧酒，希望谢略施卡喝了这么一大杯立刻就要醉的，那时候，他自己会给他说起他们的事情。

然而谢略施卡喝完了，咳了一声嗽，整个儿人都发亮了，坐在草屋子的门口，伸着懒腰，打着呵欠。

——喝这么一口，简直是吞了一团火！……——他说。

——唔，你那么喝法！——华西里叫了，奇怪着谢略施卡那

么快的吞下了烧酒。

——我会的……——那赤脚汉点了点他那深黄的头，用手掌擦着润湿的胡须，教训人家似的说起来了：——我会的，好兄弟！我什么都干得快，干得痛快。没有什么转弯摸角，一下子就干了！什么都是这样！至于干到什么地方，那反正是一样！从地上只会跳到地上，不会跳到什么别的地方去的……

——你想到高加索去呢？——华西里问，悄悄的绕到自己的目的上去。

——我要的时候就去。我要的时候，我一下子就干了，完结！或是我的打算成功，或是额角上碰一个瘤……简单得很！

——还有再简单的吗？你仿佛没有头脑的在过活……

谢略施卡嘲笑的向华西里斜了斜眼睛。

——你是聪明家伙！在乡区里，鞭了你几顿啊？

华西里看了看他，不做声。

——好得很，你们的长官用鞭子从后面把聪明往前赶……Eh，你！唔，你的头脑又干得什么？你有了那头脑中什么用？你能够想出什么来？那就是了！我就没有头脑也一直的干，没有什么空话。一定还比你跳得远些……——这赤脚汉夸口的说着。

——这倒不错！……——华西里笑了，——你还要跳到西伯利亚去呢……

谢略施卡真心真意的哈哈大笑起来。

他没有醉，不管华西里怎么在等待着，这使得华西里发恨。再给他一杯吧，有点舍不得，而谢略施卡醒着是拿他没有办法的……然而那赤脚汉自己来救了他。

——你为什么不问起马尔华？

——我问她干吗？——华西里不关心的拖长着声音说，预觉着什么似的发抖着。

——她礼拜天不是没有来吗……你问吧，她这几天怎么样过活……嘿，吃醋吧，老鬼！

——她们那样的多着呢！——华西里轻蔑地挥了挥手。

——她们那样的多着呢！——谢略施卡挑拨着他，——Eh，你们这些野地主的韧皮的乡下人！给你们蜂蜜，给你们泥浆，你们都当它面汤……

——你干吗尽在称赞她？来给她拉纤了，还是怎么？我可早就给她纤上了！——华西里嘲笑的说。

谢略施卡看了看他，不做声，又很郑重的向华西里说，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肩膀上：

——我知道她同你一块儿过活。我没有来妨碍你，用不着……可是现在这个雅施卡，你的儿子在缠着她，你揍他一顿，要见点儿红！听见吗？不然，我自己来揍……你是个好乡下人……橡树似的傻瓜……我没有妨碍你，这你得记着……

——原来这样！你也在缠着她？——华西里沉着的问。

——我也！要是我知道我也……我简直把你们都打开，扫清我的道，就完了……不然，我要她干吗？

——那你又来纠缠些什么？——华西里猜疑的问。

这一个简单的问题大概使得谢略施卡惊奇了。

他睁开着两只大眼睛，看了看华西里，大笑了起来。

——我纠缠些什么？鬼知道是什么……这是，这婆娘，她

是那么……带着胡椒的……我喜欢……也许 我 可 怜她，不知怎的……

华西里不信任的看着他，然而心上觉得谢略施卡是诚恳的说的真心话。

——要是她是个没有动过的姑娘，唔，还可以说可怜她。这样，可有点儿怪！

谢略施卡不做声，看着远远的海里那船在调头，船头向着岸了，这样画了一个半圆形。谢略施卡的眼睛很公开的看着，脸是和善的，简单的。

华西里看着他，心上软了下来。

——你这说的对，她这个婆娘实在好……就有点儿 疯 疯 癫癫！……雅施卡吗？唔，我得揍他！瞧这小狗仔！……

——我跟他不对劲儿……——谢略施卡说。

——他同她去亲热吗？——华西里摸着胡子，咬 着 牙 齿的问。

——他，你瞧着罢，会象榫头似的夹在你们俩口 子 中 间，——谢略施卡很自信的说。

海的远处，太阳出山时候的光线象扇子似的放射出来了。混在波浪的喧闹中间，从海里的船上传来一声低低的叫喊。

——扯呀！……

——起来，孩子们！Ei！到网那边去！——谢略 施 卡 指挥了。

他们五个人很快的就已经拣起渔网的一头。从水里扯起了一根长绳，绷得紧紧的象弦子一样，扣在岸上，而那些渔夫扯动着

皮条，哼着，扯着那条绳。

渔网的另外一头，扣在船上，在波浪里滑动着，往岸边拉。

美丽的，新鲜的太阳，升在海面上了。

——你要是看见雅柯夫，叫他明天到我们这里来一趟，——华西里向谢略施卡说。

——好的。

船靠了岸，渔夫们从船里跳到沙地上，扯紧着自己那一边的网索，两边的人渐渐的走近来，网上的浮标，在水上跳动着，形成了一个整齐的半圆形。

那天很晚的晚上，渔场上的工人正在吃晚饭的时候，马尔华很疲倦的，沉思着坐在一只底朝着天的破船上，望着那昏暗里的海。那边，很远的，有火在闪铄着；马尔华知道这是华西里烧的柴火堆。孤独的，仿佛迷失在乌黑的海的远处的火，一忽儿很鲜明的闪动着，一忽儿又在隐下去，似乎疲乏得很。马尔华很忧闷的看着这一个红点，那么迷失在荒野里，在不断的波浪的喧哗里微弱的抖动着的火光。

——你坐在这里干吗？——谢略施卡的声音在她背后响了。

——你问它做什么？——她并不看他的问。

——好玩呀。

他不做声的看她，卷着纸烟，吸起来，就骑在船背上。之后，很和气的说：

——你这个奇怪的婆娘，一忽儿躲着随便什么人，一忽儿又差不多要挂在随便那一个的项颈上去。

——我也要挂在你的项颈上？——她不关心的问。

——不是我，是雅施卡。

——你看着眼热？

——Mm……来谈谈心吧——谢略施卡提议，拍着她的肩膀。她侧着身子坐在那里，他看不见她的脸，只听见她短短的说了：

——说吧：

——你怎么，丢开了华西里吗？

——我也不知道，——她回答了，沉默了一忽儿，又说：——你问它干什么？

——就这样……

——我现在生他的气。

——为了什么？

——他打了我。

——唔？……这他是……？你就给他打吗？ai—ai！

谢略施卡奇极了。他从侧面看着她的脸，嘲笑的咂着嘴唇。

——我要是高兴，也就不给他了，——她生气的反驳。

——那你是怎么的呢？

——没有高兴。

——可见得，你很爱那只猫儿呢？——谢略施卡讥笑的说了，他纸烟里的烟雾喷了她一脸，——唔，给打了！我倒以为你不是那样的人……

——你们这些家伙，我谁也不爱，——她又不关心的说了，用手挥开那些烟雾。

——撒谎，去你的吧？

——我为什么要撒谎？——她问；谢略施卡听她的声音也就了解她的确用不着撒谎。

——你既然不爱他，你怎么准他打你呢？——他正经的问。

——我难道知道吗？你干什么这样钉住了问？

——怪得很！……——谢略施卡摇了摇头，说了。

他们两个很久的沉默着。

夜已经近了。天上慢慢移动着的云的影子，落在海面上。波浪在响着。

华西里那边沙岸上的火熄灭了，然而马尔华还望着那边。而谢略施卡望着她。

——听着！——他说，——你知道你要的是什么吗？

——要是知道就好了！——马尔华深深的叹了一口气，很低的回答了。

——这样，是不知道了？这不行！——谢略施卡很深信的说，——我可总是知道的！——他又有点儿忧郁的加了一句：——不过我是难得要什么的。

——我总在要着什么，——马尔华沉思的说，——要什么呢？……不知道。有时候，想坐一只船，到海里去！远远的去！再也不要看见什么人。而有时候，又想把每一个人都翻过来，叫他围着我转。看看他，笑笑他。一忽儿，我什么人都可怜，尤其是自己；一忽儿我会把大家都打一顿。然后，打我自己……可怕的死吧……我又发愁，又快活……而人都是那么木头似的。

——人都是烂坏了的，——谢略施卡同意了，——那个吧，

我看着你，看吧，你又不是猫儿，又不是鱼儿……也不 是 鸟 儿……可是，你总有点儿什么的……你不象那些婆娘们。……

——借借上帝！马尔华笑了。

从一排沙堆后面，在他们左边，月亮出来了，在海上洒满了银光。这很大的温柔的月亮，沿着蔚蓝的天幕，慢慢的往上浮动，鲜明的星的光彩在它的均匀的幻想似的光线里暗淡了，溶化了。

马尔华微笑着。

——A……你知道？我有时候觉得，要是晚上在这木棚里放一把火，那才谎乱得好玩呢！

——那是多么那个的！——谢略施卡赞赏着的叫了起来，突然，他推推她的肩膀，——你知道什么……我教给你，来玩一套好把戏！要不要？

——唔？——马尔华很有兴味的问。

——你把这个雅施卡好好的干了一顿了吧？

——简直在冒火呢，——她笑了。

——把他同父亲斗一斗！真的！那才好玩儿呢……他们象狗熊似的扭起来……你去烧一烧那老头子，这一个也来它一下……等忽儿，我们把他们两个牵在一块去……a？

马尔华回过身来向着他，钉住着看他那深黄的很快活的微笑着的脸。他那脸，在月亮的光线底下，比白天太阳底下要不那么花花绿绿些。在那脸上，并看不见什么恶意，——一点也没有什么，只有好意的，稍微带点儿顽皮的微笑。

——为什么你那么不喜欢他们？——马尔华猜疑的问。

——我？……华西里倒没有什么，好好的一个乡下人。而雅

柯夫是坏蛋。你瞧着罢，我是不喜欢一切乡下人的……混蛋！他们装着那么孤哀子似的：人家给他们面包，给他们一切！他们还有乡董会，什么事都替他们做……他们有农场，田地，牲口……我在一个乡董会的医生那里当过车夫，看过了他们……后来，流浪了许多时候。有时候，跑进一个村庄，要一点儿面包吧：去你的！你是谁，是什么，护照拿出来……打了不知多少次……一忽儿又当我是偷马贼，一忽又无缘无故的……就把我关起来。他们哼着叫着的装腔，可是过活是会的，他们有靠山——有田地。我有什么可以对付他们的？

——你难道不是乡下人吗？——马尔华很注意的听着他的话，打断了它。

——我是城里人[1]！谢略施卡带着点儿骄傲的说，乌革里茨城的城里人。

——我是帕甫里斯人，——马尔华沉思的通知了。

——谁也不来保护我！而乡下人……他们这些鬼东西倒会过活呢。他们有乡董会，还有一切等等的。

——乡董会又是什么？——马尔华问。

——什么？鬼知道这是什么？这是给乡下人干下来的，他们

---

[1] 俄国革命以前，农奴制度的身份条例是很严密的，社会上的人分做三种：一种是贵族，直译是"宫里人"，一种是商民，直译是"城里人"（又有"市侩"——"庸人"的意思）一种是农民，"乡下人"；贵族同僧侣是高等阶级（等级），商民和农民是低等阶级——没有政治权利的；然而商民和农民又有各自不同的规矩。再则，不论后来各人做什么职业，每人照世袭的身分领护照，上面写着"商民"或"农民"某某；没有护照就算来历不明，一步都走不成的。

的官厅……不要管它……你说正经事情吧：叫他们俩个打一架，a？什么也不会有的，就只打架罢了！……华西里不是打了你吗？唔，叫他的儿子给你报仇。

——那又怎么呢？——马尔华笑了笑，——这倒好的……

——你想想看……人家为了你打起来，这一个打断那一个的肋骨，看着不好玩吗？只不过为了你的几句话？……你只要舌头动两动，就成！

谢略施卡很久的，起劲的给她讲着她的作用的有味儿。他同时又在讲笑话，又在正经的说。

——Eh，要是我做了个漂亮的娘儿们吧！我在这世界上要捣这么一个大乱呢！——他结果这么叫了起来，两只手抓住了头，紧紧的抱着，眯着眼睛，不做声了。

他们走散的时候，月亮已经高高的挂在天空。没有了他们，夜晚格外美丽了。现在，只剩得无穷的，凯旋的海，给月亮照得银光闪铄的，再则就是碧青的，满布着星星的天。还有些沙堆，沙堆之间几丛白杨树，以及沙地上两排狭长的龌龊房屋，象是两口极大的，做得很粗糙的棺材。然而所有这些，在海面前都是可怜的微小的，那些望着它们的星也很冷淡的闪铄着。

父亲和儿子面对面的坐在草屋子里喝烧酒。烧酒是儿子拿来的，为的不要气闷的坐在父亲这里，而且也想讨父亲的好。谢略施卡给雅柯夫说了：父亲为着马尔华很生他的气，还说要把她打个半死；并且告诉他，马尔华知道他父亲这么威吓她，所以不肯上他雅柯夫的手。谢略施卡笑了他。

——为了你的捣乱，他要给你一顿呢！把你的耳朵扯得丈把长呢！你还是不要给他看见好！

这个深黄色的讨厌的人儿的讥笑，使得雅柯夫对父亲发生一种尖锐的恶意。而马尔华又在耍着，一忽儿很顽皮的瞧着他，一忽儿又那么忧愁的，这使得他想要占领她的欲望十分的厉害起来……

于是雅柯夫来到父亲这里，看着他，仿佛他是路上的一块石头，要跳过这块石头是不可能的，要绕过去又不行。然而雅柯夫觉得自己一点儿也不怕父亲，他深信的看着他那忧郁的凶恶的眼睛，似乎在向他说：

——唔，你碰碰看?!

他们已经喝了两次酒，然而什么也没有说，除非是几句关于渔场上的生活的不重要的话罢了。在海中间，面对面的，他们互相积聚着气忿，他们两个人都知道这场气恼是很快就要爆发的，立刻要烧着他们的。

草屋子里的草席被风吹着淅沥煞拉的响着，木板碰着木版，旗杆上的那块红布在噜嗦着什么似的。所有这些声响都是很胆小的，象是远远的私语，模糊的不坚决的在请求着什么。

——怎么样，谢略施卡还是尽在喝酒吧？——华西里忧郁的问。

——喝呢，天天晚上是喝醉了的，——儿子又倒了一杯烧酒，说。

——他是完了的……看吧，这里的自由生活……没有恐惧的！……你也要变得这样的……

雅柯夫简短的回答：

——我是不会这样的！

——不会?！——华西里皱着眉头说，——我知道我说的什么……你在这里多少时候了？第三个月了，也快要回家去了，而你钱积了多少呢？——他生气的把杯子里的烧酒倒在自己嘴里，手抓住了胡子那么一扯，他的头都摇摆起来了。

——这么一点儿时候，在这里也积不了许多，——儿子很有理的回答。

——既然这样，你也不用在这里淘气了：回乡下去！

雅柯夫不做声，笑了一笑。

——干吗歪着脸？——华西里威吓着的叫了，儿子的镇静使得他气忿，——父亲在说话，你却笑呢！瞧着，放肆得太早了吧？我不要揍你……

雅柯夫倒了烧酒，喝了。粗鲁的纠缠侮辱了他，但是他熬着，不愿意说他心上要说的话，为的不要惹他父亲动气。他在父亲的那么严厉冷酷的闪铄着的眼光底下，有点儿胆怯。

而华西里看见儿子一个人喝了，没有给他倒上，更气忿了。

——父亲给你说：回家去，而你冷笑给他看？礼拜六就去算账，到乡下去！听见吗？

——我不去！雅柯夫很坚定的说，倔强的摇了摇头。

——这是什么话？——华西里大吼了一声，两只手撑在木桶上站了起来，——是我给你说话，还是谁？你这个狗东西，反叛了父亲了？你忘记了：我可以怎么干你？你忘记了？

他的嘴唇发抖了，脸痉挛的歪斜着；两根青筋在太阳穴上鼓了起来。

——我什么也没有忘记，——雅柯夫悄悄的说，不看着父亲，——你倒什么都记着吗，瞧着罢？

——不用你来教训我！我把你撕得个粉碎……

雅柯夫避开了父亲伸到他头上来的手，咬咬紧牙齿的说：

——你不要动我……这里不是乡下。

——不准做声！我到处都是你的父亲！……

——这里不会到区里去挨鞭子的，这里没有那个，那个“区里”，——雅柯夫笑了笑，和父亲脸对脸的；他也慢慢的站了起来。

华西里，眼睛里充满着血，伸长着项颈，握紧着拳头，向他儿子脸上喷着热气，混着一般烧酒气味；而雅柯夫向后仰过去，他那忧郁的眼光很注意的跟着父亲的每一个动作，准备着抵抗，表面上很镇静，可是满身都是热汗。他们之间有一只木桶，就是那当桌子用的。

——不会吃鞭子？——华西里哑着声音的问，弯着背象要跳的猫儿。

——这里大家平等……你是个工人，我也是。

——原来这样？

——唔，怎么样呢？你干吗这么凶我？你以为我不懂？你自己先就……

华西里吼了起来，那么快的挥了一下手，雅柯夫没有来得及避开。一下打在他的头上；他身子晃了一晃，咬紧着牙齿看着他

父亲的野兽似的脸，他父亲又举起了手。

——瞧着！——他警告他父亲，握紧着拳头。

——我给你瞧！

——算了吧，我说！

——aha ……你！……你把父亲？……父亲？……父亲？……

他们在这里太挤了，脚底下纠缠着一些盐色的麻袋，推翻了的木桶，木桩。

雅柯夫用拳头打开着他的打击，雪白的脸，满身是汗，咬紧了牙齿，象狼似的冒火的眼光，在父亲跟前慢慢的往后退，而那一个向他走上来，发狠的挥着拳头，凶恶得象个瞎子，仿佛突然的，很奇怪的全身耸动着——象只野猪，发狠得满身的毛都竖了起来。

——放手，好了，算了吧！——雅柯夫凶狠的镇静的说着，从草屋子的门里走到外边来。

父亲吼着，向他冲上来；但是他的打击只碰着儿子的拳头。

——瞧吧，你怎么……瞧吧……——雅柯夫挑拨着他，自己觉得比他活泼得多。

——等着吧……等忽儿……

然而雅柯夫往侧面一跳，就向海边跑。

华西里跟着追上去，低着头，两只手伸在前面，可是，脚底下绊着了什么，就跌倒在沙地上。他很快的跪着爬了起来，坐在地上，两只手撑在沙上。这么一闹，他简直一点气力也没有了，发愁的号叫着，感觉着不满意的侮辱象在烫着他，自己觉得了衰

弱的苦痛……

——你这该诅咒的！——他嗄声的叫着，伸长着项颈向着雅柯夫看，而从自己的发抖的嘴唇上吐下了一口疯狂的口沫。

雅柯夫靠在一只船上，很注意的看着他，而用手擦着挨了打的头。他的一只袖子扯破了，挂在线上，领口也撕碎了，满是汗的雪白的胸膛在太阳底下闪烁着，仿佛涂了一层油似的。他现在觉着轻蔑父亲；他以为他还要强健些呢，而现在看见父亲那么耸动着，很可怜的坐在沙地上用拳头在威吓着他，他微笑了，这是强者对于弱者的原谅而侮辱的微笑。

——我终生终世的……诅咒你！

华西里那么高声叫喊的咒骂，使得雅柯夫不由自主的看了看海的远处，看看渔行那边，似乎以为那边也听得见这无力的叫喊。

然而那边只有波浪和太阳。于是他向旁边吐了一口口沫，说：

——叫吧……对谁发狠呢？还不是只对你自己……咱们既然这么着，我可要说……

——不准做声！……走开，不要见你……走！——华西里叫着。

——我是不到乡下去……在这里过冬了……——雅柯夫说，还尽在注意着父亲的动作，——我在这里好些，我知道的，不是傻子。这里轻松些……到那边去，你可要骑上我的背了，要怎样就怎样；这里，嘿，瞧吧，咬一口吧！

他对父亲装了一个鬼脸，笑了，不怎么高声，然而那么笑



二四六页二三行

“华西里吼了起来，那么快的挥了一下手……”



二五九页十六行

“他们并排着走了，离开了他……”

着，使得华西里又冒起火来，他跳起来，抓着一支桨，就向他来，哑着声音的叫喊：

——对你父亲？你这是对父亲？我打死……

然而等到他愤怒得象瞎子似的跳到了那只小船边的时候，雅柯夫已经离得他很远的了。他在逃着，他的那只扯破了的袖子在空中飞舞的跟着他。

华西里用桨扔他，桨没有扔到，而这位乡下人又衰弱得没有气力了，伏在那只船上，用手指甲抓着木头，看着儿子，而那一个远远的在向他叫：

——怕点难为情吧！已经花白胡须了，还要为着婆娘，凶狠得象野兽似的……Eh，你！而我是不到乡下去的……你自己去吧……你在这里没有什么事干的……

——雅施卡！不准做声！——华西里吼着，盖过了他的叫喊，

——雅施卡！我揍死你……滚开！

雅柯夫不慌不忙的走了。

父亲的迟钝的，疯狂的眼睛看着他走。看吧，他已经矮了些，脚仿佛没在沙里去了……他没到了腰部……没到了肩膀……连头都没下去了。没有了他……然而过了一分钟，离他不见的地方稍微远一点，他的头，肩膀，后来，整个的他又露出来了……他现在更小了……回过身来望着这边，在叫喊着什么。

——你这该诅咒！该诅咒的，该诅咒的！——华西里回答着儿子的叫喊。而那一个挥了挥手，又走了……又在沙堆背后不见了。

华西里还很久的望着那一边，直到他那不舒服的姿势使得他的背痛起来，他本来是靠在船上半躺着的。他，受了伤似的，站

起来，骨头里的疼痛使得他摇摇摆摆的了。腰带缠住了他的肋骨，他用木强的手指解开了它，拿到眼睛跟前看了看，扔在沙地上。然后，向草屋子走去，在沙地上的一个深坑前面站住了，记起了他刚才在这里摔了一跤，如果他没有摔倒，那一定捉住了儿子。草屋子里，什么都翻了身。华西里的眼睛在找着酒瓶，后来在麻布堆里找到了，就把它拣了起来。瓶塞紧紧的塞住着瓶口，烧酒没有流掉。华西里慢慢的打开了瓶塞，把瓶口塞在自己的嘴里，想要喝了。然而玻璃瓶在敲着他的牙齿，而烧酒从嘴里流到胡子上，流到胸口。

华西里的头脑里在乱哄哄的响动着，心觉得沉重，背上疼痛得象在裂开来。

——我老了，可不是……——他自言自语的说，就在草屋门口的沙地上坐了下来。

他前面是海。波浪在笑着，象向来一样的喧闹着，玩耍着。华西里很久看着这水，记起了儿子的贪心的话语：

——要是这里都是田地！都是黑土吧！正好耕种呢！

极难受的感觉抓住了这位乡下人。他狠狠的擦着自己的胸脯，向四周围看了看，深深的叹了一口气。他的头低低的垂下了，而背也弯下去了，仿佛一副重担压在他的背上。喉咙里紧紧的在压着。华西里咳了一阵，画了个十字，看着天。沉重的思想压住了他。

……为了他，因为一个“逛着的婆娘”〔1〕，就丢开了自己的老婆，而他同老婆在勤苦的劳动里过了十五年以上的生活，为了

〔1〕“逛着的女人”在俄文里就是娼妓，或是“不规矩的”女子的意思。

这个缘故——上帝罚了他，叫他的儿子反抗他。这样，上帝！

儿子蹧跶了他，撕碎他的心……他这么蹂躏父亲的心灵，杀死他还嫌不够呢！为了什么？为了个坏透的女人，过着那样滥汙生活的女人！……他老头子同这女的牵缠着，忘记了自己的老婆和儿子，也是罪过……

于是上帝的神圣的震怒提醒了他，上帝经过他的儿子打击了他的心，这是公平的惩罚……这样，上帝！……

华西里弯着背坐在那里，画着十字，时常眨着眼睛，洒下那些迷着他眼睛的眼睫毛上的眼泪。

太阳落到海里去。天上，静悄悄地熄灭着通红的霞彩。从无声的远处，向着这位乡下人的脸——被眼泪润湿着的脸——吹来了一阵暖和的风。他沉没在忏悔的思想里，一直坐到睡着。

同父亲吵架之后一天，雅柯夫同着一帮工人，坐着轮船拖着的拖船，到离着渔场三十俄里的地方去捉鲟鱼。过了五天，他一个人坐了帆船回来了——派他回来拿粮食的。他到的时候正是中午，工人们都吃了午饭休息去了。热得受不了，晒热的沙砾烫着脚底，而鱼鳞和鱼刺还在戳着。雅柯夫小心的走到木栅那边去，自己骂着自己没有穿靴子。懒得回到船上去，而且他赶紧要吃点东西，去找马尔华。在海里过着沉闷的生活的时候，他时常记起她。他现在想要知道：她见过父亲没有，父亲同她说了些什么……也许，他打了她？打她一顿是不害事的——好驯服些！她实在倔强顽皮得很……

渔场上静悄悄的，空旷得很。木棚里的窗子开着，而这些大

木箱也在热得喘气呢。躲在木棚之间的伙计们的办公室里面，有一个小孩子喘着，在哭。在一堆木桶背后传出了不知谁的低低的声音。

雅柯夫勇敢的向他们那边走去：他觉得他似乎听见马尔华的说话。然而，走到木栅边，向里面一看，他往后就退，皱着眉头，站住了。

木桶背后，在影子底下，深黄头发的谢略施卡胸膛朝上的躺在那里，两只手放在头底下。他的这一边坐着父亲，而那一边是马尔华。

雅柯夫想着父亲：

——他在这里干吗？难道丢了那个安静的差使，调到渔场上来，为的接近些马尔华，而不让自己去近她？Ah，鬼！要是母亲知道了他的这些把戏！……走到他们那里去，还是不呢？

——这样！——谢略施卡说，——就这么再见了？唔，怎么呢！走吧，去掘地吧…

雅柯夫高兴得眨眼睛。

——我走了……——父亲说。

于是雅柯夫很勇敢的走上去，问好了：

——好朋友！

父亲眼光一闪的看了看他，回过去了，马尔华连眉毛都没有动一动，而谢略施卡的脚踢了一踢，用沉重的声音说了：

——哪，心爱的儿子，我们的雅施卡路远迢迢的回来了！——接着又用他平常的声音说：——剥他的皮来蒙鼓，象剥小羊子的羊皮一样。

马尔华悄悄的笑了。

——热得很！——雅柯夫坐下来说。

华西里又看了看他。

——我，雅柯夫，正在等着你，——他说。

雅柯夫觉得他的声音比平常格外低些，而脸色也象是新鲜些。

——我来搬粮食的……——他通知了，就向谢略施卡要烟丝卷纸烟。

——我没有烟丝给你这傻瓜，——谢略施卡一动不动的说。

——我要回家去了，雅柯夫，——华西里很有意思的说，用指头在沙地上挖着。

——这样，怎么呢？——儿子坦白的看了看他。

——唔，你……留在这里吗？

——是了，我留在这里……我们两个人都到家里去干什么？

——唔……我什么也没有说的。你要怎样吧……也不是小孩子了！不过你得记着那个……我是不长久的了。活，也许还要活些时候，做工可不知道怎样了……嘿，我已经做不惯田地里的工作了……这样，你记着，你那边还有个母亲呢。

他大概很不容易说出来：字眼象是粘在牙齿上。他抚摸着胡子，他的手在抖着。

马尔华钉住了的看他。谢略施卡眯着一只眼睛，另外一只，圆滚滚的，望着雅柯夫的脸。雅柯夫心上充满着快乐，怕表示出来，就不做声，看着自己的脚。

——不要忘记母亲……瞧着，她只有你一个儿子，——华西

里说。

——那说什么？——雅柯夫蜷着身子说，——我知道。

——那就得了，只要你知道！……——父亲不信任的看了看他，说，——我只不过说，不要忘记了。

华西里深深的叹了口气。有几分钟，四个人都沉默着。后来，马尔华说了：

——快要打铃上工了……

——唔，我走了！……华西里站起来，说。大家也跟着他站起来。

——再见吧，谢尔革伊[1]……你要是到了沃勒加河，也许，来看看吧？……辛毗尔县，马兹洛村，尼古洛·勒柯夫区……

——好吧，——谢略施卡说，紧紧的握着他的手，不把它放出自己的满是青筋，长着深黄的汗毛的手掌，微笑着，看了看他的忧愁的认真的脸。

——勒柯沃·尼古尔是个很大的镇……很远就有人知道的，我们离着这镇四里路，——华西里解释着。

——唔，唔……我要来的，只要有机会……

——再见！

——再见，好人儿！

——再见，马尔华！——华西里很沉著的说，不看她。

她不慌不忙的用袖管擦了擦自己的嘴唇，两只雪白的手搭在他肩膀上，不做声的，很认真的，在他的巴掌和嘴唇上，亲了三个嘴。

---

〔1〕谢尔革伊就是谢略施卡的大名。

他不好意思起来了，嘴里模糊的咕噜着什么。雅柯夫低倒了头，隐藏着笑容，而谢略施卡轻轻的打了个呵欠，看着天。

——你路上热得很呢，——他说。

——不要紧……唔，再见吧，雅柯夫！

——再见？

他们面对面的站着，不知干什么好。悲哀的字眼“再见”，那么时常的，那么单调的，在这几秒钟里飞舞在空中，惊醒了雅柯夫心里对于父亲的温暖的情感，然其他不知道怎样表示：象马尔华那样，抱一抱父亲，还是象谢略施卡那样握一握父亲的手呢？而华西里看见儿子的姿势和脸色表现着犹豫不决的神气，心上觉得侮辱，他又感觉到了对着雅柯夫就有点儿近于害羞。这感觉，是他记起那边沙岸上的事情，以及马尔华的亲嘴所引起来的。

——这样，记着母亲呀！——最后，还是华西里说了。

——得了！——雅柯夫温和的微笑着，叫了，——你放心好了……我已经……！

他点了点头。

——唔……完了！你们在这里过活吧，上帝保佑……不要抱怨……那个，谢列加[1]，那个小锅子，我埋在地里了，在那只绿船的船尾底下。

——他要那锅子干什么？——雅柯夫很快的问。

——他，派了我的差使……到那边沙岸上去！——华西里解释。

〔1〕谢列加也是谢略施卡的小名。

雅柯夫看着谢略施卡，又看了看马尔华，就低倒了头，隐藏自己眼睛里的快乐的光彩。

——再见吧，弟兄们……我走了！

华西里向他们鞠了个躬，就走了。马尔华跟着他就走。

——我稍微送你一下……

谢略施卡在沙地上躺下了，雅柯夫正要跟着马尔华走的时候，谢略施卡一把抓住了他的脚。

——Trru！哪里去？

——等忽儿！放手……——雅柯夫已经脱了出去。

然而谢略施卡又把他的另外一只脚抓住了。

——同我坐一会儿……

——Da，唔！捣什么乱？

——我不是捣乱……你坐下！

雅柯夫坐下了，咬紧着牙齿。

——你要什么？

——等忽儿！你不要做声，我想一想，再给你说。

他威吓地用自己的傲慢的眼光看了看这小伙子，雅柯夫就服从了他……

马尔华和华西里不做声的走了一阵。她从侧面看着他的脸，她的眼睛奇怪的放着光彩。而华西里忧郁的皱着眉头，不做声。他们的脚陷在沙里去，他们走得很慢。

——华西亚！

——什么？

他看了看她，立刻又回过脸去了。

——要知道我故意使得你同雅施卡吵架的……你们其实也可以就这样在这里过活，不吵架，——她平静的说着。

——你这是为了什么？——华西里沉默了一忽儿，就问。

——不知道……就这样！

她耸耸肩膀，笑了。

——做了件好事！Eh，你呀！——他的恶毒的声音刺着她。

她不做声了。

——你把我的小伙子带坏了！全都弄坏了！Eh-ma！妖精，你这个妖精……不怕上帝……不识羞……你干的什么？

——那得干什么呢？——她问他，她的问话里又象是惊慌，又象是发恨的声音。

——什么？Eh，你！……华西里心上爆发着对于她的尖锐的毒恨，叫了。

他非常之要想打她，把她踏在脚底下，踩在沙地里，用靴子踢她的胸膛，她的脸。他握握紧拳头，回头看了一下。

那边，在木桶后面，雅柯夫和谢略施卡的身影耸在那里，他们的脸正对着他。

——走开吧，走！我不要揍了你……

他差不多直对到她的脸，用悄悄的声音骂着。他的眼睛里充满着血，胡子在抖动着。手不由自主的伸到她的头发边去，那些头发露在包头布外面。

她镇静的用自己的绿眼睛看着他。

——我要打死你，你这个娼妓！等着吧……再飞一阵子……人家会把你的脑袋都打碎呢！

她笑了笑，不做声，之后，深深的叹了口气，给他说：

——唔，算了吧……再见！

就陡然回转身去，往后走了。

华西里在她后面吼着，咬着牙齿。而马尔华走着，尽在用心把自己的脚放进那些清楚的华西里印在沙地上的深深的脚印里去，放进了，她就竭力用自己的脚在踏平它。这样子，她慢慢的一直走到木桶边，那里的谢略施卡迎着她问：

——唔，送走了？

她肯定的点点头，就同他并排着坐下。雅柯夫看着她，亲热的微笑了，扯动着嘴唇，仿佛他在悄悄的说着什么，只有他自己听得见。

——怎么呢，送走了，可惜起来了吧？——谢略施卡又问她，说着这几句歌曲里的句子。

——你什么时候到那边去，那沙岸上？——她用问题回答他，头向海那一边点了一点。

——晚上。

——我同你去……

——好得很！……这我喜欢……

——我也去！——雅柯夫坚决的说。

——谁叫你，——谢略施卡眯着眼睛问。

破钟的发抖的声音响了——叫上工了。这声音，一下接着一下，慌慌忙忙的在空中飞过去，在快乐的波浪声之中死灭了。

——哪，她会叫我的！——雅柯夫说着，挑战似的看着马尔华。

——我？我要你干吗？——她奇怪着。

——我们说直话罢，雅施卡！——谢尔革伊严厉的说，从地上站了起来，——你要是来缠住她，我就打碎你！你一个指头碰一碰，我揍死你这苍蝇！脑袋上拍一下，这世界上就没有你！我是很简单的。

他的整个脸，整个身子，结实的手，一直伸到雅柯夫的喉咙边，这一切都肯定的表现着：对于他这都是很简单的。

雅柯夫退了一步，压住了似的说：

——等忽儿！她自己就……

——啐，还要在这里！你是什么东西？你这狗东西，羊肉不是给你吃的，要是扔几根骨头给你，你还得说声谢谢……唔，睁着骨碌碌的眼珠子干吗？

雅柯夫看了看马尔华。她的绿眼睛对着他的脸笑，那是侮辱的轻蔑的笑呵；而她那么亲热的侧着身子靠在谢略施卡身上，使得雅柯夫满身都流汗了。

他们并排着走了，离开了他，稍微走过了些，两个人都高声的笑了。雅柯夫把一只右脚紧紧的踏在沙里，气急的喘着，就在这紧张的姿势里僵住了。

远远的，沿着死板的黄沙的波纹，一个乌黑的小小的人影儿在动着；他的右边，快乐的强大的海在太阳底下闪烁着，而左边，直到地平线为止，尽是些沙——单调的，忧愁的，荒野的。雅柯夫看了看那个孤独的人，眨着眼睛，充满着气忿和烦恼，两只手重重的擦着自己的胸膛……

渔场上，工作沸腾起来了。

雅柯夫听见马尔华的饱满的润湿的声音，她在高声的叫着：

——谁拿了我的刀？……

波浪响着，太阳照耀着，海在笑着。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译竟。

M. 高尔基

创 作 选 集

目　　录

高　尔　基　自　传

我在一八六九年三月十四日生在尼日尼诺夫郭洛德（现在叫做高尔基城），父亲是一位丘八爷的儿子，母亲是一个小市民。祖父是一个军官，因为待遇属员太残酷，被尼古拉第一革了职。他是非常之顽固，以致于我的父亲从十岁到十七岁之间逃过五次。最后的一次他就永远离开了自己的家庭。他从托波尔斯克走到尼日尼城，就在这里做了打包工人的学徒。他很有能力而且识得字的，因此，他二十二岁时，科尔青轮船公司已经委派他在爱斯脱拉哈地方做事务所主任。他在一八七三年在这个地方生了霍乱病死了。这病还从我这里传染去的。照外祖母说，我的父亲是聪敏，和气而且非常之快活的人。

外祖父的出身是伏尔加河上的水手，经过三次航路，他已经做了巴拉赫宁商人萨耶夫通商队里的一个职员，后来他就干染织事业，赚了些钱，在尼日尼地方开了一爿很大的染织店。不久，他在这城里就盖了几所房屋和三个印花染织工场。他被选举为行会的班长，服务了三年，后来因为没有举他做行会头脑，他很生气，就辞掉了班长的职务。他是很信仰宗教的，他专制得非常残酷，病态似的小气。他活到九十二岁，死在一八八八年。

父亲和母亲的结婚是"自作主"的，因为外祖父当然不肯把自己的爱女嫁给一个前途不明了的孤儿。我的母亲对于我的生活

没有任何的影响，因为她以为我是父亲死的原因，她不爱我，而且她很快就嫁了第二个丈夫，完全把我丢在我的外祖父手里；他就用“普撒特尔”圣诗和“祈祷日课经”开始教育我。

以后，我七岁的时候，把我送进了学校，在那里，我学了五个月，学得不好，我讨厌学校的秩序，也讨厌同学，因为我爱孤独。我在学校里传染了天花，我停止了学习，就再也没有恢复它。在这时候，我的母亲因为急性肺痨死了。而外祖父又破产。他的家庭是很大的，因为同他同住的有两个儿子，都有妻子，还有小孩子；除出外祖母之外，没有一个人爱我，外祖母是一个非常慈爱而肯牺牲自己的老婆婆，我终生终世都要用爱情和尊敬的感觉去纪念她。我的舅父们过着阔气的生活，喜欢好好的吃喝，喝醉了，他们就时常互相打架，——或者同客人打架，客人在我们这里常常有许多。——或者呢，他们要打自己的老婆。一个舅父把两个老婆都逼进了棺材，另外一个也逼死了一个老婆。有时候他们打我。在这样的环境之中，说不上任何知识上的影响，而且我的一切亲戚都只是些勉强识得几个字的人。

到了八岁就把我弄到鞋子店里去当“学徒”，但是两个月之后我自己不小心，沸滚的菜汤烫坏了我的手，我又回到外祖父那里。我痊愈了，又把我送到一位远亲画师（打样的）那里做学徒，可是过了一年，我就因为生活条件很苦，从他那里逃了出来，而到轮船上去做厨子的学徒。这是一个退伍的什长，——叫做美海尔·安东诺维支·斯谟莱衣，他气力大得很，简直象神话里所传说似的，读了不少书，他给我的益处是他引起了我读书的兴趣。在这以前，我痛恨书籍，以及一切印刷的刊物，然而我这位先生用殴

打和亲爱使得我相信书的伟大的意义，而爱上了书籍。

第一本使我喜欢得发疯的书是“关于一个兵士怎样救了彼得大帝的传说”。在斯谟莱衣那里，有满满的一箱子，大半是皮装的小书，这是世界上最奇怪的文库。聂克拉莎夫旁边，放着爱卡尔特豪仁——“时代”杂志之外，又有一八六四年的“火花”杂志，“信仰的石头”，还有些小俄罗斯文的书。

从这个时候起，凡是落在我手里的书我都读；十岁开始做日记，所记的是从生活和书里面得到的印象。以后的生活就非常之复杂：我又从厨子那里回到图案画师那里去之后，贩卖神像，又当过格里亚资到察里程的铁路的看夜的，做过饼干司务，面包司务，生活有时候很困苦，在国内流浪过几次。一八八八年住在卞赞，第一次认识了学生，参加了一个自修学会；一八九〇年我觉得在知识份子之中没有我自己的地位，我又去流浪了，我从尼日尼跑到察里程（现在的史太林城），顿河区域，乌克兰，从那里走到倍萨腊毗亚，再沿着克莱摩南岸到苦班的黑海边。在一八九二年十月我住在替弗利斯，在这里的“高加索，报上登载了我的第一篇作品“马卞尔·楚德拉”。很多人称赞着它。我又跑回尼日尼，我替“沃尔加消息报”试写短篇小说，他们很愿意的接受了，并且印了出来。我送一篇“耶密良·皮里亚衣”新闻给“俄罗斯杂志”，也被接受了，印了出来。在这里我应该指出，外省报纸登载‘初步’的作品这样容易，真可以惊异；我以为这个容易，也许是因为这些主笔极端的慈善，或者是他们完全缺乏文学上的知识。

在尼日尼，一八九三——九四年我认识了郭洛伦科（V.G.

Korolenko），我的走进大文学界是全靠了他。他对我做了很多的事情，给了很多的指示，我学习到的很多。我的第一个先生是一个兵士——厨子斯谟莱衣，第二个先生是个律师拉宁，第三个是卞留日讷衣，他是个“社会之外”的人，第四个就是郭洛伦科。

我不愿再写了。记起了这些非常良善的人，我很感动，很伤心。

这篇“自传”登载在一九二八年莫斯科出版的“作家传”〔Pisateli〕里。

马克西谟·高尔基

四十年的文学事业

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五日苏联的社会团体和文艺界在莫斯科大戏院举行高尔基文学事业的四十年周年纪念，这是那次纪念大会上史铁茨基（I.Stetsky）的报告。

同志们，高尔基文学生活的开始，是工人革命运动史上的极有意义的日期。这时候，正是我们国内（苏联）的工人阶级，最初当做一个独立的力量出现的那几年；这正是我们党的最初的支部组织起来的时候；这正是列宁开始他的革命事业的时候。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符合。高尔基的事业是密切的和俄国革命运动联系着的。革命精神在高尔基的作品里找着了自己的表现。

高尔基的四十年的文学事业是不能够用几句话来说明的。这个事业包含着一个极大意义的历史时期。九十年代工人阶级的革命高潮，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反动期间和帝国主义战争，十月革命，国内战争，社会主义建设，——这就是马克西谟·高尔基所工作的，而且正在继续工作的历史时期，他的广阔的肩膀后面，有一个整个的历史时期，那是什么样的时期呵！我这一辈人刚才出生的时候，高尔基的声音已经传遍了俄国。

同志们，我只说一说高尔基所经过的极可注意的个人生活，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我们的大作家经过了很伟大的生活上的训练，他喝着痛苦的酒，在他的儿童时代和青年时代，他在全俄国流浪着，在这地主资产阶级的俄国的地狱里，受尽了许多敌视的“空气”的压迫。然而不管这些，他在文学事业和社会事业的广大战场上，表现了他是一个坚强的人。

四十年前，当他的“马卞尔·楚德拉”（Makar Chudra）最初出版的时候，高尔基的护照上写着：“职业——彩画匠”。许多年过去了，而这个彩画匠的学徒却表现了他是一个文字上的好手。我们今天就在庆祝他。

同志们，今天要完全说明高尔基的创作成绩也是不可能的。这是太复杂了。他写了伟大的叙事诗和短篇小说，诗篇和戏剧。高尔基作品的题材也是很复杂的。今天，我只说一说他的主要的题材，就是使得高尔基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艺术家的，——由于这个题材，列宁说高尔基是无产阶级艺术的最大的权威，说他的创作使他和俄国工人阶级的运动密切的联系着，使他和全世界的工人运动联系着。高尔基走进文学界的时候，他就充满着对于资产阶级地主的秩序的憎恶，这种秩序磨折着愚弄着民众；他憎恶小资产阶级的痴呆和保守主义，这种主义，阻碍着工人反对压迫和剥削制度的斗争。

高尔基在自己的创作里对于这种压迫制度给了扫荡的批评。这个题材，他在小说和故事里所发展的——对于资本主义的暴露——在俄国文学里并不是新的。在托尔斯泰的作品里也找着了这种题材的表现，列宁对于托尔斯泰的估量是说他会揭穿资产阶级

地主的秩序的一切假面具的，然而，高尔基在这个题材里加进了一点新的成份。他从自己的道路上把这个题材发展了，这就在俄国文学史上开辟了一个转变的关键。如果我们来看高尔基的最重要的作品，以及他的短篇小说，那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些作品里面的主要题材，都是暴露资本主义的野蛮和残暴的力 量。譬 如象“福玛·高尔狄耶夫”（Foma Gordeyev），“三个”（Three），“亚尔托马诺夫家的事件”（The Case of Artomanovs），“马德威伊·科惹米雅金”（Matvey Kozheemyakin）以及其他的作品，你可以看见高尔基怎样暴露那种力量，揭穿它的假面具，指出它那种充满着谎骗和血腥的真正的天性，资本主义的积累，压迫和剥削的粪坑。他在他的作品里，还指出这种力量怎样绞死，怎样埋没人的人格，怎样摧残自由思想的每一个表现，怎样打击每一个对于新生活的希望。“你们不是在建设生活”，——福玛·高尔狄耶夫责备资产阶级，——“你们创造了一个地狱，你们用自己的手造成了这个龌龊和丑恶。你们有意识吗？你们记得上帝吗？你们的上帝是污点。你们杀死你们的意识……你们用别人的手做工。因为你们的‘大’事业，有多少人流了鲜血。就是在地狱里，也没有你们的位置，没有你们服务的地方……不是在火坑里，而是在粪坑里，在沸滚的粪坑里，你们将要受着惩罚。你们这种残暴的行为是没有赎罪的时候的了……”

这里，高尔基象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所应当做的，他暴露着资本主义。他不限制自己——不只是演说而已。

他的作品是艺术，而不是新闻（所谓journalism，新闻记者业）。你不能够在他的作品里找着经济论文和剩余价值的公

式。高尔基揭穿资本主义的罪恶，他暴露资本主义的实质，是用他自己的武器——创作的武器，艺术的文字。这要复杂得多，这使得他的作品得到更大的力量。

恩格斯说巴尔札克是伟大的现实主义的小说家之一，他以为巴尔札克比左拉要重要得多，因为巴尔札克不把自己的作品降低到简单的新闻和历史，而永久是一个艺术家，他的描写法国历史是这样有力，这样清楚，读一读巴尔札克，比读许多经济，历史和统计的著作，都可以得到关于法国社会的更明白的概念。恩格斯用来估量巴尔札克作品的这个标准，也可以适用于高尔基。高尔基用印象描写着。他书里的人物，仿佛象活人一样，站在读者的面前。没有什么奇怪的，那个百万富翁布格洛夫，伏尔加河的商人，固执的要问高尔基：他所创作出来的商人马雅金是谁的印象。布格洛夫相信这样一个商人一定真的存在在什么地方。自然，高尔基不是"钞袭"一个商人，不是给他照一张照片，而是根据自己的观察，根据自己在生活里的经验，把他创作出来的。不但如此，马雅金的性格是这样写得有力，这样的真实，以致于使人必然要相信真有这么一个人。高尔基的这些人物的描写，表现着全部的真实和个性，你觉得他创作了一个一般的艺术的典型。在史楚洛夫，亚尔托马诺夫，马雅金的背后，人家可以觉得这就是那些莫洛索夫，布格洛夫，马蒙托夫——几十个几百个俄国资本家，这是高尔基所考察的，在他作品里表现了他们的天性的。

这些印象要有整批的分析和思考。譬如"福玛·高尔狄耶夫"里的商人史楚洛夫，这是伏尔加河上的巨人，他是在血腥和粪秽里生长出来的。当高尔基打开史楚洛夫的旅馆里的小房间的

门的时候，你立刻就闻到这里面出来的臭味。然后，你看见这个商人的形象，你可以记起“资本论”上的放着光彩的几页，在那里，马克斯写着资本主义积累的过程。这商人的形象是——他说着上帝，他是一个旧教徒，他帮助几个小宗派，然而，同时，对于站在他道路上的随便什么人，他都准备打断他们的颈脊骨的；这难道不叫人记起马克斯所表现的资本主义积累的特性之一，不过马克斯的表现不是用印象，而是用铁的逻辑罢了。这个形象，具体的表现了马克斯的大著作里所说的资本的特性：“当有充分的利润可以到手的时候，资本主义的胆子就大起来了，保证它百分之十的利润，资本就可以答应任何的条件，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泼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资本可以跨过一切人类的法律，要是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那就没有一种罪恶是资本主义所不肯做的了，甚至于冒着绞刑吏的绳索的危险。”

在马克斯的逻辑里找着解释的——在高尔基的作品里找着了它的艺术表现。

一个为批评的批评家，读着“亚尔托马诺夫家的事业”，可以说：“这是什么作品呢，这里的工厂是第二等重要的东西，谁也看不见这工厂里的什么剥削。”

真的，高尔基对于资本主义积累的力量，对于这些强盗的力量，并没有给经济上的说明。作者没有引导我们到这工厂里去，然而不管这些，我们知道了这工厂是怎样的生长，亚尔托马诺夫家的事业是怎样的生长。你能够觉得这些工厂怎样榨取和剥夺工人阶级的生命。高尔基用一些艺术的笔画描写了资本主义的亚尔托马诺夫们和工人之间的关系。这些笔画是有表现力的，因为它们指出

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指出各个历史阶级上的他们的关系和斗争。这里，在你面前开展着资本主义崩溃的理论，同时，你在这部小说里，看见并且觉得亚尔托马诺夫的“事件”是在走到末日了。当替洪对老亚尔托马诺夫说：“这战争是反对你的，彼沃特尔·里高尔维支”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反对你”在全部小说里是不可避免的开展出来。我们有一些批评家和批评理论，他们对于高尔基的作品尽在给完全不同的估量。他们两方面都是不对的。

有一种理论，照这理论说起来，一个作家不能够超出自己阶级的范围而创作别的阶级的印象；而且在每一篇作品里，作家自己总是一个中心，反映着他的阶级特性的思想。

高尔基的作品比什么都更加指出这种理论的愚蠢；高尔基用他的艺术家的全部力量，用他的描写的全部艺术意义，很成功的表显了工人的形象，例如帕威尔和毗拉格雅·尼洛夫娜，这两个都是不可磨灭的印象；而也有商人和普通人的显著的形象。这个理论，这个艺术家限制性的理论简直是无意识的：这阻碍着对于创作的了解；这引导到对于这种作品的错误的估量，艺术作品的思想，它的影响，它的内容，以及读者对于它怎样反应，才是最重要的；而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说，高尔基作品的影响可以用这样的事实来说明：就是这些作品动员着读者去反对一切保守主义，腐败，奴隶性，反对一切败坏人心的现象，反对一切压迫和剥削而且武装读者去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必须在人的脑袋里装进一只刺猬，使他永久不能够安静。”这是高尔基的一个人物说的，而高尔基也在他的每一篇作品之中装了这样一只刺猬到脑袋里去。

高尔基很巧妙的描写了人的心理，但是，他并不迷惑在分析

和描写琐屑的心理反应里。

他不把心理生活当做脱离其余的生活而独立的范围来看待。不的，高尔基在社会条件的关系里观察人的心理。他的有些小说可以算是伟大的文学传记。他写出他的人物的青年时期，引导他们经过实际生活，指出环境和境遇以及这些人物的生活之中的一切事件怎样形成他们的心理。事实上，这是高尔基的伟大的文学上的成功。譬如马德威伊·科惹米雅金，福玛·高尔狄耶夫以及克里谟·萨谟京：你一页一页的读过去，真正觉得这些人的个性怎么样的形成起来，这是伟大的艺术。这是对于人的心理唯物的描写。表现第一个个性，高尔基能够描写他的社会本质的生活。他写着这样的作品，而不落到新闻或者历史的范围里去。我们的作家应当向高尔基学习，而且要继续的学习。

高尔基在文学的综合上也是一个能手。表面上，仿佛他只描写伏尔加流域商人，工业家，以及一些怪僻的人物，残暴的，野蛮的；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知道他总是在革命的观点上去表现他们的。他是无产阶级的观点：那些马雅金，亚尔托马诺夫等等，是在人类的活的条件里，为着无产阶级而创作出来的。的确，因为他能够表现整个的制度，同时表现社会的一切部分，所以他的作品就有这样的力量，——这种力量，在任何别的阶级的别的艺术家，都是不能够达到的。

高尔基从阶级的观点上揭穿他的人物的伪善，顽固和虚伪的人道主义。他能够从各方面去暴露他们。他能够表现资本家强盗的真正天性。因为这些，所以他的文学作品是实际生活的一幅总的图画。

这，说得确定些，不但在他的长篇作品是这样，而且在短的作品里也是这样。举一个例子罢，譬如“吉里尔卡”那个故事。这仿佛只是一个码头附近发生的事件的简短报告，可是，他在这一篇短短的文章里，也给了社会关系的丰富的综合。他在这里，能够把农民心理的某几方面的真相表现出来。这就使得“吉里尔卡”成为高尔基的最好的作品之一。

还有“沃苦洛夫镇”！在高尔基之前，谁能够有这样的力量描写出这“沃苦洛夫”的俄国的畜生似的生活？别的作家，关于这个只写了些小小的唯心论的片段，把它叫做怪僻的简单头脑的俄国。高尔基却表现了这种俄国生活的烂泥坑，这种生活把它路上的一切都吞没了，只有无产阶级艺术家，才能够有这样的力量做到这一点，没有什么奇怪的，“沃苦洛夫镇”成了整个中等阶级和外省的俄国的浑名，表现了沃苦洛夫式的困苦生活，没有丝毫的装点，不是为着把生活的真实雕刻起来，把亚尔托马诺夫事件的血腥和粪秽涂抹起来。再则，高尔基的作品是不给人一种重压的。他有时候描写生活里的激动的事变表现出一切恐怖，血腥和丑恶。但是，他总在号召人家走上那生活的革命社会主义的改革的道路。

一些神经衰弱的读者，读了高尔基的作品是会起反感的，而资产阶级的批评家说他的作品应当从公共图书馆和私人图书馆里排斥出去。有那种市侩，他们听见高尔基会有这样大的名望，就觉得惊异，你想想看！——他的书的每一页都是破坏人间和天上的法律的。这最后一点，的确是真实的标识：高尔基所代表的阶级的任务是要打破生活的一切旧法律而创造新的。

然而，我又重复了；高尔基从不使人感觉到重压的。他没有被生活的斗争所打碎。他的出现在社会生活和文学生活里，是为着说出生活的痛苦的真理，为着高声的提出他反对生活里的奴隶条件的火焰似的抗议——这种抗议在他的书的每一页里都可以感觉得到的。这个火焰似的抗议，这个斗争的号召，使得高尔基和别的大作家不同。

托尔斯泰，他揭穿资产阶级地主的秩序的一切种种假面具，他暴露着贵族，官僚和资本主义，而同时他宣传着和平主义；他叫人离开伟大的历史道路，而到反动的乌托邦门口去哀求。

柴霍夫的极可注意的作品，也带着悲观主义的忧郁的色彩，带着一些悲哀的想望：——也许再过一二百年生活也好些了。

高尔基来到文学里却是一个斗争者。他把他的斗争的热忱灌输到他的每一篇作品里。九十年代有一个批评家，他要想找出高尔基所写出的是一种什么奇怪的诗意。为什么在他的诗里，天是那么空虚？为什么要有暴风雨的海燕？为什么它们斗争？为什么是这样奇怪的音调？难道旧的音调："安琪儿在天上飞着，晚上就唱着好听的诗歌"——不是更好些么？这都是很正经的写的。这个很聪明的批评家不懂得一件很小的事情：他不能够了解革命思想已经渗透了全国，这个革命高潮把诗里的一切安琪儿和魔鬼都赶跑了。国内要求着新的歌曲。而高尔基就唱着这种新的歌曲。他的"海燕"歌传遍了整个革命的俄国；列宁在他的一篇文章"暴风雨的海燕"里，是用底下这句话结束的："让这暴风雨来得更厉害些罢！"

谁也不能够比高尔基自己更好的说明高尔基的作品。他给瓦

列莱·白留索夫（Vallery Brusov）的一封信里，论到基耶辅地方征调大学生去当兵的事情，他说："我的心境很象一只凶猛的狗被打了，被锁住了。如果你，先生，是爱人的，我想你可以懂得我。我想，叫这些学生去当兵是一个可恶的办法，是一个压制个人自由的罪恶，是那些依附政权的昏蛋所干出来的愚蠢的把戏。我的心在沸腾着，我很想唾那些憎恨人类的人的脸，他们还要读你的'地方诗'（Northern Poems）呢；我要'赞美'他们，象他们已经'赞美'了我一样。这在一切方面都是残忍的，恶心的，甚至于在布宁（Bunin）方面也是一样；布宁，我是爱的，但是我不懂得，他怎么不把他的奇特的才能，磨得象刀一样锐利，而在这必要的时候去刺破那个呢。"

从高尔基写了这封信到现在，已经过去了许多年了。许多情形都改变了。布宁的大才也弄坏了，只在装饰那白党侨民的愚蠢。然而高尔基，他从自己的天才里做成了一把锐利的刀，刺着资产阶级地主的秩序的心，而成为全世界所爱的作家之一。最初，他那反对生活里的奴隶条件的火焰似的抗议，高尔基是在浪漫主义的形式里用描写流浪人来表现的。说他是尼采主义者，说他的流浪人的形象是要代表俄国的尼采派，——这是不对的。完全不是的。这是一种艺术的创作，高尔基是用来表现他的反对一切破坏人的人格的抗议的。自然，这些人物不能够作为改变旧的生活秩序的出发点。但是，跟着工人运动的发展，高尔基就和这种运动密切的联系起来，他的作品里出现了新的形象，这些新的形象表示生活秩序是必须要改变的了。革命的无产者的形象出现了，革命的知识份子的形象出现了，他们在用有组织的方法斗争

着，要破坏那个奴隶的秩序。这些形象，号召着斗争的，号召着改变社会秩序的，在高尔基的早期作品里就已经有了。在“福玛·高尔狄耶夫”里，在“三个”里，在戏剧“仇敌”里，特别是在“母亲”里，都有了。

这是说在他的创作里，高尔基是怎样的。有人可以说：这对于他的创作是一种什么奇怪的研究法呢？多么有成见呵！同志们，为着答复这种话，让我引出别一个时代的别一个伟大诗人的影子来——就是但德的影子。自然，我们有些严厉的批评家又会把这个来责备我，因为但德在“神曲”和“天上和地狱”里所说的东西已经不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然而但德代表着艺术的一个最高峰。而且，他的作品深刻的渗透着政治的热忱，这个热忱在他的艺术作品里，是找着了自己的表现的；但德把他的一切政治仇敌，把家乡弗洛伦斯的一切仇敌，都放到地狱里去，使他们受着各种刑罚。其中的一个，教皇尼古拉，他给他受了一种特别痛苦和侮辱的刑罚，——他把他倒挂着火葬，头在底下，脚在上面。这对于教皇，倒是一个不坏的位置。但德是轻蔑那些不冷不热，不爱不恨的人的。他使他们的影子在地狱门的周围彷徨着，象风吹着的落叶。

高尔基在他的作品里，不是刻画了这种典型的人吗？他在他的最后的文学的纪事诗——“克里谟·萨谟京”里，不是刻画了他们吗？高尔基，象伟大的弗洛伦斯诗人一样，他首先是战士的作家。

在他的小说“母亲”里，高尔基描写了一幅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伟大的图画。这部小说的出现，引起了资产阶级作家对于高

尔基的猛烈的攻击，他们在这里不说高尔基的文学生活完结了。这也引起了社会民主党，孟塞维克的谩骂。只有列宁，在这部小说最初出现的时候，就很正确的很适当的估量了它。他说这是高尔基的最好的小说之一。的确，我们在“母亲”里，看见他怎样艺术地发展了工人的有组织的政治斗争。我们在这里，第一次看见了工人布尔塞维克的文艺上的形象；我们在这里，看见那母亲的奇妙的印象，经过她，高尔基表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全部力量。他用了极可注意的笔画表现这个无知识的女人的意识怎样觉醒起来。他表现了她内心里的旧的传统，旧的习惯和思想的斗争，表现这些旧的东西怎样让开一条路出来给新的思想——社会主义的思想。高尔基用确信的力量，表现这个无知识的女人怎样变成坚决的为着社会主义斗争的革命战士。这毗拉格雅·尼洛夫娜的性格，是高尔基的最好的印象之一；而“母亲”这部小说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现在所给的最好的小说。

高尔基最和工人阶级运动联系的，成为他的作品的最根本的要点——就是现实主义。高尔基并不是为着详细情节而去收集详细情节的。不是的，生活的真实是经过了他的创作的实验室的。他创作典型的人物和典型的环境。

但是，高尔基的现实主义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他并不象有些人说他的，仅仅是那种日常生活（byt）的作家。不是的，高尔基憎恶日常生活，憎恶那种静的，痴呆的日常生活，那是阻碍前进的，削弱人的个性的。高尔基号召着对于生活条件的改变。他号召着反对压迫制度和剥削制度的斗争；我们在高尔基的作品里所发见的这种前进的号召，说明着高尔基是一个革命的现实主义

者，是这样一个艺术家，——他并不仅仅描写现实，而且还号召着前进，去实行现实里的矛盾的革命的解决。

高尔基的文学作品是民族的形式。当你读着他的小说的时候，你觉得那些行动的确发生在这个地方，正是我们历史上的伟大的革命事变发生的地方。他描写着各种环境里的各种阶级的俄国人，同着他们的一切错误，一切优点和缺点。那自由的伏尔加河在他的作品里流动着，那俄国的歌，在他的书里唱着。的确在唱着，因为高尔基爱那些歌，他爱唱。这就是为什么当你读他的书的时候，你能够听见那些歌声。

谁也没有他那么丰富的俄国言语的知识。然而高尔基的作品也是国际的。高尔基被我们国家以外的无产阶级爱着，被他们读着。在那里，他的书销行到几十万。因为那些无产者，看着这些伏尔加流域的商人和工业家，就认识在他们自己国家里压迫和榨取他们的，是同样的一种力量。在昆拉格雅·尼洛夫娜和帕威尔的典型里，他们认识自己的血和肉——认识象他们那样思想，他们那样希望着的人。他们在他的书里，发见资本主义社会的可怕的地狱，在那里，资本主义所破坏的人生的残余，也被抛弃了，尤其是现在，在这全世界恐慌的时代。他们抓住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口号，这种口号正在高尔基的书里呼号着。因此，他们和我们齐声的说："高尔基是我们的"。

列宁对于高尔基是很亲热的。他对于他的作品总是很谨慎的研究着。他在给高尔基的信里，常常问起高尔基的健康和文学工作。他用一些劝告帮助高尔基。他们之间有很好的友谊。同时，列宁第一个估量高尔基的作品是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的作品。和

孟塞维克相反，也和托洛茨基相反，列宁第一个说高尔基是无产阶级艺术方面的极大的权威。列宁现在已经没有了，——对于列宁，高尔基贡献了那样美丽的作品；然而我们的党活着。列宁的事业是活着，还有他所教育出来的人。高尔基时常引起他的仇敌的恶毒的攻击。他们也想用沉默对付他，然而他说的话是人人都能够听见的。他们说艺术家的高尔基已经完结了，但是他用新的更好的作品答复他们，现在高尔基同我们在一起，而白党侨民的狗还在继续的叫。让它们去罢！高尔基被我们国内的几千百万民众，以及我们国外很远的地方的民众的爱和尊敬包围着。

这种坚强的防御物是不会被他的仇敌的毒箭所射穿的。

我记得高尔基的一个最好的神话——关于但珂的神话。人们要想从黑暗里找出一条道路，爬出那生活的烂泥坑而走到新的生活那里去：他们彷徨着。一个青年但珂，他充满着对于人的爱，决定了要帮助他们。他就把自己的充满着爱的心挖出来，高高的举起在自己的头上，那心放着光，象太阳一样，给人们照清了一条道路。高尔基所做的就是这样的事。他在他的作品里面，放进了他的全部的心血，放进了他对于压迫的全部的憎恶，放进了他对于被剥削的全部的爱和真实；这些作品象耀眼的光明一样的照耀着，号召着向那新的秩序前进，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

高尔基活着，斗争着，工作着，同我们在一起。他分任着我们的共同的为着共产主义的工作。他的事业是很复杂的；他继续着做一个艺术家的工作，写新闻纸上的论文 编 辑“工 厂史”和“国内战争史”。

我们不要忘记高尔基所做的事业，他同着罗曼·罗兰，德莱

散和亨利·巴比塞所做的事业，我们在今天的大会上，庆祝他们召集反对战争的大会，联合知识阶级的最好的力量去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希望高尔基要继续他这个牺牲自己 和 努 力的工作。

我们深信，还是象第二个五年计划似的新鲜，活泼，年青的高尔基，将要活着看见我们的国家脱离沃苦洛夫的粪秽的残余而自由，将要活着看见社会主义文化的充实的青年气概，为着这种文化他正在不断的工作呢。

作 家 与 政 治 家

原序——卢纳察尔斯基

我们马克斯主义者知道一切作家都是政治家，我们知道艺术是意识形态的强有力的方式，这种意识形态反映某一阶级的实质，同时，这是替阶级服务去组织自己，组织附属阶级或者将要附属于它的别些阶级的一个工具，而且这又是瓦解敌人的一个工具。我们马克斯主义者，知道有些作家甚至在他们的作品之中初初一看，找不出丝毫的政治，但是在实际上还是政治家。有时候，连他们自己也知道得很清楚。他们知道应该用那种琐碎的各式各样的无聊和可笑的东西去给一般人消遣，这正是为的要使他们离开严重的政治，离开生活里所发生的严重问题。

消遣的艺术，散心的艺术，永久是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上的工具，这个工具为着在"快乐的"节日去安慰那些连面包都很不够的群众，或者，我们拿别一种否认一切政治的政治家——作家罢，譬如说浪漫派，浪漫派真实的深信他们轻视现实，轻视为着改变现实的斗争。其实，在这个现象的深处，有着一种议论，这就是著名的寓言诗里关于葡萄的议论：因为他反正得不到葡萄，所以就说葡萄是酸的。普列哈诺夫说过的——浪漫派知道自己是积极不得的。于是乎他们把消极认为最高等的智慧和精神上的贵族的最高贵的特点。他们号召着放弃斗争和建设，他们教人家走

到幻想里去，而同他们一块儿享受人类想象力的无限制的快乐。

但是这难道不是政治吗？这种政策，大部分怯懦的小资产阶级代表所实行着的政策，难道会得不到统治阶级的原谅式的赞成吗？那些统治阶级正把现实抓得紧紧的呢。

是的，有些人实行着政策，而在口头上否认政治，因为这样比较狡滑些，比较容易达到自己的目的些。另外一些人实行着政策，自己也并不明白这个，而真正认为自己是和一切政治离得很远的。

每个阶级都是保护自己的利益的，但是，并不是每个阶级都利于承认这件事。自己的利益很明显的反对着大多数人的利益的，那些阶级竭力保护自己的利益，就要利用一切种种的掩饰，因此对于他们，艺术就成为很好的政治工具，正因为利用艺术可以掩饰自己的强盗的企图。

但是有一个阶级，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这个阶级用不着隐藏自己的利益，因为他们的利益，同人类的大多数的利益是一致的。

当资产阶级反对比他站得高一点的阶级，同封建的阶级和"旧统治"实行战斗的时候，他们爱描写自己是全体劳动人类的先锋队，所以那时候，他们的艺术是公开的有理想而战斗的。那时候的艺术家，认为他们的作品里充满着文化和高声号召公民的勇敢，是他们的光荣。等到资产阶级已经不要领导群众，而要用一切可能手段去束缚群众，阻挡他们的前进运动的时候，情形就变动了。

可是，几千万劳动群众的新的领袖——无产阶级不能不彻底的忠实于自己的使命——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他们勇敢的开展

着自己的火焰的旗帜，一点不害怕的承认他的意识形态是阶级性的，公开的党派性的。如果资产阶级的作家在白得象雪一样的纯艺术的布套之下，偷运着资产阶级的倾向，讥笑无产阶级的作家，用指头指着，骂："政治家，政治家，你是什么艺术家呢！你的艺术是有倾向的！"那末，无产作家就拿狂笑来回答他，这种狂笑的轻视一下子就要打倒敌人的讥笑。"你要想用什么来骂我呢？是不是因为伟大的热烈的火焰也在我的艺术之中燃烧了起来，——而我正要在这个火焰的光明之下来改造世界？！"

我们的艺术家，在艺术的作品之中一点不要害怕做政论家；或者他们所描写人物的本身充满着一定的思想，或者他们的思想不插进在描写的人物之中，而在形象的叙述的结构之外，给读者以热烈的鼓动的演说，或者作者有时候以艺术家的资格出来说话，写信给社会，仿佛是一个政论家，仿佛是平民的号筒。

这对于我们一点也没有什么可怕，因为我们的艺术家，并不认为他与实际生活很接近并且充满着生活的力量是自己的耻辱，恰恰相反，象那种病态的艺术家，离开生活很远的，在他身体里面没有活泼的血脉流动着，——做这种艺术家才是他的耻辱。这样的艺术家，有时候自以为他飞翔在精致的意识形态的红云里面，超出于生活之上了。但是实际上，他简直是在实际生活的厕所里爬着，在这里汇聚着一切种种的排泄物，而且这里的许多镀金的着色东西，其实比我们在垃圾桶里所找得着的，还要不值钱。

高尔基注意着新的工人文学，他说文学突进队的作品已经不是文学，而要"比文学更伟大些"。唔，是要伟大些，就是一般的说来，这当然也是文学，但是这种文学比一切其他文学更伟

大，第一，因为这种文学和生活的联系并不比最好的文学时代要差些，而且超过了那些时代；第二，因为它所联系的生活，就是现在我们的生活，这种生活的本身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飞跃的时代，反映这样的时代到“文学的镜子”里来，立刻就要使得这面镜子深远得无穷无尽，使得它象太阳似的放射着光辉，爆发着火星。

高尔基——从小就是工人——他在社会的底层生活过很久的时候，他看见了这地狱里的一切灾难。他所研究的，大部分是那些小手工业的劳动者，无政府主义的流浪人的典型，他研究了被蹂躏的被磨折的人们，在怨毒之中互相磨折着的人们。他灵敏的去听他们的幻想，对于他们的振作和要想离开黑暗生活的努力，他总是很感动的高兴，他观察了形成他们痛苦的环境，他看见了蠢笨的吃得饱饱的市侩，他看见了黑暗乡村中的私有份子，他看见了建筑在这些人上面的所谓上层阶级——从知识份子起到资本大王，到上层官僚，到荣华的贵族，这整个的环境，这整个的金字塔都堆积在社会的下层上面，引起了他无限的憎恨，现实所给他的一切印象，跟着资本主义发展所造成的一天多似一天的无产阶级的浓厚的阶层，使高尔基一天一天更加充实的渗透了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当然，高尔基在过去是有过错误的，但是这是已经磨灭的了，已经早就象灰尘一样的飞散了。高尔基在外国很长久之后，在我们的建设已经到了相当成熟的时期，他回到自己的国家里来，这时候一些烟雾都飞散了〔1〕，我们无产阶级的社会，苏

〔1〕一九二三年光景，高尔基离开俄国的时候，曾经有一些谣言和传闻，说高尔基不满意十月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等等，这里的所谓“一些烟雾”，大概是指这些谣言说的。

维埃工厂和作坊的工人，苏维埃农场和集团农场的劳动者，都非常友爱的欢迎这位无产作家。而且从此之后，高尔基同我们结合了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盟。从此之后，高尔基在外国也站在坚强的阵地上，为着苏联的真理而公开的顽强的斗争，从这时候起，他的痛恨资产阶级比以前还要加上几百倍。

高尔基在一部很大的小说里〔1〕，总结着自己的极丰富的经验；同时，他把一切重大的事变反映到自己的政论的书信里。而且，除出这些公开的书信以外，他还同许多人私人通信。别人给他的信，也象一群群的鸟似的飞来。他同知己不断的通着信。可是，也有龌龊的充满着恶毒的信写给他。他过了一阵时候，对于这一类的通信者，就象燃烧着的电雷似的打着他们一下。高尔基的不可磨灭的书信把他的名字写进了人类历史的光荣的一页。是的，写进了，不可磨灭的。亚历克西·马克西谟维支〔2〕获到了工人阶级伟大的胜利，伟大的无产作家同这个工人阶级混合成一个了。当然的，我们还要去爬过很高的山峰，但是，在向着伟大目的的道路上，我们已经走得很高。

亚历克西·马克西谟维支看着已经走过的道路，还看着横在他前面的道路。他竭力的镇静。但是，在他的铁硬的胡子底下，看得出抖动的微笑。而在他的蓝色眼睛里面，已经爆出了眼泪，这眼泪表示他心灵上的深刻的激动。他估量着已经达到的成绩，就这样的低声说："一般的很好。"

---

〔1〕按这就是著名的"四十年"——"克里谟·萨谟京"那部长篇小说。

〔2〕高尔基的真姓名是亚历克西·马克西谟维支·彼史珂夫（Alexei Maximovitch Peshkov）。

——一般的很好，——几百万人齐声呐喊着，虽然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的生活里还有很多的缺点。然而要知道我们是在路上，我们是在斗争，我们是在建设。而且大家都知道，高尔基是同着我们在这路上，同着我们斗争，同着我们建设。

高尔基是一个政治家的作家，他是这个世界上空前的最伟大的政治家的作家。这就因为在世界上以前不曾有过这样巨大的政治。所以这样的政治一定要产生巨大的文学。而这巨大的文学已经在繁盛起来了……

只要是宝贵我们的政治和我们的文化的人，都是爱护高尔基的。不宝贵我们的政治和文化的人，可以分做两种：一种是没有长成到懂得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的，还有一种是敌人。关于他们，亚历克西·马克西谟维支说得很好："如果敌人不来投降，就要消灭他们。"

海　　燕

白濛濛的海面的上头，风儿在收集着阴云。在阴云和海的中间，得意洋洋地掠过了海燕，好象深黑色的闪电。

一忽儿，翅膀碰到浪花，一忽儿，象箭似的冲到阴云，它在叫着，而——在这鸟儿的勇猛的叫喊里，阴云听见了欢乐。

这叫喊里面——有的是对于暴风雨的渴望！愤怒的力量，热情的火焰和对于胜利的确信，是阴云在这叫喊里所听见的。

海鸥在暴风雨前头哼着，——哼着，在海面上窜着，愿意把自己对于暴风雨的恐惧藏到海底里去。

潜水鸟也哼着，——它们这些潜水鸟，够不上享受生活的战斗的快乐：轰击的雷声就把它们吓坏了。

蠢笨的企鹅，畏缩地在崖岸底下躲藏着肥胖的身体……只有高傲的海燕，勇敢地，自由自在地，在这泛着白沫的海上飞掠着。

阴云越来越昏暗，越来越低地落到海面上来了，波浪在唱着，在冲上去，迎着高处的雷声。

雷响着。波浪在愤怒的白沫里吼着，和风儿争论着。看罢，风儿抓住了一群波浪，紧紧的抱住了，恶狠狠地一摔，扔在崖岸上，把这大块的翡翠石砸成了尘雾和水沫。

海燕叫喊着，飞掠过去，好象深黑色的闪电，箭似的射穿那

阴云，用翅膀刮起那浪花的泡沫。

看罢，它飞舞着，象仙魔似的——高傲的，深黑色的，暴风雨的仙魔，——它在笑，又在嚎叫……它笑那阴云，它欢乐得嚎叫！

在雷声的震怒里，它这敏感的仙魔——早就听见了疲乏；它确信，阴云是遮不住太阳的，不的，遮不住的！

风吼着……雷响着……

一堆堆的阴云，好象深蓝的火焰，在这无底的海的头上浮动。海在抓住闪电的光芒，把它熄灭在自己的深渊。象是火蛇似的，在海里游动着，消逝了，这些闪电的影子。

——暴风雨！暴风雨快要爆发了！

那是勇猛的海燕，在闪电中间，在怒吼的海的头上，得意洋洋地飞掠着，这胜利的预言家叫了：

——让暴风雨来得厉害些罢！

同　　志（故　事）

I

在这个城市里，一切都是奇怪的，一切都是不明不白的。许许多多教堂，举起了自己的花花绿绿金光灿烂的头顶向着天，可是工厂的墙壁和烟囱比钟楼还要高；而庙宇，被商行房屋的沉重的铺面压紧着，消失在石头墙壁的死气沉沉的罗网里，好象一些奇妙的花朵在废墟的尘埃和垃圾里面。当教堂里的钟声号召着祷告的时候，——它们的铜的呐喊，在屋顶的铁皮上爬着，无力地消灭在房屋的拥挤的空隙之间。

房屋是庞大的，时常是很美丽的，而人是畸形的，永久是渺小的，他们从早到晚，忙乱的象灰色的老鼠似的，在这城里的狭隘的弯曲的街道上跑着，用贪心的眼睛寻找着，有些是在找面包，有些是在找消遣，还有一些站在十字路口，敌视的，精明的看守着，要使弱者一点儿也不埋怨地服从强者。富人就叫做强者，大家都相信只有金钱能够给人权力和自由。大家都想要权力，因为大家是奴隶；富人的奢侈产生穷人的嫉妒和憎恨；谁也不知道比黄金的响声更好的音乐，因此，每一个人都是另外一个人的仇敌，而大家的主人是残忍。

在这城市的上头，有时候，太阳也照耀着，可是生活永久是

黑暗的，而人——都象是影子。晚上，他们点起许多快乐的火，然而那时候，一些饥饿的女人就跑到街上来，为着几个钱，出卖自己的亲爱；从各处都有各种食物的浓郁的气味冲到鼻孔里来，而到处都是饥饿的人的凶恶的眼睛在闪铄着，沉默地，贪心地；在这城市的上头，轻轻地浮动着"不幸"的被压住了的呻吟，"不幸"是没有气力高声地叫出自己的名字来的。

大家都生活得很烦闷，很惊心，大家都是仇敌和罪人，只有很少的人觉得自己是有理的，然而他们象畜生似的粗鲁，这是最残忍的……

大家想要生活，然而谁也不会，谁也不能够自由的走上自己愿意的道路，每一步走向"将来"的路，不由自主地要使人回到"现在"来，而"现在"用那种贪心的怪物的威权的结实的手腕，在这道路上把人抓住，抱到自己的粘住的怀抱里。

人在闷愁和莫明其妙之中，无力地站住在生活的畸形恶化的面目跟前。生活用几千只无能为力的忧愁的眼睛看着人的心，它在请求着什么，——那时候，心灵里的"将来"的光明形象就死灭了；"人的""无力"的呻吟，沉没在被生活所磨折的，不幸的，可怜的人们的呻吟和叫喊的杂乱的合唱之中。

永久是烦闷的，永久是惊心的，有时候还是可怕的，而在人的周围象地狱似的一动不动地，反映着太阳的活泼的光线，站着这个忧郁的，黑暗的城市，这些整齐得讨厌的石块，吞没着寺庙。

生活的音乐，被疼痛和恶毒的叫喊镇压住了，被那隐藏着的憎恨的轻轻的私语，被那恐吓着的残忍的狂吠，被那强奸的淫浪

的嘶叫镇压住了……

Ⅱ

在昏沉的忙乱，痛苦和不幸里面，在贪心和穷困的痉挛的挣扎里面，在可怜的利己心的污泥之中，在许多房屋的地窖里——那里住着创造这个城市的财富的贫民，——看不见地走着一些孤独的幻想家，充满着对于人的信任的，那些和大家都不同的，远方来的愤怒的宣传家，这是遥远的真理的火的叛逆的火星。他们把那简单而伟大的学说的永久有效果的小小种籽，带到地窖里来，他们一忽儿严肃的，眼睛里放着冷酷的光彩，一忽儿又和软的，亲爱的，散布着这个清楚的灼热的真理，散布在“奴隶人”的黑暗的心里，这些“奴隶人”，是被贪心的人的力量，因为残忍的人的主意，变成了发财的盲目和哑吧的工具了。

而这些黑暗的被鞭策的人们，不大信任地听着新的字句的音乐，这种音乐是他们的病痛的早就模糊地等待着的了；他们稍微抬起了些自己的头，撕破狡猾的谎骗的圈套，——那是有权力的贪心的强盗套在他们头上的。

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在这充满着深沉的被压住了的恶毒的生活里面，在许多种侮辱所毒害了的心里面，在夹杂着强暴者的道理所制造的乱七八糟的谎骗的意识里面——在这困难的，悲哀的，吞咽着屈辱的苦痛的生活里面——扔进了一个简单的，光明的字眼：

——同志……

这在他们，并不是新的字眼，他们听见过的，他们自己也说

过的；而在这以前，这个字眼的声音是那么空洞，那么滞钝，象一切熟悉的用惯了的字眼一样，这种字眼，尽可以忘记，一点儿也不会丢掉的。

然而现在，这个字眼是清楚的，坚固的，是另外一种声音，它里面唱着另外一个心灵，有什么坚硬的，闪铄的，多角的，象金钢石似的东西在里面呢。

他们接受了这个字眼，开始慎重的说起来，很宝贵的，很和软的在自己的心里拍着这一个字眼，好象母亲拍着摇篮里的新生出来的孩子，而鉴赏着他。

他们越是深刻地看着光明的心灵，就越发觉得这个字眼有意义，光明和灿烂。

——同志！——他们说。

而觉得这个字眼是来联合全世界的，是要把世界上的一切人都抬到自由的高处的，要用新的结扣，互相尊敬的坚固的结扣，尊敬人的自由，为着人的自由的结扣，把他们联系起来。

等到这个字眼生牢在奴隶的心里的时候，——他们就不再是奴隶了，而有一天对着这城市和它的一切力量，宣布了伟大的，惊人的字眼：

——我不要！

那时候，生活就停止了，因为他们是给生活以运动的力量，只有他们，再也没有别人。水的流动停止了，火熄了，城市沉没在黑暗里，强暴者就变成了小孩子。

恐怖抱住了强暴者的心灵，在自己的坍台的气息里喘着气，他们抑制着对于叛逆者的恶毒，在叛逆者的力量面前莫明其妙的

恐慌着。

饥饿的幽灵站在他们的面前了，他们的孩子在黑暗里可怜的啼哭着。

房屋和庙宇，被黑雾包围着，混合了起来，成了一片石头和铁的乱影；恶魔似的沉默，用自己的死气沉沉的水气灌注着街道；生活停止了，因为产生生活的力量认识了自己而"奴隶人"找着了表现自己意志的吸铁石似的不可抵抗的字眼，——从压迫之中解放了，亲眼看见了自己的权力——创造者的权力。

这些日子是强暴者愁闷的日子，他们是自以为是生活的主人的；这些夜——每一夜仿佛抵得上一千夜呢，黑雾是那么浓厚，这死的城市里的火，是那么叫化子似的，那么吝啬的，那么胆怯的亮着，那时候，这个几百年来造成功的城市，吸着人的血的怪物，显露了自己的渺小的畸形，一堆可怜的石头和木头的畸形，站在他们的面前。房屋上的盲目的窗子，饥饿地，幽黯地望着街道，而在街道上，勇敢地走着生活的真正主人。他们也在饥饿着，比别人还要饿的厉害，然而这在他们是熟悉的；他们身体上的受苦没有达到生活主人受苦的尖端，没有熄灭他们心灵里的火。他们的对于自己力量的认识是在燃烧着；胜利的预感在他们眼睛里闪铄着。

他们在这城市的街道上走着，这城市是他们的黑暗的拥挤的地狱，在这里他们受着轻蔑，在这里他们的心灵充塞了侮辱——他们现在看见了自己劳动的伟大意义，这把他们抬到认识自由是生活主人的神圣权利的高处，他们认识自己应当做生活的立法者和创造者。于是用新的力量，用炫眼的清晰，在他们的面前站起

了迅速创造的，联合一切的一个字眼：

——同志！

这字眼，在现在的谎骗的字句之中，象是关于将来的，关于新生活的欢乐的消息，这个新生活对于一切人都平等的开辟在前面——远呢，还是近呢？他们觉得这是由于他们的意志的。他们接近自由，他们也会自已推开自由的来到。

Ⅲ

娼妓，昨天还是半饥半饿的畜生，愁闷的在龌龊的街道上，等着有什么人来要她，而用几个小钱买她的不自由的亲爱，——连娼妓也听见了这个字眼，然而不好意思地微笑着，不敢自己重复这个字。一个人走到她身边来了，这样的人，在今天以前她从没有遇见过，他把一只手放在她的头上，而用亲人的声音给她说：

——同志！

她轻轻的害羞的笑了，为的不要喜欢得哭出来，这是她那受尽唾骂的心第一次尝着的喜欢。她的眼睛上，昨天还是无耻的饥饿的用那种畜生似的滞钝的眼光看着世界的眼睛上，第一次闪铄着清净的欢乐的眼泪。这个联合被摈弃的人，到全世界劳动者的伟大家庭里来的欢乐，在城市的街道上到处都在闪铄着；而在城市的房屋上的那些黯淡的眼睛，越来越恶毒的，越来越冷酷的，在观察着这种欢乐呢。

叫化子，昨天为着要摆脱他的纠缠还只要扔一个可怜的铜板，这是吃饱了的人的同情的价钱，——他也听见了这个字眼，这字眼对于他，是第一次的恩惠，这种恩惠才引起了那被穷困所

咬碎了的可怜的心的感谢的跳动。

马车夫，可笑的小伙子，坐车的客人可以推他的颈项，为的要叫他把这个打击转交给他那饥饿的疲乏的马，——这个挨打了许多次的人，因为受着车轮在街面的石头上的响动而昏迷了，他也嘻开了一张大嘴的笑着，给过路的人说：

——载你去，好吗……同志？

说了，又吓了一跳。整理了一下缰绳，准备赶快的走，可是还看着过路的人，不能够从自已的通红的大脸上收起那欢乐的微笑。

过路的人用和善的眼睛看了一回，点点头回答：

——谢谢，同志！我走去好了，这里不远了。

——Eh 你，正直的妈妈！……——马车夫兴奋的叫了，在羊皮垫上旋转了一顿，喜欢地大大地眨着眼睛，响动着，叫喊着，不知往什么地方去了。

许多人挤着一堆的，在人行道上走着，在他们之间，象火星似的，那个应当来联合全世界的伟大的字眼，越来越时常的爆发出来：

——同志！

一个警察，有胡子的，很严重很忧郁的，走近了人堆，这一堆人挤得紧紧的在街道角落上，围住了一个演说的老头子，而警察，也听了一下演说，不慌不忙的说了：

——集会是不准的……散开罢，先生们……

沉默了一秒钟，眼睛向着地下，又更轻的加了一句：

——同志们……

而在那些人的脸上，——他们那些人是把这个字眼放在自己的心窝里了，把血和肉，把铜似的汽笛似的声响，号召着统一的声响放进了这个字眼了，——在他们的脸上，闪铄着青年创造者的高傲的情感；看得很清楚的，他们所努力放进这个活泼泼的字眼里去的那种力量是不能消灭的，无穷无尽的。

已经不知在什么地方集合着灰色的盲目的武装的人群，沉默的排着整齐的队伍，——这是强暴者的恶毒准备抵抗正义的浪潮。

而在巨大的城市的狭小的拥挤的街道上，在这城里的没有声息的冷酷的墙壁中间，——这些墙壁都是无名的创造者的手造出来的，——我对于一切人同一切人团结的伟大的信仰，却尽在生长起来，尽在成熟起来。

同志！

一忽儿那里，一忽儿这里，爆发着火光，应当来燃烧起一种火焰，要用地球上的一切人的大家族的灿烂的情感，包含这全地球。包含整个的地球，烧起来，把恶毒，憎恨，残忍，都烧成灰，这些都是恶化我们的；包含着一切心，而把它们合并成为一个世界的唯一的心——真实，高贵的人的心，——造成那自由的工人的亲密得分不开的家庭。

在死的城市，奴隶所造的城市的街道上，在这残忍统治着的城市的街道上，——生长着，巩固着对于人的信仰，对于人克服自己，克服世界上的恶毒的信仰。

在惊心的，没有欢乐的生活的糊涂的混乱里，——闪铄着一颗灿烂的，快乐的星，那指示着“将来”的火光，这就是那个简

单的，深刻得象心一样的字眼：

——同志！

“大 灾 星”

气闷的夏天的夜里，在城外的一条荒野的小路上，我看见一个很奇怪的景象：一个女人站在一个大水洼子里面，用脚踏着，脏的泥水溅了起来，象野小孩子干的玩意儿似的，——踏着而且用鼻音唱着下流的小调，在她的小调里面“Fomka”的名字同“Yomkaya”押着韵。

白天在城里打过大雷，很大的雨把胡同里的脏的泥地弄湿了；水洼子很深的了，水几乎没到了女人的脚膝。听她的声音，可以知道——这个唱小调的女人是喝醉了。假使她跳乏了躺下去，那就很容易会喝着那脏的泥水。

我把长靴子的靴统，往上拉了一拉，跑到水洼子那里去，拉住那个跳舞的女人的手，拖到干燥的地方来。她在最初，似乎害怕的样子，并不作声，而很顺服的跟着我跑了过来，可是到后来她把全身用力的动了一下，滑出了她的右手，在我的胸部打了一下，就叫了起来：

——救命呀！

而且又很坚决的爬到水洼子里面去了，这样一来，把我也拖了过去。

——恶鬼——她咕哩咕噜的骂着，——我不去！没有你，我也会活的。……你过你的活，别管我的事……救命呀！

从黑暗中走出了一位看夜的，他站在离开我们五步的光景，很生气的问了：

——什么人在这里捣乱？

我对他说，我怕这个女人在脏的水洼子里面会淹死，所以我要拖她出来，看夜的人对酒醉的女人看了一下，很响的咳了一声嗽，就发命令了：

——马司卡——爬出来！

——我不要。

——我给你说，要你爬出来！

——那我偏不爬出来。

——我要打呢，你这个贱货，——看夜的并不生气的说过了之后，就很和气的很爱说话的对我讲：——这女人是此地做麻绳的一个女工。她姓弗洛里哈，名字叫做马司卡，你有香烟吗？

我俩吸烟了。那个女人很勇敢的在水洼子里面走着，叫着：

——长官！我自己就是长官……我要，……我就洗澡……

——我给你洗澡！——看夜的警告她，他是个胡子很多的强健的老头子。——算起来，她天天晚上都是这样捣乱的，在她的家里还有一个没有脚的儿子。……

——她住得很远吗？

——应该打死她，——看夜的说着，他并没有回答我。

——领她到家里去罢——我提议。

看夜的闷着胡子打了一个喷嚏，他的香烟的火照着我的脸；他走开了，用他的长靴很沉重的沿着泥路踏了过去。

——你领她去！不过你先去看一看她的脸儿。

而那个女人坐在水洼子里，用她的手划着水，带着鼻音的很粗鲁的叫着：

——好象是海呀……

离开她不远，在浓浓的脏水里面反映着黑暗的天空里的一颗大星。水洼子上面起了微波的时候——那影子就不见了。我重新又跑到水洼子那里去，搀着她的腋下，拖了起来，用我的脚膝推着她，把她扛到篱笆那边；她很顽强的，挥着两只手，和我相骂：

——唔——打罢，打好了！不要紧——打罢……吓！你这个畜生……吓，你这个恶鬼……唔，打好了！

把她靠着篱笆，我就问她住在什么地方，她抬起了酒醉的头，在黑夜中，她的两颗乌黑的眼睛对我看着。我看见了她的鼻梁已经断了，剩下来的鼻尖象一粒钮扣似的向上翘着，一条伤痕把她的上嘴唇牵了上去，露出她那微小的牙齿，她的小而带肿的脸笑着，叫人看了立刻要逃走。

——好的，我们走罢，——她说。

大家走了，沿着篱笆推过去，被水打湿了的裙边碰着我的脚。

——我们走罢，亲爱的，——她叫着，仿佛她已经醉醒了，——我接待你……我给你安慰……

她领我走进了两层楼的房子的大门：很小心的象瞎子似的，在货车，木桶，箱子，散开的木柴中间走过去，在墙脚那里的一个地窖的门前站住了，她就叫我：

——走进去。

我靠着潮湿的墙壁，抱着那女人的腰，而她的身体滑了下去，

几乎要扯不住她，我沿着很滑的扶梯走下去，摸着了门上的拉手，开开了门，站到这个黑洞的门槛上，不敢再走下去。

——妈妈——是你？——在黑暗里有个很小的声音问着。

——我呀……

一股油腻的腐烂的蒸气重重的打进了我的头脑。刮着了一根洋火，一颗小小的火在一秒钟之内照出了苍白的小孩子的脸，一忽儿就熄灭了。

——还有谁到这里来呢？我呀，——那个女人靠在我身上这样对他说。

重新刮着了洋火，玻璃罩响了，小而活泼的手点着了一盏小的洋铁灯。

——我的宝贝，——那个女人说着，摆了一下，就倒在墙角里去了，——在那里，比砖地高得有限的一块地方，预备着一个很宽的床铺。

当小孩子看见灯上的火点着，开始冒烟的时候，他卷着灯里的灯芯。他的脸非常正经，他的鼻子尖尖的，他的厚嘴唇象小姑娘似的。他的脸，象用柔软的毛笔画出来似的秀气。他住在这个黑暗的潮湿的洞里，十分的不相称。他弄好了灯以后，眨着眼睫毛对我看着，并且问我：

——她喝醉了吗？

他的母亲横在被褥上面，已经在那里打鼾了。

——应该要替她脱掉衣服，——我说。

——给她脱好了——那男孩子说了，就低着头。

——当我给那个女人脱下湿的裙子的时候，他低低的很正经

的问我：

——火吹灭罢？

——为什么呢！

他不作声了。我好象搬着一大袋的面粉似的料理着他的母亲，看了看他：他坐在窗子底下的地板上，在一只厚板箱里面，那箱子上印着几个黑色的大字：

小心N.R.公司

小孩子的肩膀同四方形的窗台并排着，有几条狭狭的搁板钉在墙壁上，在搁板上面放着几叠香烟盒子和洋火匣子，坐着小孩子的那只箱子旁边，还放着一只木箱，上面盖着黄色的纸，看上去，是象当作桌子用的。他的一双可笑的又可怜的小手放在他的颈项背后，他望着上面黑暗的玻璃窗子。

我替女人脱好衣服之后，把湿的衣服丢到炉子那边，就在壁角落里的水盆里洗了手，用布揩着，就对小孩子说：

——唔，再会罢！

他对我看了一看，并且声音稍微有点儿嘶嘶的问我：

——现在可以吹灭了灯？

——随便你。

——你要走了，不睡吗？

他伸出小手指着他的母亲：

——同她。

——为什么？——我很蠢而且很惊奇的问他。

——你自己知道的，——他很简单的说，而且他把身体伸了

一下，添上一句：

——大家都这样睡的。

我红着脸看了一看四周围：在我的右边有一只奇形的火炉，在底下放着脏的碗盏，在角落里板箱的后面，几段油漆过的链条，一堆麻屑，碎的柴块，钳子和秤杆子。

在我的脚底下，一个黄色的身体伸直着，还打着鼾。

——可不可以同你坐一坐？——我问小孩子。他低着头对我看，回答说：

——要知道，她不到早上是不会醒的了。

——我又不要她。

我坐到他的箱子的一只角子上，同他说怎样遇着了他的母亲，竭力讲得发笑：

——她坐在脏的水洼子里，她的手象划船的桨一样，在泥水里划着，还唱着……

他点着头，在苍白的脸上现出微笑，——搔着他的很窄的胸部。

——因为她喝醉了。她就是醒着也爱捣乱。象小姑娘似的……

现在我看了他的眼睛——他的眼睛毛茸茸的，他的眼睫毛长得奇怪的长。在他的太阳穴上面，长着很浓的一层毫毛，蜷曲得非常美丽。在他的眼睛底下有淡青的影儿，更加显出他的苍白和没有血色的皮肤，他的额角很高，在鼻梁上带着皱纹。在他的人参色的蜷曲的头发上，盖着一顶发绉的罗汉帽。他的很镇静的眼光简直描写不出来，——这种奇怪的非人的眼光，使我很难受得

住。

——你的腿是怎么样的？

他从布里解出一只象菜梗子似的干枯的脚，用手举了起来，搁在箱子边上给我看。

——唔，这个样子的脚。两只都是这个样子。不会走，也不会动，就是这样的……

——这些匣子里是什么东西？

——是装虫儿的，——他回答，用手拿着那棍子似的脚，放它到箱子底里的布堆里去，而且很清爽的亲热的笑了，对我说：

——要看——我拿出来？唔，你坐好，这样的东西你从来都没有看见过。

很敏捷的运动着他那细而过长的手，伸直了他的上身，从搁板上拿下匣子来，一个一个地拿给我。

——小心！不要开，不然都要逃跑的！你把匣子放到耳朵边去，听听看，是什么？

——什么东西在那里动呢？……

——啊哈！这是蛛蜘坐在里面，这个下贱的东西！象那个打鼓的……狡猾得很！……

奇怪的眼睛很可爱的活泼起来了，淡青色的脸现出微笑来，可爱的手动作得很快，他从板上拿下来的匣子，一个个的放到自己的耳边，然后又拿到我的耳边，而且很活泼的说：

——那是油虫，阿尼西谟，吹牛皮的家伙，象兵一样。这是苍蝇，是那一位官太太，再要比这个混蛋的是没有了！整天的叫着，随便什么人，她都要骂的；她甚至于抓我妈的头发。我不是

说苍蝇是那个官太太，她住在我们的窗子后面的街上，不过她象这个苍蝇就是了。这是个黑油虫，爱搭架子，是那个老板；他还好，不过是一个酒鬼，不怕羞的家伙。他喝醉了，脱得精光的在院子里爬，满身是毛，象一只黑狗。这里是个金虫，象尼可第谟叔叔，——我在院子里捉了来的，——他是个走江湖的骗子，仿佛他要到教堂里去似的，妈妈叫他——贱货，他也是她的情夫，她的情夫象苍蝇一样，要多少有多少的，没有鼻子也不要紧。

——她要打你吗？

——她，她会打！她没有我是活不成的。要知道她的良心很好，只是要喝酒；唔，——在我们这条街上都是醉 鬼。她 很 好看。也很快活……是个爱喝酒的酒鬼！我对她说：傻瓜，不要喝酒，就会发财了。而她就哈哈的笑了。婆娘，唔，笨家伙！可是就是好人，等她醒过来，你看好了。

他很动人的，这样诱人的微笑着；这样笑，使人家对他可怜得要叫起来呢，要叫得满街都听见。他的很美丽的头在细的颈项上摇动着，象一朵奇怪的花一样，而他的眼光越闪越活泼了，用一种不能够克服的力量引诱着我。

我听得小孩子的非常之多的谈话，有一忽儿简直忘记了我坐在什么地方，忽然间又重新看见了象牢狱似的小窗子，在外面溅满了肮脏的泥灰，乌黑的炉门，在壁角落里的麻屑堆，而在门那边的破布堆里，躺着黄色的象牛油似的一个女人的身体。

——这虫匣子好啊？——那男孩子很骄傲的问着。

——很好。

——我这里没有蝴蝶——蝴蝶和小蝴蝶！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列尼卡。

——和我同名的。

——唔，你是怎么样的人？

——我，没有什么样的，就是这个样子。

——唔，你说谎了！随便什么人都有个样子。我是知道了，你是好人。

——也许是的。

——我看得出的！你还是一个胆小的人。

——为什么是胆小的呢？

——我是知道的，

他很狡猾的微笑着，甚至对我眨着眼。

——你究竟为什么说我胆小的呢？

——唔，同我坐着，——就是因为夜里怕跑出去！

——是呀，已经天亮了呢。

——唔，你去好了。

——我再到你这里来。

他不信，闭着可爱的眼睫毛，毛茸茸的眼睛，沉默了一忽儿，又问我。

——你来做什么？

——我来同你坐坐，你很有趣味的。可以来吗？

——来！大家都到这里来的……

他叹了一口气说：

——你骗我。

——一定来！

——那么，你来。你来是为看我的，不是看妈妈的，唔，她管她去！你同我要好，——好吗？

——好。

——唔，你大了，不要紧的；你几岁？

——廿一岁。

——我十二岁，我没有同伴，有一个挑水夫的卡奇卡，为得她到我这里来，她的妈妈还打她呢……你是贼，是吗？

——不是的，为什么是贼？

——你的脸是非常可怕的，很瘦，而且你的鼻子象贼似的。有两个贼常到我们这里来，一个叫作沙史卡，是个傻瓜而且凶得很，另外一个叫作凡尼史卡，他很好的，象狗一样的好。你有匣子没有？

——我拿来给你，

——你拿来啊！我不告诉妈妈，你还要来……

——为什么？

——就这么样。男子汉来第二次的时候，她总是很高兴，她爱男子汉，丑货，——简直不得了！我的妈妈，是个好笑的小姑娘。这样过活过了十五年了，生了我，她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你什么时候再来？

——明天夜里。

——夜里，——她已经要喝醉了。你不是贼，那做什么呢？

——我做啤酒生意。

——呵？那末你拿一瓶来给我？

——当然的，——我拿来！唔，我去了。

——来，再来吗？

——一定的。

他伸出两只长的手给我，我也用两只手捏紧这细而冷的骨头，并且摇了几摇。我象喝醉了似的从地窖里爬到院子里去，再也没有回头去看他。

天亮了；在湿的一半坍坏了的房屋上面，银星正在闪动着，渐渐的熄灭下去。地窖那边的玻璃窗，好象四方形的眼睛——又模糊又龌龊的醉鬼似的眼睛，从墙脚下的肮脏的洞里面，向我看着。大门跟前的一辆车子上面，睡着一个红脸的乡下人，他摊开了两只很大的赤着的腿，浓浓的铁硬的胡子向天翘着——胡子里面的白牙齿还闪着亮光呢，——看起来，仿佛他在闭着眼睛恶毒而凶狠的笑着。一只老狗走到我跟前，它背上的毛有一大块掉了，大概是被开水烫伤的，它闻了一闻我的腿，就轻轻的很饥饿的叫起来，使我的心里充满着用不着的对于它的可怜。

街上，在昨晚上积起来的水洼子里面，反映着早晨的天色，——淡蓝的粉红的颜色，——这些影子对于那些肮脏的水洼子，给了冤枉的多余的美丽，这是使人的心灵堕落的美丽。

第二天，我就请了我的街坊的小孩子捉了金虫和蝴蝶，到药房里买了很美丽的匣子，带了两瓶啤酒，水果，糖，和甜面包，走到列尼卡那里去了。

列尼卡很惊奇的接受了我的礼物，他的可爱的眼睛张得很大，——在阳光底下那两只眼睛更显得奇妙了。

——哎唷唷，——他那不象小孩子的声音低低的说，——你拿了多少东西来呀！你，难道是有钱的人吗？这是怎么样的——有钱的，那你为什么穿得这样坏，又说并不是贼？呵，这样的匣子！哎唷，我的手没有洗过，我舍不得去碰它，那里是什么？呵，——那是金虫！象铜的一样，还是绿颜色的呢。呵，你这个鬼东西……想飞出去，逃出去？吓……

他忽然间高兴得叫起来了：

——妈妈！爬起来给我洗手，……你来看，老鸡婆，他可拿来的是什么！这就是昨天晚上拖你回来的他，象是巡查。这都是他拿来的呢！他的名字也叫列尼卡……

——应该对他谢谢，——我在自己的背后听见了不很响的奇怪的声音。

小孩子尽点着头，

——谢谢，谢谢你！

在地窖里浮动着很浓厚的烟雾，象是头发似的灰尘；在这个烟雾里面我很难辨得出在炉子那边的蓬蓬松松的头，很丑的女人的脸，她不自然的勉强的微笑，显出她的牙齿的光彩。

——你好！

——你好，——女人也说；她带着鼻音并不很响的说话，可是她的声音是很勇敢的，差不多是快乐的。她眯着眼睛对我看着，仿佛是很可笑的。

列尼卡忘记我了，嚼着果子，很小心的打开匣子，——眼睫毛的影儿落在他的巴掌上面，所以他的眼睛底下的青影更加显得大了。

暗淡的太阳，象老年人的脸似的看着脏的玻璃窗子；温和的阳光照着小孩子的金黄色的头发。列尼卡胸口的衬衫是敞开着，我看见，在他的细小的骨头底下，心在那里跳着，时时刻刻掀动着皮肤，少少看得出他的奶头。

他的母亲从炉子那里走出来，拿手巾在洗手盆里弄湿了，走到列尼卡那里，拿着他的左手。

——逃走了，等一下——逃走了！——他叫起来，并且整个身体在箱子里面转来转去，他身子底下有臭气的烂布散了开来，露出了青色的，不会动的脚。那女人笑了起来，在烂布堆里翻着，而且也叫了起来：

——捉住它！

她捉着了金虫，放在自己的手掌上，用她的菊黄色的勇敢的眼睛看着它，并且象老朋友似的声调对我说：

——这样的虫多得很！

——不要压着，——她的儿子很严厉的警告她。——有一次，她喝醉了，坐在我的虫匣子上，不知道压死了多少！

——我的宝贝，你忘记了这件事好了。

——我把它们葬了又葬……

——后来，我自己替你去捉了来还你的。

——捉了来！你压死的那些虫是已经教好了的。你这个小胡同里的傻瓜。我把死了的虫葬在炉子底下，我自己爬出去埋葬他们的，在那里是我的坟地……你知道，我曾经有个蜘蛛，明卡，完完全全象我妈妈从前的一个姘头，他现在在监狱里面，那个胖胖的，很高兴的……

——唉！你，我的可爱的宝贝，——那个女人问着，温暖的小的团团的手指摸着儿子头上的蜷发，然后用臂膀推推我，眼睛笑眯眯的说着：

——这个儿子好吗？他的眼睛呢！啊？

——你把我的一只眼睛拿去好了，脚却要还给我，——列尼卡说了：他笑着，看看那个金虫，——这个样子的……象铁的一样！胖胖的。妈妈，他象那和尚一样，——就是要你结绳梯的那个和尚，——你记得吗？

——怎么不记得呢！

她笑着，给我讲起来：

——你知道，有一天一个那么大的和尚跑到我们这里来，他问我："你，麻绳匠，会不会替我结一个绳子的梯子？"我从出身到现在，从没有听见过这样的梯子；我说不 会！他 又 说"这样，我来教你，"他敞开了身上穿的法衣：整个肚子绷满了不很粗的很牢的长绳子！他教会了我。我结着，我自己想："他拿去做什么用呢？要不是，他要去抢教堂吗？"

她笑了，她抱住了儿子的肩膀尽是摸抚着他。

——呵，小滑头！他在约定的时候来了，我对他说，"你要拿去偷东西，那我是不答应的！"而他很滑头的笑着说："不是的，这是要拿去爬墙的，我们那里的墙壁很高，而我们这些有罪孽的人！我那个罪孽就住在墙的那边，懂了吗？"唔，我懂了：这是他在晚上爬过去偷婆娘用的。我们同他笑了又笑……

——你总是这样喜欢笑，——那孩子象哥哥似的声调说着。

——唔，你还是把茶炉子烧起来罢……

——我们这里糖已经没有了。

——去买好了……

——钱没有了，

——呵，你这个酒鬼！给你喝完了。问他拿罢……

他对我说：

——你有钱吗？

我把钱给了女人，她很活泼的站了起来，拿下那个已经瘪了的很脏的小茶炉，她鼻子里哼着小调走出门去了。

——妈妈！——她的儿子在她的后面叫着。——把窗子洗一下，我一点都看不见了！活泼的婆娘，我给你说！——他继续说着，很整齐的把许多虫匣子放在硬报纸做成的搁板上去，那灰色的砖石墙缝里钉着钉子，这些搁板就挂在钉上吊下来的绳子上面，——她是做工的……她把麻屑搅起来的时候，灰尘飞开来，气都透不得！我叫妈妈：把我抱到院子里去，在这里要闷死了！而她说：你耐一下罢，没有你在这里，我要冷静的。她是这样的爱我！她搅着麻屑，唱着歌儿，她知道的小调总有上千个呢！

他的奇怪的眼睛很活泼而美丽的发着亮光，抬起了他的浓浓的眉毛，他唱着不高不低的哼声的音调：

——沃里娜躺在蒲团上呀……

我听了一点儿，就说：

——非常之下流的小调。

——这些小调都是这个样子。——列尼卡很自信的解释着。他忽然间忙乱起来了，——唔，音乐来了！唔，快一点，抱我起来……

我就把他抱了起来，他的骨头很轻的，灰白的，薄的皮象一只口袋似的包着这些骨头。他很性急的把头伸到了开着的窗子里去，就不动了，而他的两只干枯的脚沿着墙壁荡着。在院子里手风琴的声音响着，散着乱七八糟的音调，一个小小的孩子很快活的低声的叫着，一只狗也在叫，——列尼卡听了这种音乐，静悄悄的凑着外边的音节，也在嘴里哼着。

地窖里的灰尘沉了下去，比较得亮些了。他母亲的床的上面，挂着一块钱一只的钟，象五分铜元那样大的钟锤，沿着灰色的墙壁，歪歪斜斜的荡着。

没有洗过的碗盏放在炉柜上；灰尘已经铺得很厚的一层，特别在那壁角里的蜘蛛网上面有很多的灰尘，象破烂的碎布，一条条的挂着。列尼卡所住的地窖，简直是一个垃圾桶，非常之畸形的穷困，在这桶里的每一尺地方，触目都是残酷得不堪的侮辱。

很惨淡的，茶炉里的水响起来了：仿佛那个手风琴的音乐被水的响声吓住了似的，突然间打断了，忽然有个人高声的叫着：

——穷光蛋！

——抱我下来，他们已经被赶走了……——列尼卡叹了口气说。

我抱了他下来，把他坐在箱子里，他皱着眉毛，用手摸着胸部，很小心的带着咳嗽说：

——我的胸口发痛，很久的吸着新鲜空气我就要难过的。你看见过鬼没有？

——没有。

——我也没有见过，我在夜里看着炉子底下有没有鬼出来？

总是没有出来，难道在坟地里才有鬼走动吗？真的吗？

——你要问鬼干什么？

——有趣，鬼里面也许会有好鬼呢？那个挑水夫的卡奇卡在地洞里看见过鬼的，她很怕！我一点也不怕。

他包好了脚，很勇敢的继续说：

——我喜欢，我还喜欢恶梦。呵，有一次，我梦见了一棵颠倒的树，它的根生在上面，叶子碰着地面，树根长得碰着天。有一次，我梦见妈妈脱得精光的躺着，狗在吃着她的肚子，咬一块又吐一块，咬一块又吐一块。又一次，我们的房子动了一下，就跑到街上去了，跑得窗门乒乒乓乓的一开一关，而且在房子的后面，那个官太太的一只猫追了来。

他冷得缩着两个瘦削的肩膀，手里拿了糖，解开了包糖的花纸，把它很整齐的摊平了，放在窗台上面。

——我把这花纸做各种各样的好东西，要送给卡奇卡。她也很爱许多好东西：小块的玻璃，碎片，花纸。听呀：如果把蟑螂尽喂尽喂，他可以长得象马一样的大吗？

我看他的样子很相信这个事情，我就回答他：

——如果好好的喂它，是会长大起来的！

——呵，是的！——他很高兴的叫了起来。

——妈妈是傻瓜，她总是笑我！

而他还添了些骂人的字眼，对于女人很侮辱的字眼。

——她是笨货！猫可以很快的喂得象马那样大的，真的吗？

——为什么不呢？可以的！

——啊呀，我没有喂它们的东西呀！如果有，那多好！

他紧张得全身抖动着，用手捏紧了胸部。

——苍蝇飞起来象狗那样大！那个蟑螂，如果象马那样大，就可以搬运砖瓦，它的气力就很大呢！真的吗？

——不过它有胡子……

——胡子没有什么要紧的，可以当缰绳拉！那个大蜘蛛象什么呢。也许不要它比猫再大了，不然太可怕了。可惜我没有脚，如果有的话，那我可以去做工，赚了钱来喂养我的虫匣子里的虫儿。我还可以做生意，以后好在清爽的田地里买所房子给妈妈。你到过清爽的田地里吗？

——到过，当然的！

——那你讲给我听听，是个什么样的？

我开始讲田地和草地，他听得非常注意，不来打断我的话，他的眼睛上的眼睫毛向下垂了，而他的口慢慢的张大来，似乎这孩子要睡着去了。看见了这个样子，我就开始讲得低些。但是，他的母亲手里拿了已经烧热了的茶炉走来了，在她的臂膀底下挟着一个纸包，而她的胸口插着一瓶啤酒。

——唔，酒来了，我！

——那倒很好，一点也没有别的，只有草和花，——那孩子张开了很大的眼睛叹了一口气说：——妈妈，你给我一辆车子，送我到清爽的田里去！不然，我死了再没有时候可以看见的了。妈妈，你这个丑女人，真的呢！——他很受气的很忧愁的说完了。

母亲很亲热的劝他：

——你，别骂人，用不着骂！你还小得很呢……

——别骂人！你倒很好呵，要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象狗一样的。你是有福气……听一听，——他又对着我说：

——田地是上帝做的吗？

——当然是的。

——那为什么呢？

——做了给人家去逛的。

——呵，清爽的田地——那孩子带着微笑，想得出神似的叹了一口气说：——我拿虫匣子到那里去，把我养的虫儿都放出去："去罢，逛一逛！"听呀！上帝是在什么地方做出来的？是在"做上帝的地方"吗？〔1〕

他的母亲叫了起来，简直笑得倒了下去，——倒在床铺上，划着两只脚，叫着：

——哈哈哈！——为什么这……呵，上帝！我的宝贝！是呀，那上帝是画神像的人……啊咦，真正笑死我了，傻瓜……

列尼卡带着微笑很亲热的对她看着，但是，又很脏的骂了出来：

——两脚张开着，象小姑娘似的！喜欢这样的笑。

而且重复的骂着。

——让她笑罢，这并不是欺侮你的，——我说。

——是的，没有欺侮我——列尼卡自己承认了，——不过她不给我洗窗子，我就要生她的气，请求她又请求她：洗一洗窗子，我看不见阳光了，而她总是忘记的……

---

〔1〕俄文的"教养院"象是两个字拚起来的，所以字面的意思，仿佛音"做上帝的地方"（Bogadelnia）。

那个女人笑完了之后，洗着茶碗，她的发着亮光的淡蓝色的眼睛对我眨着，她对我说：

——我的小宝贝很好吗？假使没有了他，我早就投了河，真的！也许是上了吊……——她说着这些话，还是笑着。

那个列尼卡忽然又来问我：

——你是个傻瓜？

——不知道，为什么呢？

——妈妈说你是傻瓜！

——要知道我为什么说的呢？——那女人一点儿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就叫了起来。——从街上引了一个酒醉的女人，把她放在这里睡觉，而自己就走了，有这样的人！要知道我说这个话并没有什么坏心的。而你现在来说我坏话了……

她说话起来也象小孩子一样，她的说话的结构，简直是小姑娘的口气。她的眼睛象小孩子似的清白，因此，更加显出了她的丑的没有鼻子的脸，翘起的嘴唇和露出的牙齿。她的可笑好象是个梦魔会走起路来了，可是这种讪笑是快乐的。

——唔，我们来喝茶罢，——她很神气的提议着。

那个茶炉放在列尼卡附近的一只箱子上面，顽皮的，一股股的热气从瘪了的盖子底下冲出来，冲过列尼卡的肩膀。他把手放在热汽上面，等手心被蒸汽弄湿了的时候，他就皱着眉头，幻想似的，用手摸着自己的头发。

——我长大了，妈妈替我做一辆车子，我沿着街去爬，去做讨饭的，讨饭之后就爬到清爽的田地里去！——他说。

——呵，呵，——母亲叹了一口气，一忽儿又静悄悄的笑了

起来，——那田地，你简直当它是天堂了，好孩子！要知道那里是营盘，有混蛋的兵，有酒醉的乡下人。

——说谎，——列尼卡皱着眉毛打断了她的话，——问问他，他看见过那地方是怎么样的。

——难道我没有看见过吗？

——你那喝醉了的时候！

他们争论得完全象小孩子一样的热烈，没有理性的。从院子那里吹进了暖和的风，在红色的天上，浮着不动的浓厚的深蓝色的云，在地窖里黑暗起来了。

那孩子喝了一杯茶，出了汗，看看我，又看看母亲，他说：

——吃过了，喝过了，甚至要睡觉了。真的要睡了。……

——就睡罢。——母亲劝他。

——那他要走的！你走吗？

——别怕，我不放他走的，——那个女人碰着我的脚膝，那样的说。

——别走，——列尼卡闭着眼睛很甜蜜的伸了一伸腰，躺到箱子里去。然后，突然间抬起了头，而且带着责备的对母亲说：

——唔，你嫁给他好了，和大家一样的去结婚，——尽跟乱七八糟的人逛来逛去，有什么好处，只有给他们打……他是一个好人呢……

——你睡罢，知道了，——那个女人低低的说着，把她的头低到在茶碟上去。

——他是有钱的……

那个女人坐着有一分钟的样子不作声。不灵便的嘴唇碰着茶

碟子，喝着茶。然后好象对着老朋友那样的对我说：

——我们很清静的这样生活着，我同他，没有别的人。这里院子里的人都骂我放浪！那有什么呢？我对于随便什么人都没有什么怕羞的。并且你要知道，我在外表上是怎么样的糟？谁都看得出的：我有什么用处。我的宝贝儿子睡着了，我这个孩子很好？

——很好！

——我并不是说的好玩。真的聪明？

——很灵巧。

——吓！他的父亲是一个老爷，是一个老头子；啊呀，他做什么的，那叫做……有事务所，写文契的？

——是律师？

——真的！那个老头子是很好的……很亲爱的。他很爱我，我是在他那里当丫头的。

她拿着布替儿子盖好了裸着的脚，又把她儿子头底下的发黑的枕头放放好，她又那样很轻松的说起来了：

——突然间，死了。那是在晚上，我刚刚离开了他，而他就很响的倒在地板上了。他的生命就这样完了！你是做酒生意的吗？

——是做酒商的。

——是自己做的呢？还是替东家做的？

——有东家的。

她坐近到我这边来说：

——你这个年青人，不要讨厌我，现在我已经没有传染病的

了，你去问问这街上的人，都知道的。

——我并不讨厌你。

她的一只小手放到我的脚膝上，手指上的皮发了皱，指甲是碎了的，她亲亲热热的继续着：

——我替列尼卡感谢你，今天的日子对于他是一个好节日，你这样做得非常之好……

——我应该要走了，——我说。

——到什么地方去？——她很奇怪的问我。

——有事去。

——留在这里罢！

——我不能够……

她看看她的儿子，又看看窗子，看看天，就不很响的对我说：

——不然，你就留在这里罢。我把手巾盖着了脸……我要替儿子来谢谢你……我盖好来罢，呀？

她的话是形容不出的普通，是这样亲热，带着这样好的情感。她的眼睛微笑了，——她那很丑的脸上长着两只小孩子似的眼睛，——她的笑不是叫化子的笑，而正是富裕的人的笑，仿佛真该着用什么东西可以拿来表示感谢呢。

——妈妈，——那孩子突然间叫了起来，动了一动，身子抬起来了一下，——爬了！妈妈……你去……

——他在做梦呢——她对我说着。把身体低到儿子身上去。

我走到院子里停留了一下，——从地窖的开着的窗子里面送出了带着鼻音的很高兴的歌声，母亲在哄着儿子，很清楚的唱出

奇怪的字句：

“大灾星呀要来了，
带来的呀是磨难；
磨难是要带来了，
要炸碎我的心肝！
哎唷唷，不得了！
往那儿躲才好？”

我很快的从院子里跑出去，咬紧了牙齿，为的是不要狂叫出来。

坟　场

在这旷野的城市里，我住着很烦闷，这里最好的最美丽的要算那坟场了——我时常在那里逛，有一天，就在两个坟墩中间的洼地里睡着了，象在摇篮里似的，躺在那浓厚的，润湿的，放着甜蜜蜜的香气的草上。

我头的附近的地上，一声声的敲打把我惊醒了；软茸茸的推开着我，那地象在抖动着，叫喊着。——我跳了起来，坐了；睡得很结实，眼睛似乎被睡梦的无底洞似的黑暗弄瞎了，一下子弄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在六月的太阳的金黄的火光里，摇动着一个可怕的乌黑的黑点，贴到灰色的十字架上去，而十字架轻轻的发着响声。

后来——快得那么难受——这闪铄着的黑点显出了人的形象：一只手抓住了十字架的横杠子，是个不怎么大的老头子，尖尖的面庞，下嘴唇底下浓浓的一簇银光色的毛，还有武士式的往上卷着的粗粗的白胡子。

一只手伸在空中摇摆着，他专心致志地用脚后跟在地上踏着，那深黑的眼睛，干枯的眼光斜过来望着我。

——什么？

——蛇，——他回答。声音是老爷式的低音，他伸出一只带着戒指的长指头，指着自己的脚底下，在那狭狭的，盖满了草的

小路上，一条小雄蛇在抖动着，痉挛地挥着尾巴。

——这是雄蛇——我生气的说。

老头子用长靴的脚尖踢开了那放着灰黯的光彩的带子，举起了草帽，脚步很坚定的走开了。

——谢谢你——我说；他并不回过头来，回答了一声：

——如果是雄蛇，那就不危险的。

很快的，在墓碑之间消灭了。

我看了看天——大概是五点钟光景。

旷野的风在坟上吹着。轻轻的摇动着草梗；在温暖的空气里，白桦，菩提，赤杨和浓密的矮树林，扇动着丝绢似的窸绰声。这坟场上的夏天的琐屑的声响里，听得见一种驯服的忧愁，——这声音引起一种特别直接，特别忠实的，关于人和生活的想头。

土墩上沉重的绿荫的天幕，遮盖着白的和灰色的墓碑，遮盖着那些被雪磨光了的，被雨洗净了的十字架和园地的栅栏，——这丰富的植物隐蔽了尘俗的城市，就在附近，那里是散布着非常之多的灰尘，浓得象煤灰一样；而且这还挡住了城市里的模糊的喧闹，灰尘和恶毒的气味。

我在无数的坟墩中间，在那乱七八糟的小路上走着；在绿荫的空隙里，看见那钟楼上的镀金的十字架，高高的，很认真的，在一切坟墓的十字架的上面，向天举起着。在墓碑的脚边，在坟场的怀抱里，花花绿绿地开着些谦虚的花朵，——花朵上面很忙乱地嗡嗡的叫着一些蜜蜂，胡蜂；草的祷告似的窸绰声中间，胜利地插进了这生活的歌曲，并不妨碍人家思量着死。没有声音地飞

过一些暗黑的鸟儿，它们的飞过总使你要抖擞一下，不信任地看一看——是不是鸟呢？……

到处闪动着太阳的金黄的火光，挤得密密的坟场似乎在摇荡着，那么些坟墩好象暴风雨之后的海面，那时候风已经小了，而海的碧绿的平面盖上了一层光滑的，没有泡沫的波浪。

从园地再过去，在蔚蓝的空间，竖立着榨油厂和肥皂厂的冒着烟的烟囱；许多屋顶，在那一片粗布衣似的城市中间，象是花花绿绿的补绽；什么都看见的眼睛向太阳皱着——这是阁楼的侧窗。园地的那一边立刻就是一片荒凉的绿色的草原，那里摇荡着些可怜的干枯的草梗。再过去——是火烧场，一片焦黑的土地，上面堆着一大堆一大堆的熏黑的垃圾，拆散了的炉灶，灰黯的灰堆，煤灰。放着臭气的黑洞，烧坏了的地窖，张开着大口向着天：每天晚上市侩的管家婆——为着节省起见——把泔水桶里的东西倒在这些洞里。野草堆里歪歪斜斜地露着些庞大的烧剩的东西；打碎的玻璃在太阳底下花花绿绿地闪着光，仿佛在笑着。这焦黑的旷场，象半个圆圈似的环抱着坟场，而在那旷场的两个地方有两排新造的黄色房屋，好象两个牙齿似的插了进来，——这是些矮小的，可怜的房屋，在这些垃圾和丛杂的牛蒡草，马蹄草，苦蓬草的中间。

花花绿绿的鸡婆在懒洋洋地徘徊着，好象贩卖什么的女人；而结实的，红黄色的公鸡，象是救火队员。在地窖的洞里，躲着些没有家的狗，它们带着悲哀的眼睛；野草的乱丛里，有些萎靡的老猫在追寻着麻雀。小孩子们在玩着，——看着也可怜，他们在这丑恶的土地上跳着，突然的又在那些肮脏的地的皱纹里不见

了。

而在火烧场后面，拖长着一排恶劣的拥挤的小房屋，这些房屋里塞满了无聊的人物，蠢笨的，驯服的凸出着四方形的眼睛，望着坟场园地的琐碎的红砖墙和那上面的一堆乌黑的树林。我就住在这些小房屋之中的一间，——我那个小到极点的屋子充满着灯油的气味，而每天晚上我总要听见房东的良善的叹气和声音；房东伊拉克利·威鲁白夫是个国库司的小官。我从窗子里，经过那一片烧焦了的土地，望见坟场的时候，这坟场显得很美丽，而且很亲热的引诱着我。

许多坟墩中间，那惊醒我的老头子的黑影闪来闪去，仿佛在追逐着我。——他的草帽，强烈的反映着太阳光，在十字架中间浮动着，象一朵向日葵的花。我也注意着他，而想着伊拉克利·威鲁白夫：一礼拜以前，他的老婆——一个胖女人，凶恶的，长鼻子，猫似的绿眼睛——步行的走到基耶辅去祷告了；他就立刻从什么地方同了一位胖胖的姑娘回来，对我说是他的表侄女。

——神圣的名字：叶夫朵吉亚，而我叫惯了"狄坎卡"。请爱罢，但是我预先警告你：这姑娘是不准……

庞大的，弯背的，剃得光光的，象个厨司务似的威鲁白夫，总是很担心地扯着裤子，他的裤子要从肚子上滑下去了，而肚子塞得满满的，大概里面是塞满了西瓜。他的厚厚的嘴唇贪吃似的张开着，在那没有颜色的眼睛里面凝结了一副吃不饱的饥饿的神气。

每天晚上我听见：

——狄坎卡，来呀，给我搔搔背看……在肩膀骨的中间……O-o对了。你这个……长了这么大了……

狄坎卡尖声儿的哈哈的笑着，我推动几下椅子，或是把书扔在地板上，——尖利的叫喊和贪心的喊喊喳喳的声音停止了，听见一声沉重的叹息：

——O-o……象神父尼古拉一样，替我们向上帝祷告罢……晚上喝的酸酒，你预备了吗？……

他们轻轻的走到厨房里去了，在那里叫着，咭咕着，象猪猡似的。

灰白胡子的老头子，象青年人似的很轻松的一跳，跳过一条小路，站在一块灰色石头的大墓碑前面，很注意的读着题记。他的脸不象俄国人的，穿着一件深蓝色的上衣，敞开着领口，一条黑领带打着蓬蓬松松的领结，很紧贴的托住了银灰色的平服得象铸就了的胡须。倔强的胡子之间——一个长长的脊 梁 很 高的鼻子，面颊的皮肤上面——是细小的红色血脉的网。他举起了一只手遮在帽子旁边，仿佛在给死人行敬礼，读着题记的黑字，而一只眼睛看着我。这使我不舒服，我皱着眉头往前走过去，继续的想着自己那条街。

总是那么样，在坟墩中间那个昆马沙晃来晃去，这是个悄悄地喝得醉醺醺的破产商人昆孟·克洛泊托夫；跌跌撞撞的，时常跌倒去，他寻找着自己老婆的坟。弯着背，小小的鸟似的脸上满

是灰色的毫毛，眼睛象是有病的兔子，他整个身体似乎被尖利的牙齿嚼烂了的。他在这坟场上走了三年了，衰弱的腿几乎要支持不住他的不这么大的破坏了的身体，——当他绊了一下跌倒下去的时候，他很久不能够站起来，吼着，在草上用手抓着，扯着，尖尖的鼻子在嗅着，他那鼻子红得象是剥掉了一层皮。老婆死了葬在差不多一千俄里以外，在诺沃柴尔卡斯克，然而昆孟不相信这个，时常眨着润湿的黯淡了的眼睛，喘着气，咕噜着：

——纳塔沙……是呀，纳塔沙呀……

赫里斯托福洛娃夫人差不多每天都要来的，她是个高个子的老太婆，戴着黑眼镜，穿着灰色的简单的，象神幕似的衣服，上面镶着黑绒的边缘。她那满是骨头的手撑着一根手杖，——而手指头是畸形的长。她的萎缩的脸上，巴掌上的脸皮已经挂下来了，象是布条似的；用绣着花边的三角巾扎着灰黯得发绿的头发，搁在太阳穴上，遮住了耳朵；——她很慢的走着，很确信地，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对于谁都不让路的。她有一个儿子在酗酒的时候打死了的，躺在这里的什么地方呢。

每逢礼拜天，吃过中饭，那个瘦腿的近视眼的七品官普拉沃特切夫，以前的教员，总是穿着帆布的上衣，口袋里装着一本书，通红的手里拿着手网，肩膀上用皮带挂着一只洋铁盒子，走到坟场里来；鼓起着的尖尖的耳朵，象野兔子似的，他嘻开着嘴，笑得连耳朵都张开了，在坟墩中间跳着，用他的手网在坟头上挥着，象是一面白旗子似的，——他仿佛在死的面前请求着和平。

将近晚上的时候，他就回家去，——走过园地，就有孩子们

在等着他，他们跳着，象小狗仔围着一只鹭鸶似的，用各种各样的声音快乐的叫着：

——七品官儿，七品官儿！爱上了苏希尼娜，摔进了水洼子呀，七品官儿呀！

他先是不好意思地张开一张大嘴，象白嘴鸦似的咳了几声，蹬着脚，仿佛要在这些叫喊中间跳舞起来了，而后来——生气起来了，弯着背，抓着那手网往前冲，追着那些小孩子叫：

——给父，父亲们……母亲亲们……

苏希尼娜——是个叫化子；她终年到头，不论什么天气，总坐在坟场的侧门旁边的小凳子上，象一块石头似的瘫在上面。她那砖头似的大脸，带着多年的醉态，全都是灰黯的斑点，这是冻坏了的，风吹酒醉得发肿了的，被太阳晒焦了的脸，她的眼睛浮动着，腐烂着。有人走过她的时候，她就伸出短短的手，拿出一只木碗，象骂人似的，用低音宣唱着：

——为着基督……记念着父母……

有一天旷野里来的风突然吹来了暗蓝色的阴云，冲下来了一阵暴雨，刚巧这老太婆在走回家的路上，她瞎着眼睛跌在水洼子里；那普拉沃特切夫想要帮她爬起来，可是，也在她旁边摔了下去；从那时候起，全城的小孩子就给他捣乱。

还有些黑默默的，不做声的，坟场上的老客人的影子，总在闪来闪去；这些人，大概一生一世就因为些不会发锈的回忆，象一条锁链似的，把他们同这个坟场结合了起来，他们走着，仿佛没有埋葬的死人在找寻方便的坟地，生活推开了他们，而死亡却没有接受。

有时候，从长得很高的草堆中间，伸出一个没有家的狗的忧郁的凸出着眼睛的嘴脸，它那聪明的眼光来得吓人，——在这眼光里，觉得到别离的悲哀，你等着罢，这畜生似乎立刻会用人的声音，说出什么真实的责备的话来。

有时候，这样的一只狗站在坟墩上，垂着尾巴，轻轻的转动着毛茸茸的凄凉的头——它那么长久的站着，似乎在想着什么。难得叫的，如果叫起来，——那也叫得不这么响，尽是拖长的声音……在丛密的老菩提树中间，白嘴鸦和乌鸦在忙乱着，还听得见轻轻的小鸟儿的饥饿的叫声，劝告似的呀呀声。

秋天，风吹掉了叶子，露出树枝来，——那些黑色的鸟窠会象一些腐烂了的戴着毛茸茸的帽子的头，——谁把这些头斫下来了，挂在树上，围绕着那白得象糖做的教堂，纪念伟大的殉难烈女娃尔娃拉。秋天，在这坟场上什么都在哭，都在痉挛地窜着，——风在哼着，象疯狂了的，被死所掠夺了的情人……

那老头子突然站在我的道路上，举起了手，很严厉的指着白石头的墓碑，高声的念了：

——“此十字架下葬着上帝的奴隶，尊敬的公民狄沃米德·彼特洛维支·乌索夫的身体”，完了！

他整理一下帽子，把手伸在裤子袋里而用乌黑的清爽得不象老头子的眼睛的严厉的眼光估量着我。

——关于人再也不会说什么了，“上帝的奴隶”，就完了！然而为什么奴隶又配得上受公民的尊敬呢？

——大概是一个什么捐款的人罢……

老头子用脚在地上蹬了一下，很有意思的说：

——那你就写上呀！

——写什么？

——一切！越详细越好……

象兵似的迈着阔步，他走到前面去了。走到坟场的深处；我和他并排着。他只有我的肩膀那么高，帽子简直把他的脸全部遮住了，我低着头走，想要看看他的眼睛，象看一个女人的眼睛一样。

——这样是不行的！——他不这么高声的，温和的说，仿佛在抱怨似的。——这是暴露了野蛮，对于人，对于生活的不注意……

他从口袋里拿出手来，在空气里画了一个圆圈：

——这些是什么意思？

——死，——我回答，莫名其妙的耸耸我的肩膀。

他摇了摇头，向我露出了他那磨得很细腻的，尖尖的，难受的脸色，他的胡子在抖着，当他讲着清清楚楚的斯拉夫文的时候：

——“死者为死所完全灭亡者也”，你知道这一句圣母的格言？是哪是哪！

他沉默的走了十步，很快的在撇纽的小路上转来转去，然后，突然的，站住了。举起了帽子，伸手给我。

——我们认识认识罢，青年人，我是：陆军中尉萨瓦·雅珂夫列夫·霍尔瓦特，以前在国立马厂当过差，还在内务府机关当过差。没有受过审判和检举。现在一切职务都干干净净的辞退

了。是个房主。鳏居着。性格是不和气的。

他想了想，又加了一句：

——汤薄夫省的副省长霍尔瓦特是我的兄弟。他比我小。他五十五岁，我六十一。六·十和一！是了。

他说得很快，然而很清楚，仿佛心上在安排着每一个标点符号。

——看罢，陆军中尉霍尔瓦特什么都见过的了，我很不满意坟场！无论什么地方，到处都不满意！

他又很倔强的把手在空气里挥洒了一下，拗弯着十字架上的一根粗阔的曲棍。

——坐下来罢。我给你讲……

我们在一个人的坟上的白塔的旁边坐了下来，——陆军中尉霍尔瓦特脱了帽子，用一块蓝手帕擦了擦额角和浓密的头发，在那疙里疙瘩的脑壳上，头发象银针似的竖立着。

——听着：坟，——场！A？

他用肩膀推了推我，放低了声音给我解释：

——这里应当来掘窖才好！理智的窖，宝贵的教训的窖。而我找到的是什么呢？侮辱和可耻，侮辱了大家！"人人背负十字架，如负车轭"，都被我们侮辱了，你也要被侮辱，我也要被侮辱。你要懂得："十字架，如车轭"，a？可见得，大家都承认了，生活是困难的，沉重的？好好的尊敬一下活过的人罢，他们在生前为着你们背了重担子和车轭，是为着你们呀！而那边，那些人是不懂得的！

他用帽子挥了一下，而在小路上，在十字架上，在坟墩上

面，闪动着一个小小的影子，象鸟儿似的，飞到城里去了。

鼓起着通红的巴掌，抖动着胡子，用一只年青的眼睛斜着看我，这陆军中尉继续的说：

——你以为：这是个半痴半癫的老头子，再也没有什么了？不对，青年人，不是的！在你面前的人，是估量了生活的价值的。你看罢，难道这是墓碑吗？这些墓碑给你我说了什么？什么也没有。这不是墓碑，而是人的蠢笨自己发给自己的护照，证书。在这个十字架底下是马里亚，在那个底下是达里亚，亚列克谢伊，叶夫谢伊，大家都是上帝的奴隶，什么特别的标志也没有！这真是混账，在这里，一些经过了困难生活的人被剥夺了生前的形状，而这形状是一定要保存的，为着要教训我和你。任何一个人的生活形状，都是有教训的；坟墓时常比小说还有趣，是的！你懂得我的话罢？

——不完全……

他很响的叹了一口气。

——这是很容易懂的。首先，我不是上帝的奴隶，而是个人，理智地尽我的力量执行着他的良善的教训。谁也不能够，甚至于上帝自己也没有权利要求我做什么超过我所能做的事情。这样？

我同意的点了点头。

——啊哈？——陆军中尉跳了起来，——这个样，这个样！

他很剧烈的一个动作，把帽子一直揿到耳朵边，更加倔强了，然后，挥着两只手，用轻松的低音说：

——这是什么坟场呢？这只是火烧场！

——我不懂你要怎么样，——我小心的说了。

他很活泼的回答：

——我要使青年人，凡是值得注意的一切，都不要在人的记忆里消灭。而在生活里，一切都值得你注意的。也值得我注意！生活没有充分的密切，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已没有依靠，正因为我们对于人不大注意，先生……

神经质地从裤子袋里摸出一个沉重的银烟盒，上面有个金黄的细扣，还有许许多多的题字，他把它塞在我手里，命令着：

——抽烟罢！

我拿了一支很粗的香烟，心上想着这个陆军中尉：

——大概别人同你在一起总是不安宁的……

我们抽烟起来。烟非常之凶，然而老头子深深的贪心的吸着，很响的从嘴里和鼻孔里喷出长条的烟雾来，钉住的注意着那轻轻的风怎样把这淡青的烟云在坟墩上吹过去。他的眼睛黯淡了，深沉了。巴掌上的红色，血胀不见了，而脸成了灰色的了。

——烟怎么样？——他轻轻的，半睡半醒的问。

——很凶！

——是的。这可以救我。我的人……是兴奋得很，需要……

没有讲完，他就沉默了，很有味的吞着烟，看看那很大的琥珀烟嘴。寺院的钟楼上不大愿意似的打着晚祷的钟，——殷殷的钟声懒洋洋地，很疲乏地在空气里浮动着，而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更认真了，更忧愁了。

……不知为什么，我解脱不开的记起了伊拉克利·威鲁白

夫，他那毽呢的拖鞋套在笨重的脚掌上，嘴唇厚厚的，一张贪吃的嘴，谎骗的眼睛，——整齐的陆军中尉，简直可以完全跑进这个庞大的空洞的身体，象跑进一只保险箱里一样。

……礼拜天，晚上。在火烧场上面红的闪铄着打碎的玻璃，烧剩的东西歪歪斜斜的躺着，小孩子们吵闹的玩着，狗在跑着，谁也不妨碍谁，一切都被这城边的吞没着的寂静联结了起来，被这广阔的展开了的旷野的空虚联结了起来，一切都被沉闷的蓝得糊里糊涂的天幕盖住了。坟场在这荒野中间仿佛海里的一个岛。

威鲁白夫在大门口和我并排着坐在长凳上，斜着淫欲的眼睛望着左边——那边，肥胖的，眼睛象牛似的花边女工叶若娃，正在自己房屋的窗子底下，在那洋台上，替她的彼替卡·科史科达夫的八岁的儿子，在乌黑的蜷头发里捉着虱子。惯于很快的动作的手指正在起劲的拣着，她向着在窗子那边的看不见的丈夫，——一个市场上的旧货商，——用润湿的喉咙讥笑似的说：

——是呀是呀，秃头鬼，怎么啦……拿到了自己的价钱，是呀……你这个家伙，该用这个蜡台照准你的卡尔美克[1]的鼻子打几下，蠢才！自己的价钱……

威鲁白夫，叹着气，懒洋洋地教训我：

——自由是给错了的，虽然我对于我的祖国只是小小的仆役，而这对于我是清楚的，明白的！应当是把一切地主的田地都作为国家的财产，这才是应当做的事体！那时候，一切老百姓，小市民——总而言之——全体的平民就有了唯一的主人。平民不能够好好的过活的，要是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的？平民是爱威权

---

〔1〕卡尔美克是俄国一种民族，属于蒙古种的。

的，他们总要在自己之上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权力。随便什么人总在找着统治自己的权力……

于是提高了嗓子，在每一个字眼里都塞满了甜蜜蜜的谎骗，向着那隔壁的女人说：

——譬如，举一个例子罢，做工的，一切都自由的女人……

——这是说我在那里自由了？——叶若娃接应着，极端的准备着相骂。

——我这又不是责备你，而是敬重你，帕务斯卡……

——去给自己的小牛儿亲热亲热罢！

不知从那里，在篱笆外面，响亮的飞出了狄坎卡的恶毒的问题：

——这又是谁是牛了？

威鲁白夫沉重地站了起来，往院子里走，接着说：

——一切人都需要独一无二的权力来监督着……

他的表侄女和那隔壁的女人，互相挑选着响亮的辱骂，在叫骂着。威鲁白夫站在一个侧门里，象装在镜框子里似的，很注意的听着，嘴里咕噜着，向叶若娃那边侧着一只耳朵。而狄坎卡在叫着：

——照我的……照我的……

——不要你请我吃龌龊水〔1〕，——那露着牙齿的帕夫拉〔2〕叫得满街都听见。

---

〔1〕俄文“照我的”（就是“照我的意思”），声音和“龌龊水”相同，都是“po-moyemu”，这里是译不出来的双关话。

〔2〕帕夫拉，就是帕务斯卡，都是叶若娃的名字。

……那陆军中尉霍尔瓦特，从烟嘴里吹出了烟屁股，斜着眼睛看了我一下，而有点儿不怀好意似的，我是这么觉得，抖动着粗粗的胡须，说：

——我请问你，在幻想些什么呢？

——想要懂得你……

——这是不难的，——他说着，脱了帽子，用它扇着自己的脸。——这是两句话就完了。事情就只在于我们对于自己，对于别人，都不尊敬，你觉得吗？啊哈！这个样这个样！……

他的眼睛重新又年轻了，清朗了，他那坚强的，热得舒服的手指抓住了我的手。

——因为什么呢？很简单：我怎么会尊敬自己呢；那没有的东西，我到那里去学呢，你要懂得：没有！

他移过来，离我更近了，压低了声音秘密的通知我：

——在我们俄国，谁也不知道他是为着什么？生出来了，过活了，死了，同大家一样！然而，为着什么呢？

这陆军中尉又兴奋起来了：脸发红了，手的神经质的动作不必要地那么迅速起来了。

——所有这些，我的先生，都是因为人的工作一部分是被我们忘掉了，一部分是没有了解，而主要的是隐蔽了，这个样子！我有这么一个意见……就是一个草案，是的，一个草案……这只要两句话！

——Nn-o-u…nn-o-u，——在坟墩上面，这小钟的冷淡的歌声沉闷地流过去。

——你想，每一个城，每一个 镇，每 一 个人所聚 集 的 地

方，都把自己的事件记录下来，所谓“生活的书籍”；不是枯燥的记载工作结果的条目，而是关于每一个人的生平事业的活泼的叙述，a？然而，不要官僚。写是要城市议会，乡区公事局，专门的“生活管理局”来写，我不知道要谁写，只要不是官僚！什么都要写！一切，凡是关于一个同我们一块儿生活过的，而已经离开了我们的人，凡是关于他所必须知道的！

他伸出手去指着坟墩：

——我应当知道这些人为着什么化费了自己的一生，我靠着他们的劳动和知识生活的，我是生活在他们的骨骼上的；你同意吗？

我不做声的点了点头，而他得意的叫着：

——啊哈，你看罢？一定要把一切都记录下来！凡是人做的好事，或是很有教训的坏事！譬如：谁装好了一个炉子，特别来得和暖，记下来！谁打死了一只疯狗，记下来！造了一个学校，铺好了一条龌龊的街，第一个学会了好好的钉马蹄铁，一生一世用言论和行动反对虚伪，都记下来！一个女人生了十五个强壮的孩子，a！这是很应当记下来的：这是一件大事，把强壮的孩子给这个世界！

用指头点着那题记已经磨灭的墓碑的灰色石头，他差不多叫起来了：

——在这一块石头底下，葬着这么一个人的身体，一生一世他只爱了一个女人，一个！这应当记下来！我用不着姓名，我只要事实。我要，我应当知道人的生活和工作。一个人过去了之后，就在他坟上的十字架上写罢，——“十字架如车轭”，这是

要记住的！——写罢，给我写，为着生活写，把他所有的事实都详详细细清清楚楚的写上！他为着什么生活的？大大的写一顿，懂罢，这样？

——是的。

陆军中尉吞没着字句，向远处，向城那边挥着手，热烈的接着说：

——他们在那边都是说谎的，他们故意把工作隐蔽起来，为的要使人没有价值，给我们看看死人的渺小，也就要暗示活人觉得自己的渺小！渺小的人就容易管理些，这想得魔鬼似的聪明！是呀，自然容易些！然而譬如我罢：试一试看，叫我做一做我不要做的事看！

轻蔑地皱着脸，他简直象放了一枪似的说：

——机关！

很奇怪，一看着这老头子的倔强，听见他的结实的低音，勇敢地破坏这坟场的寂静。高高的在坟墩上面，沉闷地，懒洋洋地融化着那平凡的钟声：

Nn-o-u，nn-o-u，……

润湿的草上的油汪汪的光彩不见了，熄灭了，一切都黯淡了；空气里充满了坟墓上的野水仙，西洋葵，紫罗兰花的香气。

——不行，你们是说谎，我们之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价钱，这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在这世界上活过了六十年！不行，你们不要掩盖：每一个生活都是可以而且应当宣布的；人是全世界的工作者，他在好的方面，坏的方面都是我的先生。全部的生活，整个的，都是注意不到的小人物的大事业，你们不要掩

盖他们的工作，把这工作拿出来看看罢！在死人坟墓的十字架上，把他的一切事实和一切功绩都写上罢；就算他们是渺小的，然而你们也要给人看看：你们会在渺小之中找到好的。现在你懂得我了罢？

——是的——我说。——是的！

——这个样子！

钟声慌忙的叫了两声，沉默了，只在坟场之上的空气里留下些悲哀的波动的声音；而我的谈话的客人又拿出烟盒子来，沉默着把它递给我，于是很认真的抽起烟来。他的手，小小的乌黑的，象是鸟的脚爪，稍微有点儿发抖了，头低了下去，好象一个复活节的天鹅绒做的鸡蛋的样子。

抽着烟，咕噜着，不信任似的，皱着眉头看我的眼睛：

——土地因为人的劳动才有力量……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在土地里找到自己的依靠……只要好好的知道和记得过去……

城市上面的蜷曲的烟雾发红了，许多侧窗反映着鲜红的光彩，使我记起威鲁白夫的表侄女的通红的巴掌，——这个姑娘，象她的表叔一样，简直“不准”人家关于她想到什么好的，亲热的念头。

在坟场的园地里，乌黑的破破烂烂的叫化子的影子，一个一个地爬进去；那些十字架的影子，也象叫化子似的谨慎，躺到地上来了。

不知什么地方，远远的，在昏暗了的绿荫里面，教堂里的侍者懒洋洋地，不关心地，拖长着声音唱：

——永永久久的纪伊……

——为着什么？——生气地耸耸肩膀，那陆军中尉霍尔瓦特问，——为着什么要永久的纪念？也许，她在这城里腌的王瓜最好，浸的菌最好……也许，他是个最好的皮匠，或是，有一天说了这么一句话，直到今天他住的那条街上还记得。给我解释一下"人"罢！

他的脸上缭绕着那浓厚气味的烟雾，叫人头晕得很厉害的烟雾。

风轻轻的喘了一下，把草梗吹得向落下去的太阳那边低头，静悄悄的了，而在寂静之中一个发脾气的女人的声音很激烈的说了：

——而我说是左边！

——塔涅池卡，唔，怎么啦……

——忘记了！——吹出了一股拖长的象烟斗似的烟，那老头子咕噜着说，——忘记了自己的亲人或是朋友躺在什么地方……

在钟楼的红十字架的上头，一只老鹰在盘旋着，而在我们对面的墓碑石头上，那鸟儿的灰黯的影子在爬着，一忽儿滑到石头角落外面去，一忽儿又发现在石头上。注意着这个影子是奇怪的舒畅。

——坟场，我给你说，坟场所应当纪念的不是死的力量，而是生活的胜利，知识和劳动的凯旋，这个样子！你想想看罢，照我的意见，坟场要成个什么样子！这是这个城市的整个生活的历史，这可以引起对于人的尊敬心……或者，坟场是历史，或者，用不着坟场！用不着过去，如果过去并不能够给什么！历史是在写着？唔，那是事变的历史……而我要知道"上帝的奴隶"怎样在创造事变。

他就很宽阔的挥了一下手，仿佛他的手都扯长了，指着那些坟墩。

——你是个好人，——我说，——大概你生活得很好，很有趣……

他并不看我，轻轻的，沉思的回答：

——人应当做人们的朋友，他一切都是靠他们的，他所有的一切，他内部的一切。而我活得……

眯着眼睛，他在周围看了一下，仿佛在寻找适当的字眼。没有找着，郑重的重复了他已经说过的话：

——要把人挤紧些，使得生活密切起来！不要忘记已经走了的！一切都是有教训的，在“上帝的奴隶”的生活里面，一切都充满着深刻的意义……这个样子！……

在墓碑的白色的侧面上，反映着紫红的热烈的夕阳，那些石头里面仿佛充塞了温暖的鲜血；周围的一切，奇怪的发肿了，扩大了，变得和软些了，温暖些了，虽然一切都是不动的，然而象是充满了鲜红的活泼的水气，甚至于在草的叶尖和花须上都有紫红的尘雾在放着光抖擞着。影子更浓厚了，更拖长了。在园地那边，喝醉了似的声音，一只牛在滞重的呼吼着，鸡在那里咭咭咽咽的，大概是骂那只牛。不知什么地方，象是教堂附近，很慌忙的，锯子声音在嗄着嗓子尖声儿的叫喊。

突然间，陆军中尉笑了起来，笑声象天鹅绒似的毛茸茸的；他抖擞着肩膀，推推我，好汉似的把帽子移到耳朵边。

——要知道，我自己承认，——他含着笑说，——很悲哀的料想了你……我想，你……一看，一个人躺着，哼？我想，这是

为什么，a？再则，一个青年人在坟场上走着，脸是皱着的，裤子里凸起着，哎，哎，我想！

——这是书，在袋子里的……

——唔，是呀，我懂得，我想错了！这是舒服的错误……然而有一天我看见了：在坟墩旁边躺着一个人，而在太阳穴上一颗子弹，就是，一个伤痕。自然是……唔，你知道罢……

他向我眨了眨眼睛，又不大高声的很和蔼的笑。

——我自然没有什么草案，这不过是这么的……幻想！很想要人活得好些……

叹了口气，他沉思着，不做声了。

——可惜我想要这个太迟了……十五年以前，我当着乌斯芒监狱的看守人……

老头子忽然站了起来，看了一看，皱着眉头，很厉害的抖动着铁锈的胡须，正经地，干燥地说了：

——唔，我是走的时候了！

我跟着他走，很想要他再讲，再讲，用他那舒畅的坚固的低音讲，然而他沉默着，很结实的，很准确的，象在阅兵时候似的，从坟墩旁边走过去。

当我们走过教堂的时候，在那晚上的通红的寂静里面，透过窗子上的铁栏栅，并不破坏那个寂静，一种忧郁的抱怨和发恨的叫喊在流动过去；似乎是两个人在争论，其中一个用很快的口音抢着：

——你这是干了什么，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是？

而另外一个，远远的，疲乏的回答着：

——不要你，你管，不，不要你管……

莫尔多姑娘

礼拜六，城里的七个钟楼都在开始号召人家去举行“通夜祭”〔1〕——从山那边，又听得见工厂里的哑声的汽笛，很忧郁的回答着响亮的钟声，这两种声音，有几分钟同时浮动在空气里面，互相的斗争着，这是两种很奇怪的不相同的声音：第一种，很亲热的叫人去；而第二声，却很不耐烦的赶人走。

巴渭尔·马珂夫，是个铜匠，他每一个礼拜六从工厂的大门里走出来，心上总觉得一种烦闷的犹豫和羞耻。他不慌不忙的走着，让同志们赶上前去，他走着，手抓着自己的尖尖的胡须，而用那种赔罪似的眼光看着山上——那里是一片青绿的菜园，一楞一楞的菜和瓜果。那黑黝黝的果树林的后面，看得见灰色的三角形的屋顶和侧面的窗子，烟囱，高高的鸟窠儿，再高些，就是电火烧焦了的乌黑的松树的树尖；而在这松树底下的，是皮匠瓦谢京的房屋。巴渭尔的老婆，女儿和丈人住在那里。

——喻，喻，恩，……——在上面是这么暗示着的声音。

而在底下，山脚下，很生气的吼着：

——呜，呜，呜，呜……

巴渭尔两只手插在裤袋里，头向前低着，不上劲的走上山去，沿着那个堆满了大石子的山路；——而同志们抄着近路，象黑山

〔1〕“通夜祭”是希腊教的一种仪式。

羊似的，穿过那些菜园，跳跳蹦蹦的走着小路。

一个铁匠，美沙·谢尔臼珂夫从上面叫着：

——巴渭尔，你来么？

——不知道，好兄弟，也许……——巴渭尔回答着，他站住了，看着那些工人跳跳蹦蹦的爬过那个险峻的山坡。笑声，吹哨的声音，大家都很高兴的得着了放假日子的休息，油腻的手发着光彩，雪白的牙齿很顽皮似的闪烁着。

篱笆响动了，那个菜园的女主人伊凡尼哈很粗鲁的迎着工人骂，——向来总是这样的；而太阳，远远的落到了河那边的克聂热伊树林的背后，照耀着那个凶恶的老太婆的褴褛的衣服，蓬蓬茸茸的；而她的灰白的头发，也反映着黄金的颜色。

下面是一股乌焦的油腻的气味，还有池塘里的潮湿气味，而山上，是新鲜的嫩王瓜，茴香，黑葡萄的香味；教堂里的钟声已经很快乐的唱着，老太婆的骂声都沉没在钟声里面。

——是了！——马珂夫很难受的想着，——很难为情呢，没有勇气是很难为情的！……

他走上了山，看着下面：那里竖着五个烟囱，好象一个什么怪物，沉在河那边的池塘里面，伸开了他的沾着泥土的手指头。

那一条很淘气的狭狭的河，里面夹着一些弯弯曲曲的小岛，——全都是红的了，而在一些疏疏朗朗的杉树之间，好些池塘也变成了鲜红的斑点：晚上的太阳，穿过了山峰，反映在水里面，好象水上生了一层铁锈似的。

太阳的光线也很可怜，——池塘并不因为太阳光就好看些；这些光线，无影无踪的沉没在发酸的龌龊的水洼子里。

——要走才好！——马珂夫自己命令着自己。

但是，他思索着，又站了一二分钟……

在大门口迎着他的，是瓦谢京——这个人满身都是骨头，秃头，瞎了一只眼睛。为着要遮盖右眼的一个极难看的窟窿，他上街的时候，总戴着一副黑眼镜，因此，当地的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空眼睛瓦尔克”。他的弯鼻子底下，乱七八糟的长着一些铁硬的灰白胡须，在过节的日子，他把它们刷得象个胡子的样子，不知道用什么东西粘住了，因此，瓦尔克的嘴唇扒紧着，成了这么一个样子，好象他在不断的吹着热汤似的。

然而现在他的嘴嘻开着，很亲热的笑着；这瓦尔克喊喊喳喳给女婿说：

——请，请给一点儿“礼拜六”！

巴渭尔给了他二十戈比，走进一个小院子，满院子都长着草；院子的角落里，在槐树底下，放着吃晚饭的桌子，桌子底下躺着一只老狗楚尔京，在舐着尾巴上的草屑；老婆坐在阶沿上，伸开着两只脚；三岁的女儿沃里亚在踏扁了的草地上滚着，——她看见了父亲，就伸出两只龌龊的“脚爪”，稀开着指头，唱着：

——爸爸爸！爸爸来啦！

——为什么这样晚？——他老婆问，很怀疑似的看着他，——大家早就回来了……

他不知不觉的叹了一口气——一切都永久是这个样子。他用手指头摸着女儿的鼻子，赔罪似的斜着身子看着他老婆的凸出着的肚皮。

——快些去洗脸！——她说。

他走过去，而后面一大套埋怨的话就跟着来了：

——又给老爹买烧酒的钱了？给你说过了一千遍，“不要给！”哼，自然哪，我的话你会听吗……我不是“同志”，整夜的在外面开会，象你们那些烂污货……

巴渭尔洗着脸，竭力的多抹些肥皂水在耳朵里，为的是不要听这些听惯了的话；可是，这些话在他的耳朵旁边绕着，咕哩咕噜的，象锯着木头的声音。他觉得他的老婆仿佛用一个什么很钝的鉋子在鉋着他的心。

他记起了最初认识他老婆的几天；晚上，同着她在城里的街道上逛着，冬天冰冻的夜里，很好的月亮，乘着滑车从山上滑下来，到戏院子去看戏，以及影戏院里的甜蜜的时间，——坐在黑暗里，两个人紧紧的抱着，那是多么好，而眼睛前面奔走着没有声音的影子的生活，感动得人要流眼泪，发笑得要疯狂。

那也是困苦的日子：他刚刚从监狱里出来，看见一切都破坏了，一切都糟蹋了；很得意的拍着手的，正是那些凶狠的家伙，他们蹂躏着他所热烈拥护的……

蜷头发，灰色眼睛的沃里衮卡[1]在他的脚底下盘旋着，嘴里唱着：

——爸爱我，爸买囡囡我，买马儿，明天，明明天……

他把手指头上的水洒在女儿的小脸儿上，——那女孩子笑着，跑开去了；他很亲爱的给老婆说：

——算了罢，不要咕噜了！

沃里衮卡很吃力的把那老狗楚尔京的头抬起来，命令它：

〔1〕沃里衮卡是沃里亚的“小名”。

——看！唔，开，看！

那狗很不愿意的摇着头——它已经是够了！张 大 了 很大的嘴，短短的叫了几声。

——丈夫是这样的聪明脚色，看着同志比自己的家还贵重！

——他的老婆又这么铇着他的心。巴渭尔站在房门的中间，从那个敞开着的侧面里面看得见无穷无尽的远远的树林。以前，他曾经同着达沙〔1〕坐在门口的凳子上，望着这个远景，说：

——唉嘿！我们俩来过活罢……

——这是因为她现在怀着身孕，——他自己安慰着自己，把女儿抱到手里。

马珂夫不做声的坐到桌子旁边去；女儿爬在他的脚膝上，伸开着指头扒着父亲的蜷毛的潮湿的胡须，咕噜着。

——沃里亚明明天去，爸爸，妈妈去，远 远 的 去！坐马儿车，嘟！

——沃里亚，不要吵！你一天到晚的……讨厌死了！——母亲很严厉的给她说。

巴渭尔很想用他那大羹匙的头子打他老婆的额角，打这么一下，使得满院子都听得见响声，甚至于街上也听得到这个很清脆的响声。但是他熬住了，皱着眉头，良心上很过意不去的提醒自己：

——觉悟份子……

丈人回来了，坐在桌子旁边，他的满是骨头的脸上，很有味

〔1〕达沙就是他老婆的名字。

的翘起了薄薄的嘴唇，就从口袋里拿出半瓶烧酒。

——开头了！达沙说着，象猫似的拖着鼻涕。

马珂夫低下头去，为得要掩藏自己的微笑：他知道瓦尔克的回答一定是：

——不开头呢，也不会完结！

果然说了。老头子的独眼很可笑的盘旋着，看着那烧酒怎样的吹泡。他喝了一口，很响的咂着嘴，而那只老狗楚尔京很忙乱的看着他；老皮匠还对狗说：

——不给你。你要是喝烧酒，人家就要骂你呢。

这句话也是巴渭尔听惯了的。这里，一切都是老套。

老婆咭咕着：

——忙呀，忙呀，天天的忙着，缝这样，洗那样；而那个倒霉东西，在篱笆外面叫着，偷王瓜……

她的身体很大，很丰满，面孔圆滚滚的，雪白的光滑的很好的额角。耳朵是小的，尖尖的，很讨厌的动着。

然而她现在不很漂亮了：头发也不梳，因此，她的头显得非常之大；乱七八糟的，屡次粘着汗和灰尘的头发盖着额角和耳朵；鼻子总在鼓着气，喘着；而很大的鲜红的嘴唇，表示着那种恶狠狠的样子，仿佛是发肿了。如果一股头发掉在她的嘴边去了，她就用羹匙的柄把他拨过去。油腻的上衣，在肩膀底下已经破了，胸口的钮扣也扣得不整齐。圆滚滚的粉红的手，一直露到手臂弯，上面盖着一条条的乌黑的龌龊。而在下巴颏的尖头上，挂着一滴红褐色的麦酒。

——梳梳头，洗洗手，其实要不了多少时候，——巴渭尔偶

然的想着。

她要明天吃过中饭才梳头了，穿一件黄绿条纹的上衣，淡紫色的裙子。裙子掀在她的肚子上，可以看得见长统鞋子上的扣子，甚至于一段袜子——黑颜色黄星星的，这是她最喜欢的袜子，她买着这双袜子的时候，很快乐了一阵。

晚上，她同着他，挺出着肚子到大街上去，她的嘴唇很严厉的闭紧着，眉毛很有意思的皱着，所有这些神气，使得她很象一个小店铺的老板娘；遇到同志和工友们的时候，巴渭尔就要觉得他们的眼光里含着讥笑和侮辱他的火星。

他就觉得发热，仿佛有一个看不见的人，很笨重的，一把抱住了他，抱得他气闷，发胀；他很要想想别的事情——自言自语的想着。

——今天吃中饭的时候，那个打图样的工友讲起法国的电气技术。

老婆吃得慌忙起来了；而丈人吃得便慢了。他的嘴唇发抖着，而脸和秃头都反映着暗暗的笑容。

——这是组织！——巴渭尔幻想的说着。

——哦，德国怎么样？——瓦尔克用一种甜蜜的声音问着，抬起眼睛看着天。

——那边很好；那边的党的机关象机器似的工作着。……

——谢谢上帝！——老头子说，——我已经不放心起来了：德国人的事情难道完全都好吗？

瓦尔克的声音很尖利的叫着，而巴渭尔很不好意思：他已经知道这老头子的乌黑的动摇的牙齿缝里，又要透出些什么话来。你

看他鼓起着嘴巴，歪着头，象只乌鸦似的，一只眼睛钉住了女婿的脸，用那种挖苦的声调唱着：

——可见得在德国什么都好？而在口袋里怎么样呢？〔1〕

他就在椅子上跳动着，哈哈哈的笑着。沃里衮卡也快乐得很，她拍着手，把羹匙落到椅子底下去；母亲打着她的后脑，叫着：

——拣起来，倒霉东西！

女孩子哭了，低低的，很可怜的；父亲把她抱得紧紧的，四面看了一看：已经黄昏了，是时候了，暗的和亮的到这时候都混合起来，变成了模糊的灰色的景象。不知道什么地方，有些青年在唱着歌，听得见很起劲的手风琴的声音；而巴渭尔的周围，只听见丈人的说话，象蝙蝠似的在纠缠着：

——不行，你不要管德国，你要想想你的口袋，我请求你！讨了老婆，就应当想想口袋，啊！假使小孩子已经一个个的生出来了，那就要替他们做一个安稳的家庭，这是要口袋里有钱的，啊，啊！

马珂夫拍着睡着去的女儿，心上想起他的丈人：四年以前的瓦尔克，据他所知道的，不是这个样子，简直是另外一个人；他还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厂房里的群众大会上，这个老皮匠，揩着眼睛上的小泪珠叫着：

——孩子们！你们真可怜，唔，反正是一样的！一直往前走！勇敢的往前走！嘿，我们自己可怜自己，照着人家的命令过

〔1〕这在原文是"言语的游戏"，因为"德国"原文是Germania，而"口袋"原文是Karman。

活；我们是为着你们受了这些苦，你们现在又要为着自己的孩子们受苦了……

有一次这老皮匠和巴渭尔说：

——我看着你，好兄弟，听着你，可惜我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唉，我要有你这么样的一个儿子……

然而，自从城里那些“爱国派”挖掉了瓦尔克的右眼，这老头子就陡然的退化了。

——退化的也不止他一个人——巴渭尔很忧愁的想着。

他老婆很气愤似的收拾着桌子上肮脏的碗盏，碟子响着，羹匙掉下来，而她还要叫着：

——拣起来！你知道我很难弯下身体去。

——不行，你把那些“政治”让外国去管好了，而自己管管家里的事情！

马珂夫抱了睡着了的女儿到屋子里去，阶沿上的木板叫着，老婆也跟着这种声音叫着：

——要不是这些蠢事情……

——是啦，是啦，是啦！丈人的木头似的声音啦啦 啦 的 敲着。

从乌黑的树林背后，升上了淡红色的月球；巴渭尔坐在阶沿上，他老婆就在他的旁边，他摸着她的头发，差不多是嘁嘁喳喳的对她说：

——假使把我捉到了监狱里去，同志们会来帮助的……

——怎么啦，你等着罢！——达沙拖着鼻涕。

——我们大家一定要组织起来……

——你去组织好了。干什么又讨老婆呢？

他心上，他的脑经里闪动着他所贵重的思想，他不听见达沙的烦闷的反驳的话；而她也不听他。

——不要给我讲那些废话！你以前一个月拿回来一百卢布呢，现在呢？

——这又不是我不好，这是一般的条件……

——你不要管那些条件……离开你的那些同志工作好了……

她也愿意很亲热的，很有理由的讲，然而一天到晚忙着，已经累了，要睡觉了。这些话已经这么讲了四年，一点儿也没有什么改变，她可怜丈夫，替他害怕，他是那么慈善，那么蠢，象向来一样，总是那么倔强。她知道自己不能够克服他的倔强；她心上替自己害怕，替女儿害怕，这种恐惧一天天的大起来。可怜丈夫的心也在一天天的增长起来，简直是在压迫着她，然而她找不着表示这种心思的字句，反而变成了恶意了。

而他看着：院子里的槐树的影子爬到他的脚跟前来，那影子的无数的尖尖的指头很贪心似的抖动着，伸张过去；他尽想着将来的事情，很神秘的对他的老婆说：

——你看，在法国已经……

——不要说了！——她很忧愁的拦住他的话，昂着头对着天，差不多象是喉咙里塞紧了什么似的叫着：——要知道活不到那种时候，要知道我们的孩子……

他不做声，他仿佛是从遥远的光明的高处被人家扔进了这个小院子，被一些歪歪斜斜的小笼子挤得紧紧的。

她呢，心上要想哭出来，然而愤怒使她的眼泪干枯了，不过喉咙里哽咽着；她很沉重的站起来的时候就说：

——我去睡觉了。你又要到同志们那里去了？……

——是的。——他停了一忽儿才回答。

她走的时候，又很响的罗苏着：

——把你们都捉光了就好了，你们这些天杀的，也算是个结局！也许，倒可以变得聪明些……

月亮已经很高了，影子都短了些。狗叫着。

那个游荡的婆娘芬卡·鲁珂维察，在什么菜园那边，用喝醉了的哭声唱着：

我的亲爱的逛着沃尔加……

啊呀呀，淹死了，我的冤家……

有时候，这种谈话的结果就要大吵大闹：达沙叫着，恶狠狠的兴奋着，喘着气，挥着手，她的很大的胸部在那肮脏的上衣里面很不好的抖动着；巴渭尔看着她这种时候的样子真要恶心，他不做声的丢开许多侮辱的粗蠢的字句，自己很奇怪的想着：

——怎么我会没有看见她是个这样的人呢？

有一次，经过了这样的吵闹之后，出了一件事情——使得他的心分裂了，有一年多的时间他感觉到虚伪的痛苦，自己觉得羞耻，然而不能够消灭这种虚伪。

那一天礼拜六，他带回去的钱很少，这使得他的老婆暴躁起来：她把钱都扔在地板上，对着他大叫大闹。他也生气了，很严厉的很坚决的对她说：

——不准做声！——她就把他往门那边推过去，发狂似的叫：

——滚出去，叫化子！房屋是你丈人的，是我的！你是来闲住的，你只好到监狱里去，滚罢！

他知道这一次吵闹的原因，那时候正要腌白菜了，而没有钱买菜。他受了这样的侮辱，自己也不记得怎么样，就走到了街上，很久的坐在一个什么人家的菜园里，竭力的要想抑制住自己的气忿和痛苦，后来，跑到城里去，在一个很肮脏的酒馆子里喝了些烧酒，不知不觉的走到了“教堂花园”里，——这是靠近那个矮小的五个屋顶的教堂的一个可怜的小花园。

风吹着，一根什么绳子撞在铜钟上，发出一些低低的叹气似的声音，教堂的周围，挂着一圈灯笼，灯笼里的火抖动着；而屋顶十字架的上面，一片片的灰色的云飞动着，露出一些寒冷的青天，象些青隐隐的窟窿似的；仿佛一阵阵的风是从这些窟窿里呼哨着溜出来的，是从这些天窗里溜到空间来的。

有时候，在黑云的中间露出那个受了惊吓的月亮；黑云又在拥到月亮上去，好象一群灰色的叫化子拥到一个银角子上去，这是人家扔给他们的；沉重的灰色的云，在天上抹着月亮，把它变成一个可怜的昏暗的斑点。风在摇动着地球，象凶恶的奶娘摇着她所不喜欢的小孩子的摇篮。

马珂夫坐在板凳上，用手撑着醉昏昏的头，无头无绪的想着生活里的恶意的玩弄：人越是要好呢，他所得到的越是不好。

有一个什么人坐在他的旁边来了，他抬起头来，——自然，这是一位姑娘，他觉得，正应当有这么一回事：深更半夜一个人坐在这种荒僻的地方，除掉贼或是娼妓，还有谁会跑到他跟前来呢？

他和她讲了一阵，后来，很久的在街上走着，一路上巴渭尔醉昏昏的给她讲些自己的不幸的结婚，说他的老婆不是他的知心人，也不能够对着她表白自己的整个的心。

那姑娘说：

——这是常常有的……

——常常？——巴渭尔问了，——你怎么知道呢？

——常常抱怨呢……

巴渭尔看看她的脸——一点儿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很普通的这一类游荡的姑娘们的脸。

他记起了自己的老婆，他恶意的想着：

——给你受用罢！我就同这个姑娘去……

到了她的家里，他又讲起生活，讲自己的思想，后来就躺下去睡了，她还没有上床来就他，他已经睡着了。

早晨，他很不好意思的，同着她喝茶，竭力避开那姑娘的眼光；走的时候，他要给她三十五个戈比，这是他身上所有的钱了。

然而她很平心静气的推开他的手，很过意不去的说：

——为着什么呢？不要的。

他不喜欢她的姿势，她的话也象是很讨厌似的。

——不要这样，你拿着罢！

——好！——她同意了，拿了那两个小银角子。然而，她耸耸肩膀又重复的说：

——不过一点也不为什么，要知道……

——她马上要请我再来了，——巴渭尔穿着大衣，一面想

着，——一定要说她叫什么名字，什么时候在家……

而她，眼睛看着地板，看着他的脚底下，思索着似的说：

——你昨天谈的话很好……说我们姊妹们，说我们女人……

这几句话，真的恭维了他，暂时把他那种看轻她的感觉打消了。他赔罪似的笑着，就说：——要是这样，我就很高兴……我喝醉了，要知道我平常是不喝酒的……再见罢！

她不做声的伸出手来。

他到了街上又想：

——没有请我再去。钱也想不拿，——为什么？

他不能够记起自己说的话，甚至于她的话也记不清楚了。

他又是满意又是可惜似的，奇怪的感觉着，跑到了家门口，心上还想着：

——再碰见她，还认不得她呢……

雨淅沥洒啦的，他的大衣都打湿了，压在肩膀上，头痛着，只想要躺下去睡。

他的老婆不做声，甚至于看也没有看他。他在角落里坐了很久很久，看着她用了很大的气力拌着面粉，她手臂弯上的几个小涡儿，很美丽的，很迷人的，一忽儿发现，一忽儿消灭。整个的她都是那么肥满，那么结实。

为着要开始谈话，他就问：

——沃里亚在那里？

——那里！今天是好人过节的日子，她同着外公到教堂里去了……

巴渭尔很和平的说：

——这我却不懂得了：为什么三岁的小孩子，要同她到那种闷气的地方去，天还在下着雨。

他说了，就停止了，记起了他已经不止一次说过这几句话，回答他老婆的报告。

她手底下的面粉响得更厉害了，桌子都在发着响声。

——给她说：你看你把我逼到了什么地步，看见吗？你把我往什么地方推，给她说穿了罢。

他心里有点儿什么样的感觉跳动了起来，他就走到她跟前，把手放在她的圆滚滚的肩膀上。

——不要爬上来！——她叫了一声，推开他的手，脸胀得通红，甚至于脖子上都充满了血影。

——滚你的蛋，不然，我就这么打你一个巴掌！

她伸直了腰，用手理一理头发；而她的手上沾着许多面粉，所以她的头发都变了灰白的了。

瓦尔克抱着沃里亚走进门来，脱掉了眼镜，一只眼睛闪铄着，说了：

——上帝送了仁爱来……

——爸爸！——那女孩子叫着。

巴渭尔想去抱她，但是说起来昨晚上是在那种地方过的夜，就很忧郁的弯着背，走出去洗手了。

老婆整天的拖着鼻涕，而丈人不断的讥笑他。

——怎么啦，“社会政治家”先生，你怎么不吃肉馅饼呢？你吃罢，现在离着工人等级的胜利，离着一切叫化子都有肉馅饼

吃的时候，还远得很呢！

——你还是不要惹我罢！——巴渭尔很不愿意的回答他。——要知道这是没有什么结果的……

——这样。对了！——瓦尔克表示同意，——没有什么结果的……

过了几分钟，他又开始了：

——你们的几双鞋子，我修好了，你看见没有？

——看见了。

——满意罢？

——谢谢。

——达里亚[1]，他还感谢呢；到没有吃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感谢当面包吃……

雨打着窗子，阁楼上呼啦呼啦的刮着风，有个什么东西敲着似的。屋顶上的松树响着，没有关上的侧门扑通的一撞，门闩碰着发响，而水流到木桶里去，又象是唱，又象是哭的吵闹着。屋子里是昏暗的，一些烤焦的葱，还有皮革和树胶的气味。

马珂夫看见那小女孩子都觉得到大人的情绪：她很害怕的看着大家，眼睛里表示着怀疑的神气，皱着眉头，要想哭出来。

——她的将来怎么办呢？——他看着那孩子，心上这样想，自己觉得对她不起。

——到我这里来，好孩子！——他叫着她，擦擦自己的手；然而沃里亚跑到他跟前的时候，母亲就抓住了她叫：

——你敢去！

〔1〕就是达沙的名字。

沃里亚哭了，把脸闷在她母亲的膝盖上，然而她母亲站了起来，把她推到角落里去：

——去睡罢，躺死罢！我不要看见你……

——巴渭尔也站了起来。他脸上觉得发热，而背上一阵寒冷很尖利的刺着他。

——你要是再，——他跑到老婆跟前说，——再敢……

他老婆把脸凑过来，喊喊喳喳的，充满着痛苦和恨毒的声音，请求他：

——唔，打罢！唔，打下来！

而丈人手里抓着一个楦子，跳起来叫喊着：

——哎唷，哪！这样的团……团结精神……嗯！

巴渭尔推开了老婆，拿了帽子，就冲了出来。

他在雨地里跑着，绝望的想着：

——要不是他叫起来，我简直要把她……

迎着他的是一阵阵的龌龊的水，浇在他的脚上，而风把秋天的冷雨吹在他的脸上，许多刺痛着的雨点。

他又在这个姑娘家里，坐在桌子旁边，把一件淋湿的上衣丢在地板上，一只手挥着，别一只手擦着喉咙，很慌忙的讲：

——我不是畜生！我也懂得并不是她的不好……

那姑娘很担心的在房间里转着，象个陀螺似的，仿佛有什么看不见的力量在赶着她；她生着自暖壶，在自己的膝盖上折断那些小柴片，拨动着煤炭；她的赤裸裸的肩膀上披着一条大围巾，那围巾的角落，象翅膀似的，跟着她的旋转到处飞舞着。

——我到你这里来了，我还有同志，可是对他们说起这种事情，实在太难为情了，虽然他们也一定经过这种日子，在家庭里面大家互相的磨难着，为着什么呢？你说罢，为着什么呢？

——我又不知道，——他听见这么一声低低的回答。

——这种腐烂的生活一直烂到大家的骨髓里，烂到大家的心里，这样，忽然间有一天心痛起来了，痛得那么样凶狠，恶狠狠的……

那姑娘走到他跟前，很小心的摸摸他的衬衫，眨着眼睛的说：

——你打湿了，我这里，什么也没有……怎么办呢？

——不管它！——他请求她，抓起她的一只手。

她轻轻的拔出手指头去，很担心的接着说：

——你要伤风的，要生病的！这对于工人真是倒霉了！

她洒脱了手，走到堆草的那间屋子里去，可是，立刻就回来了，拿来了一块什么花布，把它在自暖壶的烟囱上烘着，不关心似的劝着她的客人：

——你换了衣服罢……这虽然是女人的，可是干的。

她把花布衣服丢在桌子上，又到那草屋里去了，而马珂夫看着她的背影，仿佛在梦里似的想着：

——命运！这是什么蠢话，命运！简单的一个问题是你往那里去？而对于命运反正是一样。

不知道从那一方面爬出来了一些讥刺的想头，渐渐的发展着，仿佛是他的丈人在用那两片薄薄的嘴唇给他喊喊喳喳的说着：

——怎么啦，逼住了？同志们，啊？你在这种困难的时候，为什么不跑到同志那里去，你应当到他们那里去呀！啊哈，难为情哪？

他紧紧的抚摸着自己刺猬似的剪短了的头发，很怨苦的笑了。

——你怎么啦！——那女主人从门那边看着他，很认真的问他。

潮湿的衣服沾在他身上，引起一阵难受的寒冷。巴渭尔很快的把衣服脱了，就用那一件很长的女人衣服裹着身体。

——这样好了，——那姑娘走进来，说着。

——好笑罢？——他问。

——好笑——那姑娘表示同意，但是她脸上连笑容的影子也没有。

巴渭尔第一次才钉住了她，很没有礼貌似的看她：小个儿，矮矮的身段，高高的颧骨，狭长的不大明显的眼睛。

——"好笑"，你却不笑！——他说着，四周围看了一看。

房间里面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两张椅子，一个柜子，这就挤满了，门那边还有一个大炉子。前面的角落里，供着一个小神像，神像的上面插着些杨柳和纸花，黑色的墙壁上挂着花花绿绿的图画，有些蟑螂在上面爬着，发着响声。墙壁的罅隙里嵌着麻布绦。窗子很小，四方形的，上面的玻璃陈旧得模糊了。

那姑娘低着头在看自暖壶，没有回答巴渭尔的话；他觉得自己很不好意思，很不痛快，自己想着：

——蠢家伙，大概是。

他就问：

——这是厨房？

——是的。

她把水滚着的自暖壶放在桌子上，切了一大块面包，倒着茶，低低的，象窗子外面的雨一样单调的讲了：

——两个老太婆住在这里，老处女。不过她们差不多从不在家里烧饭，总在找着有钱的熟人，吃饭就在他们那边吃。也不常常住在家里。我这里除掉面包，什么也没有了，对不起！

——我不要吃——巴渭尔说着，觉得更加不自在起来：唔，干什么跑到这地方来呢？

忽然间，出于他自己的意料之外，很严厉很大声的问她：

——你登记了？

——在什么地方？

——在警察局里？

她很平心静气的回答：

——怎么啦，自然登记了的！我是她们的厨娘，又算是丫头。白天里，可没有什么事情做……

巴渭尔觉得不对，觉得有了误会……

——我问的不是那个……

她猜着了。她那颧骨很高的脸暗淡了，眼睛完全闭上了。

——啊嘿——她祷告着似的说——这……这是说我昨天在马路上。我并不干那样的事情。

他不相信。他伸直了身子，靠到椅背上去，笑着，看着她，他觉得好笑，笑她隐瞒自己的职业，真好笑，而且可怜她。

那姑娘的歪斜着的眼睛忽然张开了，——眼睛是蓝的，温暖的，很有趣的照耀着她的颧骨很高的脸，稍微显得美丽些。

——我那是随随便便的，昨天那个样子，——她说，手里抓着面包屑屑，把它们搓成一些小球儿，——我也觉得气闷，就出去了。也许，我那时候简直想跳到河里去呢，而你刚好坐在那里。我想，一个男人，他也觉得难受呢！我就走到你跟前。而你立刻就讲起话来了。我看得出你是在不好过。象是也在想那种罪过的事情……这差不多天天有的事情，自己用手枪打死呀，上吊呀……

他听着，也不知道相信她呢，还是不相信，只在自己想着：

——"就出去了。走到你跟前。"讲得多么无味。没有意思的姑娘。

而那姑娘，仍归用那样平静的声调，简单的字句，讲着：她是个莫尔多人，家里也是有钱的，自己还认得几个字，在教堂办的初等学校读过书。一场火烧，把她的家毁了，父亲到西伯利亚去找田地，后来就没有消息了。她就到一个车站上去当丫头，在那里住了三年。站长有一个兄弟，是电报生。

——你讲话的时候，简直很象他。

她又用那光亮的眼睫毛遮住了眼睛，很自信的重复着：

——简直，简直……

——他在什么地方？——巴渭尔问。

那姑娘没有马上就回答。

——捉去了。

她的字句里，听不出什么愁闷的意思；然而她很奇怪的旋了

一下颈子，她的颧骨更加尖锐的耸起着，她的脸忽然间变得象狗的嘴巴似的，正要叫起来呢。

巴渭尔已经不想是不是应当相信她；不要想这种问题了。

她突然间很大声的说：

——我有过一个小孩子……

——电报生的？

——是的。生出来就是死的。

——电报生那个小伙子，好吗？

——是，是的。只他一个人：他自已说，大家都笑他。就这么把他一个人抓去了。把我就赶掉了。

烟囱里，风在吼着，简直象一只没有人管的老狗。

生活完全成了虚伪的了，而这种虚伪，好象铁锈似的。在马珂夫心里啃着他自已对于自已的尊重。

他爱他的老婆——爱抱她的温暖的强壮的大身体，她那很乌黑的眼睛有一种很贪心的叫着他的眼光，这眼光对于他是个不能抵抗的权力。

有时候，在心绪好的时候，她很沉着的，不知道为什么带着一点儿鼻音的说：

——喂，你来罢，抱一抱你的老婆，亲一个嘴，啊，你这个淘气东西。

然而，曾经有过那种日子，好几个礼拜，他差不多忘记了地球上有这么一所乌黑的屋子，在那城外的地方。这所屋子，象一个地洞，只有两个半明不暗的窗子，屋顶上盖着青泥苔，而乌黑的房间，象个地坑；那里面住的女人只是个不做声的驯服的畜

生。所有这些，都在他记忆之中，渐渐的溶化下去，变成了用不着的东西。假使有时候，这些东西偶然象个无味的梦境似的，出现在他的脑筋里，巴渭尔也很满意的想着：

——那是过去的了！

最初，他非常之想把所有这些事情都讲给老婆听，要讲得她觉得自己对他不起，要她懂得这心里的矛盾对于他和她是有多么样的危险。

然而，开始这种谈话是有些害怕的，她和气的时候，可以和她讲话的时候，很快的就过去了，快得捉摸不定的；他要是远远的开始谈起什么事情，和家里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事情，她却已经吃饱了，很疲倦的打着呵欠，用那种睡梦里的声音拦住他的说话：

——唔，你又来那一套空话了……

而请求着，命令着：

——就这么爱我好了，不用你那一套话……

如果他还要继续的说下去，他老婆的眉毛中间就要发现忧郁的皱纹，她的眼睛发亮了，干燥了，她就开始很生气的教训他：

——你，算了罢，我给你说，你想想，你有孩子！书总是有的，一书架的书……书呀，同志呀，所有这些东西，对于讨了老婆的人，是用不着的……你看看，所有有家眷的人都离开了你们，自己做着自己的工作，乖乖的，为着老婆，为着孩子。只有一个谢尔臼珂夫同着他的马史卡，混在你们堆里，可是，你怎么比得上他？他上一个月总共只拿着了三十六个卢布，罚了两次……

她很起劲的很细致的在当地打听着一切“消息”“谣言”，

所以她知道许多人的坏处，她从不讲什么人的好话的，而总是咂着嘴很得意似的讲许多幸灾乐祸的话，时常都是些不正确的消息，就这么一大堆一大堆的堆到他丈夫头上去。

——没有这么一回事，达理亚！——他想停止她的说话。

她哭着似的反驳他：

——唔，自然哪！我知道，你只相信同志的话，不相信老婆的话……

巴涓尔的好意，受着她这种说话的压迫，仿佛是在挤出血水来；这种好意，受着压迫，失掉了一切力量，就这么在他的心里无影无踪的死灭了；他的心就一天天的更加沉默了，在老婆跟前他的心是沉默惯了。

他不回答她的话，只是听着，轻轻的吹着口哨，很模糊的想着：

——不会了解的。难道就这么永久不了解了吗……

很想要一种特别深刻的充实的女人的亲爱，这样的亲爱，要能够燃烧着肉体，能够帮助心灵的发扬，使得它更加光明些，更加热烈些。然而为着这种亲爱，一定要走到城的那一头去，到那个不美丽的莫尔多姑娘黎沙那里去；她倒会听他关于生活的叙说和对于将来的幻想，而且爱听。很有趣的看见这样的人，他能够对着你坐着，仿佛昏晕之后醒过来，很贪心的吞着你的每一个字眼，象吞着空气似的。

她的心胸里也有些异样的东西，巴涓尔所不大了解的东西，有时候，仿佛是一只小小的灰色的鸟儿在那里唱着。

——你到教堂去吗？——有一天她靠在他身上，问他。

——不。你知道……

巴渭尔很长久很热烈的解释给她听，为什么他不到教堂里去；然而，等他讲完之后，莫尔多姑娘低低的说了：

——一样的！你说要有地球上的和平，而教堂里也在祷告着“全世界的和平”……

——不对，你等一等！我是讲斗争……

——你要的斗争，就是为着要大家和平……

他又反驳她，兴奋起来，挥着手，拳头在桌子上打着，自己觉得越说越好，越说越容易表示自己的思想，因此更加高兴，更加起劲的说下去。

而莫尔多姑娘静悄悄的，倔强的反驳他：

——不，我喜欢祭司用那种低音的声调说着：“把和平赏赐给你的世界”。对于我是一样的，不管是谁说的，只要人家听见：需要和平！

她很近的站在他跟前，看着他的眼睛，很害怕的，静悄悄的说：

——你看，大家都是凶恶的，到处都要打架！在酒店里，在市场上，到处！玩罢，也要打起来；寻快乐罢，也要打起来。在教堂里，也还要发狠。争夺着坐位。小小的孩子，也要挨打。要捉人，要绞死人。多少人被杀着！在警察厅里打得多么厉害！自己还要打自己，这也是发狠，自己打自己！我那一次发狠要想杀自己，恨着自己：活它干吗，倒霉东西！好人简直没有，所以这么可怕。这样，好人是很少的，这里一个，那里一个，简直不觉得……

他笑了她，然而她的话说得很简单，没有一点儿烦难，没有一点儿勉强人家接受的意思；这种说话使得巴渭尔心上很原谅她，仿佛在她的简单的信仰和他的严厉的知识之间放下了一根线索；使他们互相接近起来。

他许多次回到这个谈话来，有时候说正经话，有时候说笑话，然而他总是碰见她的巧妙的抵抗：莫尔多姑娘不反驳他，但是不相信他的理由。

——你看得那么远，要得那么多！——他笑着说，——我和你还看不见和平呢，我们的生活在斗争里面……

她想了想，就回答说：

——只要知道明天将要很好，那么，今天就是坏些，也就不那么吓人了，而且也不觉得坏得那么厉害了。

巴渭尔有时候坐在黎沙那里，想起老婆来：他的手就萎靡了，心上一阵痛苦的滋味，身上发冷，很羞耻的，发狠的骂着自己：

——有知识的人，等等！而自己传染了资产阶级的腐化，而自己，还要那样的……

然而，从这种难受的思想想出去，还有各方面的，生活的深处的念头；那些念头是不清楚的，可是，很想要把它们说出来。他又在黎沙跟前，展开他的受尽了痛苦的心，说着自己的老婆，说还是爱他的老婆，但是没有她——没有黎沙，他是很困难的。

——象和你这样的谈话，我不能够和别人去说。男人大概总有一些心事，只能够和女人去谈，然而和我的老婆，我可不能够谈！和同志们，也不能够……不好意思，很难为情讲自己的私人

的事情；不做声呢，又不行！

她那粗糙的手掌，很瘦的手，很长的手指头摸着他的头发，——听着。

——我试过的，我和他们讲，他们就照着书本上的话回答我。那些书，我自己也会读的！大家都怕羞，不肯公开的说一说自己……也许有许多人和我一样的痛苦，这痛苦是随便什么书上也没有写过的，只有心上写着，要讲出来又怕羞，然而应当讲出来呀，这实在是痛苦！

他面前，碧蓝的眼睛发着亮光，他也就忘记了这狭长的眼睛是歪斜的。黎沙的手在他的头上或者肩膀上抖动着，仿佛回答着他心上的震动。

他抱着她，叫她坐在自己的怀里，烦闷着，突然爆发的情欲燃烧着，在她的粗糙的发热的巴掌上，嘴唇上亲嘴。

——不要紧的，好人，——她低低的说着，眼睛渐渐的张开来，——过一些时候，自然就好了……

有时候，他把头枕在她的膝盖上就睡着了，而那姑娘一动不动的坐着，一直等到应当叫醒他的时候；她坐着，简直象个奶娘似的，轻轻的摸着他的剪了短的头发。

……巴渭尔拿着些报纸来，把这个花花绿绿的纸张摊在桌子上，低着头伏在上面，带着一点儿郑重的态度读着：关于欧洲的以及全世界的同志，关于他们的不断的斗争和工作，关于党的领袖，关于每天的战斗里的不屈服的战士。

她坐着不动，低低的偶然问他一些什么；然而巴渭尔相信莫尔多姑娘全都懂得。

他发见：只要读到关于英雄，首领……她的脸就很奇怪的扯长着，而她那碧蓝的眼睛闪铄着，简直象个小孩子在听着神话里的故事似的。有时候，这种呆呆的眼光甚至于叫人不舒服，好比一只聪明的忠心的狗，它在深沉的想着什么：——只有它自己的不会做声的畜生的心灵能够懂得。在这种时候，他就觉得这个矮小的姑娘，平心静气的，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她常常问：

——那个名字，你怎么说的？

停了一忽儿，她很清楚的念着那个名字，又问：

——俄国话是什么呢？

——不知道。我们俄国没有这样的名字。

——难道我们没有这样的圣人！——她不信任的不快乐的问着。

巴渭尔哈哈的笑了。

——圣人，好姑娘，不干我们的事！我们住在地狱里，圣人是没有的。……

——要有的……——她有一次这样的说。

这短短的一句话的声音来得奇怪，仿佛半夜里的第一次的钟声，在乌黑的夜里，预先报告新的白日的产生。巴渭尔看着他女朋友的脸，然而没有发见什么特别现象。他想了想，问她：

——你问那些人名字干什么？

她低了头不回答。他就很亲热的抬起她的脸，笑着问她：

——也许你想替他们祷告呢？啊？

——那又怎么呢，——她说，——我就在祷告哪。不过我不

叫名字，而只是简单的："上帝，帮助帮助那些做好事的人！"你笑罢，我是反正没有什么的。

——这是没有用处的，黎沙！

——谁能够怎么样，就应当怎么样帮助那些好人。

——算了罢，黎沙！不对，你应当学得用另外的方法去帮助。

——等我学会了，我就用另外的方法……

她靠紧了他的身子说：

——这是不要紧的：这又不会得罪他们……

巴渭尔抱着她，不做声，想着一些不清楚的痛苦的事情。

同志们看见他有时候躲避着他们，躲避老婆，不知道他把那部份时间用到什么地方去的；但是，他们不做声，假装着相信他的解释。

只有那个快乐的铁匠美海洛·谢尔白珂夫〔1〕有一次问他：

——巴沙〔2〕，你怎么也轧上了姘头了？

巴渭尔被他出其不意的问住了，就很不好意思的问了一句：

——还有什么人也？……

那美海洛是个麻子，他象旋风似的忙乱着，挥着两只火烫了的手，哈哈的大笑起来：

——我这一次干得你好！怎么啦，好弟弟，啊？唔，现在我去告诉你的老婆……

——不要，你不要说！——巴渭尔很认真的请求他。

---

〔1〕美海洛就是美沙的大名。

〔2〕巴沙是巴渭尔的小名。

——你给我什么？把聂克拉莎夫诗集给我，啊？

——不给。我自己会给她说的。

谢尔臼珂夫很奇怪的看着他：

——你说。给老婆说？

——唔，是了。

——干什么？

——应当要说呢！

美海洛皱着他那凹下去的额角，斜着眼，眼看着旁边，叹了口气说：

——你这大概是很认真的事情了？那又怎么呢，这是好的！大家看得出她不是你的配对。她是个市侩，生来就是个市侩，骨髓里都是市侩。黑马总是洗不白的，何必去枉费时候……

——他不了解的——巴渭尔心上想。

——你不喜欢她，——他低低的说。

——对了！——谢尔臼珂夫讥笑似的表示同意，——这是对的：我喜欢别一个，不喜欢她……

于是巴渭尔就问他：

——你也是这样么？

——什么也是这样？唉，是了……

那铁匠很不快乐的笑着，简单的说：

——是呀，好兄弟，我也是这样。

巴渭尔很奇怪的看着他，很小心的问：

——这又为什么呢？你们俩不是很好的……你的老婆是同志……

——就是这么一回事了，就因为她是同志！——谢尔白珂夫很愁闷的叫着，——这才真是个问题，她拚命的咳嗽，干枯下去了，她这个同志……

他们两个人是在工厂的院子里谈话的，在那墙脚下，墙壁上满是煤灰，在他们的头上，机器上的出汽筒不断的很生气似的喘着：

——呜嘿，呜嘿……

含着许多煤灰的空气里，充满着呼吼，喘气，叫喊，火的搧动和铁的响声。

——三年生了两个小孩子——谢尔白珂夫抽着香烟，很悲伤的咕噜着，——这是我们这等人受不了的。医生说，熬住点儿罢。唔，我就开始避免那个……我也实在可怜她！真是流眼泪的滑稽戏，我的好兄弟。我避开了，避开了，哼，结果跑到……跑到那种不应当去的地方去了！也许，我要闹出个大乱子呢。回头走罢，也是没有路……而且，回头走是个什么意思？老婆应当回到乡下去，可不是生孩子。孩子，好兄弟，不是我们养得起的。一般的说，什么是我们的呢？

他说着，看看周围的一堆堆的旧铁，因为堆过了煤弄得乌黑的泥地，以及那些屋顶，都在喷着煤烟和蒸汽的屋顶。

——我们这些人被人家作弄的苦哪！一点儿彩头也没有得拿的，不行，巴沙！

他把香烟头往背后一扔，就回到自己的工房里去了。他走路的样子，是巴渭尔向来没有见过的：低着头，时时刻刻回头看着，仿佛怕有什么人追他似的。等到他走进了铁匠间之后，巴渭

尔才记起他向来是个快乐的淘气家伙，从不唉声叹气的，总是那么做戏似的，爱唱歌……记起了这些，巴渭尔就很深沉的思索起来了。仿佛刚才和他谈话的不是以前的谢尔臼珂夫，而是另外一个人，更加亲近的人。他第一次听见同志的简单的说话，说起自己有些什么痛苦；巴渭尔这样站在机器旁边想着：

——他现在能够了解我的了，我要和他更亲近些了，自然！我的生活是不好……

这可没有办到：还没有过一个礼拜，人家在砖瓦工厂的附近找着了谢尔臼珂夫，把他搀起来一看，原来他不知道被谁打伤了，他从此就进了医院，很久还没有出来。

——这是生活！——巴渭尔在家里的屋子里走来走去的想着，——唉，他真可怜，达沙，你真不知道他是多么可怜！他的人那么好……

他坐在老婆旁边，放低了声音接着说：

——你知道，他不久以前还对我说起他的老婆……

——他那个混蛋东西，不说起老婆也就罢了！——达沙很忧郁的答应了一声——我可知道，人家为什么打他的……

——达沙，你等一等！

——你，自然随便什么下流东西都要替他辩护的，只要他是你的同志……

她很严厉的说着。

——达里亚！我的同志里面，没有下流东西的！

——不要叫！

虽然他老婆用手臂推开他，他还是抱着她，和她讲了谢尔臼

珂夫的事情。起初，她听得很出神，然而，后来很生气的推开丈夫，就骂起来了：

——啊嘿，这种饿鬼！难道马里亚知道他的这些把戏的？

——你不要想去告诉她啊！——巴渭尔吓得叫了出来。

——我一定要去告诉！一定，一定要告诉！——达沙狡猾的笑着说——嘿，看书看出了什么把戏来了，混账东西！嘿，可怜老婆孩子生得太多呢，听见吗！呸！

她生气的时候，总是挺直着身体，头昂起着，嗓子里喘着气，鼻孔那么鼓着，象马似的。所有这些使得她更加有那种诱惑的力量，然而同时也在推开巴渭尔，使得他心上很愿意她倒霉。他要看见她是病的，可怜的，恐惧得不会做声的，或者是叫化子；在街上走着，穿着龌龊的破破烂烂的衣服，很委曲的鞠躬着，请求谢尔曰珂夫的老婆给她些东西；而那一个——谢尔曰珂夫的老婆是瘦瘦的很伶俐的聪明的女人；或者，他老婆要去请求那些她所懂不到的人，她的心是那么沉重的黑暗的圆滚滚得象个铁球似的，她是不能够了解那些人的。

礼拜六的晚上，巴渭尔坐在黎沙那里，低低的说着：

——人弄得了什么地步了，甚至于一切好的"人道的"，反而当做是龌龊的东西。我的心上套住了一个圈套，不知道怎么样才解得开！我爱这个婆娘和女儿，自然是爱的，而她能够给女儿什么呢？我没有你，黎沙，也是不行。唉，莫尔多姑娘，你的心真好，你是我的知己朋友……

她低了头听着他，而很认真的，声音放低了，插进几句简单的话：

——不知道你要怎么样。想不出怎么样来帮助你……

然而，她想出来了。

有一天，巴渭尔又和老婆丈人吵了嘴，心上受着许多压迫，很疲倦的在城里的街道上走着，走过一些栅栏，关得紧紧的大门和乌黑的窗子，春天的夜晚躲避着月亮的冷淡的光线，藏在人家的屋子里面。

——一方面是这样，别方面反是那样！——他一忽儿走在亮光底下，一忽儿又隐藏在树木和房屋的影子里面，心上这么想着，——不行，一切这些东西都要丢开！或者，象我所要的生活，或者，象她所要的爱情。我可要生活……够受的了！

走起路来也是这么困难，仿佛两只脚被影子捆住了，象是陷在泥沙里面或是肮脏的灰土里面。他走到街道的另外一边去，满照着灰白色的月光的那一边。

整个城市渐渐的睡着去，很不愿意似的做着春天的不安宁的梦；然而在街上，还逛着一些黑黝黝的人影子，象是在找寻着什么，又并不要找到似的。一个黑影过去了，这是个骑马的人在鞍子上颠簸着，——而马蹄打着石头碰出两星青色的火星。

一个胖胖的警察牵着一个长头发的工人，用皮带套着他的头。那工人摇摇摆摆的走着，扬着手在威吓着什么人，嘴里咕哩咕噜的吵着，象个大蜜蜂似的：

——你等着罢，我还给你颜色看……

邮政局的小官搀着一位瘦瘦的小姐走过去，留下一两句奇怪的话的声音：

——那是开着的，不过只开那么一点儿，谁也走不过去……

狗也象在睡梦里似的叫着，把嘴脸伸出大门来；教堂里的看门的不慌不忙的打着报时钟，打了一下，等一等，等着那响声沉没到淡青色的空气里去，仿佛眼泪滴到一大杯半冻不冻的水里面去似的。

——十点钟——巴渭尔数着。

他心上设想着莫尔多姑娘的形象：小小的个儿，穿着灰色的裙子，黄色的上衣，胸口带着花边。她有三件上衣，都是黄的，深浅不同，而且都太短：她举起手来的时候，腰部就要露出来，弯下身子去的时候，背后看得见一段衬衫——乡下人手织的杜布做的。裙子也是不趁身的，歪斜着的。

——她的头发很好，——他自己提醒自己，想要找出黎沙和他老婆同样美丽的地方。

——很好的头发，软软的。眼睛也好，很可爱的……

然而象是有人在反驳他似的：

——而膝盖是那么尖尖的。肩膀也是那样。

……黎沙的窗子里乌黑的，他把脸贴在玻璃上，和向来一样，用手指头急促的打鼓似的敲着那窗洞上的洋铁烟囱，窗洞里的风车早已坏了。很久很久没有回答，后来，一个别人的声音低低的在烟囱口问：

——找谁？

——黎沙在家吗？

很沉闷的回答着：

——她不住在这里。

——这是怎么的呢？

——她走了。

——什么时候？

——四天以前。你请走罢。

——等一忽儿！——巴涓尔大声的说着，把胸口紧紧的贴着墙壁，——也许她留下什么话要给我说呢？

——你是谁？

——马珂夫，巴涓尔·德美忒里支……

——有一个字条是给你的，我把它从窗洞里塞出来……

火亮了一下，又熄灭了。

火又亮了起来，而窗子好象是一个很大的黄面孔，上面画了一个十字形，这是黑色的窗格子。

从窗洞里，琐碎的响着，露出了一角白纸。巴涓尔抓住了它，摊开来，贴在玻璃上，读了上面的很大的不整齐的字母：

"巴涓尔德美忒里支，我敬重的人我很爱上了你这很不好要和你老婆一样。因为我已经妒忌她起来了我恨她这于你一样不好所以我走了到不知道的地方去[1]黎沙维他。"

他把字条抓在拳头里，然而立刻又摊开来，再看了看上面的爬着似的字，就把它撕得粉碎，发狠的笑着：

——想出了这个把戏，狗东西……

他慢慢的把那些纸屑散在地上，看着田地里，那里一切都是死的，空洞的，象心里一样，这心是被骤然的恐惧挤空了。

---

〔1〕原文的标点就是这样不齐全的。

——傻瓜……

后来，他轻轻的，肩头磕碰着栅栏，往城外那边走，走着，很忧愁的抱怨着：

——唉，黎沙，唔，你到那里去了？……

笑　话

一个医生，红头发，大鼻子，他那冰冷的手指头摸着耶歌尔·白珂夫的身体，就用一点儿不含糊的低音说：病是错过了时候的了，是危险的了；当这个时候——白珂夫觉得自己受了侮辱，这正象他年轻的时候，当着新兵，在土耳其战争那一年，打伤了一只腿，在耶尼·萨格洛伊地方的一个小树林子里，树上盘着许多藤萝，乌黑的晚上，雨把他淋湿了，他腿上的疼痛不慌不忙地把他的身体从骨头上剥下来似的。

——这是怎么的呢？难道我就要死了？

那医生坐在桌子跟前，预备写药方，他在试着发锈了的钢笔尖，说了几句听不懂的话；而白珂夫心上难受得很，也就没有听他，只望着窗子，——街上的风吹着鸡毛，木屑和灰尘。

——你，酒喝得那么多……

病人心上骂着那个医生，就反驳他说：

——这不是原因，喝酒的人还少吗，可并不是个个都不到时候就死的！

而他的理智却暗示着他：

——哪——那个鸡，鸡还要活呢；它还要生鸡蛋，孵出小鸡来；而你——可要死了！你那些困苦艰难的劳动就算是白费的了。

白珂夫不做声的把医生送到了门口；他赤着脚，拖着拖鞋，

穿着一身单布衫裤，披着灰色的睡衣，看了看镜子，那里面非常清楚的反映着他的狭长的满是骨头的面孔，两只忧郁的淡绿色的眼睛，笔直的胡须——从巴掌上和下巴颊上一直拖到胸口。不好的面孔。

白珂夫叹了一口气，轻轻的哼了几声，就在靠窗的皮椅子上坐了下来，抹了抹鼻子，觉得右边肋骨底下病又在动起来了，不断的刺痛着肝部，全身象喝醉了似的软弱，受了欺侮似的苦痛。

——喝得多了！而你用什么安慰自己呢，傻瓜？——他还在问着那个医生，看着他坐到马车里去。

——把自暖壶拿来？

胖胖的一个蠢婆娘——厨娘亚加菲亚站在门口问着。

——你这个红脸婆娘，我给你说过好几次了，叫你不要把椅子放在窗口太阳底下！你看，这椅子晒得成个什么样子！怎么啦，你以为太阳亮着是专为蹧蹋家具的，啊？

——那是你自己搬过去的——亚加菲亚一点儿不动气的回答了。

白珂夫记了起来，的确是他自己很痛的搬过了这张沉重的椅子，这使得他看着那婆娘的不动气的态度，更加发火了。

——滚你的蛋！

亚加菲亚不见了，白珂夫看着她的背影想着：

——这婆娘还要活四十年呢，而我可要死了！财产怎么办呢？老婆也没有来得及讨，事情忙得紧。应当一打完仗就讨老婆的，现在儿女也可以有的了。太小心了。医病也医得太迟了。怎么会知道我的生命这样短呢？

他低了头，自言自语的诉苦了：

——唉，你呀，上帝，上帝……

最糟的最讨厌的事情，是没有人可以承继财产，二十年来费了这些气力和心计积聚起来的财产。捐给寺院或者什么别的慈善事业？理智不能够同意。白珂夫知道得很清楚：牧师，神甫，一切管理"上帝的地上产业"的人——都是靠不住的，他们也都是黑暗的有罪孽的人，和他自己一样。就是上帝也不行；白珂夫对于上帝是很小心的，不信任的。他总觉得，上帝很知道他的事情和想头，上帝很精明的追究着他；正是上帝——而不是别人——屡次妨碍他，屡次反对他的贪心，而贪心对于生活其实是必需的，是人的天性。常常有这样的情形：一切都布置好了，准备好了，忽然间心灵里仿佛燃着了一根火柴，小小的火焰摇荡着，惊醒了一些灰色的云雾似的思想，害怕起罪过来了，害怕起惩罚来了，有时候，还引起一些似乎是可怜别人的感觉。白珂夫总会赶走这些情感，抑制这些情感的。

他很明白，这并不是鬼给他开玩笑，而正是上帝在耍他，上帝强迫他违背着自己的理智，对别人让步；他受着了这种可笑的耻辱，就给契卿谈，——契卿是他所很喜欢的一个吃闲饭的人，是个驼背，眼睛象鸟似的，很胆小的。

——为什么"可怜别人"是我的责任呢？人家没有可怜过我。谁也没有给我什么慈善。

——自然，那是蠢事，——契卿表示同意。

耶歌尔·白珂夫记起了他，就拿起手杖来，——其实是一根扫地刷帚的柄，——在地板上敲了几下；过了两三分钟，一点儿

没有声响的从门口钻进了一个小小的驼背；他的两条腿是弯曲的，夹缠在一起，他的人就象个开瓶塞的螺旋机似的往上冲着。

——唔，怎么样了？——他眨着大母鸡似的眼睛，很胆小的问着。

——我应当死了，——听见没有？

契卿用手掌在自己的没有胡须的黄脸上摸了一转。

——也许是瞎说的罢？

——不是的。我自己知道。

——这样。太早了。

——正是这句话了。哼，算了罢；死吗，就死好了，这也没有办法的了。我是个兵。不过，这些财产怎么办呢？

那驼背倒着茶，两只脚在地板上擦着，叹了口气说：

——照法律，财产要归你的外甥亚珂夫·莎莫夫。

——可是他是我的从堂姊妹的儿子！——白珂夫很气忿的吼着，因为气忿，他肋骨底下的刺痛更加厉害了。——我还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总共也没有看见过他五次。

——但是，照法律……

——法律！——白珂夫咬着牙齿，很粗蠢的骂了几句。

——那么，捐给慈善事业罢，——契卿很不愿意似的劝他。

——那可不；我不把我的种籽种在石头地里。

——这当然不是好玩的。

白珂夫想了一想，又很生气的说了一阵，始终托那个驼背明天就去请外甥来。

——我要看看，究竟是怎么样的家伙。

亚珂夫·莎莫夫就在那天晚上来了，很恭敬的鞠躬着，并不伸过手去，只说：

——给你问好！

他的声音不大响亮，可是很高的很有力量的，字眼里面含蓄着一定的意思；很明显的——这并不是空洞的字眼，而是充满着好意的。他的身量不大高，很有骨格的；他那风吹日晒的脸上，闪铄着两只柔和的平静的淡蓝色的眼睛；左边耳朵的上面，很倔强的竖起着一簇淡颜色的头发，象是哥萨克式鬓脚：一个大鼻子的下面有些光亮的胡须。他这个人的神气，的确有点儿坚强，清洁和动人的地方；白珂夫立刻就觉到了这一点，但是，他向来的习惯对于人总是不信任的，他心上就想着：

——那张脸是个蠢相。大概还是个爱玩女人的。

这位青年穿得很寒酸，一件蓝布衬衫，帆布外衣，同样的裤子，穿着长统的皮靴，白珂夫很仔细的看着他，一面自己痛着尽是咳嗽，一面很正经的问他这个外甥——究竟怎么一个人？原来亚珂夫还只十九岁，是个木材商的店员，在教堂的合唱队里唱着"第一个次中音"，喜欢钓鱼，喜欢读书。白珂夫听着他的很安静的叙述，很不舒服的想着：

——他讲话的神气，仿佛在对着牧师忏悔。哼，讲鬼话，他一定猜着了为什么叫他来的，所以装着好人的样子。

忽然间违背着自己的意志，他赶紧的说了出来——他的黑暗的脸上还表现了一种讥笑的神气：

——我要死了。

他听见的回答是：

——唔，干什么呢？

——怎么“干什么”？——白珂夫很奇怪很生气的问他。——我是有病！

白珂夫很坚决的对自己说：

——这小子是个蠢材！

然而亚珂夫·莎莫夫很坚定的很亲爱的说了一篇话，从来也没有见过他这种坚定的信仰：

——随便什么病都有法子治的，譬如用胡萝蔔汁。一年以前，我开始得了肺痨；我那干爹的母亲，一个很慈善很聪明的老太太，就给我说，每天早晨喝一碗胡萝蔔汁，空着肚子喝。就这么治好了。

莎莫夫很好的笑了一笑，用手摸摸颈子和胸口；而白珂夫觉得外甥的平静的说话仿佛减少了他的疼痛。

——那是肺痨，我这是另外的病。

——肺痨也是病。不，你一定要试一试胡萝蔔汁，或者酒精浸过的薑汁。薑汁还要厉害；它里面有硝石，而硝石是抵制腐烂的第一样好东西；腌鱼的时候，总在里面加些硝石，防它腐烂。一切病都是腐烂。

亚珂夫·莎莫夫说得非常之有意思，他的话一句一句的滑过去，很轻松，仿佛象唱歌，这就把白珂夫对他这个年轻外甥的不信任的态度打消了。

——你怎么知道的呢？

亚珂夫很高兴的，象对着老朋友似的，把他怎么认识了一个有教育的人，而且是个钓鱼的好手，可惜去年秋天自杀了。——

都讲给白珂夫听。

——这是为什么？

——为的失恋……

——唔，自杀总是蠢的！

——太倔强了。

——这是什么意思？

——他自己的感情倔强得很……

——唔唔，——白珂夫哼了一声，自己想着：

“这小子很好。爱讲话。自然，还年轻……”

这样很轻松的说着，又过了不少时候，莎莫夫才看了看墙壁上挂钟的懒洋洋的时针，说他有要紧的事去，很恭敬的辞别了，就走了。

耶歌尔·白珂夫躺在沙发上，思想起来。长久的给人家谈话总使得他很疲倦——谈什么呢？一下子就可以看得出的：人家要你给他什么！你自己也永久都知道：你要人家给你什么。而这一个——却有点特别，虽然还是小孩子。很谦虚的，并不来攀亲眷，一次也没有叫我舅舅，他而且一定知道我这位舅舅是很孤独的。也许——他故意这样狡猾？又不象。

契卿在栈房里看着搬柴，柴搬完了，他很疲倦的，满头是汗。才走上来，坐在桌子旁边。

——来过了？

——来过了。

——唔，怎么样？

——一下子就猜得透吗？不过，他很亲热，这是看得出的。

契卿倒着茶，很饿的很起劲的嚼着面包和香肠，注意的听着主人的深沉的思索着的谈话。

——他爱安慰人。安慰的人就是欺骗的人，我不相信他们。亲热也是一样，这不是我所要的性格。人已经这样惯了，仿佛上帝专门叫他们来互相讥笑的。

——这是对的！——那驼背赞成着，他自己因为残废了，给人家无情的讥笑了一世。

——就是这句话了！鬼作弄我们，仿佛作弄着斗鸡似的。"人犯罪，鬼好笑；上帝的意思，谁也不知道。"上帝呢，仿佛警察厅长进了戏院，尽看着，并不做声……

白珂夫很长久的讲着一些受了欺侮的话，后来，很疲倦的闭上了眼睛说：

——你没有听见过他的什么，那个亚珂夫？

契卿把蜂蜜涂着面包，连椅子转过来，对主人说：

——他的东家倜托夫说这小伙子很勤快的，可是有时候会存许多幻想。

——这是什么？

——倜托夫也不会解释，而我以为大概是亚珂夫爱做些多余的事情，不应当做的事情。我也问过教堂里的副牧师；他可称赞得不得了，自然，他的说话是相信不得的，他们是好朋友，一块儿钓鱼的。那女房东说，亚珂夫只有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才喝酒，而他的朋友都是平平常常的人，孔诺诺夫那边的铁匠，铜匠，剃头师父……

——他也找不到省长给他做朋友呀。

——他从不带着女人到自己家里的，很爱干净，清爽，慈善得很。

——慈善的？

——是的。

——这样年轻就这么样！这……这样……可见得：你去打听，他都知道了，他大概也猜着了为什么我去叫他？

——不见得会知道；我是很小心的。

白珂夫不做声了，想着。

——唔，怎么办呢？只有这样了。你始终再去打听打听。而且，再叫他到我这里来，我似乎忘记了叫他。

白珂夫很忧郁的发恨似的叫着：

——不行，你想想——我这是干什么？干着，干着，心上犯着多少罪，到临了，为着谁呢？为着外人，为着个奶臭还没干的小伙子，啊？

——这个笑话是不大好，——那个胆小的驼背，眨着圆滚滚的眼睛，很坚定的说了。

病仿佛专等着医生的判决似的，医生来过之后，它特别起劲的往前赶了；肋骨底下的刺痛更加厉害了，理智都模糊起来了，白珂夫觉得他身上的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些愁闷和气恼的小虫儿在那里不断的工作着，蠕动着。

——怎么样了？——契卿问着。

白珂夫很生气的吼着：

——难得很，第一次死，没有经验。

他喜欢开玩笑，也真的会说笑；这种本领，在人家受了他的

欺侮而抱怨他骂他的时候，很能够帮他的忙。

——这是上帝命令我来克服你的，——他往往这 样 对 人家说。

然而现在的玩笑可没有用了，他不过照着向来的习惯和契卿开开玩笑，其实契卿已经受不了玩笑的了。白珂夫整天的躺在沙发上，头向着壁角落里，在神像底下；觉得头脑里的思想渐渐的空虚起来了，空空洞洞的，象个铃铛似的，只有一个想头在里面敲着，响着：

——我要死了。这是为什么？

有时候，为着要逃避这个问题，他又想起一些忘记了一半的祷告文的字句：

——敬请造物天主，万能上帝……钦赐洪福，免堕地狱，暨一切凶残……奸猾魔鬼，日鬼，夜鬼。……

而觉得这些字句，并不能够缓和上帝的意志——他的不可避免的早死；所以愁闷和气恼的凶狠就更加厉害了。

他站了起来，把灰色的呢睡衣披在肩头上，经过镜子旁边走到青隐隐的无底洞似的窗口去，——镜子里面就反映出一个囚犯似的长影子，黑暗的面孔，模糊的眼睛，乱糟糟的胡须。他在镜台上拿了一把木梳，坐到椅子上去，梳了梳头发和胡须，看看街上，看看房屋——那些房屋之间都有浓密的花园隔开着，建筑得很结实，很巩固，都是准备过几百年的。

街上很冷静，没有人，很热。房主人都到乡下的 别 墅 里去了，在许多人家的大门口只有看门的懒洋洋的呆着。很静，只有小鸟儿在花园里忙忙碌碌的吵着，它们倒也不妨害人家想着上帝

的不公道。——看罢，这些房屋都在地底下打着深深的墙脚，这些砖瓦砌的“人的窠儿”，还不知道可以支持多少年呢；而人呢，那建筑房屋的人呢，用自己的手的劳动装饰着这个地面，却注定了过一个短短的时期就要死的，——这是为着什么？为着什么要罚我——葛沃尔吉勋章的骑兵，第二行会的商人，耶歌尔·伊凡诺夫·白珂夫还没有活够，还没有活到五十岁的人，——这样早就死呢？难道他的罪过比别人多些，难道犯了罪过就要叫人去死吗？

晚上，亚珂夫·莎莫夫来的时候，病人觉得轻松些，外甥的谈话赶开些忧愁的思想，引起他对这个小伙子的很厉害的好奇心，要想了解这个青年，又非常之羡慕这个青年，——他倒还要活好久呢，可以生活得很安静，很富裕，而且都只靠别人的力量；可以不犯什么罪过的过活。这真是不公道的，甚至于是开玩笑的蠢事！

亚珂夫的谈话很有趣；白珂夫常常很适意的觉得这些谈话的新奇，然而他发见了外甥的字句里面聪明和蠢笨很奇特的纠缠在一起，这妨害他决定一个对付莎莫夫的确定的态度，而他很急急乎的要决定这个态度。

——他因为年轻，还是因为天性这样蠢的呢？——白珂夫自己问着自己，一面听着亚珂夫·莎莫夫，而亚珂夫出神似的微笑着说：

——象大家一样的过活，没有意思；而不象大家一样，又不容易。

——这是不错——白珂夫表示同意，——但是，人也有各种

各样的！

而这一位很美丽的小伙子，并不反驳他，可始终 很 倔 强的说：

——主要的地方，大家是一样的，如果仔细的看一看。

这使他觉得讨厌。

——什么是主要的？

——总想靠别人的力量。

白珂夫摸了摸胡子，没有做声，很注意的看了几眼。外甥说的是不错的。然而他自己将要靠别人的力量，就是他白珂夫的力量过活，——他懂不懂得这件事呢？如果懂得，那么，他说的话是反对自己的利益的，可见得他的蠢；如果不懂得——也是蠢。

白珂夫竭力想要找着亚珂夫性格之中的最主要的一点，他就说：

——生活，好孩子，好比打仗，道理是很简单的：不要错过了好机会！

——非常之对。所以就有一切的不痛快的事情。

——没有这个是不行的，没有不痛快的事情！

亚珂夫笑着，不做声。

白珂夫觉得外甥那样姑娘似的脸上的微笑，来得个不凑巧，没有理由，用不着的，有点儿欺侮他"原谅"他的神气。

——看罢，他自以为是个聪明脚色呢，——他心上想着，眯睫着眼睛看了看亚珂夫。

更不痛快的是看见亚珂夫·莎莫夫在谈话的中间忽然不做声了，眼皮垂了下去，不做声，仿佛他知道什么很重要的事情，可

是不愿意说，只在耍着茶杯里的调羹，或者衣服上的骨头纽扣。

这种沉默，有一次简直使白珂夫生气了，他吼着叫了起来：

——你怎么啦，懂得人家给你说的话，还是不懂？

亚珂夫很恭敬的，甚至于很抱歉似的回答：

——懂得，不过我不同意！

——这又为什么呢？

——我是另外一种想法。

——什么样的？你说出来！你说——你反驳好了！你为什么原因要不做声呢？

亚珂夫仍旧是那么恭敬的说：

——争论，我是不喜欢的，也不会。我想，争论只会更加固定大家的不同意。

——这样说起来，大家应当不说话，还是怎么样？

然而外甥并不回答他，而只顾继续他自己的意思说：

——要知道大家争论着，并不是要找着真理，而是要把真理隐瞒起来。真理对于人是很简单的：大家都象小孩子似的，爱自己的亲人，象爱自己一样，那就好了。要反对这种道理，其实是难为情的。

——好孩子！——白珂夫很讨厌的想着，并且生气似的笑了，虽然笑使他的刺痛更加厉害。

——你怎么啦，能够象小孩子似的过活吗？会那么样爱亲人吗，唔？唉，你呀！自己刚才同意过的，说生活就是打仗，而现在说……嘿，好兄弟，这太不行了！

亚珂夫不怕他的讥笑，仍旧轻轻的很倔强的说：

——可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方法去避开生 活 里 的那些不幸。所以应当往这方面去想。

——往什么地方？那一方面？

——生活简单些，象小孩子一样。

——唔，你这个人真蠢！小孩子是世界上最淘气的人，你难道不知道？你看他们，象畜生似的，你抓我，我打你。

外甥微笑着，不做声。

白珂夫很想骂他一顿，可是熬住了；他病得发吼，很忧郁的说了：

——唔，好罢，你去罢！我累了。

白珂夫坐在窗口，看着花园那边的天上淡红色的云在渐渐的散开去，他很深沉的思索着：糊涂的小伙子！他的头脑里尽是些酸果浆。这小伙子真糊涂，捉摸不住他，没有办法。

——唉，上帝！到处是题目，谜子……

亚珂夫吃东西吃得很慢，这是坏脾气：懒惰的人才那么慢慢的吃。而且吃得很少，象老爷们似的一块一块的细细的嚼，嚼得长长久久，仿佛是个老头子，虽然他的牙齿是很好的很坚固的。他还总在思索着，而在他那样年龄，有什么想的？走起路来也是不勇敢的，也在思索着似的，仿佛走在别人的地皮上。他脸上有一点儿“红姑娘似的”什么神气，假使不是那一簇头发，那简直是个女人的脸。

——象小孩子似的过活……傻瓜！你这么试一试看！也许他倒还不是傻瓜，不过是个简单的，——心肠软的小伙子，苦头吃得太少，心肠还没有硬呢？而且因为年轻，这小伙子希望不要欺

侮别人，也不要欺侮自己，就这么没有罪过的过活？这还不坏，不过随便怎么样也是不可能的！

白珂夫想起他自己的艰难的生活，他觉得他自己真可怜，而且，也有一点儿苦恼的可怜他的外甥。

——他也知道，不跟大家一样生活是不容易的，他就应当懂得：没有罪过，象"没有牛油的稀饭，是干燥的，工作是坏的！"人总想睡在柔软的床上。亚珂夫始终还不讨厌的，他里面总应当有些白珂夫家的血统。

然而契卿来的时候，白珂夫讥笑似的说起来了：

——唔，好兄弟，我的承继人不这么勇敢，不！好好先生。生活，他说，要象小孩子似的，你听见过没有？

——这是福音圣经上的话，——那驼背很胆小的说了。

——这是什么意思？

——福音圣经。基督，那里……

白珂夫很生气的咳了一声嗽，摸摸发热的肋骨，咬着牙齿的说：

——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而我是伊凡·白珂夫的儿子，乡下人的儿子，这要有个分别的！基督没有贩过柴，也没有在我们这班人中间过活。

他发狠起来了，用拳头在皮椅子的臂膀上敲着。

——你要是想为着基督生活，那就要脱掉你的衣服，丢掉你的靴子，赤着脚在刀尖上去走！头发也都剃掉，头发！

这样的兴奋使他疲倦了，他皱着眉头，不做声了，后来，又很忧郁的骂契卿：

——你也不要胡说。基督，基督！基督和驼背是不配对的，你听——听见吗？没有益处的小鸟儿在唱歌，而人在死下去。基督是不知道这些的。

契卿很小心的插了一句话：

——在赫夫西曼园子里，基督也抱怨过自己的命运的。

这使白珂夫非常的高兴，他又兴奋起来很快的说：

——怎么样？我记得的！就是这句话了！早死对于他都是很苦恼的。而我还是个人……

他病态的叹了口气，深深的坐到椅子里去，伸直了脚，抱怨着说：

——怎么办，契卿，啊？我的财产要落到什么人手里去呢？这简直是蹧蹋我；收集着，积聚着，犯着罪过，忽然间都往地洞里一丢！啊？

他很可怜的很生气的说了长长久久，伸直了手，用手指头戳着窗台上的花盆；而契卿垂着头听他说，用手指头在自己的弯曲的腿的尖尖的膝盖上打鼓似的敲着。

——别方面说起来——他叹了口气又说——如果不要亚珂夫，也不捐给慈善机关，那么，财产都要白送掉，拿去充公……

白珂夫露出着牙齿，笑笑：

——仿佛我是剥夺了一切权利的，判决了要我做这个终身的苦工？

——正是。笑话就在这里！

——巧妙得很，啊？

——没有出路……

他们两个人很长久的沉默着，始终还在找出路，后来，那驼背劝他请亚珂夫·莎莫夫住到家里来，可以仔细些看看他，教教他生活的道理，——也许那小伙子会更加正经些，那时候他要觉得财产加在人身上的责任了。

就这么决定了。

雨象鞭子似的打着窗子上的玻璃，风呼啦呼啦的吼着；电闪的闪光照耀着街上的玻璃色的昏暗的天色，而青灰色的光线闯进半明不暗的屋子里来，——那时候，窗台上的花仿佛在掉下来，一切东西都在颤动着，沿着地板滑到那个一张白纸似的门洞那边去。

琉璃瓦砌的壁炉里面很热的烧着木柴，耶歌尔·白珂夫对着它的火门坐着，烘着他的冷脚；在他的灰色睡衣上，在膝盖和胸口，闪动着温暖的淡红的斑点，照耀着一部分的胡须，而面孔留在阴影里面，——闭着眼睛象瞎子似的面孔。

契卿畸形的蜷着身子，坐在一张矮矮的脚凳上，两只手藏在驼背底下的胸口，用他那只奇怪的眼睛，闪动着火焰似的，从下往上看着亚珂夫的脸；而亚珂夫的肩膀靠在壁炉的边上，低低的，仿佛讲故事似的说着：

——要知道财产越是积聚得多，人家的恨毒和妒忌也就越是来得多。穷人看见极多的财产……

——呜嘿呜，——白珂夫哼了一声，张开眼睛来，而契卿叹了口气，把铁叉伸到炉子里去。拨动着柴火；柴炭猛烈的爆着，溅出一些火星，落在炉子后面的铜盘里。

白珂夫的脚划动着，踏着铜盘里的火星，低了头看着：一切都不好，都那么不舒服！契卿的脸仿佛牛皮的似的，象个扯破了的皮球，——玩得太久了！而在他的脑袋上竖着一些呢绒似的灰色头发；田鸡似的嘴很奇怪的张开着，而驼背的耳朵——也象畜生似的。象鬼似的。亚珂夫仿佛象一张图画，画在那白色的琉璃瓦上的，虽然他穿得很漂亮，一切都是新的，可是并不见就好看些。

——怎么啦？——白珂夫讥笑似的问，——照你说起来，这些穷人就想来抢劫富人么，还是怎么样？

——一定应当要公平分配财产的……

——这样，——白珂夫说——这样！好兄弟，你的想头不行的！

——几百万人都是这样想。

——你数过了吗？

——民众真正气愤得很，——契卿很小心的插了一句话，眼睛看着火炉，——大家都不满意。

白珂夫很不自然的抬起了眉毛，吼着：

——你，不要做声！看见吗——我也不做声！

外甥搬到他家里来之后还没有满两个月，白珂夫就渐渐的听见那个驼背很小心的赞成亚珂夫的说话。契卿已经很谄媚的奉承这个小伙子，——他这个狗东西，居然觉得有了新的主人了。

——唉，这些人，人……

外甥是特别的蠢笨，或者是个狡猾的家伙。简直不懂得他要

的是什么。他说话呢，说得很温和，很亲热，显然是要不知不觉的叫人和他同意，——说生活里的一切不幸，一切混乱，来源都是财富。这种思想是畸形的，古怪的，不是他亚珂夫的思想，这是他的虚伪。为着什么？他已经知道舅父死了之后，他就是富人了，他也不象是个喜欢叫化子的人，会把财产分给穷人。他的确有些做主人的好脾气，对于一切东西都很敬重，很爱惜，很喜欢秩序，清洁。他立刻就把看门的管束好了，自己帮他把弄得乱七八糟的院子整理好了，到处都看过，家里事情都照料得到，有一个伙计偷东西也被他捉住了。叫化子呢，——他很明显的是不喜欢的……

然而，他始终是模糊的小伙子，随便怎么也捉摸不定他：究竟真正的他在那里？那一簇头发。他脑袋里面，他的脑筋里，大概也有这么一簇倔强的头发。

忽然间，他故意讲些讨厌的异乎寻常的邪说，故意要来吓吓病人，惹我病人动气，这样要早些叫我进棺材吗？这种猜想非常的惊动了白珂夫，他有一次简直的问亚珂夫：

——你干什么说这些废话？

——为着要清楚——那外甥回答着，凸出着两只羊子似的眼睛。他的眼睛也是矛盾的：有时候看起来，这小子的确是个亲人，好人，然而更多的时候却睁着两只呆呆的眼睛，一动不动的，仿佛看不见似的，——他讲那些邪说的时候，他的眼睛总是这个样子。

——必须要清楚。要叫大家一致的讲好了，互相的帮助……

——互相的帮助，去反对谁呢？——白珂夫很生气的问，——

仇恨在什么地方？你要懂着：仇恨就在人心里！

——大家分离着是不能够过活的，——那青年很倔强的坚持他的意见。——一句老话："不要扇风，结果要变成大风暴的！"必须要挤出民众大家的良心来，不然，就要发生全体民众的暴动的……

——哼，你胡说！——白珂夫发怒的叫了起来。

他日里夜里的想着：亚珂夫能不能做承继人呢？这些思想占据了他，使他不想到死了，有时候甚至于觉得病痛也好些了。

——糊涂的小伙子，糊涂东西！每一个叫化子都知道，生活的真正保障，人的靠山，是财富，是财产。甚至于地底下的土老鼠都懂得……

夜里，地球上的一切都沉闷的不做声了，仿佛都在想着过去的一天，而人的思想似乎更加滞重了，差不多可以看得见，这所谓理智的形象，象一股烟气似的，慢慢的拂拭着，到处散出那些黑暗的线索；白珂夫很惊心的听着，猜想到楼上的人还没有睡觉；他甚至于觉得他听得见亚珂夫的倔强的说话，看得见他的眼睛，以及那驼背的惊奇的发皱的面孔。一定是亚珂夫在讲着要变更国家的法律，要限制皇帝的权力，——他甚至于在这些问题上都敢撒野的，小孩子！

关于这些事情，以前土耳其战争的时期大家曾经嘁嘁喳喳的讲过，现在大家又想起来了，因为又有战争了。这是些"文人"的胡闹，因为他们自己不愿意去打仗，怕人家叫他们去扛枪。那一次，他们甚至于想杀掉皇帝，可是迟了一些，打完了仗才杀掉的。

——所有这些把戏多么蠢笨！耶稣·纳文[1]也打过仗；达威德皇帝很仁爱的，还写了祈祷诗，也没有能够避掉战争，牧师神甫都打过仗。高贵的王侯和鞑靼人打过。圣·亚列山大·聂夫斯基也无情的打了瑞典人。可是，他们之中谁也没有被人杀掉。多么糊涂和蠢笨！

白珂夫躺得疲倦了，就坐到窗口去，看着星，看着那月亮的臃肿的女人似的脸，许多星很荣耀的装饰着那个天，而从天上流下来的却只是愁闷。

大教会里的神甫，阜多尔老爹总是这样说：

——人对于天上的奇妙景象，赏识得太少了。——然而这位老爹玩纸牌却要作弊的，至于"普莱飞朗斯"[2]，那简直不能够同他玩。

白珂夫记起来了，他有一次和这个神甫相骂起来，他因为对神甫说，天上并没有什么奇妙，只不过教人想到自己的无聊，远不如白天太阳照着的赤裸裸的天。夜里，天上不过蒙着一些云，比较的不讨厌，那时候你看不见它，仿佛没有似的。人生出来就是在地上的，一些神甫想从地上把人引诱到天上去，那好象征兵的官吏，在结婚的时候，把新郎官叫去当兵。那个神甫非常的生气……

花园里的树木这样浓密的被一层黑雾盖着，仿佛有人用桐油把它们浸过似的。城里那么清静，简直叫人忍不住，而要叫起

---

〔1〕耶稣·纳文——Jisus Navin 英文拼法是Joshua，这是个希伯来字。这里，他想的都是些古旧历史的传说和圣经上的古典。

〔2〕"普莱飞朗斯"（preferans）是一种很复杂的斗牌方法。

来：

——火着了！我们烧罢！

——唉，上帝，上帝！——白珂夫心上抱怨着，——这是怎么的呢？为什么你这样欺侮我？我难道比别人更加有罪过些吗，还是怎么样？

他就想起自己的一些熟人的事情来：他们还都比他坏，还要贪心，还要妒忌。他是有良心的，所以没有知心的朋友，很孤独的过了一生，不慌不忙的，准备着巩固的巢穴，为的要想同一个美丽的慈善的老婆，平平静静的过活。在自己旁边有一个慈善的美丽的女人，使她穿得象洋囡囡似的漂亮，过节的时候，同着她去游玩游玩，坐着双马车，称赞称赞她的打扮，她的柔软的身体上的宝贵的装饰，叫别的女人都来羡慕这些——那是多么好。好……

他眯瞜着眼睛，在昏暗里看看那些笨重的家具，想起来他买这些东西的时候是抱着什么样的希望的。东西是有很大的意义的，人在这些东西当中住着，仿佛象在炮台里似的。假使从这房间里把一切东西都搬了出去，这间房子简直象一口大棺材了。

——唉，上帝！为着什么？

他觉得阁楼上，驼背住的地方，亚珂夫还在吵闹着，象一部缝纫机器似的，轻轻的用好些字句缝着自己的邪说。

——他的思想是很倔强的。这倒不坏，虽然是些孩子气的思想，就是我年轻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

白珂夫的思想，不知不觉的，转变了一种色彩。反正都是一样的——除出亚珂夫，也没有别的承继人，这是他的福气，白珂

夫心上这样决定了，不过觉得这是违背他自己的理智的；他想要自己给自己辩护，可是，又想不出什么理由来，除非是：这小伙子还谦虚，很清醒的，有了钱之后——还会聪明起来的。

然而有些时候，他暂时忘记了莎莫夫是他的承继人的时候，他觉得非常的喜欢这个亚珂夫·莎莫夫。他很奇怪的感觉到外甥的那些倔强古怪的思想里面有一种特别的理智，不是他耶歌尔·白珂夫所有的理智，对于他是异样的，然而这倒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理智，没有受着生活的蒙蔽，为的是坚决的信仰着什么。白珂夫往往听着外甥的巧妙的字句，有时候简直是不懂得的字句，很轻松的表演出一些意思，他差不多羡慕他，所以故意的皱着眉头，为的是要遮盖自己的不由自主的微笑，他想：

——巧妙得很，小鸟儿虽然是灰色的，唱起来倒是甜蜜的。我这种人就唱不出。他这小鬼头却轻松得很……

白珂夫尤其喜欢的，是亚珂夫讲他以前的东家倜托夫的生活，讲倜托夫的奇怪的酒醉，他听着这些故事，甚至于大笑起来，张开了露着牙齿的嘴，吼着，挤着眼睛，很快乐的。看见自己的仇敌的可笑和可怜，自然是有趣的；而且发见自己的承继人的精明的尖利的眼光能够看得见人的弱点和畸形，也是有趣的。

——你说得巧妙！这是有益处的，看得见一个人的跷了的脚是那一只，总是有益处的。他左脚跷了，再打他的右脚；他右脚跷了，再打他的左脚！

而亚珂夫用他的清爽的口音描写着：

——倜托夫要是想大喝酒的时候，他就叫了工程师巴勒体斯基来，他们两个人总要变着许多花样，喝这么十几天。花样是这

么样的：叫那个当差的赫里斯托福尔晚上到花园里去，把二十几瓶酒埋在地底里，到处都埋几瓶，而且要地面上看不见瓶口。而一清早，两个人拿着铲子到花园里去找“鲜菌”，一面找着，一面用铲子掘。找着一瓶烧酒，就很高兴的叫起来：白的！他们两个就在亭子里把烧酒喝完了，再去找“菌”；“红菌”就是红酒，“香槟菌”就是香槟酒，“黄毛菌”就是白兰地酒，“暗灰菌”就是丽客儿酒。这样整天的找着，喝着，找到什么就喝什么。有时候先喝丽客儿酒，喝了一瓶再去找别一瓶。喝得来，倜托夫在草地里跑着，装着纳吴虎东诺莎尔皇帝，爬在地下，唱着歌剧“仙人”里的词句：

——我是谁都不爱的人；

——一切活着的家伙都要咒骂……

而巴勒体斯基躺在地下哀哀的哭着，因为不能够用牙齿把酒瓶从地里面拔出来，他哭着，埋怨着：

——我的力量到那里去了？

白珂夫笑着，虽然笑使他痛得更加厉害；而莎莫夫讲着，却表示出很明显的可怜的意思。

——自然，这是很可笑的，可是我很可怜这种人，——这种人的力量非常之大，其实他们可以搬运几座高山，而他们只用几只手指头做事情。说人是贪心，这句话完全不对；不，对于工作的贪心，我却没有见过！

——你还年轻，所以见得太少，——白珂夫说，他说这句话不过是要反驳一下，其实他心上却想着：

——这小伙子，真不懂得他。说起事情来，他的确象个做主

人的，说得对：人对于工作没有贪心，都是些懒鬼！然而这又来得奇怪，没有见过的：职员，工人倒反抱怨主人家工作得不好！还说：工作要认真。然而假使他要这样说法，要大家认真的工作，拿出全部的力量来，那么，他那小孩子似的思想就应当肃清。

——亚珂夫，你是个糊涂虫，——他很忧郁的厌烦似的给外甥说，——你总有什么地方没有想透呢，轻狂的……

莎莫夫不做声，垂下了眼皮，想要摸平那一簇头发，而那簇头发反而更加翘得起了。

忽然间，商人们都惊慌起来了，整天的满街都是马车跑来跑去，他们象魔鬼似的坐在马车里；白珂夫从窗子里看看这些向来不会慌乱的人这样不安静的骚动着，就问契卿：

——他们闹着些什么？

他看见那驼背的忧愁的脸变了样子，仿佛一朵花似的开开了，乌鸡似的眼睛已经失掉了那种病态的模糊；这种受人讥笑的小人儿，甚至于走起路来都坚定些了，不象他向来似的那么胆小的转动着两只弯曲的腿；现在他走动起来，仿佛他的身体里面，他的驼背里面，有什么东西在那里很得劲的跳动着。他很活泼的眨着眼睛，挥着手，扯动着吊裤带，讲了些完全懂不了的——向来没有的，城里面的大乱子，这里面参加的有市议会，有同业公会，有商人，有贵族，甚至于牧师神甫。

——这里，耶歌尔·伊凡纳支，这样的笑话闹了出来……

——等一等。省长在城里吗？

——怎么不……

——皇帝好吗？

——很好的……

——唔？

契卿笑了一笑，那样的笑法是他所不会有的，很不好的微笑：

——你问什么？

——傻瓜！

亚珂夫一定能够讲得清楚些，一定说得出城里面究竟出了什么事情，然而他到莫斯科去了，已经去了两个礼拜，还在参观京城呢。而城里面，越来越厉害的充满着向来没有的忙乱和吵闹，象是耶稣复活节似的，或者，又象是平常日子的大火灾里的吵闹。

——究竟在干着什么呢？——白珂夫很生气的责问着。

——你知道，耶歌尔·伊凡纳支，民众要求……

——等一等，不要哗啦哗啦的！什么民众？乡下人？

——乡下人也……

——也什么？

——也要求土地。

——要谁的？

——你知道……

他再说下去，就说得个乱七八糟；这个驼背在椅子上转来转去，好象螃蟹在滚汤里似的，很不好意思的笑着，咕噜着：

——大家都要算账了……

他擦擦手，眼睛里闪铄着酒醉似的快乐的眼光，这是和他的惊慌的说话相反的，而他那两只弯曲的腿很讨厌的在椅子底下乱划乱动。

——生活的一般的侮辱现在说起话来了，理智开始清算了，大家都同意，再也不能够忍耐这样的生活了……

——什么样的，你这个两个背的魔鬼？

——这就是这个生活了！大家很胆大的讲着一切，有些人简直说这几天以前差不多是睡着的，过去的日子只是做梦，真的！坚决，倔强……

驼背是坐在白珂夫的侧面的，他旋过身子去，把他那个老头子似的赤裸裸的脸向着白珂夫，他身上那件红褐色的衣服就耸了上去，堆在他的尖尖的驼背上，露出一段白衬衫出来，皱得象一个大布包，还有吊裤带，他的裤脚管上溅了许多泥，差不多一直溅到膝盖上。

——我同这么讨厌的人住在一起，——白珂夫想着。

——真正的笑话，耶歌尔·伊凡纳支，大家都跑到街上来了，在市议会附近拥挤着。

——滚你的蛋！

白珂夫剩了自己一个人之后，很烦闷的想起来了：

——这样无聊的小虫儿，他还要来惊动呢！我给他几个钱，叫他不要住在我这里了。现在有了亚珂夫，我用不着他了。……

亚珂夫在一天下雨天的晚上回来了，他在喝酒的时候就下楼来，很神气的，仿佛从教堂里受过了洗礼回来。他，似乎有点儿什么东西在他身体里胀紧了似的，那簇头发翘得更得劲了，眉毛很担心似的压在眼睛上，声音放低了，哑了。就是坐在椅子上，亚珂夫也没有向来那么客气了，而用脚把椅子勾到桌子那边去。这更加使白珂夫觉得惊慌，预先感觉到什么不幸的事情。

——唔，莫斯科怎么样。

他外甥很不痛快的一句一句的咬着字句。开始思索着的讲，然而他讲得非常的响，仿佛在审判厅里做证人似的。——已经宣了誓，一定讲真话。他讲了很久，不回答白珂夫的生气的问话，而常常停顿着，记忆着，或者想着什么字句。

——讲鬼话！故意来吓我的，——白珂夫这样想着；亚珂夫不理他的问题使他觉得受了欺侮，他很生气的看着那个驼背怎么不安静的在椅子上旋转着，而且张开着那田鸡似的嘴，似乎想要插进几句自己的话。

——串通了，这两个鬼……

亚珂夫讲了些异乎寻常的事情：一切等级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忽然间都愤激起来了，要求改良生活，各人 要 求 各人的利益，大家都喝醉了似的，互相打起来了。

——唔，将来要怎么样呢？——白珂夫不信任似的很生气的问。

亚珂夫·莎莫夫想了一想，大声的叹了一口气，就说：

——将来很不好呢，假使不能够达到全体民众的良心的发现和互相的帮助；可是，我也不能够瞒你：也许会有真正的武装的革命。

——胡说！——白珂夫很坚定的很坚决的说，——那里来的武装，什么样的武装？你胡说。你不过利用我是个病人，自己不能够上街去……你是在恐吓我，要吓死我。——他用拳头在桌子上敲着，茶碗都被他敲得跳起来，他凸出着眼睛，吼着：

——我不是老太婆，什么神奇古怪的事情，我是不信的！我

不怕！什么也不怕！我还活着，财产的主人还是我……

他停止了，看见他外甥的脸胀得通红，连椅子往他那边靠过来，并且还气喘似的咳嗽着……

——既然这样，我们倒要说说明白，他那外甥仿佛是在钉着钉子似的说：——

——你怀疑我要想得你的财产，孔斯堂廷·德美特里耶维支[1]也给我说过的，你可想错了，这对于我是很大的侮辱。你的财富，我是不需要的，我拒绝接受这些财产，我甚至于可以写一张申明书，说明不接受遗产，今天我就写好了给你。我搬到你这里来住，不过因为你一个人冷静，有病，很烦闷。我还知道你的性情是直爽的，还有些好脾气，比许多别人都要好些。譬如那个中学堂的教员白克尔，你很可以照着法律逼迫他，叫他破产，叫他变成叫化子，嘉季美尔斯基家的姑娘们也是这样，可是，你没有这么干。所以我敬重你，所以我住在你这里。现在，我可不能够了！再见罢！

亚珂夫的喉咙完全哑了，最后几句话简直是嘁嘁喳喳的说完了的，他咳嗽着，站了起来，往门那边走去，一面还说：

——自然，我很感谢，然而我也后悔……

——等一等！——白珂夫叫了起来，紧紧的抓住了睡衣的腰带，不知道为什么，把那腰带的须子抬得高高的，一直齐到肩膀。——等一等，不要发火！——然而亚珂夫·莎莫夫已经走出了房门。于是白珂夫就站了起来，伸长着手，手里还抓着腰带的尽头，象拉着缰绳似的，对契卿叫着：

---

[1] 这就是那驼背的名字。

——去叫他回来！

驼背跳了起来，旋了一个转身，出去了。

——请说罢，哼？——白珂夫自言自语的说着，很奇怪的看着房门，静静的听着楼梯上的低低的说话声音。使他奇怪的并不是亚珂夫拒绝接受他的财产，而是亚珂夫知道那个蠢货白克尔的事情，那白克尔是落到了高利贷的手里的，还有嘉季美尔斯基家的美人似的姊妹们，几乎被她们的游荡的父亲破产了的。

——“我敬重”，他居然说这样话！委屈了。简直是个小孩子。

——傻孩子！——他很不好意思的迎着莎莫夫说，——你为什么这样发气，啊？唔，坐下来！遗产要归你接受，并不单是我的意思，而且是照着法律……

亚珂夫·莎莫夫抓着椅背，低低的，可是很坚定的说：

——关于遗产的话，我不愿意谈。

——啊，唔？你就这么不愿意么？

——不愿意。也许很快一切遗产都要取消呢。

——这又是什么呢？——白珂夫摇动着睡衣腰带的须子，问着，——你坐罢！

他觉得了非常的事情：好比饿着肚子的叫化子，突然的得到了很好吃的东西，应该有这样的感觉。

——你不要生病人的气！谁也不能够剥夺你的遗产，这是有法律的！

亚珂夫坐下来，说：

——这种法律就要取消，为了它，只会发生一些不幸的事

情。

——唔，好罢，我们取消它，——白珂夫开玩笑的同意了，看着他的外甥。他觉得亚珂夫有病；他那女孩子似的脸干枯了，嘴唇发黑了，他常常用舌头去舔它，瘪了下去的眼睛很愁闷似的看着，眼光是模糊的。

——你不要有寒热罢？

——没有——亚珂夫说着，摸摸他那一簇头发，——不过，你不要开玩笑，现在有很大的民众运动反对富人。还有一些议论，说要没收财产……

——不要怕——亚珂夫很自信的安慰他，——不要怕，不会没收的！

——我不怕，我自己也赞成……

白珂夫尽量的深深的吸了一口空气到胸膛里去，吼着，又很响的吐了一口气，仿佛要连胸口的刺痛都吐出去，然后，他用那种坚定的清楚的字句，好象神甫阜多尔宣教似的说了。

——人没有了财产，简直是赤裸裸的骨头，而财产就是血肉，你懂吗？这是肉！

他用手在皮椅子的手臂上拍了一下，又重复了一句：

——肉，人活着就是为着要用肉去完完全全达到自己的欲望。世界都是满足欲望的世界，一切的人的工作都是为着这个。谁要求得少，他自己就不值什么。

——现在就是大家要求一切了，——亚珂夫笑着插进了这么一句。

——这又是什么。要求什么？你不要相信人家嘴里说的，要

相信做的。单是要还是不行的，还得做才行。等到一切东西都很多了——大家都够用了，那时候大家就满意了。

白珂夫尽可能的温和的给他外甥说：

——我不是蠢人，我懂得：你总想一切都照基督的办法，简单，干净。基督愿意把一切都平分，这是不错的，不过要知道他那时候的世界是个穷世界，而我们这个世界是个富有的世界。基督的时候，人本来就不多，他们要的也很少，可是，要分给大家也还是不够。而现在我们更加贪心了，我们这些人多得很，而每一个人，一切都想要。可见得：一定要工作，积聚，储蓄……

白珂夫觉得自己的思想很奇怪，这些思想是忽然的发生的，没有受他的意志的支配，仿佛是个外人就这么忽然跑来了，不过虽然是个外人，却是很有趣的。这使他很不好意思起来了，然而有一个思想，他觉得是聪明的，正确的，很容易去解决生活里的罪恶的纠缠，他自己听着这个思想，又重复的说：

——可见得，先要工作，要积聚一切东西，然后再平均分配给大家，甚至于残废的人，什么事情不会做的人，也分给他们！叫一切穷苦和龌龊都消灭，连罪恶的影子也没有。这个样子。大家都吃得饱，大家都活着。谁会干什么，就干什么，谁也不会再凶狠妒忌的来谋害你。人人自己就是圣人。这样！正是这样：人人自己就是圣人！

白珂夫说着，渐渐的觉得更加奇怪了，这种思想很有力量的发展下去，可以没有穷尽，而且很容易找着需要的字眼。他甚至于觉得这一股充实的思想早就隐藏在他的心灵的里面，永久隐藏着的，而今天活动起来了，发展起来了，放出无穷无尽的坚固的

线索。这一股思想的开展，几乎要闭住他的呼吸，仿佛白珂夫是在冬天的很滑的道路上极快的跑过去。非常之容易的讲着这些新的字句，好象他常常想着它们似的。觉得自己有了一种新式的聪明，是很有趣的，看着那个驼背听得象喝醉了似的笑着，然亚珂夫伏在椅子上，他那女孩子似的眼睛很亲近的看着自己。所有这些是那么感动，那么挑拨着使人联系起来的力量的感觉，甚至于白珂夫的眼睛里都发现了亲爱的眼泪；他突然间衰弱下去，倒在椅背上，很疲倦的闭了眼睛，咕噜着：

——谁做了人家的眼中钉还会觉得有趣呢？而需要是克服不了的，需要工作，这种需要是多么大呵，唉！要赶紧才好，人人都有死在等着他……

契卿从椅子上跳起来，很担心似的说：

——耶歌尔·伊凡纳支，你累了，躺躺罢，亚沙[1]，我们搀他去！

他们用手扶着白珂夫，把他放在床上，很小心的替他盖好被窝，就悄悄的走了，驼背躄着脚走在前面，而亚珂夫摸着头上的那一簇头发，低着头，跟在他后面。

白珂夫这样过了几天，自己觉得过生日似的得意，仿佛比寻常的一切都高超了，被契卿和亚珂夫的温暖的伺候所包围着。这几天里，他衰弱得多了；不能够不请一个看护妇来服侍他，那看护妇又瘦又长，象一根竹竿似的，是个不大做声的女人，脸上有些麻子，眼睛是没有颜色的。白珂夫很驯服的看着自己的力量溶化

〔1〕就是亚珂夫·莎莫夫的小名。

下去，透过自己的云雾似的情绪，模糊的看见契卿的黄 脸 拉 长着，很担心似的，眼 光 很 惊慌的闪烁着，躲藏着，而亚珂夫也更加沉默了，脸色是苍白的，总是皱着眉 头；他，亚 珂 夫，一天总要出去几次，回来之后也不大愿意讲起外面的事变，很小心的。

——他们可怜我呢，——白珂夫想着，——两个人都可怜我呢。不肯惊动我。看起来，我是快完了。

然而关于死的念头没有以前那么惊吓他了，那种侮辱的意义似乎消灭了些，没有那么痛苦了，虽然不由自主的还要想着：

——现在能够再同亚珂夫在一起多过些日子也就好了。契卿也是好人。现在他们了解我了。我把我的心摊在他们面前，他们就了解了。

他心上笑着，想起自己的承继人：

——我可证明了给他听，应当怎么样去了解所谓财产？他这小子，心上不安宁呢。还说：分给穷人！唉，这些人……

——城里面有些什么事情？——他问那个看护妇，心上想检查检查驼背的模糊的消息和外甥的小心的报告。

——还在那里暴动呢，——那女人不关心的回答着，仿佛暴动是市民的极平常的玩意儿，好比酒醉或者做生意。她时常打着呵欠，用拳头遮着嘴，打了呵欠，又很快的画十字，她那没有颜色的眼睛里面，睡梦象是永久的凝结住了，而她那没有声音的脚步又象猫一样的活泼。

城里面的枪声从礼拜六夜里，礼拜天的一清早开始，那天正下着雨，灰色的天色。起初的几次枪声，听得远远的，不知道，

在什么地方，软软的在空气里响着，而空气正被毛毛细雨浸湿了，沉得很低。

白珂夫听着这枪声有好几分钟，那声音仿佛是乌鸦在啄着潮湿的洋铁皮的屋顶。

——出了什么事情了？——他叫醒了看护妇问她；她听了一听，仰起着头象蛇似的，看着灰色的窗框里。

——不知道。你要药吗？

——不要做声。

响声密起来了，渐渐的近了，常常拍拍拍的响着，仿佛算盘上的珠子似的，给一个能干的算学家滴滴搭搭的打着。

——象是放枪呢，——白珂夫很忧郁的说，他已经很确定的知道这是枪声，他本来是个老兵，耳朵是有经验的，——你去叫醒楼上的人……

看护妇走了，在昏暗里摇摇摆摆的，仿佛风吹着她，一只手抓紧了后脑子上的头发。白珂夫坐在床上，还是听着，用发抖的手摸着头发和胡须。

——开枪了，狗崽子！这是谁打谁？

看护妇很快的从楼梯上跑下来，在房门口就用她那很蠢的尖利的声音叫着：

——放枪了！在打这个屋顶，打你的……

——傻瓜，——白珂夫很严厉的说，——放的是空枪。

——哎唷，不是的……

——不要做声！这是操演。在城里面不能够用子弹放枪的。

——哎唷，不是的！老伯伯，不是的……

那女人跑到窗口，把窗子打开了，——琐碎的响声飞进了屋子，白珂夫听得出这是步枪和手枪的声音。啊哈，这是一个炸弹；窗子上的玻璃都震动得响起来了；白珂夫的窗子的斜对过，那些屋子的窗子上很慌乱的散出些火光来。那女人画着十字，坐在地板上，也哼起来了：

——上帝伊……

契卿穿着大衣戴着帽子，走近来了，在地上旋转着，用脚趾头走着路，他的脸被灯光照着，好象死人似的，和铜似的颜色。

——这是干什么？——白珂夫问，——亚珂夫在那里？

——走了。

——什么时候？到那里去了？

那驼背把帽子脱了，赔罪似的张开两只弯曲的手：

——我，耶歌尔·伊凡纳支，给他说的，叫他不要去，不要！虽然他们的确欺骗了……

——谁欺骗？

——官厅，政府。而亚沙说：不行，同志们……混账，他说。他同着孔诺诺夫的铁匠……

白珂夫明白了什么似的，仿佛有人用鞭子打了他一下；他把脚从床上放下来，吼着：

——睡衣？我要到窗口去！喂，婆娘……

看护妇在窗子里看了一看，挥着手说：

——你们自己知道！火着起来了。我要回去……

然而她不但没有走，甚至于没有从地板上爬起来，就这么跪在窗子前面。

契卿给白珂夫穿着衣服，咕噜着：

——窗子里不要飞进了什么来呢……

——不准做声——白珂夫很严厉的说，——王八蛋！贼窃家……

放枪的声音很近了。甚至于听得见拖长着的叫声：

——啊，啊，啊……

大门的门栓响了，门砌的一声关上了，不知道什么地方两把斧头斫着树，尖利的女人的声音很惊慌的叫着：

——从花园里跑……

白珂夫走到窗口，看见街上跑着一匹黑马，上面骑着一个人，这使得那匹马的样子象一只骆驼，而听着那马蹄的不平均的声响，可以知道它的脚已经跷了。有三个黑影子，紧贴着栅栏和墙脚，一个跟着一个的斜着走，在昏暗之中闪过去，最后一个手里还拖着一根竿子，竿子的末梢扫着人行道上的石子，磕碰着人家的墙脚。

——这是贼——白珂夫想着，自己觉得心里面的沉静很沉重的扩大起来，空空洞洞的，在里面反映着一切声响，而思想却在沉没下去，熄灭下去。哪，一颗子弹"嘘的"一声过去了，树上的枯叶响动了一阵。

——这是打中了斜面的——白珂夫估计着，他听见契卿的胆小的声音：

——你走开些，不要站在窗口了……

他拍拍契卿的肩膀：

——暴动，这叫做？

——工人暴动，耶歌尔·伊凡纳支……

——亚珂夫，亚沙在暴动里面？

——他同着孔诺诺夫的……

——去，——白珂夫说，把手伸在窗口里，指着街上，——去叫他！叫他立刻回来罢。你怎么啦，混蛋，一直不做声，瞒着我……

契卿赔罪似的咕噜着：

——亚沙给你说的：武装的……

——去！亚沙要是死了，我要你的命！

白珂夫的下巴颏那么抖动着，仿佛他的胡须掉下来了。他伸直着身子，好象站在战线上似的，灰色的，高大的他，站在那个模糊的窗框子里，凸出着眼睛，咬紧着牙齿，他的脚在抖着，睡衣纠缠着，从他的肩膀上滑下来。

契卿走了。

——我要回家去，——看护妇又重复的说了一句。

满街都罩着浓雾；白珂夫尽看着街上，很沉重的坐到椅子上。放枪的声音稀了些，少了些，斧头还在砍着，一个什么东西掉下来了，砌的一声碰在栅栏上，又象是碰在大门上，打碎了些木板。不懂得是什么一回事：为什么电线这样绷得紧紧的，尽在抖动着。后来，快得异乎寻常的在街上哄动了沉着的声音。脚步声，树木折断的声音，还有一个熟人的很高的可是哑了的声音叫着：

——把大门拆下来！院子里有木桶，搬出来……

——这是我院子里的木桶，——白珂夫心上想着。

而在窗子底下的街上，有人叫着：

——把电线结在路灯上！拉过街那边去……砍那根电杆……脚，脚，混蛋……

——这是亚沙的声音，——白珂夫自言自语的说着——是他的！

白珂夫倒也并不要猜想亚珂夫在干什么，然而他始终把胸口伏在窗台上，咕噜着：

——他在防守着。不放人家进来。

看护妇跳了起来，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嘴里念着：

——哎唷，上帝！上呀帝……这些强盗……

——坐下来！——白珂夫叫了一声，——我给你一棍子！不要做声……

他拿起那个棍子，平常敲着地板叫契卿来的那个棍子，威吓着看护妇。他的下巴颏还在抖动着，胡子戳到嘴里去；他托着胡须，然而下巴颏垂下去了；而他心里的沉静更加可怕起来，空洞得更加厉害，街上的响声，叫喊声，树木的折裂声，以及远远的枪声，都跑进他的心里来。

——放在地上！——大门口有个什么人的低音的声调在指挥着。

天色已经大亮了，雾里的人影子已经看得很清楚，至多不过一百个人，他们都聚在白珂夫的房屋的左边，而把电杆子横在地上，拦住了马路，大家拉着电线，象拉着鲶鱼的鳃似的。从隔壁人家的院子里拿出一些压平了的柴草，拖出一辆车子，哗啦哗啦的摇动着木栅栏，许多房屋的沉默的窗子，都在呆呆的出神的看着这种

忙乱的景象；并且看得出玻璃窗里面偶然闪动着人的影子。

远远的，军队的号筒在吹着归队号。

——小心些，——那个低音的声调又叫了一声；有个什么东西在响动着，咭哩介拉的响着，拍的一声倒在街面的石头上了。

——都在破坏呢，——白珂夫说着，回过身子去对着看护妇，仿佛要求她的意见，——你听见吗？在拆毁着呢！

他冷得发抖，把睡衣裹着胸口，更加从窗子里伸出去些，看见了亚珂夫：他肩膀上掮着一把铲子正在跑到大门口去，后面还有十几个人跟着跑过去，手里都拿着枪，斧头，还有些拿着车杠，他们大家一下子都碰在大门上，亚珂夫象猫似的钻进了院子，就叫着：

——把大门都卸下来！拿那些木桶……

所有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事情，象做梦似的，白珂夫看着，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看护妇的神经病似的叫喊才惊醒了他：

——哎唷，强盗……

大门冲开了，人都跑进了院子。

——站住！——白珂夫集中了自己的最后的一些力量，拚命的叫了一声，——站住，你们这些恶鬼！亚沙，赶走他们！

他看见了仰起了的亚珂夫的圆圆的脸，象个麦饼似的，并且听见他的叫喊的声音：

——他们骗了我们，舅舅！杀人呢……

跟着，听见驼背的诉苦似的声音：

——耶歌尔·伊凡纳支，走开些！

左边的一扇大门举了起来，摇动了一下，哗朗一声倒在院子

里去了，好些人抓住那扇大门，抬到马路中心去；而另外一些人又在摇那第二扇大门，滚出那些木桶，而这些人之中就有那个小小的驼背，也在忙乱着。

那时候，白珂夫嘴里骂娘骂祖宗的骂着，抓起一盆仙人掌就对着那些院子里的人掷过去。那个花盆离得他们很远的落在地上。白珂夫看见了这个，但是还对看护妇叫着：

——把花拿过来，还有椅子，一切，一切！

他叫得那么可怕，使得那女人更加缩做一团，不做声的在屋子里乱跑，从窗台上拿过一些花盆去，手哪，脚哪，乱拖乱踢的把些椅子搬过去；而白珂夫摇摇摆摆的，尽了最后的气力，痛得尽在哼着，还在把一切东西，只要他搬得动的，都扔到那些人的头上去，他扔着，吼着，极野蛮的骂着：

——亚史卡，我要杀死！……孔史卡，驼背鬼……

谁放了一枪，玻璃很尖利的响了一阵，天花板上掉下了一些灰片，那看护妇叫了一声，跌倒在地板上，两只手撑着地板；白珂夫回过身子去对她叫：

——胡说，你还活着呢！拿那个给我，死尸……

同时，在街上很近的地方，枪声响了起来；而在大门口有个很尖利的声音叫着：

——他们绕了过来了，啊……

白珂夫看见他外甥坐了下来，往院子里爬，转动着一只脚；而那个有胡子的人，丢掉了车杠，脸朝着地上跌倒了，他的头这么一碰，连帽子都碰了下来；立刻，从雾影里钻出了一些灰色的兵士，弯着身体走到大门口来，伸出了刺刀，叫着：

——投降罢！躺下来……

大家对着跑的人放枪。

白珂夫发狂似的哈哈大笑，伸出了一手指着下面，两只脚直跳，吼着，大声的叫：

——戳那一个，那一个……爬着的，戴着帽子的，戳他！那个驼背，哪，坐在木桶背后了，那个，那个驼背的……

看护妇开开了别一扇窗子，也叫了起来：

——戳呀……戳呀，赶呀……

不平常的故事

聂瓦河岸上，一所王爵的公馆里有一间五颜六色的“毛丽唐”[1]式的房间，这是一间肮脏的不舒服的冷落的房间；这里面，一个人穿着兵士式的灰色的呢大衣，坐在那里摇摆着，他的大衣紧紧的包在身上。他大约有四十岁光景，很矮很胖的，而且他的左脚是跷了的。他伸直了这一只脚坐在那里，在他的脚上穿着人参色的皮靴子；他的右脚紧紧的放在踏脚板上面，他说话说到起劲的时候，就用他的象马蹄那样大的脚后跟在踏脚板上踏着。

在他头上披散着干枯的头发，菩提树皮似的颜色；他的巴掌和下颚上，竖着几丛稀少的黄毛；在他的奇怪的鼻子底下，翘着剪短了的胡子，看起来象是牙刷似的。

这个人的大嘴，露着牙齿的脸孔，看上去有点讨厌，那样象鱼似的灰色的许多棱角的脸，带着不一定的颜色的眼睛——在俄国中部几省里，是很普通的。他们的眼睛总是不大的；这种精神看着天看着地，几乎总不看人的；在他的眼光里可以使人感觉到一种精神上的萎靡和不信任，仿佛他们屡次被人欺瞒过似的。但是在这种眼睛的瞳神的深处，常常会发出一种冷酷的象针一样尖利的眼光，用他们暗藏的理性的力量很灵敏的出于意外的透过

[1] 毛丽唐——Mauritan 是一种建筑的格式，七八世纪回教国家里曾经盛行的，这种格式的特点是把回教古代建筑的格式和东罗马的格式混合在一起。

观察他们的人。这种尖利的眼光引起了我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是每个文学家的天性，——我就请求这个露着牙齿的人把他的生活告诉我。

他说得不慌不忙的，一个一个字的"推敲着"，使我明白：他对于自己的意义是很自信的，而且他的说话并不是第一次叫听的人奇怪。有时候，他的说话很倔强，他的灰色胡子动着，露出他那可笑的弯曲的黑嘴唇。而说到忧郁和悲伤的时候，他就很严厉的皱着他已经有很多皱纹的额角，他的眼白上放出水汪汪的奇怪的象珍珠似的色彩，他的瞳神好象是害怕，又好象是奇怪的开展着。

他的有病了的脚，仍旧是一动也不动，而他的身体时常的旋转来，这种动作和他的凑着拍子似的讲话是不相称的。他的一双黑手很不安静的动着，摸摸他的脚膝，推推桌上摆的纸夹，墨水瓶，烟灰缸，又去摸摸木头笔架。然后，他带了很明显的懊恼，把这许多东西都推开去，用自己的手掌去摸着。或者用手指去挖着那五颜六色的——黄的红的青的——墙壁，在这墙壁上糊着有格子的图案画的纸呢。

看起来，仿佛这一间不平常的房间对于他是太狭小了。他突然的旋转他的头，望着那许多棱角的小格子的窗框子有两分钟没有说话，仿佛也要在宽大的暗沉沉的聂瓦河里寻找什么东西似的。他解开他的外套钮扣又重新扣上，似乎要伸一个懒腰，洒脱他皮肤外面的重担。

从他的胸膛里，透出迟重的深沉的远远的声音。

照我的籍贯，照我的护照——我是西伯利亚人，但是我生长

在俄国列亚赞省，萨瓦替玛县。这个“萨瓦替玛”的字眼，我从小就从父母那里听来的，他们总这么说：

——我们是萨瓦替玛来的。

直到十七岁我不说“萨瓦替玛”而说“萨玛替玛”〔1〕；并且我还想这是一条河，在河里的水是异乎寻常的黑的，但是关于这件事我从没有告诉过一个人，甚至对于小朋友也没有说过，因为在西伯利亚的河水都是光亮的，要讲黑的河水，实在没有什么光荣而且是很不好意思的。后来有一个贩卖农业机器的商人纠正了我的错误，他很粗鲁的对我说：

——傻瓜，不是萨玛替玛，而是萨瓦替玛。不是一条河，而是个县城。

我一下子就相信了他，而且很高兴，因为我能够知道这萨瓦替玛一点也不是异乎寻常的。

我对于自己的乡村并不记得了，大概总是很平常的乡村。但是我记得，那个市镇前面是靠河的，在山脚底下，市镇的后面有个修道院，树林围绕着它半个周围；我到如今还象看得见这个市镇，不过，仿佛并不是人住的，而是一个玩具；有这样一种玩具的：房子，教堂，牲口都是木头雕出来的，而树木是拿青泥苔做的，还染了绿的红的颜色。这个市镇在我小的时候，很引诱着我的。

我的父母搬到西伯利亚去的时候，我还只有十岁光景。在路上，我的母亲和一个小弟弟就从火车上跌下去跌死了，父亲过了不久也死了，也是出于意外的，被鱼咬死了。我就同一个老头子

〔1〕这个“萨玛替玛”的字音，在意义上是“最黑暗的”。

到处逛，那个老头子很好的。他不打我。同他逛了一年；后来，在一个城市里的市场上，有一个乡下人注意了我，他的姓名是托洛芬·波耶夫，是一个旧教徒；他给了老头子十个卢布，那老头子就把我让给波耶夫了。

这是一个很有骨子的人，他的性质是强横的，吝啬的，也是那种虚伪的靠上帝吃饭的伙计：他自己并不怕什么罪过，而别人在他的旁边，却气都透不过来的。我一看见他就不喜欢，不喜欢他的一家人，因为他们待我很凶，他们很贪，因为一切都不好；我在童年时代就看出了异乎寻常的劳动真没有意思。他们有六匹马，十七只牛，还有一只雄牛，许多羊子，鸟，多得很呢；而他自己工作着，强迫大家工作着，都象做苦工似的。他们吃起来真讨厌：已经吃饱了，不要再吃了，可是还要吃进去，吃得脸都胀红了，肚子胀大了，还是哈呼哈呼的尽吃，勉强的硬吃。做起来是做不动也要做，吃起来就过度的吃，这就是他们的全部生活。逢着节气的时候，装饰得非常漂亮，一大堆人都赶到教堂里去，跑十二俄里的路程。

他的家是一个大家庭：他的第一个老婆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当兵去了；有两个干女儿；还有一个女婿已经死了老婆，他自己又从车子里跌出来把舌头咬掉了，所以是一个哑子。他的第二个老婆，生了一个女儿叫做刘巴沙，比我小两岁，他的老婆是象野兽一样的，象马那样的眼睛，象男子汉那样的有气力，还有一个长工马克新，也是俄国人，这个家伙爱睡觉，甚至站在那里都会睡着的，此外还有些老婆婆，象黄鼠狼似的。

当我过完了十七岁的那个时候，马克新一个不小心，用扒粪

的叉子刺进了我的大腿，痛了一年，腐烂起来了；我就开始跷脚了。

有一次吃夜饭的时候，他的大儿子对波耶夫说：

——亚史卡[1]走起路来都轻轻的了，应该替他的脚医治一下。

他的回答是：

——不医也可以活的，跷脚还有好处，可以不要去当兵。

这是侮辱我；我在那时候，是一个强壮的青年小伙子，跷了脚站在姑娘们跟前，是很难为情的，她们已经笑我了。我想还是离开了波耶夫罢。我告诉了刘巴沙，她也劝我：

——当然的，你去好了，在这里，他们给你的工作要苦死你了。你看：他们——这班该咒骂的东西。

刘巴沙是一个不强壮而很忧郁的女孩子，一点没有气力，就是叫她揩揩机器上的油，也是不能够的。她是我的知心朋友，她教我读书，几乎是强迫我的。她替我修补衣服，替我缝衬衫。她的哥哥和嫂嫂不爱她，总是讥笑我们俩的要好：

——那算什么样子的未婚夫呢！跷了脚的！

她并没有这样的意思，她只是简单的帮助我生活。她是一个好姑娘，不爱放荡。她很瘦，眼睛很象她的母亲，大大的，在眼睛里面发着亮光。她很难得笑，我只要看见她微笑一下子，就好象觉得轻松一些。她也不哭的；人家打了她，她不过缩着头，发抖，遮着她的眼睛。在家庭里，她算最聪明的了。可是别人都当她是白痴，说她是学坏了的人。但是她也是很残忍的，她喜欢给

[1] 亚史卡是亚珂夫的小名。

小的畜生猫狗受苦，尤其喜欢抓小鸡，捉住了小鸡，她用手掌合拢来一挤就挤死了。

——你做什么？

她并不说话，只是耸耸肩膀，大概她自己恨着一般人而想出口气罢。到了春天我就向她告别，走了。波耶夫企图阻碍我，很久不给我护照。这里还是刘巴沙帮助了我。

我过了两年很好的生活，好到没有什么可说。我住在巴尔瑙尔地方一个医生那里，他给我把脚医好了，虽然我的脚仍旧有一点儿跷。我要说：我活到二十岁，都好象在梦里一样，没有看见什么不平常的事。有时候忧闷了，记起了那个市镇，并且想：

——应该到那里去住罢。

但是那个市镇在什么地方，我并不知道。又重新忘记了。不过关于刘巴沙，我倒不会忘记的。有一次还寄了一封信给她，可是没有回信。

那个医生亚立山大·克里莱支待我很好，工作也少；劈劈柴，烧烧炉子，帮帮厨娘，刷刷靴子和衣服，然后送给病人们去。我不是喝酒的人，唔，为了健康，一两杯是可以喝的；玩纸牌也是很谨慎的，婆娘们枉然的爱着我。我的性质是孤独的。人家以为我有点傻。我积聚了几个钱。

突然间，好象一滚滚到山脚底下，就此开始了不平常的生活。隔壁人家死了两个人，丈夫和老婆，在那一天晚上我没有在家里过夜。把我捉了去，就发见了我的护照是不中用的，字母弄错了：我的真姓名是亚珂夫·邹珂夫，而在护照上是亚珂夫·亚邹珂夫，那时候正是日俄战争开始了。检察员就对我说：

——你自己承认了，你用了别人的姓名；可见你是要躲避兵役。也许还有更不好的事。

我说：你看，在护照的注解上说明是跷脚的，可见得这就是我邹珂夫呀。

在西伯利亚，谁也不相信谁的。

——即使你没有参加杀人的案子，那也要考查考查 你 的 来历。

医生没有在家，他到托木司克和卡赞去了；没有人可以替我说句话。就坐到监狱里去了，在监狱里的贼伯伯都笑我：

——你不是邹珂夫，也不是亚邹珂夫，而是亚邹夫，因为你的嘴巴正象那种鱼[1]。

这样就称呼我"亚邹夫"了。

这种异乎寻常的愚笨是侮辱了我；在夜里我不 睡 觉，尽 是想：怎么有这样的事呢？为了在纸上有个小小错误，就要叫人来受苦，坐监狱？我在上帝面前诉苦；我在那时候还是很相信宗教的，虽然在监狱里不能够祷告：在那里信教是大家都要笑的。可是我在躺下去睡觉的时候，不给人觉得的祷告着，躺着，在脑筋里读着祷告，两次三次，就是这个样子。我本来祷告得非常认真的，跪着祷告的。读着"我相信"，"我们的天父"一次，"圣母娘娘"三次[2]，我还会背诵对于圣母娘娘的颂圣辞。刘巴沙教过我很多，她最初是用针在树皮上划着字母教我写的。

当然的，信上帝是很蠢的，但是我在那时候年纪轻，除出上

---

[1] "亚邹"——Yazy是一种鱼，英文叫做Boach。

[2] 这些都是俄国希腊正教的赞美诗的题目。

帝再没有别的兴趣。

在监狱里除出我还有七个人：四个贼，一个生肺病的偷马贼，一个流荡的老头子。还有一个充军的铁路工人，是个铜匠，要解到俄国本地去的。那些贼整天的玩纸牌，唱小曲儿；而老头子和铜匠是不理他们的，尽在争论着。那个老头子是个瘦长子，头发长得象牧师似的，鼻子是歪的，眼睛生得很严厉而且凶恶，很讨厌的。他是一个很朴实的人；早晨比大家都起身得早，用干净的手巾在水里浸湿了擦脸，梳梳头发和胡子，扣好钮子，很长久的站着做祷告，不画十字，一动也不动的祷告着；他并不对着角落里的神像看，而是对着窗子，对着亮光，对着天看。自然，这是一个"小教徒"〔1〕，看来，还是一个聪明的"小教徒"！

铜匠是一个黑头发的，象策冈人〔2〕，也许是犹太人；比我要大十岁，他很会说话，说的话也是异乎寻常的，甚至不愿意去听他。他的头发剪得象刺猬一样，牙齿发着亮光，胡须是黑的，眼睛象喀尔噶兹人〔3〕，全身光滑的象在马戏院里的会演戏的河马一样。他还爱吹口啸。

有一次当那几个贼伯伯睡着的时候，我听见那个老人叽哩咕噜的说：

---

〔1〕"小教徒"（Scktant）是基督教的小派别的信徒；俄国以前有许多"小教"，大家都是反对希腊正教的教会的，反对旧的仪式，反对旧的教条。因此政府和教会要禁止他们，常常逮捕他们。

〔2〕策冈人和英国的所谓吉坡赛人相仿佛的，他们是一种专门"走江湖"的民族。

〔3〕喀尔噶兹人（Kirgiz）是一种亚洲民族，黄种，住在土耳其斯坦，新疆附近。

——应该要的是简单，大家为了无聊的事情弄糟了，互相的压迫着，应该要做到生活简单化。

那个铜匠很烦恼的叽咕着：

——我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你说谎，你还是崇拜旧时代的人，这样的人，我不是第一次看见了。你我都是骗人的。你要求的是特别的，不平常的事情，你总要想做得和别人不同。而生活的罪过，糟糕，就在于每个人都要做特别人，每个人都想找些不同的特点。痛苦也就在这里！从这里就来了一切的绅士，官长，指挥和暴虐，从这里就有了一切吃的不平常，穿的不平常，就有了人与人之间的区别。这许多都应该不要它，唔，应当这样才好！什么地方有特别，那地方就有权力，什么地方有权力，那地方就有仇恨，不调和，以及一切种种疯狂的事情。这些疯子因此要互相仇恨。人只应该自己管理自己，他不应该去管理别人。唔，象你这样，给人家写在公文上，要赶你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而你自己哭笑都不能做主。

我听那老头子说的是对的，象他那样的说话仿佛同我自己想过的一样。要是真理真正是你自己的，那它就可以给你答复一切；这样的真理是实在的，简直可以用手拿得起来。

那些贼都笑我，认为我是个头脑糊涂的小伙子；是的，我自己装做傻瓜。这样更安静些，更加容易了解别人，——在傻瓜面前，他们总是没有忌讳的说话的。那两个争论的人，也看着我仿佛没有人一样，总在很生气的叽哩咕噜，——我就听着。我所懂得的是这样：仿佛他们并没有什么可以争论的，都一样的同意：

世界上的一切都应该平等；特别的，不平等的，——都应该取消，任何的区域都不准有，那时候人与人之间——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就都平等了，一切都是简单，轻松了。把地球上的一切人，都变成很平常的人；而牧师，商人，官长，以及一般的等级，老爷等等，——都废除了，用一种特别的法律去取消它。这样，要叫谁都不能够收买我的面包，劳动和良心。

——心灵要生翅膀才好，——那个老头子这样说，——最要紧的是心灵自由，没有这个就没有人！

我把这些意见都吞到肚子里去了，好象在疲倦的时候喝了一杯烧酒似的；真的，明白的道理叫我自己的心灵一下子生了翅膀。我想：

——上帝耶稣，在这些人之中有多么样神圣的简单呵，但是大家终生终世都是那么苦恼！

我想着，甚至于笑了，那几位贼伯伯更加笑了。

——看呀，亚邹夫在那里想他的未婚妻呢！

我不作声，更加假装着傻瓜的样子，我自己明白，我听着大家。那两个争论的人所不同的只不过一个问题：铜匠很激烈的说，上帝用不着，而那个老头子自然为了这件事生了气；我听着那个铜匠也觉得烦恼，他说得那么激烈。而在那个时候，上帝还是我的累赘。他俩个都很勇敢的了解统治的害处。

后来很快的把我解到原籍地方去了，在那里当然波耶夫的家庭出来证明了我的身份。波耶夫自己躺在床上，要死了，大概是被马踢伤了的。但是他还向我提议：

——在我这里住着罢，亚珂夫，你是一个老实人，呆头呆

脑，在外边流荡是不行的。

我拒绝了他。我的眼界已经放大了些，我头脑里的思想也流动了；我只想跑到城市里去，刘巴沙也劝我：

——走罢，走罢，亚珂夫，找你自己的幸福去。

当然，我把我的一切讲给她听，请她听我到了怎么样的地步，我同她谈了整整的一夜；我自己也觉得奇怪，我的意思这样妥当，这样流利的说得出来。刘巴沙同意我的话：

——都对的，应该这样。

我对她说：

——你同我一块儿去罢，刘巴沙！

她害怕了：

——我去做你的什么呢？累赘你。我的身体很不好。我又不爱见外人，在这里我倒已经过惯了。

唔，她不去。我说她是个多愁的姑娘。很细腻的姑娘，她的心是很殷勤的。我看到她的心，象在镜子里似的可以看见我自己的影子。我同她告别了，她哭了，但是……

我又重新回到巴尔瑙尔地方的医生那里。他是一个好人，十分聪敏，不过他有的是旧式的聪敏。而不是照我的意思那样的聪敏。他的性格很激烈，只有在习惯上象一个绅士，其实，甚至于他的脸都是象老百姓似的：强壮的，矮矮的，走起路来两只手也不乱动，脚步象鹅一样的沉着，脸是大而发红的，有胡子。他在职业上很顺利，医病的手段也高明。他喝烧酒喝得很多。但是并没有喝醉过。他爱喝红酒，比烧酒还爱得厉害。他的眼睛生得很直，带着讥笑的眼光，仿佛时常带着这种笑在对每个人说：

——不要假装罢，我看见你的鬼计呢。

婆娘们都爱他，他也贪着女色的。然而我看他的生活很寂寞，他蹙紧着眉毛，叹着气，嘴里面唱着曲子。他常常吐痰，仿佛吃着了什么腐烂的东西似的。我很喜欢他的直爽，但是我不爱他那种讥笑的态度。他那种讥笑对着我，仿佛也当我傻瓜看待，一点儿也不相信我。这是侮辱了我。因此我也对他有点儿怕。

他很好的迎接我，讲笑话：

——啊哈，一袋肠子又来了！

"一袋肠子"，是他常常爱讲的俗话，他同大家说话都是开玩笑，仿佛同小孩子说话似的，总是两只手插在口袋里，开着玩笑。他拿一杯酒给我喝，叫那个老婆婆去烧茶炉，自己也跑进厨房里来：

——唔，讲呀！——他说。

这是在冬天的一个夜里，很大的旋风响着。我同医生坐在一张桌子旁边，仿佛同着一位知己坐在酒店里，我说，他听；他吸着纸烟，摸着胡子，——他的胡子并不多，象鸡尾巴似的。

在这晚上以前，除出刘巴沙一个人以外，我没有同任何人公开的谈过话，但是这晚上我发挥起来了，涌出了我的勇敢的精神。坐在监狱里，以及在递解回去的火车里，我学会了想一切的事情。甚至于想到这个样子——仿佛我自己都不存在了，只有我的心灵在空气里活着。说得这样的勇敢，我自己都奇怪起来：唔，这样说给刘巴沙听多好呢！

我当然讲了那个老头子和铜匠，医生听着就哈哈的笑了：

——呀，你怎么翻了个身呢！唔，这很好：做傻瓜可以轻松

些，做聪明人可以快活些。——他说：——亚珂夫，你现在应该读书了。唔，不过书上所证明的恰恰相反：有一个公律管理着我们，这个公律就是一切简单的之中要分出特殊的东西。有人说，在有人类以前，地球完全是一块石头，什么东西都不能生长的，到后来，才有沙呀，泥呀，然后再生有黑土[1]。在上古世纪有一只野兽，一只鸟，后来从这两个动物里，生出了几千种不同的鸟和野兽。古时代的人也是这个样子：开始时候大家都是老百姓，到后来，从他们那里出来了王侯，皇帝，商人，官僚，机器匠，医生。那就是一个公律！

他说得很巧妙；仿佛把我象一只口袋似的缝住了。

当然他又要开玩笑：

——应当站在这个小山儿上去看一切，在我们的烂泥塘里这是最高的了。——他说。

他对我说这种话，叫我非常的痛苦，甚至在有一个时候，使我走上了迷路。他很狡猾的给了我几本书，但是我一下子就看出了：这不是他自己读的书。他的书是很厚的，装订得很好看，放满了两书架；这几本书可是很薄的，有图画，象小孩子读的样儿。我读了。这些书的作用，是要把我自己的思想拖到别一方面去；所说的是古时代的人怎么样生活，而我，应该了解古时代的人生活得还要坏。所以这是些安慰人的书。我可想着了：

——对于我：怎样能够知道这些书写得对不对呢？这不是我眼前的事情；而且我是现在的人，过去的生活同我有什么相干呢？要把过去的事来做好也是不能够的了，你应该要教会我明天

[1]“黑土”是俄国一般的好田地的名称。

怎样去生活。

医生问我：

——读了吗？

——读了。

——有趣吗？

——有趣。

我当然不说这些书不称我的心，我也不解说为什么我说有趣；其实有趣的，并不在于书里写的东西，而是这些书为了什么目的而写的。我说这是为了安慰我而写的。

但是，读书我倒读惯了；低着头看书，看着书里面的不同的字句，好象深坑里的水一般的流动过去，不知不觉的时候走过去了；一醒过来觉得很奇怪！仿佛在这些时间以内的我，并不存在在地球上似的。这些书上的字眼，我不喜欢记得它，也用不着去记得；是的，这对于我并不需要，我有我自己的字眼。有些字眼我完全不能了解：闪过去的字对于我一点没有什么用处，可是书上的意思我很容易懂得。当在我的头脑里，有了自己的思想的时候，那就非常容易了解别人的思想。自己的思想可象清爽的火光一样，在它底下，一下子就看得出别人的虚伪。一切别人的思想都要躲开我的思想，象臭虫在烛光底下一样，是要逃避的。这是我能够自夸的。

我觉得同医生议论的益处，要比看书大得多。医生在病院里做完了工作，到城里去看过病人之后，总是脱掉了他的外衣，皮鞋，穿上拖鞋，躺在沙发椅上，在他的旁边放着一瓶红酒，吸着烟。喝着酸的酒，笑迷迷的总是说着那一套：

——我们已经被判决了，要在过去时代的统治底下过生活，一些无聊的事情，已经生长得根深蒂固的了，要拔它们的根，应该小心些，不然，就要损害地球上面的整个的一层肥土。现在的生活被过去时代统治着；而现在的生活，一定还要统治将来。这里，无论你怎么样翻觔斗，是翻不出这个网的。

可是，有时候他烦闷得很了，他就不小心了，在这种时候，医生就要讲出这样的话：

——当然的，最好是一下子都滚它妈的蛋……

然而他立刻补充一句：

——唔，这是不可能的！

我听着他的话，实在烦恼。

——看着罢，唔，——我想，——他是一个聪敏人，他也知道一切；应该的，不应该的，他都知道；好象他不满意自己的生活，但是他害怕简单的解决。——我就不然，我可已经得到了解决的办法，而且已经很坚决的站在这个立场上：假使人的自由，象天堂的鸟一样，被虚伪的无聊事情的罗网缠得紧紧，以至于完全喘不出气来，那就应该割开这个网，撕破它！

我甚至于暗示医生，给他说，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解放人类；但是直接的对他说，我是不愿意的：也许是怕他要笑我，也许有别种原因。我很尊重他在夜间的谈话之中对我很直爽，即使有时候为了做错了什么事情，他粗鲁的骂我，我也不生他的气。

我从他的书里以及同他谈话里是得到了益处的，就是在不知不觉之中的丢掉了我所信的上帝，仿佛在不知不觉之中秃了头顶一样：在昨天我还摸着头顶上的头发，而今天突然间去摸一下，

变了秃头了。是的，我并不觉着害怕，可是在我的心里感觉得寒冷得不好过。然而这并不长久。很快的我猜着了，以前我活在地球上好象活在别一个世界上，总是从上帝方面来观察一切的，这好象从黑暗的角落里来观察一样；而现在，一下子就展开了我的眼光，一点也不害怕了，而理智是这样轻松。我永别了上帝，直接的说，没有什么可惜。到后来我就完全看到，信仰上帝的，只是些用不着的人，是我们的敌人。

那种把我锁到别人的事业上去的关键，我学会了发现它，无论这种关键在什么地方；我看见了医生生活里的一切琐屑的，无聊的，表面的硬壳。他积聚了许多多余的东西：书，家具，衣服，各种不平常的东西。他证明这些不平常的不需要的东西是为了生活的美丽，——其实为着要生活美丽，请到树林和田地里去罢，在那里有花有草而没有一点儿灰尘的。还有星，星是用不着拿布去揩抹的。可见得地球上的各种废物，只是有害于生活的污点，和麻烦的苦工的刑罚。

医生洗脸穿衣服要五分钟的时候，而扣好衬衫的钮子和打好领结，也并不比这个时间少些，扣着，结着，自己还象乡下人似的很粗鲁的骂着。而扣好那皮鞋的钮子，又需要多少时间呢？俄国式的靴子却很简单的，把脚动一下，就穿进去了。懂吗？这一切，领结，钮子，带子，花边及一切自然生活的装饰品，我要把它们一起从人身上丢出去。陈列着大的东西，那末自己也要伟大些。那些玩耍的东西用不着，应该把它们扔出去。

我在医生说话的字句里，也看得出他那种喜欢无聊事情的老爷脾气。看起来，这个人说的话仿佛是很对，但是，要丢掉那种

无聊事情，他的理智又不够了。他看不出一切统治都是用琐碎无聊的东西来维持的；书呀，家具呀，机器呀，公文呀，象一条锁练似的把人捆着。当然，他就是见到了这个也没有什么用处，他自己也是一个参加统治的人。在他的字句里面，有时候总是这样的：好象用斧头一下两下的斫着。但是，他自己马上就在斫过的地方用各种字句，象个蜘蛛网似的去蒙蔽起来，总是说要小心，一下子做好是不能够的。他是自相矛盾的。我甚至于有时候觉得他可怜。

此外，我同一位医院里的看护妇发生了关系；她的头发是人参色的，只有一只眼睛，颜色是绿的；她的左眼给她情夫用针刺过，把她的眼珠儿一下子就戳出去了，因此连她的太阳穴也瘪了进去，可是这倒并没有把她的脸弄得特别难看。她的脸瘦瘦的，鼻子有点儿大，也还不使我讨厌。她的生活是萎缩缩的，不多讲话，很严厉的，然而人家都说她放荡得很。不知怎样的，她把我牵住了，我觉得她的绿眼睛燃烧了我的身体，我从来都没有经过燃烧呵！我虽然是一个跷子，可是要知道我是一个强壮的乡下人。我的脸在那时候还要好看些。一些姑娘们都称赞我的眼睛。甚至于刘巴沙有一次也说过。

——你的眼睛，象小姐们的，亚珂夫。

虽然这样，塔奇央娜却拒绝了我。我对她说：

——你是独眼，我是跷脚，我们在一块儿讲爱情罢。

——不，——她说，——不要，我和你们这班弟兄们已经讲得累了。

她这种倔强，更使我发火起来。在发火的时候我用了强迫手

段，征服了她，——仿佛滚汤的水浇在我身上一样；这女人在爱情上是非常热烈的，贪得无厌！她的爱情好象是打架：我很快就看出了她并不是为了爱情而高兴，而是为了要剥削我的气力，要挤得我不能喘气。要是办不到，——不能够征服我，她就要发气了。

她的直爽是非常之好的；我问她：

——你也要欺瞒我吗？

——不，——她说——可是她想了一想忽然间又说了：

——不过，你要知道……

这仿佛打了我的耳光：

——我是要的。

我几乎把她打伤；而她这样叹了口气，很不好意思的用她的独眼对我看着，仿佛要欺瞒男人也不是她自己作得来主的事情。我苦恼起来了，当然的，爱情是一桩危险的事情，一个不小心，要传染着羞耻的疾病。然而我始终喜欢她的直爽。很快的，我就看出了她的心——她的确是我的姊妹，并不是没有理智的人。

她的性情难说话得很：少许碰她一下，她就立刻会跳起来，从她嘴里喷出来的每一个字眼都是凶狠的，而且在她的眼睛里，燃烧着不好的凶狠的眼光。在亲热的时候我就问她：

——为什么你这样地凶狠？

她就讲了她自己的不平常的历史：她是个没有爹娘的，住在姐姐家里，她的姐夫是一个机器匠，喝醉了酒强奸了她，她那时候还只有十六岁；她在羞耻与恐怖之中有两个月没有说出这桩事情来，忍耐着人家的强奸。可是后来她的姐姐猜到了，就把她

赶了出来。她过了三年的娼妓生活。后来她被几个醉鬼打伤了，到医院里去医治，医生给她诊好了病，就教她在医院里当看护。医院里还闹了乱子，好些人要求医生把她赶出去，可是医生不答应。

——你同他要好过吗？——我问她；她闭着眼睛讥笑似的说：

——那儿会有这样的事，嫁丈夫要嫁那样的畜生！碰也没有碰过一次。

——你为什么讥笑他？——我说。——你应该要谢谢他呢。

她舔着嘴唇说：

——我还要谢他的。

简单的说，她是一个很难得的女人，我讲到后来的事情，你就可以知道的。她的身体很细腻的，活泼得象松鼠一样，她在放假日子穿的衣服虽然并不贵重，但是很可以配得上真正的上等社会的女人。是的，刘巴沙的脸要比她好看些，可是身体是不等样的。

唔，我就这么过活，悄悄的磨练着自己，而战争一天一天的开展着，象火炉烧柴似的，把许多人吞进它的肚子里去。把医生也叫去参加战争了。医生对我说：

——唔。一袋肠子，我们去罢，去医治那些受伤的傻瓜，还是怎么办呢？

我们动身了，塔奇央娜也去当看护，她打着喷嚏说：

——真是傻瓜！要捣毁这些枪炮火车才好——唔，你看这就叫做打仗。

大家知道的，我们那次打仗，什么胜仗也没有，什么秩序也没有。我们的车子从这一站到那一站，没有事的走着，许多兵象一阵阵的黑云似的，在我们跟前经过。到那里去的时候，大家唱着歌；从那里来的时候，就爬着哼着。医生生气了，拿起纸来写电报，要求委任他的工作。他对我说：

——看呀，一袋肠子，这样的对待着百姓呀！

他的头发灰白了，颧骨突出着，他在大众面前叫着，不顾一切的骂着长官，骂着战争，骂着没有秩序的生活。我很奇怪他的勇敢：为什么他这样冒险呢？我对塔奇央娜说：

——呵，怎样的急于要事做的人！

她闭着眼睛，从她的凶恶的牙齿里透出这样的话来：

——为着这个，人家要给他官做，给他勋章呢。

——唔，不是的，——我想——这里总还有些别的打算罢！

医生讲一切东西都是很真实的，很对的；仿佛清醒的儿子对着酒醉的父亲一样。他是要承继家产呢。在车站上的职员，守街的兵士以及一切小百姓听着他的演说，完全相信他。甚至于宪兵们都同意："不好，一切都不好！"我要想警告亚历山大·克里莱支〔1〕，要他说话小心一点，但是我找不到一个适当的时候来告诉他；而且走近他都是危险的，你等着罢，他简直会打你的耳光的，完全发了狂了。

突然间车站上来了一个老头子，他袖管上有红十字的徽章，穿一件红夹里的外套，大概是个监察官，突出着眼睛，转来转去对着医生叫喊：

〔1〕亚历山大·克里莱支就是这医生的名字。

——到审判厅去！

医生拿着公文塞到他的象鸟儿的鼻子跟前：

——这是什么？

唔，对于官长，公文不是法律，好象对于画上帝神像的手艺匠，神像也不是神圣的。医生被捕了，坐到宪兵那里去了，——我的塔奇央娜就在车站上大闹起来。我这才第一次看见这个姑娘勇敢到这个样子，她简直冲到随便什么人身上去，横冲直撞的乱闯，有些人还笑她：

——医生是你的什么人，他是你的情夫吗？

他们也笑我。我很难为情，虽然我并没有看见她同医生怎么样欺瞒了我，是呀，这那儿会给我看见呢？悄悄的，几分钟的事情，而且姑娘们穿的衣服，比我们的更便当，更适宜于她们的放荡。我安慰着自己：

——这是她为得要感谢医生而尽力的罢。

不知道塔奇央娜的乱闹要闹到怎么样，在那时候，全世界都飞舞着不平常的东西，仿佛太阳落山时候的乌鸦一样。在车站上，宪兵们手忙脚乱的挥着手枪，威吓着，说要开枪了。正在这时候革命起来了[1]——兵士们都从战场中逃回来。

一列火车对着我们这里冲了过来，一直冲过车站一里半路，在车子里没有管车的也没有开车的司机工人，只有兵士们。兵士们走到车站上来，开始了乱七八糟的情形，闹得个天昏地暗，简直形容不出来。他们一把抓住站长的喉咙：

——给一个司机工人来！

〔1〕这里是说的日俄战争之后一九〇五年的革命。

一个宪兵是个老头子，他被别人打得要死，他是一个很凶恶的老头子。一切东西都打坏了，在水塔里的机器匠被捉了去，车子又开过去了！我们仿佛留在一个火烧场里一样，很狼狈的走着，踱着，被打碎了的玻璃在脚底下发着响声，医生已经放了出来；他的两只手插在口袋里，眨着眼睛，好象刚才睡醒过来的神气。

——我们应该离开此地罢，——我说。

他竖起了拳头指着我说：

——我给你走！

他命令把那些受伤的人拖到我们的车子里来，刚刚拖完了他们，而另外一列车子又轰隆轰隆的来了，也是装满着那些发狂的兵士们，又闹了起来，民众简直是翻了一个身。这里用不着讲了。你知道那时候的人的旋风狂暴到什么程度。

在那几天里，我吃着了一生一世的惊吓。尤其可怕的，是那些兵士们把我们的火车赶走了，医生的助手，看护妇卫生队，都逃走了，只剩得我们三个：医生，塔奇央娜和我，还有车站上的职员，以及已经完全疯狂了的民众。在我们跟前，尽是车子开过去，叫喊着，吵闹着，请想一想，在那些夜里是什么情形呵！车站并不大，是一个荒僻的地方，四周围都是树林；过去不多远的地方，是一个移民的乡村，逼近着那些树林；在那乡村里点起灯火来的时候，这些灯火简直象狼的眼睛一样的可怕！住在这里，黑暗的静悄悄的，好比在洞里一样；每过一两点钟就听见：野蛮的兵车又轰隆轰隆的走来了，仿佛有鬼赶着它们似的。

我们过了十天光景的恐怖生活，究竟为的是什么？我也不能

懂得。总共在我们这里有十个病人，四个已经死了，所剩的并不是怎么样病，而是受了惊吓。医生对一切人讲：革命起来了，国家的政权应该要改换一下，我也想着：

——这可见：人又要套上别一种马勒口了。

这种推测在那时候伏在我的心里，已经象一块石头一样服贴。塔奇央娜很注意着听医生的说话。

那几天有一桩小事情留在我的记忆里：我走近宪兵的房间，在这里躺着病人，我就听见了塔奇央娜的干燥的声音：

——讨厌我吗？

我在窗子里看见她站在医生的前面，立得很直的，而医生坐在那里吸着烟，讲着，眼睛看着她的脚：

——走，走……

这独只眼睛的家伙就走出来了，站在阶沿上，拿着衣角揩着手，说：

——我们呆在这里干什么呢！

我暗暗的笑着，我是同意的：

——当然的，干什么呢。

我很想侦探她，而且要想捉住她同医生。要是捉住了，那时候我就要打她，因为，她总是拿了她从前自己的不幸的生活对我表示很高傲的态度。然而没有什么错处，我是没有打过她的。我有点儿讨厌她了。

我和她同医生告别了，随意的走着，塔奇央娜不同意乘车子走。她懂得她自己对于兵士，好象猪油对于老鼠一样。我们沿着铁路走，到了一个乡里，有人给我们吃喝，生活是可以的。农民

们小心地好奇地来问我们：等着要来到的是什么呢？塔奇央娜用了医生的话对他们说，在我高兴的时候也对他们一些人讲：

——应该等待简单的生活，唔，这就是了。统治的力量小下来了，快要完了，你们瞧，他们现在连打仗都不会打了。他们用无聊的东西统治着我们，看罢，——我们的时候来到。

我们休息过了，又走了，随走随谈。我看出塔奇央娜虽然非常之愤恨的恨着医生，但是，她相信他讲的言论；她把革命简直当作一个节气看待。我对她说：

——你这个傻瓜，要记得一桩事：老爷们没有当差的是不会生活的。

她打着喷嚏，没有听我。

后来我们慢慢的走上了平静无事的火车上，到了赤塔城，那里简直混乱得不得了；在街上，在广场上，民众都骚扰着，象在筐子里的螃蟹一样，靠在篱笆那里的中国人笑着。我要说：中国人是很聪敏的，他跟什么人都同意，可是他对任何人都不相信的。同他们玩纸牌是试也试不得，他们会把你的钱统统都赢了去。

塔奇央娜真是在过节气。她那一只绿色的眼睛里发着亮光，露出着她自已的细小的牙齿。她对一切人叫：

——老爷们讨厌我们，讨厌够了！

我看着她，也象中国人那样的笑着。几个小卒儿变了皇后，这对于我又有什么好处呢？〔1〕我做了卖报纸的生意，我走着，

---

〔1〕欧洲的象棋里面，"皇后"是横着，直着，斜着都可以走的，比中国的"车"还厉害，可是"小卒"走到了对方棋盘的尽头，就可以变成皇后。

看着。认识了一个青年的朋友，他是刚逃出来的政治犯，很长大很有气力，手是很大的，说起来也可笑，他却是一个做小手艺的修钟表的人。他也参加在那个垃圾桶〔1〕里面，这个垃圾桶已经把这个城市里的政权拿了过来。他认为暴动是民众自由的第一步。我对他说：

——你要再走得远一些！跨过这个垃圾桶。你同老爷之类的人坐在议会里不要就这么高兴。

——等着罢，——他这么预言着，——我们自然要跨过去！

他是一个很好的青年人，不过太简单了。他很性急的加入了党，那时候的党是怎么样的呢！我知道有工人的，有农民的，有老爷们的，不止一个党呀，不过他们在那时候，大家都要拿政权，并不是为着民众的利益，只是要反对皇帝。唔，现在我们的党才是走着很对的路。

我亲眼看见在那里开始了一个不平常的屠杀民众，一个什么将军带着兵士来了，把一切把戏都打得粉碎。闹了一个大乱子。医生说过在圣彼得堡的民众被打了；唔，我想在圣彼得堡的是小事情〔2〕。在赤塔，屠杀民众好象打树上的松子一样，碰到什么就打什么，一点儿麻烦手续也用不着的。他们这样慌忙的杀人，只有恐惧得了不得才会慌到这个样子。这种恐惧表现在大家的脸上：兵士们的，普通人的。一眼看去，仿佛人的眼睛都象玻璃似

---

〔1〕一九〇五年革命的时候，俄国各地方的实际政权，有些是转移到了当时的市议会，这里的“垃圾桶”是指着市议会说的。

〔2〕这是说的一九〇五年，俄历一月九日的彼得堡大屠杀。这里，他讲到了一九〇五年之后反动时期开始的情形。

的，仿佛瞎子和死人的眼睛，可是，仔细的看一看，眼珠儿都在抖动呢。

那个钟表匠有个朋友，叫做彼得，他是一个非常聪敏的青年，是个海员，也是逃出来的，他的左手有六个指头；警察要打死他，他用了十七个卢布赎了自己的命。他说：

——呵，看呀，同志们：我们口头上什么都要破坏，可是，事实上打死一只老鼠都要怕羞呢，不要说是一个警察了；要是打死了一个什么人，我们就很不好过的；而他们打死我们，象日本人打死河马一样的厉害。

这说得很对：我自己看见过，从政治家说的大话走到一桩小事情，中间还隔着很长的道路呢。一般的说，在赤塔的时候，对于我是很有教训的，我观察了，我想过了，因此更加坚定了我自己的思想。

我很侥倖的，从死里逃了生：和修钟表匠一块儿被捕了，而且已经拖着去枪毙；忽然那个军官对着我看看，问我：

——你是跷子，从什么地方来的？是不是从巴尔瑙尔来的？唔，——他对宪兵说，——我知道他，这是一个傻瓜！我很知道他，他在一个医生那里当马夫的。

我高兴起来了，说着笑话：

——为什么要打死傻瓜呢？应该把聪敏人来打死，叫他们不能够来弄坏我们傻瓜的简单生活。

那个军官把我推进了一条小衖堂，他还叫着：

——滚你的蛋，狗崽子，你应该为着我们的慈悲祷告上帝。

我逃走了，而那个钟表匠可枪毙了。塔奇央娜走去看了他，

她说：他躺着象活人一样，在手里还抓着一把泥土，而他的靴子已经脱掉了。

我同塔奇央娜离开了。她用她那个长鼻子，在那个海员那里嗅了一些政治思想来，就要来教训我了；唔，我可已经看出来，——政治家都是小人，他们的理智是从书本里偷来的，他们不懂得什么是生活的简单化。我看透了一切的人，我对你说：没有再比自己的思想更正确的标准！政治——这也是要统治，要强暴。我看见许多党人怎样互相的斗争着，可是他们都有一样的目的：就是要表示比别人更聪敏。

塔奇央娜对我说：

——我知道应该要做的是什么，而你只是乱闹，除了你自己，什么也不愿意看见的了。

她很蠢的说着；她更加凶恶了，凶恶的人常常是很蠢的。她的眼睛更尖锐了，象吃草的畜生：眼珠子里仿佛有一块锈了的铜，成了一种恶毒的水汪汪的眼睛。她的声音也象铜响。更丑了，她的身体更加干枯了，鼻子扯长了，嘴唇变薄了。

是的。

——除了自己，什么都不看见，——她说。

我们这些人，每一个傻瓜都是有皮肉的，皮肉是他的最贵重的东西，而皮肉要求着暖和和柔软，只有圣人，他们仿佛是睡在石头上的，可是，看起来，谁也用不着那些圣人。

我对于这个女人简直完全讨厌的了，我离开了她，我在一个车站上当了看守的——这个车站的名字很可笑的叫做怕塔斯崑。我住着到处看看，人们都消沉了，大家的心都象掉了似的，我装

着做傻瓜，做我自己的事，做得好好的，竭力的讨好着一切人，说说我的蠢话：应该要人人都平等，生活要简单化。这是大家都懂得的，我很大胆的说，甚至对着宪兵也是这样说，——在那里有个宪兵是乌克兰人叫作克里英郭，是一个很高大的乡下人，他的嘴象鲇鱼，胡子象中国人的，这真正是一个傻瓜，突出了眼睛，他听着，哼着，而晚上——我是做夜工的，——他走到我这里来，责备我：

——你所说的，正是你们这班人犯了死罪的话。这是政治家教会了你的。

而我就心无成见的回答了他：

——沃西普·葛里郭里支[1]，政治家们不是我们普通人的先生，而是敌人。他们要的是政权，而我们要的是自由的心灵。

克里英郭哼着：

——照以前经过的那些事来说，你这种话，说得真好。可是，你始终要小心点，因为你虽然是个好人，但是他们看不到这些的。——他说——我知道你的话是照着福音经说的，可是，现在连这个也不行。

克里英郭用友爱的态度对我很简单的说了，这对于我很有帮助的。因为我的话迎合着人们的心理，甚至于有人从别的车站上乘着火车来听我；还有些人来教我，要我入党。我在这些人前面，用着一切理智的力量假装着傻瓜，因此，他们从我这里，除了失望之外什么也没有得到。而克里英郭对我说了两次：

——小心些！

---

〔1〕这是克里英郭的名字。

一切这样的过去，也许可以很好的在那里过几年安静的生活。可是，突然间出了一个鬼，这个鬼就是那个抹油工人新卡·库尔纳塞夫，他的头发密层层的，脸上象泥水匠一样，花花绿绿的，满脸生着雀斑，会跳舞，会拉手风琴。他是贪吃一类的人，但是很勇敢，他立刻就接受了我的学说，可是别的人教了他一些不好的事情。在一个春天的夜里，我听得在车站后面，靠近兵营的地方有人放枪，拍，拍！我一点不急忙的跑过去，——为什么不急忙？——因为第一个人跑去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我看见，新卡飞奔到水塔那里去，我没有叫出来，这是他的运气，我想，不是他而是有人对他开了枪！有人叫着：

——克里英郭打死了！

真的，克里英郭躺着，横在一条小路里，头在矮树林里，手伸在头的前面。职员们都跑来了，大家都很害怕的互相劝告着：

——不要去动他的身体。

大家吓得脸都白了；在那时候打死人是追究得很严厉的：打死一个，要三五个人来抵命。新卡拿了锤子跑了过来，你知道吗，是那种长柄子的锤子，是敲火车的车轮子用的，就是这么样的东西。新卡比一切人更加来得慌乱些，而且坚持的说：

——我在水塔那里，突然的听着枪声，我是在水塔那里……

——哈哈，你是个大胆的老鼠！——我想着。

在这时候别的一个宪兵。是个老头子，叫作瓦西里耶夫，他叫着：

——找着了手枪，在手枪上面有洋油气味的，请大家注意，有气味的！

大家去闻闻那把手枪，新卡也去闻了，他笑着：

——真的有气味！

而瓦西里耶夫对他说：

沾着洋油的在我们这里只有两个人，你和密赤克维茨，因此我怀疑你们。

这老子真是蠢极了，油不说出来也罢了。我可怜这个青年人，所以替新卡声明：在放枪的时候我看见新卡在附近水塔的地方的。但是瓦西里耶夫坚持他自己的意见：

——这里最主要的是气味，和在柄上的油腻。你亚珂夫，我也要捉你，你是看守的人，应该看见的。

新卡就从他身边跳了过去，一挥手，仿佛亮了一下，他的锤子打着了那个老头子的太阳穴，那个老头子立刻断了气，哼也没有哼一声。当然新卡被捕了，连我和那个水塔里的机匠密赤克维茨也捉了去，关我们在三等候车室里；在窗子底下，大家手里捏了棍子看守着。

密赤克维茨忧愁着，哭着，就睡着了，而我对于新卡低低的说：

——为什么你要做这件事情，傻瓜？

他叹着气不承认；我钉住了他。他不能够转弯了：他低着头说了：这件事是党劝他做的，因为跑到我这里来的几个人被克里英郭去告发了。唔，在这件事上我也有一份罪孽。我安慰他劝他：

——莫作声！

在那时候的审判厅，是非常严厉的，——只要什么地方有犯

罪的人，就拿到这里来！那个青年判决了死刑，是绞死的，虽然我替他说明不是参加这件事的人，我看见他在水塔那边。那位告发他的军官驳回了我。他说：

——大家都在这里指出来，这个看守人是半痴的，不应该信任他。

对于密赤克维茨，并没有审判；对于我，也有人给我辩护了，我的朋友们都很奇怪：

——你装傻装到什么样的危险地步，我们都以为审判厅会干了你的！

自然，车站里把我开除了出来，我过了七年的江湖生活，——随便什么地方我都去过！到过乌拉尔，到过伏尔加，到过莫斯科两次，也到过列亚赞。在拖船上做过水手，沿着沃加河走，我看见了萨玛替玛，这是一个穷得很的城市。我生活着，看看一切，但是在精神上是不安定的，好象立刻有什么不幸的事情要来到的样子。

在列亚赞的一个冬天，我去当了马车夫，当然，马是东家的。有一次，我闲空的沿着街上走，看见来了一个尼姑，这是刘巴沙！甚至于把我吓了一跳，我把马停下来，叫了一声：

——刘巴沙，

真吃了一惊，原来不是她！甚至于不象她——秃着头顶，朦瞳的眼睛。从此更加使我惊心了，而且尽想到西伯利亚去。你也许以为这是我的坏皮气，想刘巴沙？不，这里有别种原因，我想这是我心里想着做小孩子时代的念头在那里作怪。在世界上，是有这样一种特别的人，一遇到他，就仿佛从新生过一次，你的一

切生活都换了一个色彩了。我在辟尔谟地方的一个工程师那里当过门房，这个工程师是造大炮的，他非常严厉，有四十岁了。有孩子，有老婆，而在他家里的第一个人，却是他的奶妈，她已经有八十岁，走路也困难的了，凶恶的，发臭气的，而那个工程师把她当作母亲。而且平常一般人对于母亲，还没有象他对于奶妈那样的敬重。

春天要完结的时候，我到了托木斯克，跑到一个医院里找工作，一下子就碰着了那个医生亚历山大·克里莱支。虽然同一些从前见过的人遇见，——心上不好过，他们使我想起：你尽在这一个地方转来转去；可是，我非常之快活的。医生的头发灰白了，脸也发黄了，镶了金牙齿。他也很快活，握了我的手，拍了我的肩膀，象个老朋友的样子；自然他又说笑话了：

——唔，一袋肠子，你弄坏了许多不平常的事没有？

他自己雇了我替他工作，因此，我又管理他的生活上的秩序。他住在医院里面的一所小房子，窗子对着院子，两间房间，一间灶间。我又对他讲，象老婆婆对着小孩子一样，把我所看见的一切，都讲给他听了，我自己听着，也非常之有趣！我还觉得这对于自己也有益处，——仿佛把心上的一切多余东西，都藏到阁楼去似的，洗刷了我的真正的心灵。讲话是很有益处，说过了就忘记了，关于塔奇央娜的事情，我企图着：要打动医生！那知道一点也没有。他喷出烟气，笑迷迷的说：

哈哈，看罢，一切都不简单呢。亚珂夫，啊？

我看医生的聪敏并没有丢掉，而他的思想却一点也没有移动到什么地方去。我听着他都要烦恼，他总竭力的想把我缝到袋子

里去，证明着到处都是些什么样的圈套，扣得牢牢的；我真不懂得：他为什么要这样？很困难同他在一起。

忽然间我一切都明白了：正确的思想就这么突然的来了。这思想是在马戏院里得到的，我时常到马戏院里去，看看打拳的人；一个芬兰人使我十分奇怪。他的气力并不大，身体也不大，而他总是打败那些比他自己气力大的人，他用了自己不平常的巧妙精细的训练去克服人家。我看见他打胜了一个强壮的俄国拳术家，我仿佛一下子惊醒了，我猜着了：

训练是主要的作伪，在这里隐藏着生活的害处。

我甚至于出了一身的冷汗，仿佛我全身的骨头都抖动了，撑直了。原来这几个字眼里面包含着心灵的宝贝和生活的钥匙：

——训练就是害处。

用了训练，没有气力的人也可以克服有气力的人；用了训练，剥削了民众的自由。这个道理雪亮的照耀着，使我的眼睛都张不开来，原来一切不平常的事情，是从这里来的，原来这是人类分裂的开始。可见得：事情是这样的，应该一切人都有平等的训练，或者宣布一切训练都完全禁止。我记得那天走回家去是很小心的，仿佛头上顶着一篮子的生鸡蛋，又象是喝醉了酒。

我请医生拿些书给我看，就是在巴尔瑙尔地方已经给我看过的；我读了，觉得完全明白了：训练是分裂了人类。从这时候起，我完全的改正过来，而且坚定了我自己的一生一世的主张。我说的是对的：自己的思想是海，而别人的思想是河，不管从河里有多少水流到海里，然而海水总是咸的。

医生那里常常有客人，都是些正经人，讲的话都是关于政治

的，他们并不避开我，这是他们看重我。难得有个很谨慎的老头子来到这里，他的人仿佛是灰色的，戴着眼镜，驼着背，他的头颈是不方便活动的，所以他要旋转头来的时候，总象狼一样的连着身体一同旋过来。而且他的声音也象冬天的饿狼的叫声一样。他总是带着皮包从火车站那里走来，擦擦手，摸摸秃头和胡子，就要求报账：

——唔，生活怎么样？

我对于老头子是不敬重的。老头子是律师一类的人：一切罪恶，一切行为，他们都会辩护的。而且是些游浪的人，我没有遇着过一个老头子是有坚强的主张的。自然我懂得这个老头子是一只危险的政治的狼，而在赤塔之后，我完全的懂得政治是什么。

在一个夏天的晚上，他又带着皮包来了，好象从炉子里爬出来似的，他全身沾着煤灰，烘得干干的样子，他把皮包往地板上一放，不说“你好”而拿另外的一句来代替：

——唔，战争要来了。〔1〕

真的：战争又爆发起来了，打破了我们的蠢笨。捧了十字架游行，教堂里的钟声，替自己的灭亡叫着万岁，医生眨着眼睛说：

——唔，一袋肠子，你瞧，简单化的生活。

我发愁了。那时候，谁也不能够懂得，这战争能够有什么样的利益。虽然那个老头子指给医生看，说什么战争的结果一定是革命，可是，我觉得这也不见得是什么安慰。革命已经有过，然而没有什么结果；在革命以后更加不好了。

---

〔1〕这是说一九一四年开始的欧洲大战。

要医生去参加军队工作了，而他已经被这个战争打击到这样的程度，对着那狼似的老头子说：

——也许，我自己给自己吃个枪弹，还比什么都公道些。

那个老头子坚持自己的主张：

——三个月之内我们就要吃败仗，革命就要来了。

关于那时候的战争，没有什么可说的，异乎寻常的疯狂，痴子的慌乱，把几万西伯利亚的老百姓赶到了俄国，而从这边又把许多捷克人，匈牙利人，德国人，还有其他莫名其妙的人，都赶到西伯利亚去；各种不同的言语，疾病，呻吟，还有那些混浊的鲜血。婆娘们都野蛮起来了。我公开的说——我害怕了。医生被他们从这个城市赶到那个城市，从这个兵营赶到那个兵营，他是做管理俘虏们的工作的。他解放了我的兵役，所以我不好意思离开他。他是一个非常之好的好人，夜里不睡觉，吃喝都没有时间，他的工作感动了我。不懂得人家给了他什么好处，他这样关心人家，有些什么打算：而且那些都是外国人。他自己没有什么希望，他又不是要找官位和勋章，同官长们是硬碰硬的。曾经有过这样一桩事情：把俘虏们赶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后来又忘记了他们，有个军官。找到我们这里来，抱怨着，说那些俘虏要冻僵了，要饿死了。医生就自己出了主意，从刚才到的火车上，叫卫兵们拨了两车箱的面粉和豆子，分配给了俘虏们。他为了这件事犯了罪。不过这件案子展期了，说等到战争完了再审判，一般的，他不怕破坏着法律去照应别人。

在邱明地方我碰着了塔奇央娜，她在俘虏们的附近走来走去，穿着红十字的白衣服，戴着黑眼镜，胖了些，做事很有秩序

的。她说：她还是在开仗之前学会了做医生的助手。那医生自然又来笑我了：

——亚珂夫，训练呀？看不出怎么样的简单化的生活，啊？

我自己在这个时候——不知道是否因为疲倦的缘故——竟在这些思想上动摇起来了，我的理智消沉了下去。

突然间——仿佛魔鬼的风车停止了似的，我们到托白尔斯克去的路上，在一个车站上，人家送了一个电报给医生，他读完了，捏紧了拳头，脸都变得雪白的，摸着喉咙对我说：

——亚珂夫——皇帝赶走了……〔1〕

我也被这句话吓了一跳。我从没有很认真的想过皇帝；而且假使有人说，一切罪恶都是从他那里出来的，——那我也并不相信。罪恶，我到处看得见。而这时候我才想着：皇帝真是统治的头脑吗？呵，头脑割掉了。

医生闹着，他的副手沃枯聂夫高兴得几乎跳舞起来，我看见大家都高兴。难道真象马车到了站，所以把马放了下来，民众呀？我看，真是这一回事情。民众象竖起了刺的刺猬一样，抓住了田地不肯放松了，象热烈的青年抓住了姑娘似的，看起来，象十年以前那样的事情〔2〕，民众再也不容许它发生的了！从战争里逃出来的人，并没有失去理智，他们都很能干的带了步枪，有些人还有机关枪和整批的军用品。而主要的，就是不管对他们说什么，他们都了解，他们说："对的，我们受得够了，已经忍耐

〔1〕这是说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了。

〔2〕这是说一九〇五——〇七年的革命，那时农民群众开始了土地革命，可是，后来反动派胜利了，土地仍旧被地主夺了回去。

到了最后一天。”我在这一年里讲的话，总要比四十三年之中，总合起来的话还要多些，我的胸口，好象有只钟在那里敲的样子。我在这一年里得着了极大的快乐，我看人家对于我都很敬重！

西伯利亚的地方是非常广阔，非常之大的，而且还是一个荒僻的地方，不是象此地这样狭窄：乡村是一个靠一个的，整个地面上横着许多道路，每十里一个市镇，每一百里一个城市。在那里并不是一切消息和事情，都能够穿过那些森林，按时的传到我那边的，所以当时又闹着开倒车的乱子，说快要恢复到旧秩序去的时候，——最初我还不相信呢。〔1〕

我向医生辞了职，他也被赶到伊尔库茨克去了。我在靠近尼哥拉夫斯克的一个市镇上住着，忽然来了骑兵，他们说：请打仗去！同谁？为什么？那位蜷头发的军官，额角很大的，他解说：“同莫斯科的人；那里有些德国的奸细占领了政府。”〔2〕他说得十分聪敏，可是不相信他。在西伯利亚的人不喜欢莫斯科。老百姓们咭哩咕噜的去了。我劝回了二十几个人，我说：这个战争，我们是不懂得的；谁干的这个把戏，我们也不知道；孩子们躲到树林里去，等着罢，将要来的是什么，先要看一看老爷们在什么地方。

这时候，我的好运气，仿佛从云头里飞下来似的，从城里来了两个青年，他们一下子就对我们解说了老爷们的把戏。

---

〔1〕这是说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之后临时政府的反动。

〔2〕这是说十月革命了。十月革命的时候，白党都说布尔塞维克是德国奸细。

——这个战争是反对民众的，叫你们去掘自己的坟墓。——他们说：

——这是没有压死的蛇重新又抬起头来了。而你们农民应该帮助莫斯科的人，在那里，他们所想的是正直的。拥护布尔塞维克，打击老爷们的后脑，捣乱他们的后方，这就是你们的工作。

他们说得很好，老百姓看见我所想的也同他们一样，所以很满意我。

——请你不要离开我们，你的头脑对于我们很有用的。

哥尔却克的军队[1]压迫一切的乡村和老百姓，收租税，强抢，拖面包，夺牲口，干草，等等一切东西！我们听见，有些地方的农民为着保护自己的经济，打起来了，而工人来帮助他们。我们这里也来了一个工人队伍，十个人，他们的领袖是一个生火工人叫作依夫科夫，黑头发，是一个枯燥的青年，很长，坐在马上脚可以拖到地。这些青年请我们帮助他们去打强盗，强盗一共有四十个人，都是骑马的，在三十俄里远的一个乡村里捣乱。我们也不只一次受他们的侮辱了，大家同意了，聚集了六十七个人，大部分是兵士，甚至于老年人也去了。我倒并不十分愿意，可是也带着洋枪去了。

天刚亮的时候。走进了乡村，打起来了。这场战争并不大，我们打死了他们三个，五个人受了伤；在我们这边，也打死了一个，另外一个沉在井里淹死了，有四个中了枪弹，我也在其中：

---

〔1〕哥尔却克是一九一八年底到一九二〇年勾结日本美国的俄国白党将军，他的军队在当时占领了西伯利亚，以托木斯克为中心。

一个不留神，弹子“擦”的一声打进了我的肩膀的软肉里。我差不多不会放枪的，从来也没有打过猎，然而我也一样的兴奋；武器这家伙是有脾气的，只动它一下，它自己就射了出去。老百姓们关于这件事情互相的称赞着，而且非常之夸口的，他们回家的时候，唱着歌。

然而回到自己的市镇里——看一看，哥尔却克人也在那里捣乱，有两个地方着了火，闹着，女人叫喊着，唔，在这里，那个生火工人依夫科夫显出了他当首领的本事；他把我们 分 作 两部分，向市镇那边绕过去。这样我们突然的扑进去，是出于他们不意的。这里打得很热烈，单是死的人在两方面总共有三十七个。可是，我们得到了一个大炮，两架机关枪，步枪，还 有 许 多军火，而十一个哥尔却克人投降了我们。

此后我们决定跑进树林去，过着军事生活；去的一共有五十七个人，我们过着那种自由生活，打打仗，唱唱歌。

在一切形式的生活里，都有自己的缺点；我们这里也有了缺点；我们开始过惯了树林子里田地里的流荡生活，人都懒惰起来了，破破烂烂的，不愿意去缝补，直到再不能穿的了，就到死人身上去剥下来，然而死人也并没有穿得象老爷那么阔。我们离开了自己的真正的农村生活。我烦闷，晚上我总是想着：这个混乱到什么时候才完呢？我闻了许许多多的死人臭味。我对于人也觉得可怜，——许多人为了自己的愚笨就这么死了，啊呀，多得很！

虽然我不是一个战斗的人，但是也兴奋起来了，很高兴去放枪，去刺死什么人；不过我看见：战争是一件又蠢又笨的事情。这里最重要的是消费了大量的枪弹，——费了几百枪弹，打死什

么十个人，其余的逃散了。而且，战争是很有害的事情：把人的性情都弄坏了。

在我们这里有一个青年彼替卡，他放纵到这个样子，抓着了俘虏，就一定要把他们都枪毙！他总是这样的请求依夫科夫：允许我去枪毙罢！他的眼睛燃烧着，脸是红的了。他是一个漂亮的人，脸生得不错，不大作声的。依夫科夫禁止他，然而他还是枪毙了那些俘虏，他这样的辩护着：

——这是我一个不小心！

或者他又说：

——他反正是已经受了伤的，也许就这么也是活不了的。

依夫科夫为了这件事曾经打了他两次。对于杀人的事情放荡到这样，在我们这里，还不只彼替卡一个。

我们的领袖依夫科夫性格是忧郁的，他的智慧是看不出来的，他总是称赞着海，——他是一个军舰上的生火工人，后来犯了政治罪，在黑龙江地方当苦役。他是一个勇敢的人。后来才看出来了，原来他所以勇敢，正因他不很聪敏。他喜欢跑在一切人的前面，跑出去就拿着枪，象拿棍子似的威吓着，骂娘骂老子的骂着，而人家正在对着他放枪。人，他是不可惜的。他说：

——真正的人都在海上。而生根在岸上都是些混蛋。

他不说话的时候多，总是咳着嗽，他的背脊时常要痛的，这也许是在当苦役的时候给人打伤了的。捉着了俘虏，他就派我到他们那里去：

——唔，亚邹夫·克涅邹夫[1]，你这个丑东西，你去劝他

〔1〕又是亚珂夫的一个外号。

们到我们这边来，你 告 诉 他们，如果不同意 的 话，要 枪毙他们。

有一次，我们捉了他们的步哨，一共有五个人，都是骑兵，有一个在手上和头上都受了伤的，同我争论起来了，弄得我很不好意思了。我看他不是一个普通人，我问他：

——你是老爷出身罢？

他承认：是军官，是少尉，而且还是牧师的儿子。我恐吓了他：

——我们要枪毙你。

他很骄傲很勇敢的，身架大方，脸又正经，他很有点气力；当捉他的时候他很好的自卫着。眼光笔直的看人，眼睛很好，虽然很生气的神气。

——当然的，——他说，——枪毙是应该的，这是这样的斗争，用不着慈悲，也用不着可怜。

他说了这个话，我倒可惜他起来了。我同他谈得很久，很想他转变到我们这里来。而他骂我们，尤其骂依夫科夫，原来他是为着要侦探出我们的依夫科夫的队伍而来的，因为 我 们 队伍的“名声”在他们那里，在哥尔却克的军队那里是很不好的。

——你们的领袖要送掉你们这一班傻瓜——他说。

他这样巧妙的暴露依夫科夫的错处，说他不会保全人，还有许多许多别的错处，我一下子就觉得：一切都是对的，依夫科夫是傻瓜。而且看出这一个军官，乌斯平斯基·库德尔斯基，恨着一切人，除出打仗以外，他是什么也不需要的。他就是象我们的彼替卡一类的人。我对他说笑话：

——你要打仗吗？你到我们这边来，打你们自己的罢。

他只不过动了动眉毛。我把他的事对依夫科夫说了，我称赞他是个好人！

依夫科夫说：

——他们是没有多大的希望的。

——我们这些领袖也不行，——我说。

——这是对的，气力很多，可没有计策。再去同他谈谈，枪毙总是来得及的。

我款待了乌斯平斯基·库德尔斯基老爷，请他吃了，喝了烧酒，喝了茶，我对他说：真理在我们这方面。

——谁知道这个鬼东西在什么地方！——库德尔斯基咭哩咕噜的说——也许在你们这里。我知道在我们那里是没有的。

简单的说：库德尔斯基同意了，他当依夫科夫的副手，照军事上说起来，他是当我们的参谋。唔，他原来是一个在自己的职业里的好手。他开始这样的训练我们，指挥我们，有时候，我却后悔起来了！可惜没有杀了他。我们大家都皱着眉毛；但是在这里，他有很好的成绩，很好的计策，大家都明白：他是一个好汉！他从不站到前面去表示他自己的本领，他没有一点儿露出他的勇敢，他只是狐狸似的行动，静悄悄的偷偷摸摸的干着。真的，他会保全人，不但在战斗的时候，而且在休息的时候，他要看大家的脚，揩乾没有，命令我们要常常的洗澡。他教那些不会放枪的人放枪，赶我们去放步哨，简直糟糕，一点安静都没有了。

——那个身上生出虱子来，我就要打那个！——他这样解

说。

好象依夫科夫在他的后面了，看不见似的。老的兵士非常的称赞他，可是一般年青的不喜欢他。

在我们这里，有武装的只有六十七个人，呵，他领导这一些人去做那样的事，真使我们很奇怪，——我们胜利的代价原来可以这样便宜。

在最初他同我说了很多的话，但是不久，就不和我多讲了，——他一点儿也不能够懂得，这是他的天性不容许他罢。

——邹珂夫，你发了痴了——他说。

他不喜欢外国人的。波兰人，捷克人，德国人，各种的外国人。可是对于俄国人，有一点儿爱惜的。他是很严厉的。他皱着眉毛，露着牙齿，用嘲笑的态度对付俘虏们！这已经是后来的事了，在他代替依夫科夫的职务之后。依夫科夫给人打死了，他和彼替卡，还有参加过日俄战争的一个兵，同在河里洗澡，有一队军官，大约十个人，来攻打我们的军营。依夫科夫听见了枪声，他不跑到树林里去躲避，而向我们这边跑过来，而那些军官正从我们这里逃出去，遇见了他，——一个骑兵打死了他。彼替卡的头也给砍了，死了。我对彼替卡的死，并不这么样可惜，因为我讨厌他的放荡。

而依夫科夫，——仿佛现在我还看见他的样子：他躺在草地上，伸得有一丈长的样子，伸开了手，横着一个十字形，——象要飞的样子！他只穿着一件衬衫，在他手的旁边还有一支连珠手枪。大家都可惜他，甚至于库德尔斯基自己蹲下去，给他扣好衬衫的钮子。他蹲着很久，然后，他对我们颂扬他，他演说：

——这是一个伟大的牺牲者，他是为着真理而牺牲的，他是一个真正的英雄。

他同依夫科夫非常要好，他们睡觉都在一起的，他俩都不爱讲话，沉默着，他们时常在一起相互的保护着。库德尔斯基不喜欢我，甚至于——我这样想：——他怕我。他是应该怕我的，因为我总是不信任他。依夫科夫说得很对：不应当去相信从自己的队伍里出来的叛徒。

这样，我们这些首领就这么样过活。从俘虏那里，知道了我们附近的哥尔却克人要来找寻我们，因为我们给他们麻烦够了。库德尔斯基从俘虏那里问出了一切，就引导我们到诺沃·尼古拉斯克地方去，在路上遇见了一桩不好过的事情；碰着了一个辎重队，夺取了二十九匹马。同时还得到四五辆卫生队的装货车，九个我们这方面捉去的俘虏，游击队员。

呵，原来亚历山大·克里莱支医生躺在一辆货车上；而在俘虏之中，有那个赤塔的海员彼得；他被打伤得这个样子，——我所以还认得他，只因为他的手上有一只多余的手指头。而那个医生，我也完全的不认识他了，他自己叫了我：

——唉呀，一袋肠子！

我看见，这个老头子躺在那里，全身都发肿了，灰白的胡子，秃着的头，眼睛不大会动的了，已经不再说笑了。他叫我给他弄点儿烟抽，哑着声音的说：

——已经有三天三夜没有烟抽了，倒你们的楣……

吸了烟始终问了一句：

——简单化吗？

我看他虽然是个医生，可是，他已经不是这个地 球 上 的人了。甚至于讲话都困难的了。

那个海员问我：记不记得塔奇央娜？原来她躲避在尼古拉斯克地方，他有许多事情需要看见她，要求库德尔斯基派人去接她到这里来。我倒很有趣，来了是怎么样？在第三天她坐了四轮车子来到了。她遇见了我，仿佛是很快活！

——布尔塞维克？

——唔，是当然的——我说。

其实在那个时候我对于布尔塞维克还不很相信。她召集了我们一切人，对我们演说：哥尔却克的情形是不好，应该快点打倒他，来一个和平的生活。她叫着，手挥着，她巴掌上扯动着，眼睛闪着光。她老了，枯干了，脸黑得象眼镜的颜色一样，声音很尖利的。非常之使我不好过，在晚上她对我说，她早就是一个真正的党员，甚至于坐过两次监狱。这次遇着那个海员，不过是三个月以前的事情，当她受了伤躺在医院里的时候。唔，这对我是不相干的事。她问我：

——你知道，你的东家——那个医生，他也同哥尔却克的人在一起？

这里我对她说了：

——哪，医生，他就在树林底下冰冷的地方躺着呢。

这一来把她的全身震动了一下，——可惜不能够看见她的眼镜里面的眼睛有怎么样的表情；她不能忘记那个医生轻视她那种女性的弱点，她不能忘记！这是我很久已经知道的了，而在那一忽儿，我完全的满意了。当然的，我笑了她，而她证明那个医生

是敌人。我走到医生那里对他说：

——塔奇央娜在这里呢。

他不过把舌头舐了一舐胡子，哑着声音的说了一句：

——呵，这样……

再就一个字也没有说了。我注意她整个晚上：她跑不跑到医生那里去，她同他去讲话没有？没有，她挥着棍子，从旁边走过去，走到自己的那个海员那里去——她躺在装货车上，她同他互相的说着话，又走来走去的象个卫兵一样。我走到医生那里去了两次，——他仿佛睡着了，不答应。去惊醒他又可怜，然而我很想同他讲一些什么。甚至于在月亮底下，他的脸也是这样的红，好象烧焦了的，——好人的脸在月亮底下总是青的。

到了半夜，我们开始收拾，要动身了。我问了库德尔斯基：

——马德威·尼古耶拉夫[1]，我们对于这些俘虏怎么办？

有六十个人：一个波兰的军官，三个兵士，都受伤了的，医生，还有一个犹太女人，这个人也已经要死的样子，眼睛已经向上翻着。库德尔斯基叫着：

——他们那些鬼东西，有什么用处呢！

队伍里的人提议都打死他们，而库德尔斯基摸着自己的马嘴，急着说：

——集合起来！

我劝他们把那些病人堆在河岸上，留在那里。军官，当然枪毙了。而那个医生在临别的时候，还用了全力对我说笑：

——你，一袋肠子，应当把我简单化了罢。

〔1〕这是库德尔斯基的名字。

——你自己很快就会死的，亚历山大·克里莱支。我说。

我始终是可怜他，他许多次数用自己直爽来对人，使我起了好感。他是一个好人。但是他终究给人打死了。有一个老兵士，人家叫他“日本人”的，还有一个打熊的猎人，他俩悄悄的留在我们的后面，后来那个“日本人”追上来对我说：

——我把你的医生打死了，我不喜欢医生。

他们怕有响声，所以在那里用了枪柄子把他们都打死了。我责备了他们，抱怨了几句，——库德尔斯基羞着我：

——假使步哨碰见他们的活人呢？

唔，是呀，当然杀人是一桩不好的事情。有时候也许杀掉自己倒比较得容易，——唔，这在职务上是不容许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了。反对生活的残忍的最后一次战争开始了，而这种蠢笨的残忍生长在人的骨髓里，——怎么办呢？许多人生着完全不能医治的传染病，他们活着只不过是为着要把病传染给别人。不，在这里一点没有别的办法，我们互相的打仗还要很长久的时候，直到生活简单化的胜利完全达到。

我认为，——我想着——要不是塔奇央娜劝那个“日本人”去杀了医生的罢？因为那“日本人”原来并没有烟的，然而，忽然他抽起烟来了，而在烟匣子上的记号是塔奇央娜的朋友的。也许这是出于她的怜惜，因为不愿意徒然的苦了那个医生。有这样的事——因为可怜一个什么人，所以杀死他。

你看：我是一个温和的人，然而我用我自己的手杀死了一个不能够抵抗的老头子，说起来，这可并不是因为可怜他，而是有别种缘因的。我不是已经说过不喜欢老年人吗，因为我认为他们

是有害的人，我常常对我自己的人说的：

——不要可惜老头子，他们是有碍的，因为他们固执，因为老朽。年青的人还可以改变，而老头子都这么个想头：我是老了，所以我是对的！他们是“昨天”的人，关于“明天”的事他们怕去想的，老头子对于“明天”只有等着死。

关于一些家具，我也这样，教训别人：

——大的东西，象柜子呀，箱子呀，床呀，不要打破，不要去弄坏了；而那些小家伙，各种各样无聊的东西——打一个粉碎！我们的一切苦恼，那是由于这些无聊东西。

是的。我有一次遇着一个很毒的老头子。开始是这样的，我生了病，伤寒症，别人把我安置在一个乡村里，在一个很好的主人家里，差不多躺了一个冬天。病得很利害，我的一切记忆力，都象火烧掉了似的。醒了过来，一点都记不起来，仿佛我白白的活了这么几年。我听见老百姓叫喊着，骂着莫斯科，骂着布尔塞维克。怎么一回事呢？唉，——不对，不对，——而有一个戴着毛皮帽子的老年人，手里撑着一根拐杖，在这个乡村里穿来穿去，走得很快的这么一个老头子。他的眼睛黑黝黝的，毛茸茸的，在皱着的眉毛底下，眼珠儿象两个金虫似的动着，——是有这样的金虫，它的翅膀仿佛象铁一样的。这个老头子穿得并不特别，但是远远就看得见他。

在春天的时候，我勉强的走着，休息着，观察观察这里的人，——有些简直是别一种人，有的烦闷的看着，有的生气着；而勇敢的坚决的，一个也没有。怨恨租税和委员们。我当然对他们解说，虽然我自己也不很懂得什么是重要的？我坐在那乡村后

面，靠近牧场那里，这个老头子沿着道路摇摆过来，用拐杖叩着地，看见了我，他就旋过头去，吐了一口口沫。我 的 好 奇心动了。问我住的那家主人：

——这是你们这里的什么人？

——这是一个有道行的聪敏人；他不准有 欺 骗 的。——他说。

他很严厉的，不愿意多说话的样子。

在那里有一个残废的兵叫作尼古拉·拉斯卡托夫，他是一个青年小伙子，没有脚，在左手上没有手指头，他详细的对我说：

——这是一个有害的老头子，他住在此地很久了。他是充军来的犯人；从前他养蜜蜂的，而现在他在树林里造起了屋子，过隐士的生活了，削木头杓子，假装圣人。革命一开始，他就反对革命，后来他的蜂巢破产的时候——他简直凶恶起来了。现在在他的四周围的，远在一百里路的人，都跑到他这里来，他劝导他们，说什么莫斯科是强盗，是不信教的人在那里指挥着，还有许多胡说乱道的话，还命令他们起来反对。

他说了这样一桩事情：有两个红兵回到乡村里来了，那些老头子就召集了许多人来开会而且对他们说："这是些混蛋。他们的同志把这个人的父亲母亲都打死了；而把那一个的父母的房子烧掉了，经济破产了，所以他的父母在城市里讨饭。他们要把我们的青年小伙子带坏的；我们提议把他们处死刑，为得要给我们的小伙子看看；结果这个捣乱！"这样，就把那两个家伙捆了起来，把他们的头放在木架子上，那一个红兵的叔叔用了斧头砍断了他们的头。

——呀，原来弄到这步田地。——我想。——我甚至于烦闷起来了。在那里，除出拉斯卡托夫之外，还有十个新派的青年，但是，他们因为年青，又无聊，仅仅同些姑娘们吊吊膀子，除了这个，什么都不做，——他们的父亲们和祖父们监视着他们，象监视着贼一样，如果这些青年要稍为照以前那样活动一下，就要挨打。

我暗示他们：

——难道不看见凶恶的枢纽在什么地方吗？

他们怕着，这样说：

——都要打我们的。

——唉，鬼不是我们的上帝！——我想。

我决定自己去同这个有势力的老头子讲话，我明白，他捣乱的把戏是要开倒车，要回到几年以前去。然而我很知道乡里人是蠢笨的，我已经观察到这一点了。老百姓对于别人的一切都忍耐得住的，独有为着自己的就不愿意忍耐了。大家很性急的要安居乐业，要多吃一点。

那个老头子住在离开那村庄七里路光景的一个山脚底下，靠近树林的地方；他的房子象看守的人住的一样，只有一个窗子，菜园也不大只有六楞地；三窝蜜蜂，一只褴褛的小狗，这些就是他的财产。在一个晴天，我跑到他那里去，那个老头子坐在树桩子上面，靠近烧着的柴堆，在这个柴堆上面用石头架着一个锅子，水滚着，把锅子里面的树胶烧软来；在篱笆上挂着几束用树皮结着的杉树枝。这大概是当作调树胶的棒用的。——倒是一个有点手艺的老头子；他弯着身体削着木杓子，不对我看。他穿的是蓝色

麻布衫，赤着脚。秃了头发的头顶发着亮光，在右耳朵旁边凸出着一个瘤；仿佛这是另外一个头的胚胎。我觉着，——这个瘤特别的激怒了我的心。

——喂，我到这里来要同你谈话。

——谈罢。

又不作声了。刀子动作得很快，木屑散在他的膝盖上和脚上。湿的树胶搅起来象牛油一样，刀子上一点响声也没有。在锅子里的水沸滚着，在老头子旁边的狗叫着。可是在老头子的周围却是静悄悄的。

——你干什么给人受苦呢？——我问他。——你所相信的是什么，你玩的是什么把戏？

不作声，低着头，甚至他的眼睛都不抬起来对我看一看，仿佛在他的面前简直没有什么人似的。他用刀子搅着树胶，并不开口，象聋子一个样。那只狗对着我叫，呜呜呜的象吹笛子一样，但是，他并不叫住那只狗。他坐在那里，仅仅动着他的手，还动着他的右肩膀，除了这个以外，整个身体都是一动也不动的简直象一块蓝的石头。这个老鬼，在他的周围是很好的，很安静的：在他的小房子的后面是树林，在前面，有沙岸，有小河，河里的水流着，太阳光照耀着。

——呀，你，这么巧妙的象个魔术家，把自己从人堆里分出来，特别起来。——我想着。

我非常之烦恼，我骂了他，而且威吓了他，——但是一无结果，他一句话都不同我讲，我就这样做了半天傻瓜。跑了，我走着，向后面看看：在山脚边烧着的柴堆发着亮光。我想：

——这个老人真是一个毒害的畜生！

公开的说：他那种故意装聋的态度伤了我的心。许许多多，几百个人听过我的讲话，然而这里一个都没有！

大约过了一昼夜，我的主人眼睛看着地，象牛一样的对我说：

——喂，克涅邹夫，你病好了，现在你要到什么地方去，也可以去了。

而且他的老婆，他的两个女儿和他的雇工，德国人，——大家对我都不亲热，同我说话也很粗鲁的了，——我懂得，一定那个老头子对他们说过我的什么坏话。乡里的人，大家都好象发了牛性似的，看也不看我了，可是在不久以前，他们还自己跑来找我说话呢。我想：人是一个样的，要把我丢到地底下去，是非常简单的事。这侮辱得了什么人呢？在这样尖刻对人的世界里，谁在这一点上来诉苦呢？这时候，我的心都发火了。

我跑到拉斯卡托夫那里，我说：——唔，你把我放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躲避两三天。

我好好的同主人告别了。仿佛是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乡村。而拉斯卡托夫把我关在一间阁楼上，他自己的洗澡间里。坐了一天，两天，三天，第四天，等到黑暗的夜里，我就走了，把石块扎在手巾包里，做出一个武器，当做铁锤子。我有一把手枪的，我卖给了拉斯卡托夫；因为一个单身人在路上走的时候，这是一个危险的东西，可以暴露人的真相。

我走到老头子那里，大胆的敲着门，我想：夜里有客人到这里来，一定是习惯了的，他不会害怕的。果然：他开了门，虽然

他的手抓紧着门的拉手，唔，当然的，我也把脚站住在门和树桩子中间，其实这倒用不着；那个老头子一下子就知道了来的是陌生人。他朦里朦瞳的说：

——是谁呀？要什么？

他的狗抓住了我的脚，这里，我用手对付着老头子，而拿棍子对付了那只狗；打狗应该要打在嘴巴上的，要从下面打上去，这样可以把它的头同脊骨一下子打断。

我走进了他的屋子，把门闩上，那个老头子也许还没有知道是我，也许他害怕了——他咕哩咕噜的说：

——为什么要把那只狗……

刮着了洋火，这时候我就可以打死了他的，然而要知道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而且我也觉得黑暗。呵，他点着了灯，还是没有对我看，也许因为他没有什么担心，也许因为他怕。这可使我很难受，甚至于脚发抖了，尤其是他用手遮着亮光望我的时候。他坐下去，坐在凳子上，两只手撑着凳子，又不开口，而眼睛张得那么大，象女人那么的可怜。我也仿佛可怜他起来了。但是我对他说：

——唔，老头子，你的命要完了……

而我的手并没有举起来。

他咕哩咕噜的哑着声音说：

——我不怕，不可惜自己，——不过可惜人家——我死了的时候，他们就得不到安慰了……

——你的安慰是欺骗人的，——我对他说。——你要祷告上帝呢，还是怎么样？

他的脚膝跪了下去，这时候我就打死了他。很不好过——我的胸口象要呕吐，全身发抖。我心上不舒服到这个样子，几乎要打碎那盏灯，放起火来，烧掉这所小屋子——如果是这样，我自己也糟了！因为乡下人会看着火光跑来，一定追着我，在树林子里捉到我。

我在这地方又不熟悉，跑不远的。可是，我当时关好了门，穿过树林子跑到山上去了，到太阳上升的时候，我已经走了二十里路，我就躺下睡觉；我睡着的时候，给白党的步哨碰见了，他们大概有九个人。一醒过来——已经糟了！当然的，他们立刻叫了起来，“奸细在这里，绞死他！”打了我几下。我对他们说：

——你们打什么？叫什么？离开这里七里路光景，在山脚底下，一百五十个布尔塞维克的兵在那里，他们下了动员令……我就是从他们那里逃出来的。

我看得出他们相信了，而且害怕着。

——你的脚上从什么地方来的血呀？

——这是——我说，——在我旁边，一个人被人家用斧头斫开了头，溅在我这里的。

呵，——我欺骗了他们，而且威吓了他们。他们很快的走了，而且把我也带走了。在危险的时候装着傻瓜，——救出我自己的性命有许多次数了，这是我的很好的习惯，到早晨，我已经同他们平等了；我同兵士们已经完全说通了。啊呀，人是蠢笨到这个地步，只要知道他们！在一切事情里都是蠢笨的：不管是在事业上，在消遣上，在犯罪上，以至于在道德上。

就是这个老头子……可是，关于他呢——已经够了。我不愿

记起这件事，他是很坚强的老头子，但是……是的，人是蠢笨的……可是，都是为什么呢？他们要不平常，而且不能够懂得他们的救星，是在于简单化。对于我，这种不平常的事情，已经够受的了。如果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生活，如果还相信上帝，那末真要请求上帝把我变成土老鼠，钻到地底下去生活。你瞧，我受着的苦处到了什么程度。

唔，现在一切鬼把戏都打得粉碎的了，都在崩溃下去，应该很快就可以等着——大家替自己造出轻松的秩序[1]，大家都开始了解，生活的最高意义是在于简单，而应该把我们的残酷的特性扫除得干干净净，滚蛋……不平常——是鬼想出来灭亡我们的……

好兄弟，就是这样……

---

[1] 这篇小说的口气是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一个红军兵士在列宁城的休养院（王侯公馆的旧房子）里，谈他自己的历史。这里所讲的，是亚珂夫所了解的"社会主义的建设"的意思，他叫它做"轻松的秩序"——"生活的简单化"。

后　　记

高尔基的创作在中国也有好些译出来了。他早年的著名小说和戏剧，象“二十六个和一个”，“底层里”（“夜店”），“三人”，“福玛·高尔狄耶夫”等等，似乎早已翻译过了。固然，大半都是重译的，有些，很值得重新从原文译过一遍。然而远在国外，手边连中国各书店的“图书汇报”也没有，想查考一下高尔基作品的中国文译本，也无从查考起。这里编译的“高尔基创作选集”，只是根据莫斯科国家出版局一九三〇年出版的“高氏作品选”，加以选择而译出来的。高尔基的作品，在苏联是用各种各式的版本出版着，全集，选集，单行本，插画本，廉价本等，销售的总数总在二三百万以上。而这本最近选出的集子，第一版就印行了十万本，上面有一篇序是卢纳察尔斯基做的“作家和政治家”。这本选集相当的可以代表高尔基的创作精神，没有可能读他的全集，或者要更深刻的了解他的长篇巨著的读者，可以在这本选集里得到一个引导的线索。

高尔基创作的精神——有史铁茨基关于他的文学生活的四十周年纪念的演说（就是这本选集前面的第二篇），我们可以不必详细叙说了。对于中国读者，尤其可以注意的却是高尔基的反市侩主义和集体主义。我们只就这选集里收集的作品来说一说。

“海燕”——一篇散文诗，是作者早期的作品，作者在这里

仿佛宣布了他的“文艺纲领”。他是“海燕”，是“暴风雨的歌颂者”（俄文的“海燕”一个字——burewestnik——正是“暴风雨者”的意思，）他讥刺那些醉生梦死的市侩，那些神经脆弱的低能儿，他们根本就没有了解“斗争的快感”的可能，他们是十足的太平主义者。太平无事是唯一的“高贵的”梦想。而高尔基说“让暴风雨来得厉害些罢！”新的阶级的新的艺术家不但“先天地”要求着改革，要求着旧秩序的推翻，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有对于自己力量的信仰，是他有对于“将来”的胜利的信仰。那篇“同志！”，是更具体化的解释了。在这篇“同志！”里面，高尔基用散文的形式说明了“将来的胜利者”是谁。这不是“坚强的个性”和“憎恨群众的英雄”，那是一个集体，用自己的汗血造成这世界的财富的人们。高尔基说：“他们接近自由，他们也会自己推开自由的来到。”这些被蹂躏被压迫的人们，其实不但受着剥削，而且还受着千百年来积累起来的谎骗。当他们不能够看穿这种谎骗的时候，他们是在推开着自由，是在拖延着自己解放的日期。而高尔基正是揭穿旧社会的一切谎骗的作家，他挖出了自己的心，把它的火焰来照耀走到新社会去的道路。

高尔基对于市侩，对于私有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小老板，小田主，一切自以为是贫苦而又只听得见洋钱响的音乐的人们，是深刻的憎恶着，然而他所揭露的并不是简单的“恶根性”，而是资本主义整个制度的结果。人类征服着自然，自己也在改变着自己的猢狲子孙的畜生似的“天性”。但是资本主义在这进化的半路上，紧紧的抓住了人的“兽性”，还发展了禽兽所没有的私有主义，贪婪，愚妄。资本主义成为人类进化的桎梏，虽然它在一

定的时期之内发挥了征服自然的伟大的力量。资本主义必须要大多数人变成私产的奴隶，变成发财的工具，而这是为着使上层阶级自己去堕落，腐化。高尔基揭穿这种痛苦的真实，号召着为着新生活的斗争。他在极普通的贫民，小孩子，地狱里的“底层里”的流浪人之中，也能够发见新生活的萌芽。他不但看得见小资产阶级的私有主义和保守主义，这是统治阶级和整个旧秩序的“圈套”；他并且看得见一些小资产阶级的人物的倾向光明的要求，他们在地主贵族和资本家的重压底下，真正没有“出头”的时候，只要有一线光明，只要有新的阶级的领导……是能够走上新的道路的。“大灾星”里，他所描写的那个残废的小孩子，尚且知道田地里的清朗和美丽的可爱。“坟场”里所写的一些市侩，庸俗的，死气沉沉的，“生活已经推开了，而死亡还没有接受”的人之中，他也要去寻找对于生活的教训。要知道他们之中，每一个人都能够做一些对于人类有益处的工作，每一个人的知识，劳力，都可以成为大家的“幸福”——征服自然，征服这世界里的困难，创造一些什么……然而资本主义，尤其是革命前的俄皇制度和那农奴制度的残余，把许多活人的力量都没头没脑的葬送在没有面目的坟墩里。

我们看“莫尔多姑娘”。这是描写的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之后的工人。他的老婆，他的岳父，几年前都还是活泼泼的人，尤其在“革命的发狂”的时代。而反动派的摧残，暴杀，收买，谎骗等等蹂躏着，蹧蹋着他们。使他们自杀的自杀，发狂的发狂，消沉的消沉，使青春的活泼泼的力量，在厨房和毛厕之间的臭恶气味里面熏烂了……把一颗充满了热血的心填塞了许多屎尿。最理想的俄皇的顺民，自然是只管自己的口袋，而始终只在空空的

口袋旁边活活饿死的奴隶。然而反动派的“胜利”是可笑的。他们用尽了一切力量，他们做尽了一切无耻的，野蛮的，没有形容词可以形容的丑恶的把戏，为的是要保持贵族绅士和“工商业家”的利润，为的是要保持地主的土地，为的是要保持太太小姐，公主郡主的骄奢淫逸的可能。现在呢？始终没有什么可以保持的了。这就是——不管旧秩序之中有几千几万条绳索，例如老婆孩子的负担，例如一些受着谎骗和迷惑的观念，怎样牵掣着，怎样捆缚着，——革命的战士还是在生长着，还是在锻炼着。高尔基所表现的痛苦的真实，只是这种锻炼的一种武器。他用极高度的艺术力量，使人认识现实社会之中的关系，更深刻地感觉到亲切的日常生活之中的“困难的症结”，他给我们强烈的反抗，这些困难的火焰，燃烧着这颗赤血的心。……

高尔基所写的资本家也是极端真实的。俄国，尤其是俄国外省的一些资本家，商人，一直是背着许多俄国式的所谓希腊正教的，宗法封建的“遗产”的。这些“文化遗产”在一种“民族的”，“地方的”形式里面帮助着他们对于工人店员的剥削；同时，灭亡的预先感觉已经使他们跟着西欧“世纪末”的资产阶级颓废起来。高尔基的许多大著作里（参看史铁茨基的演说），对于这种俄国式的“商人”（资本家），描写得非常之深刻，非常之具体。就在这里的“笑话”里面，我们也可以觉得这种典型的蠢牛似的俄国商人，其实比狐狸还狡猾。这些活泼泼的俄国商人的典型，在高尔基的作品里，决不是死板的公式里印出来的，决不是一些笼统的概念。就在这些野兽里面，也看得出一种“人性”，社会的进展甚至于使他们也感觉到天崩地陷的不可避免，而想要用些特

别的手段，保证“改革”之后安放良心的地方。但是，阶级的本能可以使病得要死的老头子尽他最后一口气来保证“神圣的私有财产”。

最后，天崩地陷始终来到了，“不平常的故事”——译文是史铁尔的遗稿，听说国内已经出版过的——写着从日俄战争以前直到十月之后的事变。这些事变在这短短的一篇故事里，逐渐开展出来。这里，有“革命的”知识份子，有流浪人，有战斗的工人，有游击战争之中的农民，有自己吃到了“革命的果实”而又“后悔”的富农，以及糊里糊涂受着谎骗的人们，也有把战争，杀人……当做唯一的生命意义的份子。然而最主要的，使读者不由自主的觉到的，是历史事变里的群众的力量，领导阶级的力量，群众在负着历史使命的阶级领导之下，在这种阶级的行动和创造的领导之下，自己是在改变着自己的“天性”。这里面的人物，没有一个不是真实的，活泼泼的站在你的面前。你如果愿意，可以在这里得到些战斗和策略的教训，敌人和自己的形象都很真实的摆在这里。知识阶层的自由主义者和“革命者”，在这里跟着事变，跟着阶级关系的转变而显露着自己的真相。所谓敌人，所谓友军，要在最后结算起来，才是真确的。敌人之中本来并没有“非人”的怪物，象中国小说写的秦桧之类的典型，那并不是一个活人，而只是一些“奸臣”，“混蛋”，“恶棍”等等的抽象概念凑合起来的东西。如果真是这样，那就革命差不多和做戏一样容易了。

世界上的许多书的“作用是要把我的思想拖到别一方面去……其实有趣的，并不在于书里写的东西，而是这些书为了什么目

的而写的。我说这是为了安慰我而写的，”（“不平常的故事”）。高尔基的书却不是安慰我们的书，这是惊醒我们的书，这样的书要“教会我明天怎样去生活”。

一九三二年一二月。

M·高尔基：

克里慕·萨慕京的生活

第　一　章

伊凡·亚启莫维支·萨慕京是喜欢新颖的；因此，老婆生了第二个儿子的时候，萨慕京坐在产妇的床头，就这么向她说：

——知道吧，维辣，我们得给他一个什么少见的名字？那无数的伊凡哪，华西里哪……讨厌极了。A？

维辣·彼得洛夫娜受着生产的痛苦，疲乏了，没有回答。丈夫沉思了一忽儿，他那鸽子似的眼睛向着窗子，向着天，天上的云被风撕碎了，有些象河里的冰流，又有些象池沼边的毛茸茸的土墩。之后，萨慕京很担忧的数起来，用短短的，臃肿的指头在空中戳着：

——赫利斯托复尔？启利克？吴柯勒？尼柯狄慕？

每一个名字他都用勾掉的姿势取消了，数过了十四五个不平常的名字，很满意的叫了起来：

——萨慕松！萨慕松·萨慕京，哪！这倒不坏！圣经上的英雄的名字，而姓——我的姓是别致的！

——不要那么摇着床，——老婆低低的请求他。

他道歉了，在她手上亲了个嘴，那手是失掉了气力的，沉重得奇怪；他微笑着，听着那秋风的凶恶的呼哨，小孩子的可怜的咭咕。

——是了，萨慕松！民众需要英雄。然而……我还 得 想 一

想。也许——列沃尼德。

——你用那样的小事情来麻烦维辣，——马利亚·罗曼诺夫娜，收生的，在裹着新生的孩子，很严厉的说。

萨慕京看了看老婆的没有血色的脸，整理了一下她那散在枕头上的异乎寻常的淡金色的头发，没有声息的从卧房里走出去了。

产妇很慢的好起来，孩子是衰弱的；恐怕他会活不长久，维辣·彼得洛夫娜的母亲，很胖的，可是总是生病的，赶紧要替他行洗礼；行了洗礼，萨慕京赔罪似的微笑着，说：

——维罗蚩卡〔1〕，我最后决定了叫他克里慕。克里慕！小百姓的名字，一点也没有什么责任的。你怎样，a？

看见丈夫的忸怩和家里人大家的不满意，维辣·彼得洛夫娜就赞成的说：

——我喜欢。

她的话在这家里就是法律，而萨慕京的意外的行为，大家是看惯了的；他时常有些别致的行动使得人奇怪，然而他在家里，在熟人之中，却享受着有福气的名声，是个什么都容易办到的人。

可是这不大平常的名字，从这孩子的第一天的生活起，就特别明显的标明着他。

——克里慕？——熟人都这么反问着，特别注意的看着这孩子，仿佛在猜度着：为什么是克里慕呢？

萨慕京解释了：

——我本来想叫他聂斯托尔或是安惕帕，然而你们知道，那种蠢笨的礼节，僧正，“否认撒旦吗”，“吹一吹吧”，吐一口

〔1〕维罗蚩卡是维辣的小名。

吧”〔1〕……

家里的人也有些原因——这是各人不同的，——对于新生的孩子，比对于他的两岁的哥哥德米特里，要格外注意些。克里慕的身体很弱，这使母亲格外的爱他；父亲觉得自己有点罪过，给了儿子这么一个不相巧的名字；外婆认为这名字是“乡下人的”，说是欺侮了这孩子；而克里慕的祖父，很爱小孩子的，他组织了一个孤儿手艺学校，是那边的尊贵的校董，他还很起劲的研究着教育，卫生，他明显的宁可爱这个衰弱的克里慕，而不爱那个强壮的德米特里，也格外关心的照顾着这一个孩子。

克里慕生活的最初几年，正是为着自由和文化的绝望的斗争的年代，当时，那少数的人勇敢地，绝无保护地把自己放在“铁砧和锤子之间”，在那能干的德国公主的无才的子孙的政府和不识字的，在农奴式的奴隶制度里愚蠢了的民众之间。这些忠实的人，正当的憎恶着沙皇的政权，背地里极端诚恳的爱上了“民众”，就跑去复活他们，挽救他们了。为着要容易爱那乡下人起见，就把他想象成一种绝对的精神上美丽的人物，把他用无罪的受难者的衣冠，圣人的神光装饰起来，而估量得他的肉体上的苦痛比那种精神上的苦痛还要高贵，那时候，惨酷的俄国现实正在用这精神上的苦痛大量的报偿国内最好的人呢。

那时候的悲哀的赞美歌是最敏感的时代诗人〔2〕的愤怒的呻

〔1〕“撒旦”就是魔王；这里说的是希腊教僧正——(每一教堂的主持的职位)，在小孩命名的洗礼的时候所说的一套问答和吩咐，大概，尤其是“有古典的”基督教名字的礼节来得郑重。

〔2〕这是说的聂克辣索夫——N·A，Nekra ov(1821—1878)，俄国反农奴制度的伟大诗人，“现代人”和“祖国杂记”的编辑。

吟，这诗人向民众提出的问题特别着重的，惊心的呼号着：

你醒过来了没有，充满了力量的？
还是，服从着命运的法律，
一切你所能够的，已经做了，
造出了呻吟似的歌曲，
就这么永久的睡着了？

为着文化创造的自由的战士所受着的苦难是数不清的。然而逮捕，监狱，西伯利亚的充军，摧残着几百个青年，却更加燃烧着，激励着他们反对那巨大的，没有心灵的政权机体的斗争。

在这个斗争里，萨慕京家也受着了苦难：伊凡的哥哥——雅柯甫在监狱里坐了差不多两年，充军到西伯利亚，他企图从充军的地点逃走，又给捉住了，调到土耳其斯坦的一个什么地方去了；伊凡·萨慕京也没逃掉逮捕和监狱，后来，开除了他的大学学籍；维辣·彼得洛夫娜的堂兄弟，马利亚·罗曼诺夫娜的丈夫在充军到雅卢托罗夫斯克的路上，坐在驿站里。

79年春天索洛维耶夫的绝望的枪声响了，而政府的回答是亚洲式的压迫。〔1〕

于是几十个坚决的人，男的和女的，就同专制皇帝决斗起来，象追野兽似的追了他两年，终于打死了他〔2〕，可是，立刻就被自己的一个同志出卖了；他自己试着，要打死亚列山大第二

〔1〕索洛维耶夫——Soloviev，"土地与自由"党的党员，1897年四月二日暗杀俄皇亚列山大第二，没有成功；当年六月"土地与自由"党解散，另外组织了"民意"党。

〔2〕1897年十一月，炸毁了库尔斯克铁路上的沙皇专车；1880年五月冬宫里爆发了炸弹；1881年三月一日终于打死了亚列山大第二。

的，然而大概就是他自己，又把要轰炸沙皇专车的地雷的电线扯断了。打死了的皇帝的儿子亚列山大第三，赏赐了这个谋杀他父亲的人，给了他一个“尊敬的公民”的称号。

等到英雄们消灭了，他们——这时常是这样的——原来做了错误：引起了希望，而又不能够实现这些希望。那些站得远远的，善意的注意着这个势不均力不敌的斗争的人，受着了失败的沉重的压迫，比活着的战士的朋友所受的压迫，还要厉害。许多人立刻在一批英雄的残余之前把自己的大门很聪明的关起来，那些英雄昨天还引起他们的赞赏的，而今天只会连累他们了。

逐渐的开始了怀疑的批评，批评那“历史创造过程之中的个性的意义”，这样的批评，过了十年，又让位给那种不客气的，对于新英雄“亮头发的恶汉”弗里德里赫·尼采的夸奖。人们很快的聪明起来，同意斯宾塞的意见：“从白铅的本能里，做不出黄金的行为”，于是集中着自己的力量和才能去“自我认识”了，去研究个性存在的问题了。很快的接受了这么一个口号：“我们的时代——不是广大任务的时代。”

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他那么奇特而仔细的感觉到了恶的力量，简直象是恶的创造者魔鬼自己在暴露着自己，这个艺术家，在大多数老爷同他们的仆役一样是奴隶的国家里，歇斯替里的叫着：

“驯服吧，高傲的人！忍耐着吧，高傲的人！”

而跟着他，另外一个天才的声音不见得更微弱些的呼号着，他威权的，坚持的肯定着：到自由的路只有一条——这就是“不

用强暴去抵抗恶”的道路。[1]

萨慕京家，在当时是已经少见的人家之中的一个，这种人家的主人不那么慌忙的熄灭所有的火光。有些不快乐的，不随和的人来拜访他们，虽然不这么时常；他们在房间的角落里，在影子底下坐下来，话说得很少，不舒畅的笑着。他们，各种各样的身量，穿着各种各样的衣服，可是很奇怪的互相的相象的，象同一个队伍里的兵士似的。他们“不是本地人”，要到什么地方去，顺路来到萨慕京家，有时候也留在这里过夜。他们还有一点更加互相相象的地方，就是都很恭敬的听着马利亚·罗曼诺夫娜的生气的说话，大家是怕她。而萨慕京父亲又在怕他们，小克里慕看见父亲差不多在他们的每一个人面前，都那么赔罪似的擦着自己的和软的，亲爱的手，踢踢脚。这样的人之中的一个，乌黑的，满脸的胡子，大概很吝啬的，生气的说了：

——你家里，伊凡，蠢极了，象亚尔美尼亚的一个笑话：什么都多出了十倍。我过夜吧，不知为什么给了我两个枕头，两支蜡烛。

在这城里，萨慕京的熟人减少了很多，但是，因为惯了的缘故，晚上在他这里始终还聚会着一些人，还没有忘记昨天的情绪的。每天晚上，从院子深处的厢房里，马利亚·罗曼诺夫娜郑重的走出来，她很高，全是骨头似的，戴着黑眼镜，象是受了气的脸，似乎没嘴唇的，半花白的头发上戴着顶黑花边的帽子，而在帽子下面很严厉的竖起着灰色的大耳朵。二层楼上的房客华辣甫

[1] 前一个宣传“驯服”和“良心”的文学家大概是朵斯托耶夫斯基；而后一个是托尔斯泰，“不用强暴去抵抗恶”就是中国人所谓“无抵抗”的直译。

卡，宽肩膀，深黄胡子的，也下来了。他象一个街上的马车夫，突然发了财，买了件别人的衣服，紧紧的绷在自己身上。他的行动很迟笨，很小心，然而始终很吵闹的响动着鞋底；他那脚后跟是椭圆的，象只鱼盆。坐到桌子边去，他先要担心的试试椅子，看是不是够坚固。他的身上，他周围的一切，都在响着，叫着，摇动着，木器和碗盏很怕他，他走过钢琴的时候——弦也会叫起来的。医生索莫夫也来了，他是黑胡子，很忧郁的；他站在门口的门坎上，用他那发肿的，石头似的眼睛，从胡须似的眉毛底下看看大家，嗄着声音的问：

——活着吗，身体好吗？

然后，他走进屋子里来，而跟在他那宽阔的弯曲的背的后面的，总是那位瘦瘦的，黄脸的，眼睛很大的医生夫人。她不做声的同维辣·彼得洛夫娜亲嘴，向屋子里的一切人鞠躬，仿佛对着教堂里的神像；于是离得大家远远的坐下来，象坐在牙科医生的接待室里那样，用手帕遮着嘴。她总在看着比较黑暗的角落，似乎等着那暗地里，立刻就会有什么人叫她：

——来吧！

克里慕知道她在等着死，医生索莫夫当着他的面，也当着她的面说过：

——从来没有遇见过象我这位夫人这样蠢笨的怕着死的人。

不知不觉的，意外的，在角落里的什么地方，在昏暗之中出现了一个深黄头发的人，这是克里慕和德米特里的先生斯贴旁·托米林；总是那么激动着的塔尼亚·库里柯华小姐也跑进来了，那么干瘪的她，鼻子很可笑，被麻子的瘢痕侵蚀了；她拿来了几

本书或是钞本——上面写满了紫色的字，跳到大家跟前，压住了声音，悄悄的催促着：

——唔，来读吧，读吧！

维辣·彼得洛夫娜安慰着她：

——喝点茶，打发仆役们走了，那时候再……

——要当心点仆役们！——医生索莫夫警告着，摇摇头，而他头顶上的碎片似的头发中间，灰色的圆洞在放着亮光。大人们在屋子中间围着圆桌子喝茶，坐在那盏白罩子的灯底下，那灯罩是萨慕京想出来的：这罩子并不是把灯光向下反射，照着桌子的，而是向上照着天花板的；因此，屋子里充满着沉闷的半明不暗的光线，而在三个角落里黑暗得象乌黑的夜里一样。第四个角落里，有一盏壁灯照着，在一盆很大的石南藤〔1〕旁边，放着小孩子的桌子。这植物的乌黑的，手掌似的叶子爬在墙壁上；用绳子捆在钉上的那些树枝上面，有好些“气根”垂在空中，象一条条很长的黑虫。

茁壮的，胖胖的德米特里总是背朝着大桌子坐的；而克里慕，体格很整齐的，瘦瘦的，头发剪得圆兜兜的，“乡下人的样式”，脸朝着大人们坐着，很注意的听着他们的谈话，而等着父亲把他献出去。

差不多每天晚上，父亲总要叫克里慕去，用软和的膝盖夹夹他的大腿，问：

---

〔1〕原文是 Rhododendron，汉文字典上注“杜鹃花属”，而这里说它有“气根”——象“风兰”似的根垂在空气里，而且是攀缘性的植物，姑且照日本文字典译做石南藤。

——唔，小乡下人儿，怎么样：什么最好呢？

克里慕回答：

——将军出殡的时候。

——A，为什么？

——有吹吹打打的。

——什么最坏呢？

——要是妈妈头痛。

——怎么样，a？——萨慕京得胜似的问着客人，他那可笑的圆滚滚的脸亲爱地放着光彩。客人们笑着，称赞着克里慕，然而他不喜欢这样的表示他的聪明，他自己觉得那些回答是蠢笨的。他第一次这么回答，还是在两年以前。现在，他驯服的，甚至于善意的给人消遣，觉得父亲很喜欢这一套；然而他已经感觉到这里有点儿侮辱，仿佛他是个玩具：捏他一捏，就叫两声。

从父亲，母亲，外婆给客人的谈话里，克里慕知道了自己的不少奇怪和重要的事情：原来他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很显然的同自己的同年的不同。

——简单的，粗糙的玩具，他倒比精巧的，贵重的玩具喜欢，——父亲很快很快的，吞咽着字句的说；外婆很郑重的摇着她那花白的，梳得很认真的头，叹着气，证实着：

——是的，是的，他爱简单的。

于是她又很有兴趣的说：克里慕还只五岁的小孩子，就那么感动人的照料着一棵衰弱的花，那是偶然生在花园的阴影的角落里的，在一堆杂草中间的；他浇着那一棵花，却不注意那些花坛上的花草；而等到那棵花始终死了，克里慕很久的，很悲伤的哭

了。

不听岳母的话，父亲打扰着她的说：

——他同奶妈的孙子，要比同我们这班人的孩子，愿意玩得多……

父亲比外婆说得好，总说些这小孩子自己也没有觉得，没有发见的事情。有时候，克里慕甚至于觉得父亲自己在空想出一些说话和行动来，就这么说着，空想出来，为的要夸奖自己的儿子，好象他夸奖自己的表走得奇妙的准确，夸奖他自己的会玩纸牌，还有许多别的事情。

然而克里慕听着父亲，却时常这么奇怪着：父亲倒记得，他怎么忘记了呢？不是的，不是父亲空想出来的，要知道母亲也说他，克里慕，有许多不平常的地方，她甚至于还解释了这是什么缘故：

——他生的那一年是那么惊心的一年，又是火着，又是雅柯甫被捕，还有许多事情。我怀着他很难受的，生产也太早了一点，所以他这么奇怪，我想。

克里慕听着，仿佛她在道歉或是发问：是不是这样呢？客人们都同意她：

——是了，这是显然的。

有一天，因为在客人跟前表示聪明失败了，所以激动着，克里慕就问父亲：

——为什么我是不平常的，而米替亚[1]是平常的？生他的时候，不也是在绞死着人吗？

---

〔1〕米替亚——是德米特里的小名，

父亲说了许多话，很长久的解释着，然而在克里慕的记忆里只剩得一点：有黄的花，也有红的花，他——克里慕就是红的花；黄花是沉闷的。

外婆，不亲爱的斜着眼睛看着女婿，倔强的说：那可笑的乡下人的名字很不好的影响着她这位外甥的性格；孩子们叫克里慕——"克林"〔1〕，这是欺侮这个小孩子，所以他只要到大人堆里来。

——这是很有害的，——她说。

"真正的老头子"——祖父亚启慕是自己这位孙子的敌人，也是一切人的敌人，驼着背，很沉闷的，象一棵枯树，他对于所有这一切向来是不表示同意的。他的脸长长的，双重的大胡子，从耳朵边直挂到肩膀上，而下巴颏却是光的，剃了的，上嘴唇也是这样。鼻子是很沉重的，淡蓝色的；祖父的眼睛上生着灰色的眉毛。他那很长的脚不会弯的，很长的手带着弯曲的指头，不愿意似的，不舒服的动着；他总是穿着一件长长的棕色上衣，一双羊皮里子的绒靴子，软底的。他走起路来就撑着一根拐杖，象看夜的似的；拐杖头上有一个皮球，为的使它不那么敲着地板响，而那么拖着，擦着，合着他那靴底的调头。他真是个"真正的老头子"，甚至于坐着也要两只手撑住了拐杖，象城里公园里的老头子们那么样。

——所有这一切都是极有害的废话，——他咕噜着，——你们大家在弄坏这孩子，空想出他来。

祖父和父亲之间立刻开始争论起来。父亲在证明着：在这世

〔1〕"克林"——俄文是Klin，是"楔子"的意思。

界上一切好的——都是空想出来的，猢狲就开始空想了，而人是从猢狲变出来的；祖父生气的拖动着拐杖，在地板上画着零，象胡琴似的声音叫着：

——也也是废话……

然而谁也争论不过父亲的，他那很有味的嘴唇里，字眼是那么快，那么多的在散落下来，连克里慕都已经知道了：祖父立刻要挥着拐杖站起来，象马戏院里马似的，很大的那么一个，站在后脚上直立起来，而走到自己房间里去，父亲却还要在他后面叫：

——你，爸普，是个 misanthrope〔1〕！

总是这么样的。

克里慕很清楚的感觉到，祖父想尽方法来压低他，而其余的大人却很当心在抬高他。"真正的老头子"肯定的说：克里慕简单的只是个衰弱的，萎靡的小孩子，一点儿不平常的地方也没有。他玩着不好的玩具，只不过因为好的玩具给强横的孩子夺去了；他同奶妈的孩子要好，是因为那个伊凡·德罗诺夫比华辣甫卡的几个孩子都笨些，而克里慕被大家宠惯了，总在想人家特别注意他，这却只在伊凡那边可以遇到。

这听着是很生气的，引起了对于祖父的一种敌意和恐惧。克里慕是相信父亲的：一切好的都是想出来的——玩具，糖果，有图画的书，诗歌，——一切。商量着饭菜，外婆时常这么给厨娘说：

——不要来问了！你自己去想点什么出来。

〔1〕misanthrope——读作"米让特罗普"，是憎恶人类者的意思。

时常要想点什么出来，不然，大人们谁也不来注意你，那就这么过着日子，仿佛没有你这么一个人，或者，仿佛你并不是克里慕，而是德米特里。

克里慕不记得，究竟是什么时候他发见了人家在空想他出来，于是也开始空想出自己来，然而他很记得自己的最得意的空想。不知什么时候，总是很久以前吧，他问了华辣甫卡：

——为什么你的姓是这虫儿似的？你不是俄国人吧？

——我是土耳其人，——华辣甫卡回答——我的真姓是“别伊-聂帕勒柯伊-阿柯撇伊柯伊”-别伊。“别伊”是土耳其话，而俄国话就是“老爷”。[1]

——这又不是姓，是奶妈的俗话，——克里慕说。

华辣甫卡把他抱了起来，往天花板上扔，很轻松的，象个皮球。这个之后不久，那讨厌的医生索莫夫尽着来纠缠了，他身上一股烧酒和咸鱼的气味；又得空想出来，说他的姓是圆滚滚的，象个小桶儿。还空想了出来：说祖父说的话是紫颜色的。然而，当他说了人家的生气有夏天式的生气和冬天式的生气的时候，那华辣甫卡的强横的女儿，黎达，很生气的叫了起来：

——这是我说的，我第一个的说的，不是他！

克里慕难为情了，红了脸。

空想出来不是容易的，然而他懂得，正因为这个缘故，家里的人，除开那“真正的老头子”，都喜欢他，而不大喜欢他的哥哥德米特里。甚至于医生索莫夫，那次大家走去划船的时候，克

---

〔1〕这是文字的游戏：这原是一句俄国成语：“不用棍子打，而用铜元打”，“别伊”是“打吧”的意思。

里慕同着哥哥追过了他，——甚至于这个忧郁的医生，挽着妈妈的手在走着，对她说：

——看吧，维辣，两个孩子走着，他们是一个“十”，因为一个孩子是“0”，而那边一个是“1”。

克里慕立刻就猜着了：“0”——这是他那圆滚滚的，沉闷的哥哥，象父亲象得可笑。从那天起，他就叫他哥哥“黄零儿”，虽然德米特里的脸色是粉红的，一双蔚蓝的眼睛。

克里慕发见了大人们总在希望他有点儿别的孩子所没有的特点，他就在晚上喝茶之后特别多坐一些时候，同着大人们，听着一大套的说话，从这样的谈话里，他在采取着智慧。注意的听着无穷的争论，克里慕很好的学会了抓住一些特别刺耳的字眼，等忽儿就去问父亲这些字眼的意义。伊凡·萨慕京很高兴的解释着：什么是Misanthrope〔1〕，radical〔2〕，atheist〔3〕，kulturtreger〔4〕，而解释了之后，爱抚着儿子，称赞他：

——你是个聪明脚色。好奇吧，好奇吧，这是有益处的。

父亲是很快意的，可是，没有华辣甫卡那么有味儿。很难懂得父亲讲的是什么，他讲得那么多，那么快，他的字眼一个压着一个，而整篇的话，好象是啤酒或者汽水的泡沫，从瓶口里冲出来。华辣甫卡讲得不多，他的字眼是很大的，象招牌上写的似的。他那通红的脸上，很快乐的闪铄着小小的淡绿的眼睛，他那

---

〔1〕见500页注〔1〕

〔2〕激进派，读作“辣狄卡儿”。

〔3〕无神论者，读作“亚特伊斯谛”。

〔4〕文化运动者，读作“库儿士儿特莱革儿”。

深黄色的胡子兴旺得象狐狸尾巴，在胡子里面红色的很大的微笑在掀动着；华辣甫卡微笑着，就有味的用那很长的油光闪烁的舌头舔着嘴唇。

原文已发表者，凡三部。这仅是
第一部第一章的开端，以下未译。

编 者 识。

P. 帕甫伦珂：

第 十 三 篇

关于列尔孟托夫的小说

R. 巴尔多插画

这篇小说，是根据文学史上的材料的事实——小说。关于列尔孟托夫青年时代的浪漫故事，现在已经有了好些材料：他的日记，草稿，信件，以及他朋友的回忆等等，可以做作者描写他的性格的底本。列尔孟托夫的“忏悔的贵族”式的性格在这里写得很显露。再者，列尔孟托夫的名著“当代英雄”本来是列尔孟托夫的“自传性”的小说，而帕甫伦珂这篇小说正是叙述他同一位“浪漫谛克的巴黎女人”的故事，以及他的诗歌创作的氛围。而这小说也只是写他的浪漫这方面的，他另有“光明”的方面，可参阅一卷六期[1]D·勃拉果夷所作“莱蒙托夫”。

关于作者P.帕甫伦珂，我们知道得很少，只晓得他还发表了几篇小说，例如长篇的“Barricade”（巷战），以及一九二七年在“普辣甫达”报上发表的几个短篇。据他自己说：他的幼年时代已经爱读高尔基的小说里的“马尔华”，“耶美里央·皮莱”等等。他说：“小孩子的时候，最初我所写的就是Aphorism（格言）。这是“海燕”，“老鹰歌”的影响。很想只用“格言”来说话——这种说法，我觉得是简单的，高尚的，很美丽的。这样的痕迹也留在我的成年的作品里。从儿童时代起。直到现在为止，唱着：推敲着，我总在读他的短篇，除开高尔基，谁也没有他写得那么完整和简单”。（“普辣甫达报论高尔基”集，第一三四页，P.帕甫伦珂：“我们谁不梦想做高尔基”。）

[1] 指“译文”。——编者。

所附的三幅插图[1]，读者可以仔细的一看：这是多么有力，多么凸现。

〔1〕这里计四幅。第二幅为原书书面，“译文”未收。第一幅即本书主角列尔孟托夫画像，——编者。



一九三……年出现了十二篇关于列尔孟托夫的著作。　（见报载）

深夜在澈称山上的森林里。摸索着，摇动着树梢，黎明从山那边跑过来；而前面，在溪谷外面远远的山坡上，已经是早晨了。早晨的言语是各色各样的，最热闹的早晨在溪谷的树林里，在喧闹的丛密的树木之间，在那些冒烟的忙乱的乡村那边。田地里的早晨就要安静些，声音响亮而平泛；山上的黎明却是紧张地寂静和无声的。

静悄悄的啁啾着一些没有睡够的鸟儿——这是唯一的响动。

在下面，在那些狭小的暖和的溪谷里，醒过来的动作发生着太阳底下的热烈的纷扰，它的模糊的回声传到山上来，然而这不过更加衬托着山上的无声的凝静。

一队骑兵的猎人休息在树林边，山顶上。夜是那么骚动和紧张，仿佛神经都露出在外面，用几千只纤细的迅速的小脚爪在保护着身体，防备着夜里的扰乱的危险。现在，在黎明的寂静里，神经伏在里面去了，好象疲倦了的松鼠躲进了深洞，身体就象这样的洞，外面包着一层干燥的无感觉的硬壳。

那些马同鸟儿一块儿感觉到早晨了，现在疲倦地打着呵欠，扯动着嘴唇。而夜里，它们很长久的在柴火堆后面走动着，寻找着最黑夜地方，然而到处都射着不安宁的苍白的光线，——浓厚

的夜色留落在下面，在溪谷里；上面只有夜色的稀薄的模糊的一层。苍白的夜色延长得那么久那么久，腿和腰背都要发痛呢。

人比马要睡得长久多了，他们一直睡到太阳出来，一直到他们身上跑过了一阵太阳之前的寒冷的痉挛。

太阳初初上来的时候，总要觉得稍微冷一些，它的光线推动着前面的一阵轻轻的寒气的微波，仿佛风推动着前面的灰尘。狂飙推动着海上的白浪。巡逻兵西洛泰坐在暖和的树桩上，嚼着麦柴。靠近树林的那边，扣着的马践踏碎破的枯叶。中尉那匹小雄马放肆的叫着，扯动着别的马。

“真的，是英白西尔了”西洛泰摇摇头，弯着腿站起来。他走到马那边去，拍拍它们的肋骨，整理着马勒口；中尉那匹小雄马缠住在缰绳里了，他就替它解开那缰绳。那马怕跌倒，就不再转动了。

“唔，Pa-a-rdon[1]……左边来……Pa-a-rdon ……左边……”

“我在听你……你是对的，”中尉在梦里这样说着。

他躺在一件薄薄的外套上，另外一件当作被窝盖的从他身上滑了下去，只盖着腿。马裤褪到了肚脐上，那件满是斑点的红绢衬衫从裤腰里扯了出来。他还躺了一会儿，脸钻在外套里，然后，很快的转过身来，打了个呵欠，用手搔着那“腿所伸出来的地方”，就把手撑在那里，不大声的，可是很听得清的说：

“不叫醒我，这不是见鬼吗？”

---

〔1〕Pardon——法文，意思是“对不住”，“请原谅”，在列尔孟托夫时代，说法国话是上流社会的时髦，因此，当差的也得学会几句口头禅。

“Pardon，老爷，”西洛泰回答，“到英白西尔剩了不多路了。”

中尉歪了歪龌龊的嘴唇，摸了摸散乱的胡子，就勉强地严厉的说：

“那有什么说头呢，整理一下，上马。”

营帐里一切都骚动起来了，人伸着懒腰，爬起来，搬动着东西，醒来的吐着口沫；一般松动了的身体上的气味和马霍儿[1]的烟气。十点钟以前，中尉应当赶到塞陵斯基森林；陀洛霍夫那一批猎人也要从东边的溪谷绕到那里。这两批人马的任务，是要绕过那森林，穿过它，走到最初几个山村里去。没有休息过的马跑着散乱的小步，夜里，长久的赶了那些“山民”[2]，马的腿都累很了。

“老爷，准我说句话，”军曹长铁列施陈珂骑着一匹胸膛开阔的黄金色的卡辣巴赫马，赶到前面来，“马不要太累了罢，老爷……”他说。

“你装傻哪，”中尉尖利的声音说，“我看，你的牙齿又长久不痛了！”

队伍里轻轻的打着喷嚏。

“你们这些狗崽仔，得多打几顿才行，”中尉又加了一句。

军曹长跑到后面去了。再也弄不明白，究竟什么时候可以给长官说话。他一忽儿很喜欢长篇大论的谈话，那时候整个队伍都

〔1〕马霍儿——Mahorka是俄国一种最便宜的最劣等的烟草，样子就象切碎了的晒干的青草，农民等时常吸的。

〔2〕山民——Gortsy是高加索的一种落后民族，也是澈称族的别名。

是笑声和说话的声音；一忽儿他又把大家的嘴都给堵住，自己也几点钟的沉默着，这时候连咳一声嗽都要挨骂的了。

“嗤！”军曹长转过身来对队伍叫着，“当心着马，弟兄们！”

骑兵都不做声了；等了一忽儿，三分之一的人各自讲起自己的话来。这队伍里有卡赞的鞑靼人，有库斑的列兹吉人，还有乌克兰人。声音是各别的，言语也是不同的，谈话是杂乱无章的。骑兵弯着背坐在马鞍上，走着。在诺盖平原上，那些旷野里的强盗才这样走呢——姿势是不整齐的，然而很紧张。

树林稀疏起来了，时常有些烂坏了的树桩铺在路上，马绊着脚，磕碰着，跪倒下去。然而树林立刻就展开了，道路陡然的转过去，往下斜了；在草上可以觉得下面是溪谷了。

“那么静悄悄的，见你妈的鬼，”那黑黑的中尉尖声儿的说，在马上跳舞起来了。马在他身底下，象只捆住了腿的小鸡儿似的，乱动起来。

“整理一下，”他低低的说。

猎人们跳下马来，抽紧了马肚带，整理好了。有几个还看了看腰刀，扣扣紧皮外套。都安静了下来。

这当儿，远远的，在那最后的一点树林的疏疏朗朗的帘幕后面，来了一声轻轻的爆裂声。这声音延长得很久，象是潮湿的木板的爆裂．也不低下来，也不再高上去。马的腿都在交错的动着，向那边竖起了耳朵。中尉用手指捏捏下巴颏底下拖着的乌黑的龌龊的小胡子，他在马脚边小便了，爬上鞍子就说：

“唔，鬼家伙，你们当心点。咱们冲出去赶那些鞑靼人，大

家要同声的叫喊。要凶狠些。”

那时候，爆裂声又近了，铅丸的声响在树林上碰着。黑黑的中尉，额角微微的凸起着，身量象个小孩子，轻便的弯曲的两条腿，项颈仿佛埋在肩膀里，一直埋到耳朵边，他很矫捷的坐在马鞍上，不做声的赶着马走动了。有经验的小雄马放开脚步飞跑起来。在溪谷的边沿上已经出现了“山民”。

“Aida，弟兄们！赶一下马！”

那黑黑的中尉，丢开了缰绳，伏在鞍子上，在头边挥动着刀，钻过矮矮的一丛杂草，这外面就是纵横的田地了。猎人们叫喊着，紧紧的挤做一堆，跟着他冲过去。只有卡赞的鞑靼人商苏定诺夫，勒住了马往旁边走，他把皮帽上的手帕放了下来，盖着脸，为的要不看见耻辱和恐惧，独个儿跟着冲进田地里，斜着跑到那边可以自由自在地斫和杀的地方去。

“山民”骑着龌里龌龊的马，简直就在刀口底下旋转着；双方几个受伤的人堆在地面上，发热的没有办法的手在乱抓着。“山民”和我们的人跳着蹦着，马直立起来，拥做一堆又散开去。仿佛在赶着一只什么顽皮的野兽，要把它赶进那看不见的，然而在他们之间的什么地方存在着的小洞里去。

猎人们斫得很着实，使劲的象挥着斧头似的挥动着刀，逼住了呼吸，一面喊着一面斫，可是不知为什么不往前去，尽钻在那一丛莓草里。“山民”的马互相磕碰着，他们比较轻便和自由的转动着，然而比较快的丧失自己的骑兵。于是好些空着的马，背着斫坏了半边的鞍子，兴奋的在打仗的人的旁边纠缠着。那黑黑的中尉在光滑的大鞍子上滑来滑去。他跳得很高，同着那举起在

肩膀上的刀从这一边晃到那一边，象一个蠢笨的捆在刀上的大刀柄似的。他咳着，喊着，溅着口沫——沾在胡子上，骑着那匹雪白的小雄马冲到了田地的那一边，枪声正从那边来。他，一般的看来，是很勇敢的，但是并非俄国式的勇敢。而是一种什么忙乱的勇敢，很自觉的，一切都记住在心上的。大概，在打仗之后，他总觉得有一点儿不是那么干的，也许简直不应当那么干的。他最怕自己象是个胆小鬼；他只要自己安静一点，就心上恐惧起来了：旁人会看着安静以为是胆小；于是他忘掉了一切规则，竭力多来些动作，自己去临敌时常冒着极大的危险。他斫得不大好，大概是因为他身量小，手短，因此他竭力的不斫，而多杀几个人，人扯过来，做个肉搏的战士，他的挥刀大半是为着运用战术，而不是为着抵抗。

然而他的忙乱简直是疯狂的，倒象是发痴而不象胆小，甚至于宁可死，他也不愿意看见自己那么不灵敏地挥刀的可笑的态度。

各种各色声音的叫喊盖住了树林外面的枪声，出现了“山民”的步兵。他们避过斜坡，一面跑着，一面跳上这里的马，伏在马鬣毛上就走了。跟在他们后面，陀洛霍夫那批猎人，扯紧着马的缰绳，走上来了。

“好呀，米赛尔，”陀洛霍夫自己远远的就叫着，从矮树林那边沿着小路走上来。

“看罢，我们是怎样在打仗，”他对黑黑的军官说着法国话，——“简直象厨房里的老百姓，我的亲爱的。既不漂亮，又不勇敢。你好。谢谢你的帮助。”

黑黑的中尉下了小雄马，跷着脚——他还是当着军官学生的时候就弄坏了一只脚，——问好了。

“我倒羡慕你，陀洛霍夫，”他说，“你从八点钟就开仗哪。”

他歪了歪嘴唇，擦擦龌龊的胡子。

“你知道罢，我的运气不好，”他接着说，“我在树林子里转着，象维尔吉里[1]在地狱似的。我的孩子们倒是勇敢的，不过有点儿土头土脑，”他用法国话结梢了。

“越是土头土脑的越好。不是在跳舞会上，”陀洛霍夫回答，“你不要骂乡下人，同我的来打打看，你才知道呢。”

他回过身去对副官说：

“你在这里招呼着罢，乔治克。我同中尉走几步，抽一筒烟来。”

黑黑的中尉不做声。陀洛霍夫关于乡下人的那几句话的不庄重的态度，有点儿刺着他。仿佛他给人鼻子上打了一下，象打小孩子和骗子似的。固然，陀洛霍夫是个哥萨克的老军官，有经验的，然而在加拉费耶夫队伍，早就说起了：黑黑的米塞尔的勇敢要比他大三倍呢。而陀洛霍夫那一句“同我的来打打看，你才知道呢，”那样一句对青年说的话，也可以当作侮辱的意思的。

“怎样，累了罢，米塞尔？”陀洛霍夫问他，——“你怎么这样安排你自己的人呢？你最好下命令叫他们搭起篷帐来。”

“没有什么的，他们会等一等的，”——黑黑的差不多没有

---

〔1〕维尔吉里（Virgil）——著名的拉丁诗人，生于纪元前七十年至十九年。“入地狱”之说未详。

掀动嘴唇的回答，“不是在跳舞会上。他们强奸女孩子起来倒是第一等呢。”

陀洛霍夫笑了。他掀掀左边的眉毛，无关紧要的说了：

“我不来干涉。这是你的事情，米塞尔。可是，好兄弟，我倒不知道你这样的会强奸女孩子。”

黑黑的中尉脸红了。龌龊的巴掌上，立刻冒出了一层汗。黑黑的虽然会骂人，其实心上是很害羞的人。随便什么事情都可以使他不好意思的。为的要不致于沉没在不好意思里，他就用不逊的态度来掩盖。然而不逊的态度，在谈到别人的和空想出来的事情的时候，固然有点用处，而谈到自己的事情，就不见得回回都好。人家当他是个无耻的傻虫的时候，他倒觉得很安心的，他很尖刻，也很和爱；但是，他只要觉得有人在嘲笑地看透他的内心的时候，他就象刺蝟似的蜷缩起来，把背上的刺向着上面，自己开始去进攻一切人，口头上极不客气的。他越是进攻，人家越是要看透他的心，他也就越发要脸红。他象小孩子似的很有情感，然而他想做个暴徒和大丈夫。除开这一切别的以外，他还不美丽。很大的头，低低的埋在肩膀里，背的上部圆滚滚的，象是有点驼，细小的向外弯着的腿，声音尖利得象鹭鸶似的，眼睛很小，老鼠似的眼睛，额角微微的凸出着，象个聪明而残废的小孩子，而最主要的——是身量，矮小的，看不见的身量。

陀洛霍夫摊开了外套，肚皮向下伏在外套上了。黑黑的中尉坐在他旁边的石头上。谈话又谈不上来。周围的山在太阳底下出汗了，冒着轻轻的一层云雾。山顶上，象是俄国斧头斫过的刀疤和脓疮，全都是紫红的，而云雾沿着它们爬下来，爬到溪谷里，

象是腐烂了的青灰色的脓浆。太阳晒着，很想要睡觉了。塞陵斯基森林内部的声响象着了魔似的。沿着森林走来的俄国步兵的响动，一阵阵喧闹的浪潮传达过来。

“随你要怎么样罢，”陀洛霍夫说，“我可要睡一忽儿。你还在羡慕我呢，说我从早上八点钟就开了仗，而我，你知道罢，简直是不死不活。对不起，亲兄弟。”

黑黑的那一位歪了歪嘴唇，象在上课似的回答着：

“放心好了。我命令他们保护你睡觉。”

他脸红了，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觉得脸红，而竭力要拦住往他脸上爬的红晕，他就咬紧了牙齿，这时候一种什么很快的恶意立刻笼罩了他。这种恶意的鼓动会产生这么一种发痴的姿势，或是这么一句坚决的话，那是不由自主的要使得脸一忽儿就发白的。然而，熬住了激动着呼吸，象在冒险的跳跃之后似的，他高兴着羞耻的红晕已经隐藏了，他就能够很久的，一直到红晕的重新来到，仍旧是那么和爱，那么亲热。现在，他就也要找着这样一句话，然而这句话可找不来，于是恶意消散不了。而在心上动荡着，象一口浓浓的痰。

在断崖的上面——从那边看得见远山的山坳——猎人们烧起了柴火堆。陀洛霍夫的人在近断崖的这一边，而黑黑的中尉的人却在近树林的那一边。两边队伍里的人热闹的谈论着，分配着粮食，然而各归各的象是两种不同的民族。远远的在旁边听得到几声孤独的枪声。这些枪声的回声发狠的在岩石之间鼓荡着，谁也不害怕。

“我们那黑黑的把你们的那位的嘴给堵住了，”吹喇叭的沃

尔希孟珂在一堆陀洛霍夫的猎人中间说着。“真的，给堵住了。他是黑种人，你知道罢，会叫喊的，象火药似的小伙子。”

“哪，他到你们的马那边去了，”一个老年的陀洛霍夫人经过说话的人的头看过去，“不行，他算什么军官，你们看。是个驼背，耶稣·基督。”

大家都笑起来了。黑黑的那位走到了看马的那边。四个值日兵躺在草上，围着一个大铜元，在喊喊喳喳的说着话。看见了中尉，他们跳了起来。

“为了一个姑娘，我们苦够了，老爷，”其中的一个警告似的说。

“抓到了一个姑娘，”另外一个兵说，“我们四个，姑娘只一个。我们扔着铜元。看是谁的去……”〔1〕

“什么姑娘？”中尉问，“那里来的？”

老鞑靼人给他说了：在打仗的时候，一个“山民”脚上受了伤摔下了马，坐在他背后的一个女孩子跟了他跌了下来。他指指旁边。在那小榛树林附近，一个十二岁光景的女孩子。手和脚都捆着，躺在那里，绿草一直盖到她的项颈。假使不是吓得那么样，她的脸倒还漂亮。她嗄声的喘着气，肚子很响的转动着。

“老爷，也许给你解开了她罢？”走近来的军曹长问了，“看来这姑娘倒是干净的，小个儿的。”

中尉挥了挥手。

“瞧着，不要把谁咒死了，”他尖声的叫了。

那些兵士起初听了这声音倒吓住了，然而看那笑容就懂得这

〔1〕这里是鞑靼人说话，原文有鞑靼人的错误的俄国话拚音和文法，译文里却无法表现出来。（下同）。

是笑话，很满意的哈哈的笑了起来。

“不要紧，不要紧，”那个扔着铜元的鞑靼人眨着眼睛说，“随便什么姑娘，我都爱。”

晚上，在堡垒里，陆军少佐革聂狄茨家里，——那陀洛霍夫的副官转动着通红的，风吹坏了的眼睛，象大人似的喝着烧酒，参加着大家的谈论，说着最近这些袭击的感想。

“唔，怎样的呀，你说是怎么样的罢？”队伍里的会计员故意逗他，“他们是怎么样的，啊？”

于是那副官，很困难的在舌头上滚着字眼，第五次说了陀洛霍夫同米塞尔的冲突。最初两个人似乎很亲热的见了面，后来，陀洛霍夫睡觉了，而米塞尔担任了巡逻的责任，但是他没有安排岗位，而同着自己的鞑靼人到树林里去捉松鼠了；随后，还拖长着声音给他们读起法文诗来，而他们哼着自己的没有字句的蒙古调头。最后，他倒下去就睡觉，把靴子也脱掉，仿佛在家里似的。陀洛霍夫醒过来，恶狠狠的叫醒了米塞尔；他们两个人很久的谈着什么，互相的生着气。副官只听到了一句，这是陀洛霍夫说的：“你太象我了，米塞尔。还是扮一个什么别人好些。”

“Ah，我的爸爸呀，难道真这么直爽的说了吗？”那会计得意得咂着嘴。

“正是这样，”副官醉醺醺地正经的证实着。

“这个列尔孟托夫要想在一切出殡里都做死人呢〔1〕，”

〔1〕“在一切出殡里都做死人”，“在一切结婚里都做新郎”，——是俄国的一句成语，意思是到处都要“坐第一把交椅”。

——坐在角落里的副官长插嘴了。

“唔，陀洛霍夫也是这样的，”副官不经心的说，“不过陀洛霍夫是自然的，而米塞尔可有点蠢。”

“我认识了这两位已经半年了，”会计说，“他们两位再也不会安静的，总在互相的扮演着。”

“都在扮着革鲁施尼茨基呢，”医生说，“你们记得那革鲁施尼茨基罢？也是个跷脚，同列尔孟托夫一样。记得罢，他在当军官学生的时候就被革退了的？”

“对了，对了，”会计的眼光在大 家 脸上转了一遍的说，“你们说罢，那革鲁施尼茨基怎么样？对极了，对极了，”他向医生点着头说，“你说得真好。甚至于外表也相象。那一位军官学生装腔做势的，忌刻得很。Oh，我记起了一件事情。”

“是生发油的事情罢，”少佐哈哈大笑起来，“是了，那时候，你们真会闹把戏。”

“生发油？”那副官睁大了眼睛，望着大家头上的空中，并不向着谁的问：“怎么又有生发油呢？……我简直想不通。”

那件事情大概在当时是很可笑的，于是很快的讲起来了。

“我那天跑到珀里赫洛尼那里去，”会计向着在座的那几位不知道这件事的人说，“向她买半块钱红生发 油。‘没有，’她说。怎么没有？‘哪！’她说，‘刚才你们的一位军官全都 买 去了。’”

“马克西谟·马克西美支[1]自然就问起来”，少佐 插嘴说，“是个什么样的军官，这样，那样。”

---

〔1〕马克西谟·马克西美支就是那会计员的名字。

“正是这样了”，——会计不肯不做声，而且不让少佐讲，他就抢着说，“我说，是个什么样的军官？‘就是那个年轻的，’她说，‘黑黑的，身量不高，脚有点儿跷’……Ah，我说，跷脚？而背上，我说，还有点儿驼罢？‘有点儿’她回答。简直是小驼背呢，a？我问了。‘正是了，’她回答‘有这么一点儿。’他穿的军装是怎么样的，我又问。‘新的，’她说，‘全新的，肩章还象小翅膀似的翘起着。’干什么，我问，他要买这么许多生发油？他没有说吗，什么也没有说？‘到跳舞会去罢，’她说，‘也许是这样。’唔，我那时候自然立刻就猜到了：革鲁施尼茨基，不会是别人的。我想，是升官之后……我走出去，到公园里，天已经黑下来了，一看，有这么一位，也是新的军装，也是肩章象翅膀似的，也是那么一个背，我拍拍他的背：恭喜升官呀，我说，革鲁施尼茨基。恭喜生发油呀。大喜大喜。”

“而那一位回过身来……那才是把戏呢，”——少佐说着，眼光周围的看着在座的人，仿佛请他们记起那个把戏，好好的估计一下。

“原来不是革鲁施尼茨基，而是列尔孟托夫。自然哪！”

“唔，同米塞尔……”一个年轻的漂亮军官开始说起来了，可是会计打断了他：

“不要……你等一等。后来是怎么的呀。ai，ai，ai！”

“同米塞尔玩这样的把戏是危险的，”那军官学生说，“怎样结局的呢？”

“讲和了，”少佐郑重的说，“闹了三天，终于讲和了。有

什么呢，那又没有什么恶意。”

“认错了人，真的，”会计很爱和平的说，“你们见过革鲁施尼茨基吗？唔，象极了，都是因为这个缘故。”

“而他同革鲁施尼茨基，从那时候起…… 再也不那个的了，”医生说，“成了敌人，不共戴天的敌人。”

“明白得很，”喝醉了的副官点着他那不听使唤的头，“一切都很明白，可气……诸位老爷。”

坐在桌子边的人都笑了，谈话也散慢了。大家都要散了。

“哪，医生，你倒说个理由出来看，”会计同着医生一块儿走出来，还在不断的说，“为什么是这样？我们的陀洛霍夫也是不肯饶赦革鲁施尼茨基的。他其实不过装腔做势，是个小孩子罢了，没有什么的。而陀洛霍夫和米塞尔对他有那么大的仇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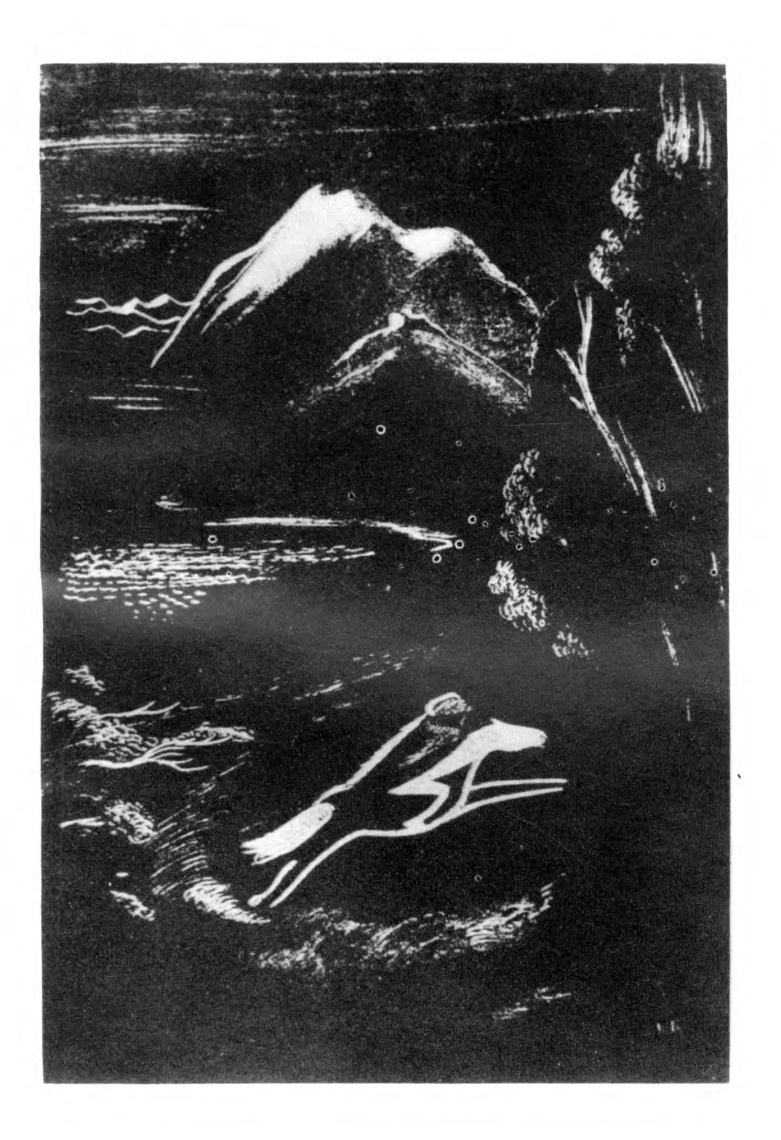
“画花脸儿的，”医生回答他的问题，说，“这种把戏的结局没有好的。尤其是对于米塞尔。他一切都当作开玩笑。钞钞德米特里耶夫的诗……你不知道？呸，那么样钞着……诗是钞德米特里耶夫的，习惯是学陀洛霍夫的，浪漫手法是学革鲁施尼茨基的……”

“不知干什么背着那件红衬衫，”会计说。

“大概是纪念那死了的亚列山大·谢尔杰耶维支·普式庚的，”医生说，“不会有什么别的缘故。”

他沉默了一忽儿，又接着说：

“我们这么说，不要告诉别人去，我就不懂：为什么这么起劲的谈着列尔孟托夫。其实，他是个空洞的家伙，不行的军官，没有什么意思的军官。我们在他那年纪，大家都写过那么的



诗。”

“人家说，索洛古勃伯爵在他的小说‘上流’里很用力的描写了他，”会计又刻薄的插了一句，“写成了个上流社会绅士的陪客，很不高明的人物。”

从澈称的山村到皮亚替哥尔斯克只要伸过手去就是；然而皮亚替哥尔斯克却是省城了。这里，和平的“山民”也带着俄国人的气味，他们在马鞍子上挂着大口袋，象是军火似的，装着牛奶和山羊奶糕，挨家挨户的分送。从皮亚替哥尔斯克出去打仗的人，倒象是去打野猪的，他们回来就开跳舞会，在钞本上写写诗，玩玩纸牌，或是用炭酸质的矿水治病——他们的太太们总有这类的病的。米塞尔，穿着龌龊的衬衫，那件上帝知道是什么时候洗过的绢衬衫，同着三个鞑靼人，跑到了皮亚替哥尔斯克。

夜里，他的农奴索柯洛夫和克列普丘柯夫在浴槽里伏侍了自己的老爷洗澡。水里浮起了盐来——那是因为出了汗的缘故。米哈伊尔·犹里耶维支·列尔孟托夫[1]时常脸红，脸红着，就要冒出苦味的马汗。当天夜里，在“官办的”纳泰克旅馆里，有人替他接风。到了塔鲁莫夫的地主普里亚尼施尼柯夫，两个拉宾的军官，滕京营的营长格洛列夫，再就是列尔孟托夫。军官们很快的同一班姑娘玩够了，她们穿着鲛皮鞋子和鲜艳的短衫躺在床

〔1〕上下文所说的中尉米塞尔就是他，米哈伊尔·列尔孟托夫；“米塞尔”是“米哈伊尔”的法文读法，俄国贵族大半从小就学法文，跟着法国奶妈长大的，所以他们的“小名”往往是译成了法文的。再，“米施卡”也是他的小名。他的绰号叫“狄亚尔白启尔”伯爵。

上，而军官们坐下去玩纸牌，喝着蒸汽葡萄汁，大家一下子都说起话来了。隔着一堵墙壁，那些姑娘们在睡觉了，嘻嘻哈哈的。米塞尔玩着牌，也不坐下来，一忽儿在这张桌子上，一忽儿又在那张桌子上，喝了许多酒，谩骂着杜撰出些笑话来。隔着墙壁，姑娘们在笑着，他就这么时候跑过去逗她们，吵闹起来。

“我Pass了……米塞尔，”——柯洛列夫回过身去对着墙壁那边叫，——“不要灌那些女孩子的酒罢。到这边来，喂。”

“我在这里也听得见的，”那米塞尔沉着的应了一声，“唔？”

“我们这里，好兄弟，到了一位贵客。法国领事的夫人。”

“好干净的果儿，”塔鲁莫夫的地主说，“非常之动人的一位太太。”

“而你们干吗只干瞧着？”中尉接着说，“尽要人替你们这些鬼东西干。”

“你不见得怎么能够干她，”柯洛列夫的粗浊的声音说，“我过牌。”

“我Pass。是了，不见得怎么……”地主说，“她是高傲的。看得出是很高傲的呢。”

“同高傲的正好睡觉，”中尉从墙壁那边说，“马沙，对罢？”

姑娘们笑了起来。

“你总是把我这样的，”马里亚[1]温柔的叹了口气的回

---

[1] 马里亚就是上文的马沙，“马沙”是“马里亚”的小名——是这里所说的“姑娘们”之中的一个。

答。

“你要罢，我把她当着你面前？……”

“不要说，那位太太在我们这里买牛奶呢。”

“她就在你的列勃洛瓦那里住，”——柯洛列夫玩着牌，沉默了一忽儿，又说：“我是在魏尔基林家里，人家替我同她介绍了的。你听着罢，狄亚尔白启尔伯爵？”

“我听着，”黑黑的中尉回答，“她的靴子就响动起来。”

“那更好。列勃洛瓦会把她同到我那里去，”他走到玩牌的这一间来，看看自己的衣服，又接着说，“再来喝酒罢，还是怎么样。唔，美人儿……”

姑娘们，趿着窄窄的鞋子，一大堆的拥了出来。

“‘占领别人的膝盖’罢！”

桌子挪动了。纳泰克人拿了几罐子“启兹列尔”酒来。

“烤肉好了吗？”——黑黑的中尉叫着。

“马上，‘杜施卡-章’〔1〕，”中尉的当差的爱利亚兹在窗子外面的黑地里叫着，“拿‘香普尔’〔2〕来，”他在那里用乔治亚话指挥着。

一阵嫩羊肉的血腥的焦枯气。

大家用大玻璃杯喝着“启兹列尔”酒。谈着打仗和“山民”，谈着这一次的奖赏，议论着太太们。

---

〔1〕“章”是土耳其人称呼将军的尊称，而“杜施卡”是“亲爱的”的意思——又是俄文，这位乔治亚仆役大概也要制造洋泾浜的俄国话。

〔2〕“香普尔”——Shanphur，乔治亚话的“烤肉”，原意是“铁串子”，高加索地方的烤肉是串在铁串上烤的。

“唱只歌儿罢，朋友们，”——黑黑的那位提议了，就用那么歇斯特里的声音唱起鞑靼人的“亚拉维尔德”歌来。

姑娘们喝醉了，解开了短衫，说着累赘的话，求着躺在床上去。

大家跑出去呕吐了一阵。又喝起来。互相老问着恋爱，润湿的醉醺醺的嘴唇笑着，说着他们第一次是怎样恋爱的。

“这样，你……听好，”地主拍拍中尉的肩膀，“狄亚尔白启尔伯爵！……你倒去‘拿’一下那个法国女人，a？要她尝尝咱们的俄国味儿是怎样的，a？”

他亲热的看着中尉。

“亚美尼亚人？”他问中尉，“你，伯爵，是亚美尼亚人？”

“米施卡？”大家哈哈的笑起来了。

“哪，真的笑死人，”柯洛列夫笑得吐口沫，“你这是那里想出来的，我的爸爸？”

黑黑的那位自己也笑着。

“他的名字有点儿象亚美尼亚的，”地主不好意思的张开着两只手说。

“你得知道，他还是在学校里就这么称呼的，”柯洛列夫给普里亚尼施尼柯夫解释，“这是假名字。他，好兄弟，那时候写了什么样的诗呵！0-0！你的巴尔柯夫算什么。”

“巴尔柯夫？”那地主自己奇怪得莫名其妙，机械地用手盖住了酒杯，“你们这位伯爵？上帝呀，我以为他只会写些催眠的儿歌……真的，我没有知道。”

他哼了一声，发愁的说了：

“我其实也没有读巴尔柯夫。真是耻辱！”他把手掌连酒杯举了起来，长久的看着那杯子里的酒，然后咕噜噜的喝完了它。

姑娘们用那种心痛的声音叫喊着，醉醺醺地，烦闷地唱起了忧愁的哥萨克歌曲，很响的，时常发着鼻音，爬上去给人亲嘴，高声地在那无穷的夜晚里谈着自己的那些可耻的事情。

夜晚，象个被捉住了的情妇，从这一边赶过那一边，逃避着时常的闪电。从马舒卡河上，阴云在滚下来。在城市上面停留了一忽儿，这些阴云就很快的飞到旷野里去，摇盪着自己的边缘。一忽儿明亮些，一忽儿又黑暗些。在阴云的空隙里，不安宁地闪铄着星光。然而看罢，阴云所铺满了的天，现在已经更平滑了，更高了。闪电低落到地平线上了，追赶着远远地逃走了的夜晚。

爱利亚兹和克列普丘柯夫，喝干了那点“启兹列尔”酒，把自己的中尉老爷抬到楼上去。

“现在老爷有事情干了，”克列普丘柯夫悄悄的说，“要是个我们的赤尔克斯[1]姑娘，那还不过那么样。”

“Ah，卡错[2]，不要讲话，他睡着呢，当心些，”爱利亚兹挥着手。

“不行，”克列普丘柯夫摇着头，“你，好兄弟，不知道我们的规矩。要是菲妮那个赤尔克斯姑娘在这里，——我就这么叫她菲妮，为了爱她，她是我的心上人，这样叫得亲爱些，——那……”

“启兹列尔”酒还剩了八分之一光景。

---

〔1〕赤尔克斯是一种小民族，英文是“Circassian”。

〔2〕“卡错”是酋长的尊称，这里是那当差的称呼这个农奴的绰号。

克列普丘柯夫喝着这模糊的酒浆，象喝茶似的有味得很，张开着五个指头托着那玻璃杯。

“在前方，中尉老爷有一个菲妮，赤尔克斯姑娘，”他对那乔治亚人讲了，“她每天早晨来给他送‘爱朗”。你知道吗，这一种搀了松子的牛奶，”他解释着，“象是加盐似的晚上撒一把松子儿在里面，到早晨就有汁儿出来。酸酸的，象我们的白菜的气味，好兄弟，这一下子就会醉人的呢。”

早晨，这位黑黑的中尉穿着讲究的，还是在彼得堡缝的军装，洒着“沃颇颇纳克斯”香水，跑到爱利萨维德泉水那边去，上流社会每天早晨都在那里聚会的。

他醉过之后那么口渴，一口气喝了几杯水，就静悄悄的在树林里的小径上徘徊。他嘴里发苦，发臭，肚皮胀得象大面包似的，眼睛通红，头不能够低下去，也不能够旋过去。那几年，皮亚替哥尔斯克已经是时髦的休养地。青年的地主带着家眷到这里来洗矿水浴，找寻着高加索的英雄事迹。这里，彼得堡的女戏子来晒黑些皮肤，得到些印象，以及崇拜者的支票；而上流社会的人到这里来扮演青年的强壮的殖民家的脚色，同那些野蛮化的高加索军官决斗。在皮亚替哥尔斯克，一切都俄国式地懒散和舒适。猪儿在街上太太平平的逛着，而鹅儿从斯洛波德卡放到马舒卡河里去；“山民”是很少的，即使有，也只在很起劲的做着生意。他们贩卖着银戒指和首饰，同俄国姑娘们过活，在乔治亚人的杂货铺里赊账，买货物。战争是在山的围城外面。

那位黑黑的中尉认真的用水在治着病。强烈的太阳光引起了

一股灰尘的气味；在醉后，这样热是不舒服的，他已经准备走了。

靠近泉水那边一个篷帐里有一个人的声音追上了他：

“米塞尔！等一等！多好的运气！”

他回过头去。是列勃洛瓦。

他走到她那边。

“米塞尔！你早就在这里吗？讨厌东西！”

他给她解释，说晚上刚到。有点病。也许是得了胃炎的疟疾，他在发冷，总之，他的情形是很奇怪的。

“米塞尔，你爱我吗？没有忘掉罢？”

忘掉这样的人！不的，没有忘掉的，记得的。在前方时常记起的。

“听着，你要是做个聪明人，我给你介绍一个女朋友。不过，有个界限：不能‘叛变’。”

黑黑的中尉觉得一阵恶心要呕吐，然而熬住了，咽了一口口水，这仿佛他在激动着。他咽了口水，觉得不好意思起来，脸红了，一句话也没有说。

“唔，好了，现在我相信了，”列勃洛瓦悄悄的说，“我看透了你。我相信你是爱我的。”

她裙子底下的脚碰着他的干枯的膝盖。

“我们将要是幸福的，”她说，“不是吗？”

他的眉毛抬得高高的，表示他的惊奇；眼睛熬着笑容，而嘴唇天真地往下垂着。

“你知道，我是不相信幸福的。我无论什么时候也不会有幸福，”他一点儿也不做作的说。

"说罢，你要做什么？"那姑娘坚持的说，滚着舌头，"唔，讨厌东西，说罢，你要什么。唔，你说罢！"

"我要，"他说了，耸起着颧骨。

立刻，甚至于看也没有看她，他心上决定丢开这个傻女人了。

"我去睡了，"他说，"我觉得难过得很。"

"我们到亚德尔那儿去，"那姑娘提议，"你是好人，可爱的人，去罢，我答应了你，把你介绍给她。"

在小径的旁边，他们就遇见了一位太太，一面走着，一面在读书。

"Madam，这是列尔孟托夫，我给你说过的。他因为病，刚刚到这里。请你爱罢，请你照顾罢。米塞尔，你是已经知道她的，我向你提起过的。认识认识罢。"

列尔孟托夫低倒身子去亲她的手。

又是谈论"山民"，战争，谈论高加索的风景。"帕楚尔"香水的香气叫人想起巴黎。她的说话象是很聪明的，即使她说着明显的蠢事。

"你们俄国人不懂得但德，"她喷着"帕楚尔"的香气，娇滴滴的说，"你们的普式庚虽然是个天才的诗人，而在生活里却是最无味的奥赛洛[1]。简直是俄国式的嫉妒的榜样。"

中尉表示同意，看着她的眼睛。

"人家给我说你是个"Haman"[2]，我看不见得。我读过

---

[1] 奥赛洛——是莎士比亚剧本里的主人翁，代表嫉妒("吃醋")的。

[2] "Haman"——是圣经旧约上的犹太人的敌人：此地作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的意思。

你的诗，这是你可以骄傲的，”她接着说。

她的眼睛很简单的，亲爱的看着他。

“我也不想遮盖，的确很想见见你。你甚至于可以追求我。我准许的。”

列勃洛瓦沉默着，这种轻举妄动的行为使得她非常之气愤，然而心上却又高兴，因为亚德尔太太表现得自己那么坏。

“我并不是社交式的女人的崇拜者，”米塞尔说，假装着说笑话似的。

“社交式的还是容易到手的？”madam亚德尔追问着，“你可以说得确定些。记好了：在你们俄罗斯痴子和小丑永久是说的真理。”

米塞尔惊醒了，用吓慌了的眼睛在madam的脸上转。把他比做小丑！真厉害！他对女人是粗暴的，象每一个脆弱的“雄儿”一样，粗暴是他的武器。现在，却是女人用这个武器来对付他了。他现在已经不明白这位眼睛象男人的巴黎女人究竟是怎样的人。关于但德的谈话。准他讲爱情，那种超越范围的情感的香气，那种香水的香气，以及这样的谈锋，预约着很多的把戏呢。可是，他觉得争取这样的女人是很难的，她会倒戈一击就把你打倒，正象他自己时常这样干的。

他很客气的请她到启斯洛沃德斯克去，心上忍不住的要想把她献给自己那一帮人看看，而在那边，当着众人回敬她一个什么丘八式的姿势。

她没有回答，反而无关紧要的说了：

“你知道，我今天牛奶也没有喝。而这要怪你不好。”

“我？”他奇怪着，“我一生一世没有喝过牛奶，madam。”

“今天，送牛奶给我的那位姑娘病了。她说是你们把她弄得很累。”

列勃洛瓦羞耻得发抖，跑开去“研究”那园子了。中尉出汗了。汗的气味盖过了“帕楚尔”的香味；他的很快的眼光看看安娜·列勃洛瓦，又看看亚德尔，非常之难受的要想找一个什么出路，找不着，只好慌张的微笑。

madam亚德尔，狡猾的看着他，无声的笑了。

“唔。我和你现在是好朋友了，”她说，“我简单的只想用你们的话同你谈谈。”

“你很敏感，madam，”他说，他的嘴歪着。

“不要生气，”她请求着，“我现在讲一个很有点教训意义的故事你听。你大概知道，乔治·桑特[1]在小说弗洛里昂尼里很露骨的描写了莎本的倔强的崇拜，以及他的闹脾气的性格。”

“这样，”中尉点点头。

“当她把这小说的草稿读给画家德拉克鲁亚和莎本听的时候，德拉克鲁亚觉得那牺牲品和刽子手同样的引起他的奇怪：乔治·桑特却没有觉得那种露骨的暴露使得她不好意思；而莎本呢，他根本就没有懂得是怎么一回事。我的可爱的列尔孟托夫，这可见得要使得人家懂得，必须同每一个人都说他自己的话。我

[1] 乔治·桑特(George Sand)，法国的著名女作家，真姓名是奥洛尔·杜玢(Aurore Dupin)，生于1804，死于1876年。

要是乔治·桑特，我可要写一节‘送葬曲’，而标题是‘我们爱情的殡葬’，并且把它搁在乐谱架上……”

“这样，我倒要给他说，”中尉打断了她的话“我倒要给他说：‘我从没有做过你的母亲，也已经不是你的情人，难道你把我当做自己的奶妈吗？’我就要这样说，madam……请你原谅。准我告别罢。我有点儿病。”

“去罢，”她说，“这样，我们一块儿到启斯洛沃德斯克去？”

她在他的生涯里，象是写了一首“偶成”的诗。他一生说了那么许多谎话，以致于一切事变对他都不发生什么作用了。他深信没有什么是不可以谎骗得过的。其实，对他是完全无关紧要的：究竟她会不会做他的情人。更紧要的倒是叫社会上知道这件事。他的彼得堡的衬衫已经穿烂了，而新的他又没有去定做。他自己都怕自己的气息，他只能够亲近地爱上他所不敬重的人。而且在这样的人前面他可以不顾自己的任何罪过。他所没有谎骗和欺瞒，而且真正知道的女人，就只有前方的赤尔克斯姑娘。她们每天早晨给他“爱朗”喝，而认为他的汗是老爷式的，很有趣的。他的一切“嗜好”都象梦似的。开始是局外人的纠缠，之后，结局都是不相同的。

启斯洛沃德斯克的日子象旋风的转起来。魏尔基林将军夫人同着女儿们，美尔利尼将军夫人，沃杰尔斯基家的小姐们，普里亚尼施尼柯夫老太太同着侄女，列勃洛瓦，再就是初来的法国女人 madam 亚德莱达·沃美尔·德·赫尔[1]，参加了加冕节的礼

〔1〕亚德尔的全名是“亚德莱达·沃美尔·德·赫尔”。

节和跳舞会，那跳舞会也是为着皇帝加冕而举办的。

一群穿着军官服装的人都拥到姑娘这里来。全知全能的女裁缝们，叫得出那些打算参加跳舞会的最好的“武士”的姓名：——特鲁别茨柯伊公爵，莎霍夫斯柯伊公爵，聂克留它夫，辣耶夫斯基，奔肯它尔夫（万能的宪兵总监的儿子），列甫·谢尔杰耶维支·普式庚（诗人的兄弟），陀洛霍夫，瓦西里·哥利称公爵，德米特里耶夫斯基，米哈伊尔·犹里耶维支·列尔孟托夫，沙廷，革鲁施尼茨基，斯托勒宾和革列波夫也丢下了打猎，赶紧回来参加跳舞会；瓦西里赤柯夫公爵也答应从慈列兹诺沃德斯克赶来，还有马尔滕诺夫也说要从那里赶回来。

跳舞会是热闹得很。列尔孟托夫在人人之前都有“成绩”。跳舞会之后，在城外举行了跑马会。拉宾的哥萨克在马上飞跑，而且会在飞掠的时候，从地上拣起银卢布来。列尔孟托夫却很想清静一下。madam 亚德尔穿着骑马装，列尔孟托夫几次三番的请她同到山上去。

然而她拒绝了，看着热闹的哥萨克的把戏很有趣。

“这，我已经看了三百年了。要有点儿别的玩意儿才好，”他发恨的悄悄的同她说。

“你要什么呢？”她并不回过身来的问。

“我也不知道。总有点儿别的。不用我来找。我只在等着。要别人准备出来。”

她笑了。

“别的，别的……你只要心爱，旧的玩意儿，旧的方法，也会满意的，不是这样吗？”



“走罢，我求求你，”他说。

她指着他威吓：

“别的，别的，列尔孟托夫，”她轻轻的笑了。

当天晚上，回到城里去的时候，他为着要使得亚德尔满意，就对勃列洛瓦说他并不爱她，而且从来也没有爱过她。然而他还没有决定说这样的话之前，列勃洛瓦早就对madam亚德尔公开了自己的心的秘密，同她说了：她爱着米塞尔，而米塞尔也爱着她，不过怕承认罢了。结果有点儿可笑，米塞尔就丢开了她们两个，同着正在这里的一个彼得堡的熟人，也是一位女客，跑到前面去了。

亚德尔简直同奥洛尔·杜德方夫人〔1〕一模一样，——这位夫人在那几年已经是著名的乔治·桑特，——与其说她是情感的女作家，不如说是男作家的女朋友，她自己很不拒绝同勇猛的骑士开开心。那天，启斯洛沃德斯克的跳舞会上，她穿着一身“Gride Perle”的衣服，披着黑花边的围巾，正象美里郡主遇见彼磋林时候的服装〔2〕。这里，大家已经都知道了青年诗人亚尔弗莱德·缪塞在她的脚边吟过诗，这全是那个多话的列勃洛瓦说出来的。她呢，是个穷苦家庭出身的姑娘，生得美人儿似的，一双高卢人的长腿；很早就开始写诗，收集着一些危险的愿望。在缪塞的诗之后，她有计算的，很快就把自己的手给了〔3〕一个老年的学者，伊革纳替·沃美丽·德·赫尔，是个地质学家和旅行家。他把她

〔1〕乔治·桑特嫁给杜德方男爵(Baron Dudevant)，所以又称杜德方夫人。

〔2〕彼磋林(Pechorin)是列尔孟托夫一部小说“当代英雄”里的主人翁。

〔3〕“把自己的手给什么人”就是答应其人的求婚。

同到了希腊，她在亚克洛颇尔的废墟上晒过太阳，在那迎着海和风的山坡上，写过诗，她到过米索龙，到过拜仑死的房间，——那边拜仑的朋友贩卖着他的东西，笔迹，而骄傲着这伟大的疯人的不清白的手所碰着的女人，究竟也不知是什么时候碰过的。在斯登布尔，伊革约替·沃美尔·德·赫尔象哲学家那么忍耐的写着他那地质学的杂乱无章的著作；而亚德尔，在斯库塔里的快乐的坟场上和哈拉特市场上，收集着花朵儿似的印象。斯登布尔的繁华的地方主义，那些象阿剌伯人的亚美尼亚人抬着轿子在街道上走，穿着"哈莱谟利克"服装的跳舞，在那边，福禄特尔和辣勃莱同哈吉·纳斯尔·爱定的笑话一块儿读着，还有卡勃里斯坦·索卡克的秘密俱乐部里的梦呓似的淫乐，欧洲女人到那边去幻想一下男人，吸吸"加塞施"麻醉剂，——这些都大大的开展了她的眼界。

在雅典的尘埃似的高妙和斯登布尔的沉醉的日子之后，她见着了里海边的黯淡的沙土。在亚斯特辣汉，那飞满着黄褐色的灰尘和羊油气味的地方，她忽然发表了一些诗：

"远离着故乡，我在这沙漠里找着了神妙的沃地，

充满着光辉，智慧和美丽……"

那里的省长，受着她这种无限的友谊而震惊了，其实一部分也还是因为被恭维了，所以请她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饭，这时候，他觉得沙漠里的沃地的确找到了，命运在给她开路了。

地质学家是个学者和可爱的人，然而，幸而是个最谦逊的丈夫，于是 madam 亚德尔就借下了许多爱情债，真象个巴黎女人和女诗人。

有痔疮的荷兰领事，特布·德·马林尼，是个诗人，水力学家和私运军火的家伙，追求着她的爱抚，甚至于好几年的追着她，要想代替地质学家。她那处女时代的饥饿的幻想实现了。

“Journal d, Odessa”(敖德萨杂志)闲着没有什么事干，就登载些亡命的希腊人和敖德萨贵族的家庭教师[1]的诗文，也登载了她的诗和小说。诗人和旅行成了家常便饭了。旅行之中的声名总是经过诗传布出来的……

心灵是用诗歌组成的，而且还有高卢人的长腿，这样的女人自然该着最复杂的讲风谈情的手段。

亚德尔可以在这方面超过乔治·桑特，假使 madam 乔治·桑特有时候肯让别人超过的话。

启斯洛沃德斯克的日子象旋风似的转着。那位黑黑的中尉在三位女神的神光里闪铄着——列勃洛瓦，亚德尔和他的彼得堡的女朋友。他把三个都当做情人看待。彼得堡的那位，以为这是当然的，就竭力的在替她的骑士登广告。

跳舞会之后，刚天亮的时候，那米塞尔鼓起了勇气，对列勃洛瓦说他不爱她，而且向来没有爱过她，亚德尔就把这位惊慌失措的姑娘同到自己那边去了。米塞尔送着那彼得堡女人走了。然而，过了一点钟，他又来敲亚德尔的门。

“你一个人吗？”她问，“你来看我的，还是看她的？”

“看你或是看她，”他说，“这由你决定。有人追着我。你才可以救我呢。”

---

[1] 当时俄国贵族的家庭教师都是外国人，尤其多的是法国人，瑞士人，那杂志大概是用法文出版的。

这不过是简单的开玩笑。并没有什么敌人。他留在亚德尔·沃美尔·德·赫尔那边一直到早晨，——在隔壁房间里躺着那位浸在眼泪里的列勃洛瓦，而这边，骑士和诗人，谈着诗，谈着欧洲，谈着拜仑，仿佛没事人儿一样。当天晚上，madam 亚德尔没有留他。他在刚天亮的时候就从窗子里跳了出去，又干了第二个把戏：他同着自己那位彼得堡的时髦女人骑着马从列勃洛瓦和madam 亚德尔的窗子底下经过。亚德尔拒绝他，走进屋子里去，但是，当天他们又见面了。见面的时候，她给他说了些凶横的话，他气得发疯，失败了，解除了武装。他企图躲进失败者的盾牌后面去，然而给人无情的嘲笑了。他想要占有她，然而她很能干的停止了他的玩意儿，这就保存了命令的权利。

“我还从没有投降过小丑。随便你要做什么人，列尔孟托夫，可是，还是做你自己罢。”

于是，他倒在她的脚底下，象个圆滚滚的扁鼻子的孩子似的，用他那旋转铁通条〔1〕的螺丝钉的细小而尖锐的手指，翻动着她的衣褶，而向她讲了些诚恳的，感动的，断断续续的话。

他痛恨那个革鲁施尼茨基，他幻想着自己的彼磋林式的拜仑主义，然而，又怕“社会”上的舆论，所以连彼磋林也嘲笑了，为得使人不要想到，是他的自传式的肖像，时候太不对了。他在周围都吐些口沫，要使得谁也不能够经过这些唾骂而来触动他的心灵。他的心灵是在唾沫之中的。经过这龌龊的唾沫的粘液，现在有一个女人把手伸进了这些汗液，唾沫和龌龊，而女性地很痛的

〔1〕当时还是用的前膛枪，所以放枪的人必须会用“通条”——把火药和子弹从枪管子里通进去。

抓紧了这倔强的心，那里，鲛皮鞋子的机器还在响动着。还记得那些义务的赤尔克斯姘头的异乡风味的“爱朗”。

他不离开她脚底下的地方，默写了一些诗给她。

读完了这些诗，她看着他的铁硬的头发。称赞了一句：

“在俄国人，这不算坏了。”

他跳起来就走了，也没有告别。

我掀开我这几行文字的帘幕，深沉地看着他们在启兹洛沃德斯克八月间的会面，他们的恋爱。

八月三十日，madam 亚德尔同着她的丈夫地质学家到克莱摩去了……给骑士留下了一个通讯处——雅勒塔，Poste restante[1]。她请他去读答复他的诗，答应他在那边要“燃着他的火焰。”

在前方，他又养起了胡子，让那些浓密的胡髭盖没了他的下巴颏。这是不按照规矩的，正象他的不愿意梳好鬓脚，也是不行的；然而胡髭是那么淡，所以长官倒也没有因此来干涉他。

陀洛霍夫受了伤躺在皮亚替哥尔斯克，米塞尔一点没有失错的戴起了别致和勇敢的桂冠[2]。他的背弯曲着，似乎驼背驼得更厉害了，他笑声尖利，象号哭似的，他现在的神气很严厉，同时，又很慈善。

九月二十九日，他干起来了。十月三日，队长就注意了他的

---

〔1〕Poste restante——“邮件待领处”。

〔2〕“桂冠”是古代希腊人尊敬勇士文艺家的东西，这里是说他大出风头的意思。

敏捷和狂热的冒险精神。

十月在战斗之中过去了。披着云雾的山峰是忧郁的，而太晚了的雷声还在响着。无穷无尽的雨，太阳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徘徊着，几个星期接连着，都只见充塞着雨点的毛茸茸的灰黯的阴云。

回声也格外清楚了，仿佛在山和天之间空出了虚空的远景，而声音撞着了它的光滑的墙壁就碰回来，象"布美朗"〔1〕似的。

野猪成群的在树林里钻着。高高的山坡上的雪，不平服的粘在上面，搀杂着寒冷的"贵白花"〔2〕。冬天摧残着树林。

"四季对于人都是有用的——古代的赤尔克斯歌曲这样说，——春天爱，夏天活，秋天安宁的思想，冬天做梦和休息。"

和平的澈称人卡兹毗茨带了人来卖马，米塞尔买了四匹卡巴尔定马，矮矮的，象些猎狗，每一根筋肉都是紧张的。每天早晨，翻译教他鞑靼话。于是米塞尔象是看见美卡，塔甫里兹和美尔甫市场，白鲁萨的蔚蓝的幻想。他吸着板烟，吸出些诗来，而空闲和滞重的舒适，使他烦闷了。他差不多什么也没有写，其实是写了，不过写的都没有保存。他的诗是他的日子的痕迹，而他的日子是没有行动的日子。

他差不多不到什么人那里去。人使得他无穷的烦闷；没有人，他诗也写得热烈些。只有天和山，还有澈称树林的色彩，澈称歌

---

〔1〕"布美郎" boomerang，澳洲土人的一种武器，丢出去之后能够自己折回的。

〔2〕贵白花——edelueiss。

曲的贫乏的音乐，他还忍耐得住，其余的一切，他都很讨厌。现在，他并不幻想着找到什么快乐而热闹的印象，——不，他的耗费了整个的情感，这情感要留着做诗呢。想要的是别的东西：要有什么人跑来，一点儿也不要求报酬的，就把新鲜的情感的酒灌注在他的心里。有时候，他叫卡兹毗茨来，而那个家伙就在和平的山村里组织那打着皮鼓铜铃的跳舞戏。乐师，用鞭子赶走；而跳舞的女人，赏赐些金钱。

请米塞尔高坐起来，用矮矮的大茶杯盛着"爱朗"和蜂蜜献上来，他是一位贵客。"山民"有很奇妙的"苏马希"——一种细毛的地毯；而他们的细腿的姑娘很巧妙的跳着一种延长的跳舞。

他一点不受束缚，可以很多的想着自己。他是谁？他不能够坚定的，精确的回答，然而应当找着答案，把自己同朋友和敌人比较着。在那时候，拜仑所表现的那种情感二元化，也就是普式庚所引导到俄国思想界来的，算是时髦的，爱着生活又受着生活的苦闷，信仰着又诽谤着圣道；知觉又怀疑；深信——又仿佛是开玩笑。越是没有想透，越是憎恶得厉害。

这是时代的风格，"分裂着的贵族"的风格，仿佛这裂痕经过了他的身体，一半留在贵族那里，而另外一半偏到旁边去了——偏到平民那边去了，因此，一切思想，一切情感，都在从这半边跳到那半边，丧失了自己的完整和统一。他是知道这个的，然而单是知道自己是不够的。结论？不行，老实说，他承认自己是谁呢？糟糕的就在于谁也不是。自己封锁在狭隘的贵族派头里，这早就认为守旧派的了；然而平民式的倾向，同样也认为是低微

的，天真的。

他心上数着朋友和敌人。

最时常想起的是陀洛霍夫，马克西谟·马克西美支，萨廷，马尔滕诺夫。陀洛霍夫的乡土风味的拿破仑主义，他那种勉强的对于人生的轻意，绅士态度，堕落到了军营里的“沙龙”[1]程度的，这对于列尔孟托夫都是明了的，然而学会这么一套却不那么简单。这是个拚命的赌鬼，地主，为着勇敢，浪费了自己的财产，是令帝国的军官，在后方军官生活的死气沉沉的空虚和高加索惩罚战争的滑稽的经验里，找着了新的行为的规律。而马克西谟·马克西美支是个安静的善良的市侩，爬到了军官的地位的。他在军队里当差，仿佛在食粮铺里当伙计——很恭敬，很规矩，很经济的。他对于同他打仗的一切敌人并不憎恶，也不放纵；自己人，他是尊敬的；帝国的财物，他是保管的，应当怎么办就怎么办。萨廷呢，是个贵族，生出来是个贵族，死也要是个贵族，无论是怎样生活，无论是怎样的死亡——用不着挑选的。最坏的是马尔滕诺夫，他谁也不肯做。马尔滕诺夫最使他生气了。只要有机会，他就要向他挑战，要他发议论，谈一谈，表示一下，确定一下。而永久是要退让的。这个人裹在军官的服装里，再也不肯钻出来。

十月十二，在塞里地方，列尔孟托夫带着马队进攻“野兽”的优越的力量，亲手杀了不少人。过了三天，十五那天，他指挥着自己的和陀洛霍夫的“猎人”队伍，占领了亚尔贡河的渡口，

[1]“沙龙”——salon，是一个法国字，意思本来是客厅，然而一般的代表着上流社会的“清谈主义”，无论谈文艺，谈美术，谈哲学等等。

打散了“野兽”的集中地带，那些“野兽”是在妨碍着队伍的行动的。

他故意捣乱的穿着一件兵士的外套和那件红绢衬衫，在高加索很残酷的打了一阵猎。“山民”已经认得他的脸，很崇拜他，简直当他回教僧侣看待，没有杀死他。

而他在夜里，派了侦探，去打听那天早晨英国人倍尔来看他打仗没有，干了些什么，说起他什么没有。一定要探听出来。

然而倍尔没有参加打仗，也没有来鉴赏这俄国人的傲慢的勇敢。

记起来了：“你还年轻呢，我看！你惯于追求着名誉，却忘记了在对付没有教育的群众的那种血腥的战争里，是无所谓名誉的。”

西尔贡战争之后，米塞尔请了十四天假。马匹和仆役都留在堡垒里，自己只预备带一个当差的索柯洛夫。

朋友们都追究他要到什么地方去。

“还不知道呢，”他回避着的说。“没有决定。想到什么地方去休息一下。”

他很不经心的在项颈上披起一条打着结的黑围巾来，衬衫换过了，穿起一件没有肩章的旧军衣，可是一直扣到上身，以致于军衣底下看得见那件炫眼的新衬衫，他就这么套在龌龊的身体上去的。

他从前方回到了皮亚替哥尔斯克，在皮亚替哥尔斯克没有停留，就坐了一辆车子，驾上了吃得饱饱的高加索马，往塔曼那边

去，为着绕过那使他同madam亚德尔隔离的两千俄里。在路上，他的食量异乎寻常的大，虽然尽在一天天的瘦下去。他差不多不睡觉，整天都在兴奋状态之中，同车夫一块儿唱着歌，同索柯洛夫玩纸牌，而到了村庄上，就喝烧酒，赌着咒说些“秘密”出来，说他是澈称人生的，不过是一个高贵的公爵养大的，现在到苏丹那里去做俘虏生意呢。破破烂烂的澈称式的皮帽子，银光闪铄的腰刀，那种无穷的夸大，使得他成了一切村庄上的太太们的偶像。“哭还容易些，比没有任何痛苦而要装出受苦的神气来。”

夜里，秋天的风已经叫喊着了。道路又滑又难走，马满身溅着污泥，象些猪猡似的。米塞尔换着马和车子，一里一里的向前走。将近天晚的时候，他一定已经喝醉了，睡着了，高声的打着鼾，一直到半夜。夜里呢，他在寂静之中醒转来，觉得浑身发痛，头脑沉重。

也许因为夜的静寂里没有什么印象，也许睡梦之后脑筋的工作还不强烈，所以很清楚，使得他在这种时候感觉到他这次诗意的奔走的虚伪。他要想生活在高度紧张的情欲的永久火焰之中，在太阳似的旋转着的英雄行为之中，可是，象只没有感觉的小狗仔似的，他寻找着这些，痉挛地抓着眼前经过的一切。

他羡慕着倍尔。时常，象在梦里似的，他想象着倍尔对付“山民”的行为，看那倍尔怎样组织着澈称人，唆使他们来打俄国人，把军器运到山上，去换些达吉斯坦的地毯，羊毛，皮革，木材，而每天夜里写信到英国去，说他发现了有着无量可能的国家。

米哈伊尔·犹里耶维支很容易设想自己在倍尔的地位，甚至

于以为自己还可以比倍尔多干出些事来。的确高加索的山地是个无量的，无穷的国家。倍尔大概不爱这个国家，倍尔只不过运些地毯出去，运些子弹和枪械进来。

他又羡慕耶哥尔卡·沃鲁惹尼柯夫，这是一个庶务长，同了五十多个哥萨克逃到山上去的。耶哥尔卡写信给自己的那几营，叫他们上山，答应给每一个人田地，要多少有多少，还有年轻的老婆，名誉和尊敬。

耶哥尔卡叫自己的人到空旷的澈称森林里去过活，那里地方大得很，大家都够用的，用不着流血，那区域里的人是勇敢的，快乐的，正正经经的过活。耶哥尔卡答应他们保存宗教，免除大家的租税：而那些老年人，能够善心的替他服务的，还可以送到“圣地”去，到“圣地”去的道路，有苏丹的帮助，人人都可以走的。

他也羡慕卡兹毗茨，那是个小偷和混蛋，可是一点儿心事也没有，只有一种嗜好——就是马，这是他的全部生活。在他的地面上发生着战争和纠纷，然而这都不会吓着卡兹毗茨，也不关他的什么事——高加索还有马在这里，可以去偷，再养大一些姑娘们，同她们一块儿生活倒是很快活的。然而米哈伊尔·犹里耶维支却不知道这样的嗜好。他有许多种嗜好，而不能够把它们去换一种大嗜好。

他羡慕马克西谟·马克西美支。他喜欢他的不慌不忙的步伐，富农式的每一件事情上的吝啬，有计算。他喜欢这位马克西谟·马克西美支：这位先生这里做个小花园，那里种一块玉蜀黍的园地，或是修理一个老磨坊，开辟一片小牧场，都是半吊子的，

他还关心着“山民”的税捐（他同他们合了股，打公司的）议论着羊毛洗刷法，而且永久知道那一个逃到山上去的人在什么地方出卖着国库里的东西；他自己也在堡垒里藏着六大箱的 鞑 靼 外套，腰刀，女人的丝衬衫，烟嘴，坐垫，各种各式的地毯，虽然他自己是个流荡的人。

中尉现在时常想起这些来，喜欢设想自己一忽儿是倍尔，一忽儿是沃鲁惹尼柯夫，一忽儿又是马克西谟·马克西美支。

然而无论设想着那一个罢，他总觉得——要是真的话——他比那一个人自己一切都要做得好些。

于是觉得发笑。他——随便什么都象是很亲近的。

那是因为自己方面什么也不曾拿出来——没有。他 知 道 倍尔，并且知道怎样做得比他好些，也知道马克西谟·马 克 西 美支，也知道耶哥尔卡，但是不知道自己。他可以化做十个人，钻进十个人的皮肉里去。这是很发笑的。

设想自己是十个人的化身——直发笑。

不知怎的，他没有懂得：人要觉得可笑，才笑起来；然而决不会先笑起来，然后觉得可笑的。他呢，笑着，正是为着在笑里去找寻快乐，内心本来没有的快乐。在将近天亮的夜里，他了解他的生活里的许多虚伪，然而早晨一到，——同着太阳和生活的跳动，一些印象又象浪潮似的冲洗着他。有时候，夜晚就想起了诗句。那是些没有长成的歌曲里的句子，两三句话留在心里的，或者，是些新的词句的模模糊糊的“偶成”。

很象那篇“慕莱黎”[1]——这是一篇诗歌，还没有来得及混在

〔1〕“慕莱黎”——乔治亚的“居士”（出家人)的名称。

别的诗歌一起溶化在记忆里的，一篇费了许多心力的诗歌。他时常想起：他自己就是“慕莱黎”从寺院里逃了出来；这种时候，就有诗句涌现出来，很象他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写过的。他很喜欢记起“慕莱黎”的尾声：“吃着那没有什么味的蜜，我就这么死不去呵”一句句的诗，分别的涌现出来，也不觉得究竟要凑成怎样一首诗。然而烦闷和孤独的情调同别一种情调错综着——那是一种灵感的歌唱和亚哈绥尔式的[1]智慧的冷酷。这些诗句，他谨慎的积聚着，准备写进那篇“仙魔”，他甚至在路上也没有停止想那一篇诗歌的。英雄的灵感——他知道——要有那样的行为。就是需要做而又不能够做的行为；然而他在生活里，却做着偶然碰见的一切，然后，再纠缠在自己的虚伪和正经的事情的海洋里，——这样，很经济的，永久是那么心爱的，这里那里，碰着就收集一些新鲜诗句的痕迹。

很愁闷的，他也不知道这是为着谁写的。对于骑士，这些诗是太饱满了，超出了范围了；对于会发议论的平民，这又太军官式了，就是太伤感，而没有深刻的意思；而对于诗文的鉴定家呢，这算是普式庚派的表现，还没有找着自己的声音和自己的题材的。他要是愤怒——人家以为这是骑士的脾气；他要是显出被打击的情绪——又说他是神经质；于是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那一种声音是他自己的，究竟怎样才不象一个什么别人。他企图自己挑选一种声音，而不要时代所给他的，——然而时代所给他的，却是这样一种人的声音，被逼到了两个时代的边沿上的：一个是

---

〔1〕亚哈绥尔—Aha uerus，虐待基督的犹太人，基督罚他终身流浪，跑路，直到基督重临，不能休止，所以又当做“流浪人”的代名词用。

产生他的时代，另外一个是推翻他的时代。

高加索的山坡接连着锯齿似的高矮的溪谷，一个接 着 一 个的，这些溪谷往下展开，现出旷阔的草原，而在草原上，思想和呼吸都象轻松些。草原是凝结的，沉着的。

他渡过了沉醉的秋天的亚佐夫海，在克莱摩海岸上，温暖的舒服的雨在迎接着他。太阳闪铄着，象是迟缓的闪电，时时刻刻躲进阴云里又跑出来，一天工夫要下好几次雨，地是湿的，日子是那么做梦似的不慌不忙。

软软的女性的山和道路上的淡红色的沙砾，那些惯于接近人的花朵的温顺的颜色，它们的亲爱的香气，——所有这些，在高加索之后都是新鲜的：高加索是冈峦起落的，只有笨重琐碎的，广阔的大山，劈开着的山洞，缭绕着的荒野的河流。高加索的花朵的香气也是很吝啬的，——那是自由和孤独的香气。那边深山里的鸟儿，唱着尖利的歌声，住在龌龊的高耸的山崖里。那边的雷雨狂醉似的吼着，用火焰的拳头在山顶上捶着。这里却是另外一件事。山象是些善良的狗，摊开着脚爪伏在地上，软软的凸起着自己的脊梁；鸟的歌唱也不是那么自唱自的，它们是为着人在歌唱，花朵也是为着人开的，不是为着它们自己。

人命令一些花朵开开来，而别些花朵凋谢，消灭。人给那些山指出它们的界限，而伸展着自己的道路；人把那些不驯服的河流用栈道的绷带捆起来，用桥梁的镣铐钉起来。钉住在那些早已敷设了的河道里。

蔚蓝的日子放着新鲜菜瓜的香气。海在燃烧着。

在“犹里伊”号的轮船上——这只船是属于那特布·德·马林尼的，——madam亚德尔沿着克莱摩的海岸逛。那位水力学家一天天的越发坚持了。他两年恋爱的苦痛会有突然爆发的危险，madam亚德尔把自己答应了他。她的丈夫却也在“犹里伊”船上，对于浪漫谛克的会面，这船是不大方便的。特布·德·马林尼在受着赏赐的预感里，简直丧失了理智，他的行动简直象个轻狂的小孩子。他想出几千种方法来，要把他们夫妻两位隔离起来，自然是很小心的，他变换着轮船的方向，他还有些冒险的计划，想把船开到不稳的“山民”那边去，最后，似乎决定了什么办法，他在巴拉克拉夫抛了锚，把madam亚德尔安放在米斯霍尔[1]，沃尔加·斯泰尼斯拉夫娜·纳莱施卿娜那里。

Madam亚德尔看着自己的崇拜者那么热烈的准备着，非常之有兴趣，她也跟着他那么激动。新的亲爱的接近，暴露着两年来偷情的热感，使得她这“雌儿”的情欲神经质地感动着。须发花白的美男子特布·德·马林尼，给他准备着爱情的园地，这个神经质的特布·德·马林尼，这个迷信的特布·德·马林尼，象有经验的有耐心的将军似的，干着这浪漫史，使得她发生了肉体上的尖锐的好奇心。

准备着的情欲的时候可以代替情欲本身。madam亚德尔，肉体的印象在她是一种很大的玩意儿的手段，——她更加喜欢些发现新的可能，比起结束“已经达到的”来，要喜欢得多呢。

在米斯霍尔，纳莱斯卿娜那里，亚德尔又第二次答应了特布·德·马林尼，同时，准许他一些情人的传统的“自由”。他们

[1] 这大概是那位纳莱施卿娜太太的别墅的名称。

约好了明天会面，在故意弄把戏的长期间的散步以后。

他们“会面”之前，他们三个人——伊革纳替·沃美尔·德·赫尔，madam亚德尔和特布·德·马林尼——在轮船上过着晚上的时间，谈话全都是关于英雄的事迹，水力学家说着自己的旅行，仿佛他所测量的并非海洋的深度，而是人的情欲的深处。亚佐夫的海岸在他的谈论之中充满了浪漫史和冒险史。

已经天黑了，在丫头从岸上带了信来的时候。

“你们知道罢，”亚德尔说，“列尔孟托夫来了！”

“Ha！”水力学家说。

而madam亚德尔的丈夫微笑了，很亲爱的说：

“Haman〔1〕。然而是个极伟大的诗人。很高兴见着他。”

他特别回转身来对着madam亚德尔说：

“我不是开玩笑。你看看他罢。”

“我要看的，”亚德尔认真的回答，然后又笑了，“O，先生，我要看的。”她在她丈夫的额角上亲了个嘴。

“Ha！”水力学家回过眼睛去，说。

等了一等，他又向madam说：

“只要你愿意，我可以请他同我们去，A？我公开的说，我是不喜欢他，然而……”

“同我们去？”亚德尔问，“同我们到那里去？”

特布·德·马林尼的阴谋似的眼光看着亚德尔，而很害怕的向她丈夫那边点着头。

“这是什么意思，‘同我们去’？”亚德尔又问了一遍，“我自

---

〔1〕见530页注〔2〕。



己现在在等着他来请我。”

“Ha！”特布叫了出来，“我把他这混蛋的耳朵都给拔下来。你们以为怎样？”他回过身去对着她的丈夫说。

“Haman，Haman”，那一个摇着头，“小孩子。然而，是个很不坏的诗人。”

推开了椅子，特布跑出了客厅。

沃美尔·德·赫尔夫妻两个站了起来，预备上岸回到自己那边去。

在波洛兹廷树林里，在库楚克·朗巴德附近，madam 亚德尔和列尔孟托夫落在大家后面了。他说得很多，那样美妙的词令简直会舞弄自己的思想。

时常在两句话之间，他问她：

“你爱我吗？”

她笑着回答他：

“不，不，列尔孟托夫，我不爱你。”

他又迷恋着的说他的心灵，为着想要清晰而烦闷的心灵，说俄国的女人：对于她们——爱情是简单的永久固定的桎梏。

他给她说，他是时常调换女人的，象调换烟嘴一样，他甚至于记不清她们的名字，他痛恨这些软和的醉饱的女人的甜蜜，而女人们却夸奖着，以为这是老牌子的货色。

“你知道罢，列尔孟托夫，我不能够给你说：爱你不爱。我很高兴看见你，很高兴同你在一起：不看见你，我就烦闷，我爱你的傲慢；然而想起我要能够同你天天在一起生活，在你那些粗

野的情欲的漩涡里……不行，我不能够那样生活。”

树林里来了一阵暴雨，突然的洒下了挺大的雨点。他们在纵横错杂的小路上跑着，想找一个躲雨的地方，最后，跑到了纳莱施卿娜的打猎的休息所的木屋，就在那里打了一阵厌气的弹子，仿佛什么也没有谈过似的。

打完了弹子，他给她读了海纳的四行诗。他很爱这首诗，总在想把它完全译出来：

他们很久的，亲热的互相爱着，

那么深沉的烦闷，那么疯狂叛乱的情欲；

然而他们又象敌人似的，逃避着承认和会面。

他们的简短的谈话是那么空洞和冷淡。

……他静悄悄的睡着了，等待着她。他头上的松树放散着暖和的，蜜似的香气。秋天的热气象烟雾似的铺满了树林的底层。全身都是疲乏，然而头脑却在勇敢的工作着。

脱了旧的军衣，忘记了日常的，烦恼的，舆论的忧虑，他休息着。一切都觉得是容易实现的。

“我的亲爱的小孩子，”她的温柔的接吻接触着他，“我磨折了你。你疲倦了？”

“我的自由没处安放，”他柔和的半睡半醒的说，“我心灵里是这样广阔，向来不会有过。”

“我们到亚纳帕去罢，”她提议，“特布·德·马林尼请我坐着‘犹里伊’船去呢。他同那边的‘山民’有点什么事情要办呢。去罢？”

“同着你，随便什么地方都去，”他笑了。

“你也可以从另外一方面看看高加索。好吗？”

他突然间想着了什么，阴谋似的把眉毛向眼睛那边弯着说：

“是的，刚好是顺路，我正有差使要到亚纳帕去。”

“你没有给我说起，”她奇怪了。

“唔，不会有机会呀，”他回答，“自然，先要到彼得堡去，然后再到亚纳帕。”

“这才奇怪呢！”

“一点儿也没有什么奇怪，我的心爱的，这是战争，差使，秘密，……然而你对谁也不要说起。”

而到了晚上他已经忘掉了关于要到亚纳帕去的差使的谎话，又空想出一些可笑的事情，仿佛他要扮着法国客人，突然的跳到“山民”那边，怎样去接待澈称的贵族，怎样叫他们打败俄国皇帝的军队。

“差使呢？”madam亚德尔问。

“什么差使？”他说，“我去是为着要同你在一起。”

他记起了早晨的谎话。

“这我是为着你的丈夫说的。不然不方便。”

“你怕社会上的意见吗？你怕我的丈夫？你嫌特布妨害了你？你不好意思爱我？”

“不是的，你得知道，这不过是简单的事务方面的设想。我应当到彼得堡去，我的心爱的，可是我却在克莱摩。而彼得堡，你懂得罢，也是秘密……”

然而说老实话他的要彼得堡，其实也同他的要“山民”是一样的。彼得堡是他空想出来的。为得要掩盖他到克莱摩来的真

正目的。

……她的头发是黑的，但是并不蜷曲和蓬松，象乔治亚女人的辫发；而是丝光的，简单的，很顺服的，文明所薰陶了的。

她的头发上，一股极细腻的玫瑰香气，仿佛是天生的。为着这些头发，她在旅行的时候，保存着亚纳托利亚的化妆品——斯米尔纳的多肉而润湿的玫瑰花的黄色血液。她整个儿都是东方——是亚纳帕宫殿窗子里的热辣尔·德·讷瓦尔的体裁。

尖利同好奇心，一样是她的性格的特点。尖利是她的家乡话，她用着这种话可以随便说些错误，对于这类话的主人是可以原谅的。在她面前，大家都会带着“别音”说话。列尔孟托夫呢，简直不能够说尖利话了，他公开的说些蠢话，只在竭力的说谎，只要谎造得不间断就好了……这样，他以为可以维持相当的均势。

然而一切关于她的，总象是另外一种的，立刻使人觉得的生活。她是那么别致，那么不寻常，甚至于同她亲嘴也要比自己人不同些。

……有一次，在他们亲爱的梦呓之中，沃美尔·德·赫尔跑了进来。

“特布要离开我们走了，”他说。“我留留他看，亚德尔。”

……她在他眼睛上亲了个嘴，留下了神妙的口红所染着的嘴唇上的露水。

从小就等待着的，命里注定了的人，不就是他吗？诗人，武士和可爱的情人。不就是他吗？

伊革纳替·沃美尔·德·赫尔和特布·德·马林尼是和好了

的，他在这位荷兰领事先生的正当的气忿之下保护着自己的老婆。

同时madam亚德尔送了一张字条到轮船上去，并不避开那种顽皮的暗示，预约，一切可以帮助同“山民”做军火交易以及研究亚佐夫海底的语句。

她想着：如果丢开法国，丈夫，荷兰领事的轮船呢？列尔孟托夫会写法文诗，简直象巴黎人一样，他很勇敢，他还有时间可以做一个新的拜仑，在澈称的山上，为着澈称的自由而打仗，而死。然而她知道：他什么也不爱，他也没有什么目的，他不是一个冒险家和外交家，不是一个英雄，也不是一个殉道者。对于他，一切都是同样的宝贵，而又同样的不关重要。

而他也想着：如果丢开俄国呢？

两个人之中总有一个应当关上自己生活的大门。

然而丢开欧洲的潮流吗？——她的回答是：不。

然而丢开俄国的潮流，丢开诗和俄国吗？——他也微笑着撒谎。

在情爱的字句之间，诗句跑来了。

他把这些诗句写了下来：

她的心灵

是那么一种的，一切都懂得太早了。

对于苦痛的幸福，对于善和恶，

在这样的心灵里粮食是很多的；

不过，她们没有回顾的走着，

到那“偶然”所指示的地方，

没有懊悔，没有责骂，没有抱怨，……

“偶然”……他知道亚德尔的任性，并不比他自己坏些。“偶然”……生活在给着机会……找寻着机会。离开她罢？……他所想象的越是偶然，那末，他所到得的景象也就越好。

他决定了把这些诗归到“给儿童的故事”里去。

而特布时常跑来，又时常回到轮船上去。伊革纳替·沃美尔·德·赫尔同他开着秘密谈判，最后，那位荷兰领事总算驯服了，在等待着中尉列尔孟托夫的浪漫谛克的假期的终了。

假期是完结了。他们两个在车站上分手了。鞑靼车夫解开了挂着铃铛的马缰绳。他一下子就很快的赶着马走，打断了两位情人的一切犹疑。笑着，为得不要哭出来，一直挥着手，这位象是个老孩子似的军官转到房屋后面去了。舢板在码头边等着她。这小船很快的把她送到轮船的甲板上，在那里，开始着新的爱情的日子，在十六点钟的俄国诗意的迷恋之后。

又是两千俄里的路程。两千俄里——为着十点钟的爱情。车子震动着。中尉列尔孟托夫赶着车夫，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催促着他们，他不愿意看见任何人，在赶到自己的高加索的老地方之前。那边，在澈称的前方，在山上，还有没有唱完的诗歌剩在那里。“仙魔”的稿子还要写上最后的几行。心上又在构思着“给儿童的故事”。应当在亚美尼亚的酒馆里去生活，恋爱。别的道路是没有的，他觉得。

他记起亚德尔，烦闷得啃着拳头，在整个车子里晃来晃去，从这一边晃到那一边，从那一边又晃到这一边，象打着瞌睡的醉

人，也许，他是在爱她。她了解了他。她把他表面的一切——姿势，狡猾，玩耍都给揭开了，把真实同谎骗分开了，可是没有推开他，没有笑他，而爱上了他。

而他的运命是孤独的。这不是姿势。他甚至于含着眼泪的微笑了，想起谁也不知道——究竟他是个娶了亲的人还是独身的。

如果他不爱亚德尔，那末，一定要同她一块儿住的，——他想。

同着这些无可解决的生活的悲哀的思想，生活的本身也在离开他，也避开了。这样，通过整个的俄罗斯生活和饥饿的农民，狂妄的警察，酒醉的神甫，战争，决斗，关于艺术的争论，——通过所有这些——而坐着车子去干私人的事情。从克莱摩到高加索的前方。

“伊凡，高加索快了罢？”他在车厢里问。

“还要六天光景，老爷，”那车夫回答，“只要觉得冷起来，那就快到了。上帝保佑，我们得赶时候回家。”

“唔，是了，回家呀，”老爷回答。

而高加索一天一天的把他们往上抬，抬到自己的丛山峻岭里。

在俄国，无论在什么统治之下，兵士的气息总是一样的营房的气味。象地主的巢穴的气味一样，经过了几百年了，很浓厚的，象那寺院里的陈酒。俄罗斯营房的精神是文艺的，它感动着各种各式的俄罗斯的诗人的诗的歌唱。象蟑螂拥抱着糖似的，青年诗人拥抱着这个精神，呼吸着它，写着爱情，苦痛，人格的高

傲。它那么奇异的，香喷喷的，斯拉夫——蒙古式的，只不过触动着俄国慕萨[1]的嗅觉，她还是个年青的姑娘呢。

皮亚替哥尔斯克到秋天来就放散着外省的营房的气息。这里，诗句不可遏止的涌现着，仿佛放射着火星的爱伊。

索柯洛夫和赫里斯托甫·爱利亚兹解开了老爷的包裹，抽出了樱木烟管和几夹子手稿。那些烟管里闪动着蜷曲的甲虫似的烟叶，放散着“克莱维尔”草的香气，而在樱木烟斗里——镶着银灰色的边缘的，——吸进了日子，里数，爱情，为的要飞散出诗句来。

这里，远远的离着俄国文化，离着自己的亲人，摆脱了纠缠的打扰，简直象是跳出了生活的门坎，他在诗句里可以丝毫不受拘束。

他甚至于不必关心：——他是愉快的还是愁闷的。是健康的还是有病的。无论他怎么样——诗句总出现了。他也不劳动自己去想一想这些诗句的情绪，譬如说罢，他从不听他自己的呼吸，他现在已经没有以前的那么疑虑——怀疑自己的创作路径的正确。他丧失了一切想象，不再想在这俄国的残酷的生活还会有什么正确的东西。爱吗？不能够，不可能。信仰吗？没有什么可信仰的，而且，既然谁也没有什么信仰，信仰就未免太蠢了。希望吗？然而，谁知道——希望什么？他只知道一件事。不再感觉到生活的兴趣了。只有在战争里的打架，他倒还喜欢的；然而，这也不是因为憎恶这个世界的情感比其余的情感都来得强吗？这世界造得那么蠢笨，那么痛苦。

---

〔1〕慕萨——Musa，艺术之女神（希腊神话）。

Ah,如果有力量把这些憎恶的勇敢用到别些山谷里去呢……然而这时候，他就记起了自己的勇敢的性质和不会运用的腰刀。

到了皮亚替哥尔斯克之后两天，想要上山的前方去，中尉列尔孟托夫跑到那“官办”旅馆“纳泰克”那里。

房间里模糊得灯盏冒烟。几个炮队里的人和庶务长的副官在无精打彩的玩着“施托斯”纸牌。

“A-a，狄亚尔白启尔伯爵……小少佐儿呀……好呀！”

讲开了笑话了，开始了没有完结的问题。

“你上那儿去来的？”特鲁别茨柯伊问列尔孟托夫。

“打猎去了，”想了一想，列尔孟托夫回答。

“在那里？你一个人？”

“远得很，你知道，”列尔孟托夫发恨的回答着，突然他抓住了特鲁别茨柯伊军装的纽扣，把他拉到旁边去，悄悄的说了：“你知道，我到过了克莱摩，到沃美尔·德·赫尔那里去过了。”

“唔，好孩子，”特鲁别茨柯伊摇摇头，“你的运动没有闯出祸来。人家会告发你的呢。唔，讲罢，讲罢……”

“不行，你知道，这是个非常的女人。”

他的下巴颏象小孩子似的抖动着。

“你知道，我在车子里跑了两千里路，为的去同她秘密的会见几个钟头。”

惊奇的特鲁别茨柯伊，向来没有见过这黑黑的脸上的眼泪的，现在却笑不出来，而只重复着：

“唔，好的，怎么啦，很好，你……”

“要是你知道了这是怎样的一个女人！聪明，动人，象个仙

女。”

“怎么啦，很好，唔，你……”

“你懂得罢，我跑过了两千里路，为着同她会见十个钟头，写一些诗……这是多么异乎寻常的女人呵！我留在她那里的有多少……啊！”

“唔，读罢，亲人。读诗给我们听罢，”特鲁别茨柯伊请求着。

“好的；这样的诗，我还从来没有写过呢。她，好兄弟，很称赞这些诗，她喜欢了。”

列尔孟托夫用手摸摸额角。

“马上，”他说，“这是怎么样的……你懂得罢。写出了非常之好的诗。”

“唔，唔！”

然而，慢慢的把自己的手从那满是老茧的额角拿下来，列尔孟托夫立刻就赔罪似的笑了。

“唔，去你的罢。忘掉了。”

又想了一想，斜着眼睛往角落里看。

“唔，完全忘掉了，”他说，“好兄弟，全都忘掉了。”

敖德萨。八月至九月。
一九二八年。

责任编辑：段百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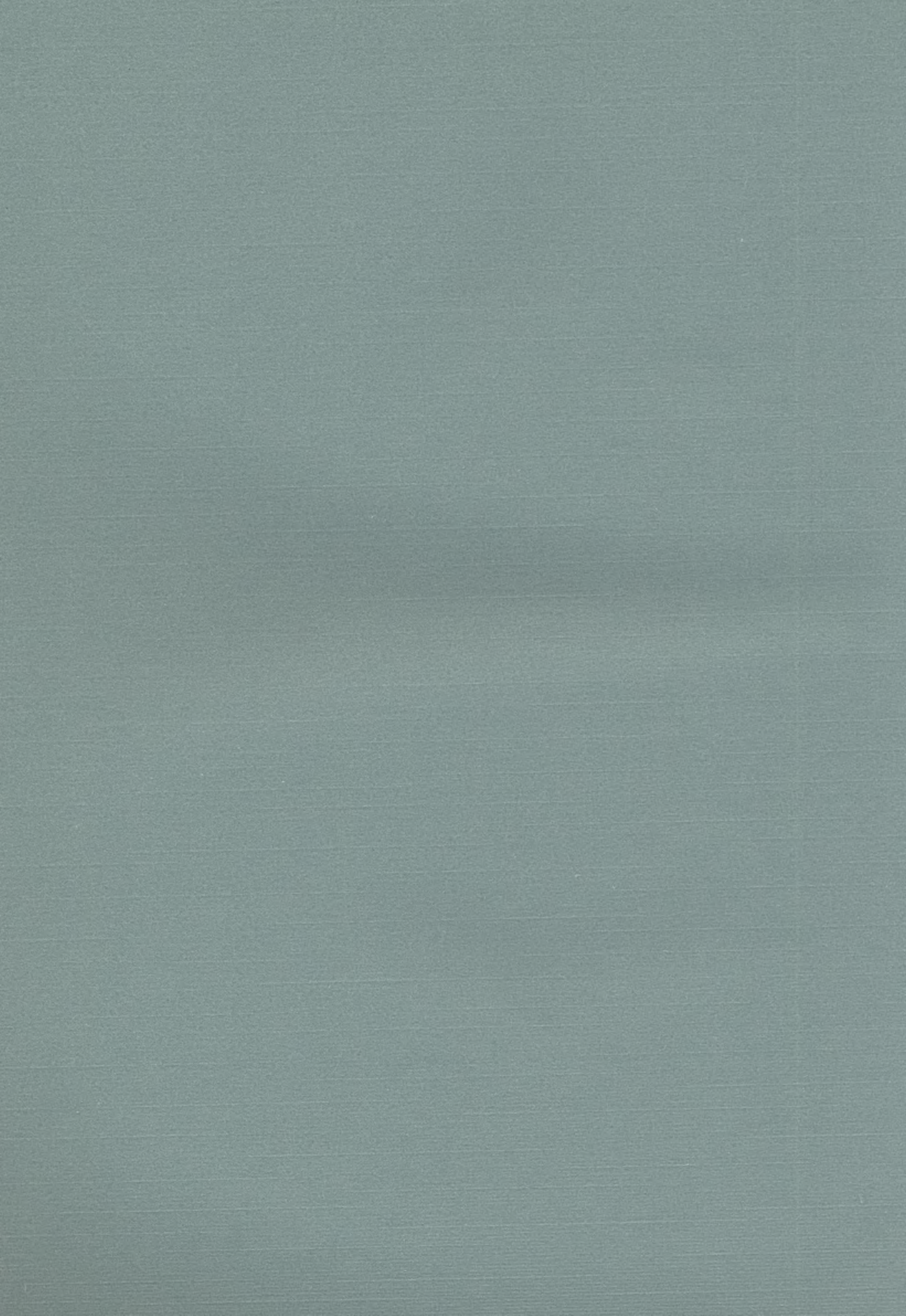
封面设计：杨守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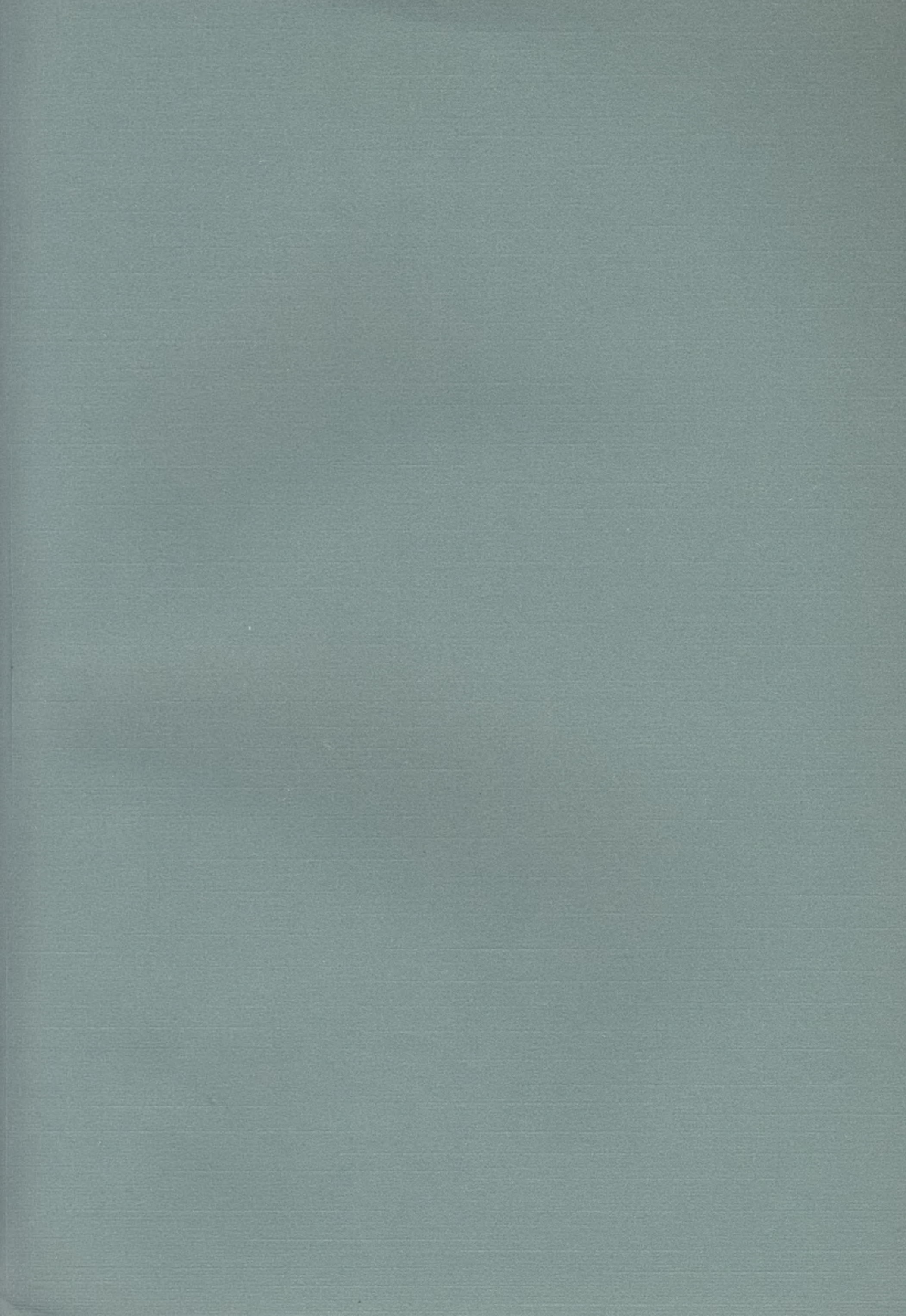
海上述林（下）　　瞿秋白译　鲁迅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7.75　插页13字数376千
1983年3月第一版　1983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500册

书号：10118·508　定价：1.87元





书号：10118·508
定价： 1.87 元